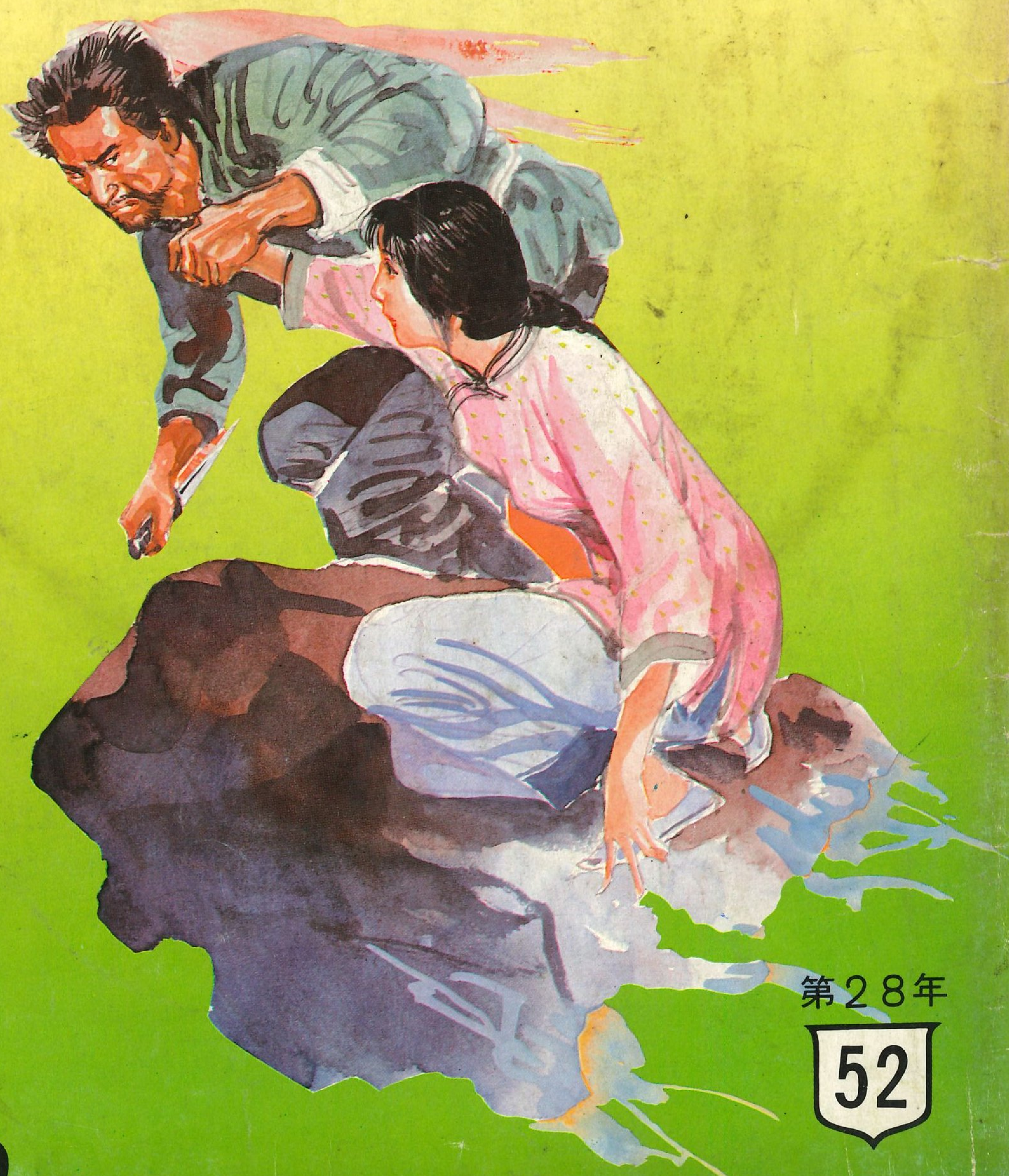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白頭夢**（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著

柳枝青是位女殺手，她在完成最後一宗生意，脫離殺手集團之後，過着平淡的生活，誰知却有一位少年英俠闖入其生活，其後在形勢所迫之下，結爲連理，願白頭到老，誰知好夢難諧，天意難測，連番變故之下，使好夢成空……本故事充滿傳奇色彩，情節曲折，深藏警世哲理，幸勿錯過。



第28年

52

$5.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殺手傳奇故事集「白頭夢」，講述一位職業女殺手柳枝青，在完成一宗生意，脫離帮會殺手集團之後，過着平淡的生活，隨後遇上一位年少英俠，在形勢趨逼下，結爲連理，以爲從此有了個好歸宿，誰料世情變幻，天意難測，屢遭變故，好夢終成泡影……故事充滿傳奇色彩，情節曲折，深藏人生警世哲理，讀者幸勿錯過。

☆　☆　☆

本刊自下期開始，將調整售價爲每本港幣六元正。此次調整售價，實因近年來各類物價普遍猛增，本刊聘用員工薪酬、稿酬也因之加多，致使發行成本入不敷出，遂而增加讀者負担，實非得已，懇望各地讀者秉情宥諒，並對本刊繼續予以大力支持爲感。

☆　☆　☆

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醜陋的刀」，是傅紅雪先生的又一新作，搜集江湖醜聞奇行事跡，解剖江湖各式各樣刀刃的利鈍，你想知道世上那種刀最鋒利？那一種刀最醜陋？就要細讀本文。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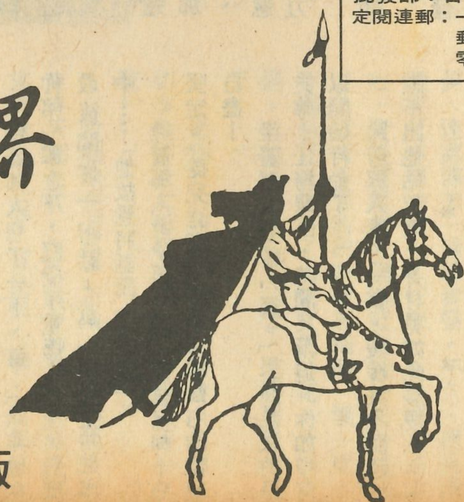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52期
（總號144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傳奇故事之七

西門丁・文
可飛・圖

# 白頭夢



## 狹道上妙計暗殺

大岳山下，密林之中，寂靜如死，使人一踏進樹林，便有一種窒息之感。

深夜，天上無星無月，林內更爲漆黑，然而林深之處，卻有一點黃光在閃耀，細看之下，方見山壁之前有棟石房子，黃光正自那小小的窗子透出來。

密雲不雨的夏夜，眞叫人吃不消，屋內的人就更難受，可是此際屋內兩個人卻不見一滴汗！

小廳堂裡放着一張竹桌，兩張竹椅，廳裡雖然有兩人，但竹椅仍空着一張，左首那張竹椅，坐着一個全身都用黑袍及黑布包裹住，只露出一對精光四射的眸子的人，黑衣人面前跪着一個人，裝束與其一模一樣！

這種裝束，加上在此種天氣之中，就更令人難受，可是坐着的那位黑衣人聲音卻寒冷如冰，教人聽了悶熱全消。「老三，你做得很好！不愧爲師對你的一番栽培！」言畢咭咭而笑，笑聲沙啞教人分不出是男是女。

跪着那人說話聲音不帶一絲情感。「多謝師父教導，徒兒方有今日之成就！」

坐着那人道：「爲師教了這許多徒弟，就數你最令爲師滿意！可惜可惜……」

跪着那人身子微微一震，問道：「師父可惜什麼？」

「可惜你我緣份將盡！」坐着那人稍頓，接道：「你不用担心，師父一向言出如山，說出去的話絕不收回來，只要最後一個任務完成了，海闊天空便任你翱翔！」

跪着那人似乎輕輕噓了一口氣，道：「未知最後一個任務，師父要徒兒殺何人？」

「你不必知道那人的姓名身份，不過爲師提醒你，那人的武功極高，就是爲師也怕他幾分，所以你必須萬二分小心，決不可令他有出手的機會，否則躺在血泊中的人，不是他而是你！」

跪着那人身子又微微一震，喃喃地道：「是誰武功這般厲害，連師父都怕他幾分？」

坐着那個黑袍人聲音更冷。「你一日未滿師，爲師的話便不許你違抗，爲師不讓你知道其名，你便不許問，也不許去打聽，否則莫怪我要收回成命！」

「是。」跪着那人垂下首去，道：「但徒兒不知那人是誰，又何從下手？」

坐着那人打了個哈哈。「爲師尚未老糊塗，亦無要你之理，當然有辦法不叫你白費氣力！聽着，今日是六月十九日，五日之後，亦即是六月廿四日，有一乘竹轎，會從通幽谷經過，時間約莫是在正午左右，你便去那裡埋伏！」

「竹轎有否記認？」

「有，轎夫全身穿藍布褲，戴冠，冠上插紅花，竹轎上亦會插紅花！」坐着那人愼重其事地道：「爲師再提醒你一次，你絕不能讓他出手，這一次靠的全是智慧，爲師一向教你，要用智慧殺人，不可力敵！」

跪着那人又問：「徒兒受教，但不知那些轎夫是否懂武功？」

「轎夫共有三個，在你眼中，他們懂武功亦等於不懂，不過共三個，服飾看那個空閑着的，你還有什麼要問的？」

跪着那人想了一下，終再問：「假如竹轎穿過通幽谷……」

坐着那人厲聲道：「竹轎若通過通幽谷，你便再無其他的機會，假如殺不了他……嘿嘿，你又僥倖未死，恐怕還要再學三年！」

「是，徒兒不敢忘記規矩！」跪着那人說話突然發顫。「師父，假如一擊未能中的，徒兒是否全無第二次機會？」

坐着那人想了一下，道：「除非他在你第一擊之下，已受了重傷！老三，爲師最後問你一句話，萬一你落在他手中……」他故意將話說一半停住。

跪着那人身子再一震，但語氣却十分堅定。「徒兒立即咬碎藏在假齒內的毒藥自盡！」

坐着那人哈哈一笑。「果然是我的好徒弟！任務艱巨，時間又緊迫，你如今可以開始行動了！」

跪着那人應了一聲，緩緩長身而起，瞧不出他站起來，身材竟如此矮瘦。

* *

六月廿四日，臨午。

太岳山通幽谷內，在陽光的蹂躪下，人處身其中，便有若置於蒸籠之內。

曲徑通幽，顧名思義，通幽谷只有一條空空的過道，兩旁的峭崖高入雲霄，陽光照在谷中，熱氣無從消散，地上更是滾燙。

其實通幽谷的「曲徑」與園林中的曲徑，也有頗大的分別，除了兩旁的景物有天淵之別外，前者亦寬闊得多！不過比起其他山谷來說，它又顯得特別狹窄。

丈五寬的「曲徑」，足可供十來個人通過，就是竹轎亦可容四乘並肩而過。兩旁的峭崖上面一截光禿禿的，下面那一截，大概表層有泥土的關係，亦長了不少樹木，不過既疏落又矮瘦，教人看了都爲那些由隙中撐出來的枝幹難過。

上面那一截陡得幾成直線，下面那一截比較傾斜，也有些起伏。這是一條捷徑，但尋常客旅，却絕不由此經過，因爲如果遇到盜賊，根本躲避不了！

太陽又向正中移近了一點，就在這時候，遠處傳來一陣脚步聲，不久，便見兩個穿藍布褲的轎夫，扛着一乘小轎走進山谷，背後還跟着一個穿藍布褲的漢子尾隨着，這漢子服飾與前面那兩個一模一樣，不過他冠上却插了一朵紅色的花。竹轎走過，竹縫之中也讓人插了一枝同樣的野花。

通幽谷內靜得不聞一絲聲音，彷彿一切事物都教太陽晒死了。只有步履的沙沙聲。

竹轎走在「曲徑」正中，那兩個轎夫已走得汗流浹背，但仍健步如飛，毫無停下來歇息的意思。背後那一個，忽然道：「老梁，要不要換一換？」

前面那轎夫應道：「過了那草叢之後再停下來換吧，順便解個手！」

不錯，前面不遠處不知爲何在山脚旁邊，居然長着了一堆及膝高的草叢。可是當轎夫走近那裡時，突然，「呼」地一聲怪响，草叢中撲出兩條瘦得肚皮貼着脊樑的餓狗來！

狗本凶狠，但餓狗却跟狠差不多，來

勢洶洶，露出兩排森森白牙，眼睛似乎對着轎夫的雙脚！

這兩條狗在轎夫離開草叢只有二丈餘時撲出來，轎夫猝不及防，大叫一聲，不由自主向那一邊山脚跑去，意欲閃避，任何人遇到這種情況，都會如此，無可厚非！

兩個轎夫，反應不可謂不快，堪堪避過餓狗之襲擊，那兩條餓狗却撲向後面那個轎夫！

與此同時，另一邊山脚突然响起「轟」的一聲响，地上出現一個陷阱，兩個轎夫以及轎中人連同竹轎一齊陷了下去！

說時遲，那時快！山壁上的幾塊大石挾着千軍之勢亦同時滾了下來，時間配合得天衣無縫！

陷阱深約丈五，寬五尺，長一尺，在猝不及防之下跌下去，也眞夠瞧的，但轎中人的反應亦快，轎夫剛落地，但見白光破頂，緊接着，一道白影穿了出來！

這一份功力足令他在武林中稱雄，可是他仍然慢了半步！就在他破頂離轎時，山壁上的巨石已接二連三的滾了下來！千鈞巨石壓頂，任何人亦抵擋不住，只聞幾道急促尖銳的聲音過後，一切又歸於沉寂！

轎後及那位轎夫見野狗向自己衝過來，亦大吃一驚，不過他却向草叢那邊的山脚跑去，餓狗仍不停向他背後奔去，他一回頭才發現不知何時，自己背後已多了幾塊骨頭！餓狗撲到骨頭處，張口便咬，他剛定下神來，慘劇已經發生，剎那間，一顆心又再懸空！

山壁上的巨石似球兒一般滾下來，幾乎將陷阱塡滿，僥倖免於難的轎夫一張臉變得比雪還白，大熱署天，居然不斷地打着冷顫。他手脚尚未恢復行動之前，對面山壁處突又飛下一道黑影！

黑影如星丸彈跳，落在地上之後，一振衣又向轎夫撲去，其勢疾如離弦之矢！

轎夫大叫一聲，急往上攀爬，黑衣人幾個起落，已到其身後，轎夫似乎知道自己逃不掉，突然轉身向黑衣人撞去！

這一撞却撞在黑衣人的劍刃上，慘叫聲劃破了寂靜，鮮血却如噴泉般湧了出來！

轎夫也沒「白死」，最低限度他雙脚亦撞中了黑衣人，而且將他撞落谷中！黑衣人好生了得，千鈞一髮之際，當機立斷拋掉長劍，再凌空一個沒頭觔斗翻下，雙脚穩穩當當地站在地上！

轎夫雙手雖然沒插進黑衣人的肌肉內，但力道極大，使得黑衣人落地之後，忍不住伸手去揉傷處，他放眼望去陷阱那邊，眼光露出一股成功的喜悅！

「汪汪！」兩隻餓狗吃了骨頭之後，輕吠幾聲，倒地打了個滾，不能動彈，嘴角却滴下一股黑血！

狗吠聲驚醒了黑衣人，他走前幾步，用力抽出長劍，又在轎夫身上踢了一脚，然後向轎夫的來路馳去。他一直以爲沒有人見到這一切，誰知半山上有一位樵夫躲在樹上看得分明！

黑衣人馳了里許，臨近谷口附近有一道山泉淌了下來，泉水清澈冰涼，黑衣人頭向四處一瞥，突然解下頭上的黑布，用雙手掏起清水洗臉。

半山上那位樵夫又慢慢跟了上來，黑衣人從來做事都異常謹愼，這一次似乎有點大意，但這也難怪，任何人在他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而又面臨新生活之時，都難免會有少許失常。她抬頭望一望天色，轉身急馳而去……

＊　＊　＊

安陽城的長安客棧是全城最大和最豪華的，但是比起其他大城來說，收費又頗廉宜，因此長年客似雲來。

臨近黃昏，這是客棧最繁忙的時候，過路的都要停下來，找個落脚點，已經投店的，又因風塵僕僕，恨不得將一身風塵洗淨，是故店內的小二都忙得團團轉，大堂內不時傳來掌櫃呼喊小二帶客進房的聲音。

「小丁，快來帶客官進房！」

小丁剛倒上一盆澡水，聞叫忙揩一揩雙手，快步走到大堂。「掌櫃，帶那一位房客，進那一間房？」

「這裡！」旁邊傳來一個沉實的聲音，並遞來一把鎖匙。

小丁轉頭一望，是一位二十多歲身穿黑衣的青年，這人一張面廓十分討人喜愛，可是眉宇間偏偏又透出一股英氣，教人不太敢與他接近。小丁接過鎖匙一看，是東乙七號房，那是一間清靜的上房，靠近花園，便知這一位是位富客，當下連忙哈腰道：「請客官隨小的來！」

那黑衣青年手上只拿着一個布包，料是些隨身衣物，穿的雖是套緊身衣，却不見有兵刃在身。他隨小丁身後進來，一對眼睛沿途掃射，就像一隻餓壞了的麻鷹，在找尋食物般。

小丁引他進房，問道：「客官，這房您滿意麼？」黑衣人點點頭，小丁又問：「客官有什麼吩咐？要熱水洗澡燙脚麼？」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也好，走了許多天尚無洗過澡，就煩你替某準備一下！」他隨手拋了一吊錢給小丁。

小丁千恩萬謝，道：「客官您稍候一下，熱湯就來！」做小二的，薪餉微薄，靠的便是客官的賞金，他諸般討好，爲的也是這個！

黑衣人推開窗子，只見花園裡假山涼亭，一應俱全，滿園菊花怒放，有二三個上了年紀的房客，在園中散步，亦有一二秀才在對景吟哦。黑衣人對此顯然不感興趣，又將窗子關上。

未幾，小丁果然拿了一隻大澡盆進來，又挑了一桶熱湯，一桶清水，放下毛巾道：「客官洗好請喚一聲。」他退出去時，順手將房門關上。

黑衣人洗了澡，換了一套乾淨的衣服，小丁進來倒水時，順口問道：「客官，您在店內吃，在房裡吃，還是到外面去？」

黑衣人忽然自懷內摸出一塊碎銀，塞在小丁手中，小丁忙道：「小的無功不敢受祿，客官您……」

「問你幾句話，你老實告訴我，便受之無愧了！」

小丁忙道：「客官請問，小的知無不言！」

「有兩位年紀在三十之間，一個高瘦



身材，但臉上左頰有一團胎記，另一個中等身材，神態慓悍，一對眼睛又圓又大的，你可曾見過？」

小丁搖頭道：「不曾見過。」

「再想想，他們可曾在客店投過宿？」

小丁想了一陣，道：「不曾見過，他們是客官的朋友？也許他們不住敝店，不過您可去別的客棧找一找！」

黑衣人揮揮手，道：「沒事了，你忙你的吧！」

小丁似乎覺得未替他做過事，而接受饋贈，頗不好意思，退到門口又問道：「客官您貴姓大名？也許等下他們來了，也好通知您！」

「某叫海東青，他倆萬一來了，不可對他們提起某，你須悄悄通知海某，因爲某要讓他倆一個意外的驚喜！」

＊　＊　＊

長安客棧是安陽城最好的客棧，但長安酒樓却只是二流，不過兩者之間也有個共同點，便是彼此生意都很好。

華燈初上，正是酒樓飯肆最興旺之時，因此海東青來到長安酒樓時已經高朋滿座。小二替他找不到座頭，只好請他等等。海東青似乎肚子並不餓，在酒樓內信步而行，不知者尚以爲他是老闆。

海東青當然不是老闆，他是來找人的，越是人多的地方越不放過，當他看遍了酒樓內每個食客面貌之後，小二來通知他入座了。

海東青獨自一人，要了一壺酒，兩個小菜，自斟自飲，但一對眼睛比嘴巴還忙。

半壺酒灌下去，肚子亦已半飽，就在這時候，忽見小丁匆匆跑上酒樓，四處張望，海東青一愕，呼道：「小丁，你可是來找某？」

小丁見到他喜道：「客官，小的替你找到您那兩位朋友了！」

海東青急問：「他倆在何處？」

「剛才小二站在店門口，發現他倆，所以小的便跟着他們，原來他倆住在富貴客棧，小的跟那掌櫃相熟，一併替你問了，他倆是住在西小院！客官，您要找他倆，這可就得去！」

「謝謝你！」海東青又塞了一塊碎銀給他，然後結帳下樓。到街上問明了富貴客棧的方向，便與小丁揮手作別。原來富貴客棧就是長安酒樓背後不遠之處。

海東青來到富貴客棧，小二迎上來，道：「客官要租房？」

「某是來找朋友的，請問西小院在那方？」

那小二道：「小的帶你去。」他在前面引路，穿過一座庭院，剛折向西行，忽然海東青一把將他推開，接着只聞「嗤」的一聲响，只見海東青已自他身邊竄過，抬頭一望，原來西小院的房客剛要出外，踏上了走廊，不由嘀咕一聲：「就算十年未見之好朋友，也用不着這般緊張！」

那兩個漢子一見到海東青，大叫一聲，頓足射落庭院，接着躍上屋頂，踏瓦而去。海東青喝道：「那裡跑！」振衣飛身急追而去，只留下摸不着腦袋的店小二！

海東青見那兩個人在屋頂跳躍，心中暗暗冷笑，因爲此兩人輕功並不高明，踏瓦而行，去勢必然不快，果然兩三個起落之後，已追近了尋丈。

那兩個漢子見狀忙躍落小巷，但這時候已沒法甩掉海東青，只見他再一掠，便抽出藏在腰帶裡的鍊子槍來，振腕向那位中等身材的漢子抽去！

那漢子聞得聲响，倏地回身揮刀一磕，咬牙道：「洗劍明，你冤魂不息，纏住咱兄弟作甚，莫以爲我施向遠怕了你！」

他一句話未說罷，海東青的鍊子槍又攻出兩招，這種軟兵器，十分難使，但在他手中使出，却如一條活蛇般俐落，單只這份功力便已遠遠在那兩個大漢子之上！

前面那位高瘦身材的漢子見同伴被纏住，只好回過身來，抽出一柄厚背刀來，喝道：「我卜峯也不畏你！」

小巷狹窄，倆雖然聯手，可是却施展不開，海東青勝券在握，遂道：「只要你們供出是誰殺死海東藍的，便饒你們生命！」

卜峯道：「誰知道他被何人殺死的？你總不能將帳算在咱們頭上！」

施向遠則道：「姓洗的，到底你跟海東藍是何關係？」原來海東青只是個化名，眞名洗劍明。

洗劍明道：「海東藍是我大師兄！假如你們說沒有參與暗殺計劃，爲何你倆約他到通幽谷外見面？」

卜峯道：「咱們有『消息』賣給他，你也該知道咱們是靠什麼維生的！」原來這兩人十分不肖，專門將黑白兩道所幹的案子的消息賣給官府，從中取得賞金，而海東藍則是江北的總捕頭，不過他的身份頗爲秘密，表面上與一般武林人物無甚分別。白道之人，少不免會做些劫富濟貧的事，在武林的「規矩」中，份屬正義，但在官府的眼中，黑道白道一樣對待，只要犯了法，便一律視爲盜匪，故而此兩人做這種勾當亦須十分秘密，否則隨時會惹來殺身之禍。

當下洗劍明又道：「那天你們準備出賣什麼消息給家師兄？」

卜峯冷笑一聲：「姓洗的，你到底懂不懂規矩？咱們豈會隨便洩漏！」

洗劍明亦冷笑道：「說得好，那咱們只好兵刃上見眞章了，你們死了可別怪我！」他攻勢倏地加緊，一條鍊子槍忽東忽西，忽左忽右，只攻得那兩個漢子，沒有還手之力。

施向遠急道：「姓洗的，那眞的說不得，但咱們保証與令師兄被殺之事無關！」

「此處只有我一個人，有什麼說不得？不見棺材不流淚，洗某只好先擒下你們再慢慢拷問了！」

話音剛落，小巷裡一扇門突然打開，這門一開，剛好將洗劍明和卜、施二人分開！

門內有人手持一枝竹竿出來，竹竿上掛滿了衣褲，一個女子道：「借過一下！」

洗劍明兩脚一頓，飛越竹竿欲追卜、施二人，不料那女人不知爲何竹竿突然斜斜帶起，居然指向洗劍明的腿下！

洗劍明大吃一驚，這剎那只好沉掌，切在竹竿上，再凌空吸氣借力，斜飛落屋頂上，抬眼一望，卜峯和施向遠已不知去

向！

洗劍明由商丘一路跟踪，至此才追上，豈肯輕易讓他們跑脫？當下忙不迭躍落屋脊向巷口奔去。

外面是安陽城最熱鬧的大街，此刻街上行人還不少，卻不見卜峯兩人的踪影，洗劍明不甘心失敗，隨便向一方跑去，他追了半條街仍不見人影，只好轉身改向另一方追尋。

可是當他來到巷口，心頭猛地一動，忖道：「那門怎地開得這般巧，那女人的竹竿又爲何會突然升高，莫非是他們的同黨？」心念一轉，又重新入巷。

來到剛才打鬥之處，那門已緊緊閉上，但巷內却無竹竿，洗劍明向兩旁望了一眼，飛上屋頂，那是棟平房，規模甚小。洗劍明來至天井處，一躍而下。

他雙脚尚未站穩，便聽到一個女人的尖叫聲：「有賊！」洗劍明依稀認得那女人，便是剛才開門的，便趨前一步，手提槍尖，架在她脖子前，那女人驚得大呼小叫。

「莫亂叫，我不是賊！」

說着屋內的人都走了出來，男人們手上都拿着木棍，一個上了年紀的道：「快去衙門報官！」

洗劍明急道：「誰也不許踏出此屋一步，否則我便殺了這女人！」

一個男人道：「我老婆與你有何仇恨瓜葛，你要殺死她？」

洗劍明道：「你剛才開後門作甚？」

那女人道：「我見今晚洗的衣服多，準備拿到外面晾……」

「爲什麼又退回來？」

那女人哭喪着臉道：「誰知外面有人打架，我是個女人……自然害怕，所以，所以退回來，把門關上。」

「眞的如此？那兩個是大賊，我由商丘追到這裡，嘿嘿，在那要緊關頭，妳突然開門，必是同黨無疑！」

誰知那女人的丈夫道：「你沒有証據可別含血噴人，咱祖孫三代都在此長大，向來是良民，不信的話，可到衙門裡問一問！」

那上了年紀的接道：「瞧他飛簷走壁，決非好人，他那敢隨咱們去衙門？」

洗劍明以爲跑了卜峯和施向遠，可以抓回他們的同黨，不料反而被鬧得灰頭土臉，又見這戶人家都良善，只好拱拱手，快快地離開。

一陣夜風吹過，人亦清醒了不少，洗劍明加快步伐，去富貴客棧西小院搜索，不料房內仍留着衣褲等隨身之物，却不見卜峯和施向遠，後來在衣袋裡搜到幾張銀票，合共竟有數千兩，洗劍明心中暗暗冷笑，故意由前窗跳出去，再飛上屋頂離開。

可是他一落地，又由後窗穿進房內，躍上橫樑等候，心想這兩人不惜冒險出賣同道，爲的當然是錢，既然有數千兩銀子留在這裡自然還會回來。只要他倆回來，他便有機會將之逮住，屆時自然不怕他倆不乖乖招供。

時間一點一滴流逝，但卜、施二人並沒有回來，洗劍明雖然疲累，却也不敢睡覺，眼睜睜等到明天，他心念一動，把銀票塞進自己懷裏，從容離開。

洗劍明先在外面吃了一碗鹵麵，然後返回長安客棧自己的客舍，房內一切如舊，顯然沒有人來過，他既有點放心，又有點失望，便帶着複雜的心情，躺在床上，不一會已進入夢鄉。

一覺醒來，日已過午。洗劍明梳洗之後，正想喚小二送些食的東西進房，回心一想，又恐卜、施兩人窺伺在旁，會在食物中做手脚，便改變了主意，到外面吃去。

吃過午飯，洗劍明再到富貴客棧，但那兩廝並沒有回去過，他又在房內一直守候，由午而晚，再由晚等到天亮，依然毫無動靜，不由忖道：「莫非那兩廝連錢也不要了？假如他倆不回來，我在此守株待兎，根本不是辦法，說不定再也找不到他們！」

當下又返回長安客棧結賬，着小二拉過馬來，想了一陣，騎馬由西城門出去，安陽之西靠太行山，地勢複雜，洗劍明估計卜、施兩人會走此路。

洗劍明一口氣騎了五六里，忽然路旁樹後一聲鑼响，隨即湧出一羣大漢來，爲首那人凶神惡煞，一臉橫肉，咧着大嘴喝道：「放下買路錢來！」

洗劍明一怔，隨即哈哈大笑。「光天化日之下，坦坦大路，也有人收買路錢，豈非瞎了眼！」

那惡漢道：「兒郎們，將這羊牯圍住，要發財全憑這一遭！」

洗劍明覺得蹊蹺，喝道：「且慢，你們是那個山寨的？趕快亮號，以免傷了和氣！」

「傷和氣？哼，老子可是認錢不認人！」那惡漢指指自己額上的一塊白斑，道：「老子便是『白額太歲』賀俅，向在太行山白虎坡落草，若還不交出錢來，可不再客氣了！」

「錢就沒有，不過鍊子却有一條！」洗劍明抽出鍊子槍來，又道：「太行山離此不近，你們來此做案？」

「郎兒們上呀！」賀俅大聲道：「這小子身上起碼有幾千兩銀子，是塊肥肉！」

洗劍明心頭一跳，又喝道：「慢！你怎知道某身上有幾千兩銀子？」

賀俅得意洋洋地道：「老子神通廣大，何止知道這些，老子連你那些銀票是四海通滙的也知道！」

哈，這渾人自己洩了底，對洗劍明來說，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當下故意苦着臉道：「你既然如此神通廣大，還有什麼話好說？唦，你過來拿吧！」他將銀票取了出來，向前一遞。

賀俅一對眼睛睜得如銅鈴般大，一副垂涎欲滴的神情，瞧這伙山賊光景甚壞，當下還道：「你這小子還識相，有意思得很，老子便留點給你做路費！」他輕挾那匹瘦骨嶙峋的馬兒，慢慢策前，可是他到底還未完全迷糊了腦袋，忽又勒馬停住，道：「老林，替老子把銀票遞過來！」

老林自然是他親信，他自馬後走前，當他伸手去取銀票時，不料洗劍明一翻腕，五指已抓住其腕脈，再一振臂，老林身軀離地，向賀俅飛去，洗劍明同時離鞍射出！



變生肘腋，賀俅剛推開老林，洗劍明已到，總算他還有一點本領，及時滾落馬鞍，可是洗劍明蓄勢而發，志在必得，豈容他逃脫？鍊子槍一沉，已在其背後上刺了一記！

賀俅在地上一滾，飛身而起，洗劍明又至，他鋼刀急砍，洗劍明雙手握鍊一架，手臂一交加，已將鋼刀鎖住！賀俅氣急敗壞地道：「呆鳥，你們還不上來！」

話音未落，洗劍明已一脚蹴在其小腹上！這一脚教賀俅直不起腰來，連刀也跌了手，洗劍明踏前一步，勒住其手臂，將之屈在背後，一手持住槍尖，抵在其喉嚨上，道：「誰還敢上來！」

賀俅罵道：「渾球，都他娘的滾蛋，聽見沒有？退下退下！好漢，咱不要銀兩了，您饒了我吧，咱家內還有七十歲的老母……」

洗劍明喝道：「少說廢話！我問你，是誰叫你們來此伏擊某的？」

賀俅道：「就是卜峯和施向遠那兩個渾球！他娘的，老子一見到他們就不與娘的客氣！他說你手無縛鷄之力，你說可恨不可恨！」

洗劍明沉聲道：「你不必花言巧語，快說他倆什麼時候找你的，如今在何處？」

賀俅道：「咱昨天下山做買賣，碰巧遇到他倆，以前咱們曾經有一面之緣，所以便聊了起來，說您今日多數會由此路過，叫咱在此等您……如今他倆在前面黃石村裡等咱！您不信可去看看！」

洗劍明道：「某正要請你帶路！」他忽唷了一聲，招坐騎過來，提着賀俅躍上鞍去。

賀俅忙回頭道：「兒郎們，你們在這裡等老子！」

「你倒也識相！黃石村在何方？」

「就在前面，由此路直行，約莫三里。」

洗劍明策馬而行，不久果然見有一條小村，村口豎了一塊石碑，上刻黃石村三字。賀俅又道：「他倆在村內一棟黃土屋內！」

洗劍明策馬入村，村民見狀都甚是驚愕，賀俅十分合作，不斷指點路逕，不一會果見有一棟黃土房子！

* * *

那黃土房子並不大，但看來甚是整齊，洗劍明問道：「這是誰人的家？」

賀俅囁嚅地道：「本是無人之物，後來給咱佔了，所以卜峯他倆在裡面！」

洗劍明一指封住了他的穴道，然後跳下馬去，走到門前，貼耳聽了一陣，裡面並無聲息，他一脚將門踢開。房內只有些廢置的傢具和幾張板櫈，却沒有人！

他跳了進去，見地上有脚印，知道賀俅沒騙自己，只是卜施二人狡猾，雖明知他抓不了自己，却利用他人多，阻擋一下，然後自己趁機溜掉！

洗劍明心中想道：「這二人去了那處？爲何要施這阻延之計？若不着賀俅埋伏自己，自己反而不敢肯定他們是否走這條路……這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他一時間得不出結論，便忙出去拍醒賀俅，喝問道：「那兩廝不在，你故意施調虎離山之計，嘿嘿，大爺可不是好欺侮的！你這兩排牙齒還眞整齊，敲掉一半還能吃東西吧！」

賀俅急道：「大爺手下留情，咱眞的不知道他倆會溜開……這兩個渾球老子今生絕不會放過他……」

洗劍明聲音比冰還寒：「別演戲了，大爺不是戲迷！快說，他倆去了那裡，你敢再說一個不字，便要你的狗命！」

賀俅雙脚一曲，跪在地上，叩頭道：「大爺饒命，咱眞的不知道，你殺死咱也沒用！」

洗劍明沉吟道：「你既然認識他們，可知他倆在附近還有什麼朋友？」

賀俅想了一下，道：「咱只知道施向遠與太行山的天英寨寨主也有點交情，對了，那兩個渾球一定是去投靠天英寨！」

「天英寨離此有多遠？」

「天英寨在太行山北麓，離此約莫有六七十里路！」

洗劍明拍拍他的肩膊，道：「滾吧，敢再爲非作歹，再撞在大爺手中，决不饒你！」賀俅謝了一聲，抱頭鼠竄而去。

洗劍明在村內調查，偵悉卜峯和施向遠和賀俅果然在這黃土房子過夜，不過今晨賀俅帶人離開不久，這兩人也離開了。

洗劍明急問：「可知他倆往何方去？」村民都搖頭表示不知。

忽然有個小童道：「我知道！」

洗劍明取出一吊錢來，道：「你告訴我，這吊錢給你買糖吃，但假如你騙我的話，便得吃官司！」

一個女人急忙把小童拉開。「小兎崽子，你胡說什麼，莫給老娘惹來官司！」

洗劍明問道：「大嫂，你跟卜峯那兩個大漢有什麼關係？」

那女人臉上變色，急道：「大爺，小婦人沒有……」

「既然如此，爲何不准令郎說出其下落！」

那女人只好道：「小牛，你知道就說，不知道千萬別胡說！」

那小童瞧來是個頑童，道：「小牛的確看見那兩廝今早出村口，先是向西北走，但後來却轉向東南面了！」

「眞的？」洗劍明忙再加上一句：「你怎知道？」

小童抓抓頭皮，道：「小的今早到周伯伯地裡玩，所以看見……」

一個老頭隨即罵道：「小鬼，你又到老漢地裡偷地瓜？」

洗劍明料他沒騙自己，拋下那吊錢，飛身上馬，剛出村口，便見賀俅那伙人，向西急奔而去。

村口有個老漢在賣麵，洗劍明下馬道：「老伯，來一碗！嗯，剛才那伙強盜，你不害怕麼？」

老頭一邊燙麵一邊道：「那姓賀的，雖然凶一點，但只要有點錢孝敬他，倒也沒什麼的，而且他很久才來一趟。」

「今早有兩個漢子，年約三十，一個高瘦，一個中等身材……」

老頭接口問道：「高瘦漢子是不是頰上還有一團胎痣的？」

洗劍明喜道：「正是，老伯見過？」

「不錯！」老頭手指向着斜前方一指，

道：「他倆鬼鬼祟祟地由那裡跑去了！」

洗劍明大喜，邊吃麵邊想：「這兩人故意弄了這許多玄虛，目的爲了掩我之耳目，讓我以爲他倆會去天英寨，其實却折向南行。」

他吃了麵，忙不迭又上馬馳去，向南有一條小徑，但仍可供馬行，假如卜、施兩人沒有改變方向的話，洗劍明頗有把握在黃昏前追上他倆。不過憑洗劍明的經驗，以及對卜、施兩人之了解，洗劍明料定他倆不會直線前進，反正他們沒有座騎，大可以專擇無路之處行走。

然則那兩廝又會往何方去？洗劍明不知道，只能夠不斷停馬找尋路上的遺踪。

小路兩旁有許多喬木叢及野草，追查起來，頗費心血，洗劍明誓要替大師兄報仇，故此不辭艱辛，邊追邊查，可是到了黃昏仍不見有絲毫人影。

眼看天色已將晚，附近又沒有歇宿之所，洗劍明唯有賭一賭自己的運氣，隨便取了一個方向急馳而去，他向東馳了七來里，天色已全黑，人疲馬乏，幸而在此時却見到一條小村，洗劍明忙策馬進去求宿。

他敲開的那棟石房子，規模頗大，看來家境不錯，主人有三個兒子，小兒子年紀已二十餘歲，瞧他一身賁起如丘的肌肉，料練過幾年武。

主人姓邱，其小兒子叫邱永成，一瞧洗劍明便問：「兄台也是練武的？」

洗劍明謙虛道：「在下只學過幾手三脚貓的功夫，敎方家見笑！」

「坐下坐下！春梅，快弄些東西出來！」邱永成倒十分熱情，問道：「兄台要去何處？因何錯過宿頭？」

「在下追趕殺死敝師兄的仇人，來至貴境，天色已黑，又找不到線索，故此……」

邱永成少年好奇，又問：「未知兄台仇人的相貌如何？」當他聽了洗劍明的描述之後，搖頭道：「這兩個倒未見過！」丫頭春梅已捧上晚飯，邱永成取了一瓶酒來，道：「來來，咱們喝幾盅！」看來他是個武術迷，見到「行家」便有如遇知己之情。

洗劍明見他熱情，亦漸漸沒了拘束，遂問道：「未知三公子的師傅是那一位高人？」

邱永成道：「家師不是什麼人，在下運氣不好，遇不到良師，令師又是誰？」

洗劍明道：「說來請莫見怪，家師是位隱士，自號明鏡居士，江湖上無人知道，他眞姓名是什麼，連咱們做徒弟的也不知道！」

邱永成也不在意，忽然咦了一聲：「後天是周老英雄的金盆洗手大典，到周家觀禮的人必多，也許你到那裡可以打聽到仇家的下落！」

洗劍明忙問：「未知是那一位周老英雄？」

「什麼？你連『鐵胆金刀』周志高周老英雄的名頭也未聽過！」

「原來是他，久仰大名了！周家離此不遠吧？這倒是個好主意！」

邱永成道：「好極了，在下正愁沒有伴，咱們明天就一齊上道吧，他家我去過一趟，後天一早便能到達！」

＊　＊　＊

周志高家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在黃河與金堤河之間的濮城，離邱家村足足有兩百里路。

邱永成次日一早便吩咐丫環準備早飯和乾糧，兩人吃了飯，拉馬出村，天才朦朦亮。放馬急馳，臨午過衞河，吃了午飯，又再上路，至半夜已臨濮城，邱永成道：「城內有兩家小客棧，咱們別去打擾周家，到客棧歇息去吧！」

洗劍明道：「咱們與周家非親非故，自然不好意思去打擾人家！」

當下兩人在客棧過了一夜，次早問小二得悉，金盆洗手大典是在午時舉行的，兩人吃過早點便上街購買了禮物，至巳牌末方去周家。

那「鐵胆金刀」周志高在周圍一帶極具聲名，在武林中亦是德高望重之輩，故此來周家觀禮的各地好漢極多，竟有門戶爲穿之感。

洗劍明和邱永成名不經傳，也無人特別招呼，遂信步而入，只見庭院上搭了個小小的木台，台上置了張桌子，舖着一幅大紅布，四周都擠滿了人，聲音吵雜，鬧哄哄的好不熱鬧。

邱永成低聲問道：「洗兄可有相熟之人？」

洗劍明道：「在下少在武林中走動，所識有限！」

「在下也是！」邱永成倒十分熱情，道：「不過那邊廂小弟倒有個相熟的人，待我爲你介紹！」

邱永成所謂相熟的人，其實交情亦淺，外號「鐵鐘」姓容名深。洗劍明不曾聞過其名，仍免不了久仰一番。邱永成道：「容大哥，小弟這位朋友要找一個叫卜峯的，一個喚做施向遠的人，未知你可曾見過？」

容深倒甚老實，道：「這兩人的名，容某倒聞過，但從未謀面，洗兄與他們是何關係？」

洗劍明道：「這兩人與殺死敝師兄有關，故不得不找他們問個清楚！」

容深亦頗熱情，道：「待容某替你問一問！」洗劍明連忙謝了，過了一會兒，容深回來，道：「洗兄請過來一下！」他引洗劍明來到木台旁邊，指着兩位中年漢子道：「這位便是大名鼎鼎的『南斧北槍』之『槍王』郭凌霄郭大俠，這一位則是『雙絕秀才』盧鴻文盧大俠！」

這兩個倒確是武林中的頭面人物，洗劍明連忙自報姓名，那兩人見是個末學後進，態度頗爲冷淡。

容深道：「郭大俠和盧大俠最近曾見過卜、施兩人！」

洗劍明忙道：「未知兩位大俠在何時何處見到他倆？」

郭凌霄道：「前日黃昏在衞河之畔見到他，瞧他們也是要東渡的，只因彼此不同船，及岸之後便不會再睹！」

「請斗胆再問一句，大俠你從何處渡河的？」

「由新鄉渡河。」

洗劍明道：「原來那兩廝向南直行，看來不會到此處的了！」當下連忙謝了，他心念報仇之事，恨不得立即插翅而飛，



只是不便在此刻離開，反正午時將至，便準備大典過後便告辭。

未幾，木台上出現了一個人，有人道：「這是周與老英雄的大公子『小鐵胆』周平南！」

只見周平南先向四周抱拳道：「諸位前輩、諸位英雄好漢，昔日家父行走江湖，幸得諸位愛護，今日又不惜千里遠來寒舍觀禮，寒舍自家父以下，無不感銘在內，晚輩僅代表寒舍上下向諸位致敬！稍後禮成，尚盼諸位留步，寒舍備點水酒，萬望多喝幾杯！」

掌聲過後，周平南下台，又有一位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上台，道：「吉時已到，請周老爺子上台，金盆洗手大典開始！」

掌聲之中，周志高昂首上台，他頷下一匹長髯，雪一般白，但精神矍鑠，走動時仍有龍行虎步之盛。上了台先抱拳致意，又說了一番感激客氣話，然後道：「周某得武林同道愛護，得享天年，如今年紀老邁，一來對江湖事已感索然，雄心全失，二來還想多活幾年，好享享天倫之樂，從今之後絕不插手武林事，亦不再動武，退出江湖，圖個清靜……」

台下有人道：「周老爺子您老當益壯，理該爲武林做點事！」

周志高哈哈笑道：「長江後浪推前浪，若武林還由咱們這些垂垂老者參與，年輕一輩豈有出頭之日？再說亦不合事理，是故周某心意已決，諸位莫再相勸！」

他雙眼倏地射出神光，目光往台下一掃，道：「周某數十年來，自信沒有做出對不起同道的事，若有人認爲與周某仇恨怨毒的，請在此時上台，周某將秉承一向之宗旨，若其錯在我，寧願當面賠禮，否則刀劍見眞章！」

一頓續道：「但周某若雙手浸過金盤之水後，一切嫌隙便自動化解，日後仍是朋友！」他以眼示管家，管家立即捧了一隻銅面盆上台，將盆子放在桌上。

周志高又道：「如今周某喊三聲，若無人反對，便洗手！一、二……」

到此他又抬眼往下一掃，周家上下的人亦十分緊張，守大門口的，更是四周盼顧，看看有沒有人反對。

就在此刻，忽然一個聲音自遠處傳來！「姓周的，且慢！」第一個字人尚在街口，第五個字一落，聲音已到附近，來勢之快，無以倫比！在場之中，不乏高手，一聞這「千里傳音」之聲，臉色均是一變，心中暗忖道：「不好，周老爺子幾時得罪了這樣的高手，看來今日必有好戲上演了！」

周志高臉色更是難看，高聲道：「閣下到底是誰？再故弄玄虛，老夫可要喊三字了！」

誰知西北角那方又傳來一個尖銳而又綿實的聲音：「且慢，還有我老婆子哩！周志高，你胆敢喊三字，老婆子便殺你一家六十七口！」

場中之人，頗有一部分人是來瞧熱鬧的，聞聲驚喜交集，而武功較高的則都臉色十分凝重，因爲這兩個不速之客，任何一個都會敎周志高疲於應付，料不到洗手大典會在臨終之時，突起風波！

羣豪心神未定，「颼颼」兩聲，東西兩方各有一道人影，自上飛落，就似是飛將軍自天而降，再定睛一望，却是一男一女！

＊　＊　＊

那男的頭頂光禿禿，只餘腦門兩排灰髮，一管鷹鼻，年紀約在五十左右，看來十分慓悍，那女的年紀似較大，滿頭銀絲，但一張臉不見一條皺紋，雙頰紅潤，手持一根龍頭拐，身材高大，在婦女之中甚是罕見。

周志高看那男的外貌，對其身份猜到幾分，心頭不由一寒，雖不知那婦人是誰，但亦料定是個燙手的山芋，當下抱拳道：「閣下可是諶卓漢？未知與老夫有何過節？」

此言一出，衆人皆吃了一驚，須知此人外號「禿頂鷹王」，乃武林中有數的大魔頭，平生殺人如麻，近年來不知是何原因，少聞其跡，料不到會在此時此處突然出現！

那銀髮的女人哈哈笑道：「老身名頭小，料你認不得，便索性自報姓名吧，老身太史娘！」

話音一落，場中已响起一片「啊呀」之聲！原來此婦複姓太史，草名一個娘字，有個外號「銀髮拐后」。此婦介乎正邪之間，甚少在武林中露面，但做了幾件事，却轟動了整座武林，她說名頭小，那只是自謙而已，事實上論名氣，絕不在諶卓漢之下。

周志高驚怒交集，道：「老夫與兩位高人素無來往，今日因何阻止老夫金盆洗手？」

諶卓漢道：「周老兒，你何必明知故問？快把『任督眞經』交出來，否則，嘿嘿，太史婆子說得好，教你滿門死光！」

此一言又令全場哄動，那「任督眞經」乃武林至寶，練武之人，無不希望打通體內任督二脈，但無數人廢餐忘寢，窮一生歲月研究，却摸不到門徑，更有不少爲了打通任督二脈而引致走火入魔！

周志高臉色大變，道：「老夫何來的什麼眞經？就算有老夫也不會去搶，現老夫……」

太史娘快口道：「現你已得到，所以不搶！嘿嘿，周老頭，老身直到今日才知道你是個人物，得到『任督眞經』，便立即舉行金盆洗手，一可以專心研究，二可以杜絕他人找上門來索取，可惜秘密外洩，算你運氣不好，快快拿出來！」

周志高大聲道：「諸位好友聽老夫一言！老夫素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諸位都已知道。如今老夫鄭重聲明，『任督眞經』並非落在老夫手上！」

有人道：「周老爺子，您發個毒誓，以塞天下悠悠之口，免得惹來無妄之災！」

太史娘冷笑不已，諶卓漢道：「放屁！發毒誓便可以塞天下悠悠之口麼？試問諸位假如得到『任督眞經』，人家要你咒誓，你們肯不肯？」衆人一聽，不由默然，須知那本眞經，實在太吸引人了，衆人自問也會發誓，以圖掩飾。

只聽太史娘接着道：「諸位可知道前

幾年，周老爺爲了打通任督二脈，幾乎弄至走火入魔，幸好當時少林至善大師恰到場，以本身功力助其引氣入丹田，方可平安無事！」

此一件事知道之人雖不多，但其好友都有所聞，是故聽了太史娘的話，心頭更是怦然而動，台下諸人均抬頭望着台上。

周志高怒道：「太史娘，老夫幾乎走火入魔，與此本眞經有何關係？」

「這說明你如果得到此經，便有據爲已有之因素！」

周志高怪笑道：「你說老夫得到『任督眞經』，是在何處得到的，幾時得到的，又是誰告訴你的？嘿嘿，也許有人與老夫有仇，故意揑造事實，施借刀殺人之計！」

諶卓漢高聲道：「今日羣英芸集，姓周的，你敢不敢讓咱們搜搜你家裡？」

周志高臉色又是一變，沉聲道：「非老夫不敢，而是此舉有辱老夫之尊嚴，故此老夫不許！」

話音剛落，諶卓漢忽然凌空一掌擊出，一股凌厲的罡風，急湧而出，台上的桌子和面盆應聲跌倒：「不管你肯不肯，今日不交出『任督眞經』來，便休想罷休！」

周志高次子周平北年紀較輕，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大聲道：「姓諶的，你這分明是恃強凌辱，到底還講不講道理？」

諶卓漢哈哈大笑。「講道理？武林之中，一向就是弱肉强食，誰教周志高名過其實，只能做縮頭烏龜，沒有幾分眞實本領！」

周平北怒道：「我周平北便先向你討教一二！」

諶卓漢眉宇間閃過一絲殺機，冷笑道：「你要我死還不容易？稍後才輪到你！」

忽然有人長笑道：「武林至寶『任督眞經』，人人均欲得之！就算周老爺子眞有此經，那理該由誰據之？」原來說話的是「雙絕秀才」盧鴻文。

太史娘瞥了他一眼，道：「莫非由你這酸丁據之才合理？」

「豈敢豈敢！」盧鴻文不慌不忙地道：「區區雖有此意，却有自知之明，不是兩位之敵，但不知兩位的武功誰比較高？」

諶卓漢和太史娘臉色同時一變，喝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不說淸楚，便教你頭一個歸西！」

「哈哈，兩位都是聰明人，假如周老爺子有此眞經，他又不知道兩位那一位武功較高，教他交與誰？」

場中羣豪都暗讚盧鴻文聰明，想出此挑撥離間之妙計。諶卓漢與太史娘臉色亦同時再變，半晌太史娘道：「我的兒，果然想得周到，怕老娘跟這老鷹內鬨，預先提醒老娘！乖兒子，告訴你爲娘跟這老鷹今日是共同進退的，姓周的只要肯把眞經拿出來，交給咱任何一人，他一家都可以安然無恙！」

諶卓漢大笑：「不錯不錯，今日你我共進退！」

盧鴻文尚以爲妙計得逞，誰知反讓太史娘討了一頓便宜，不過他也不是省油燈，忽然大叫一聲：「娘，你在那裡，你在九泉之下不寂寞麼？」

洗劍明無心棧戀，向大門口走去，誰知他剛一動，眼前一花，只見諶卓漢已攔截在身前，道：「小子，你要去何處？」

洗劍明拱拱手道：「晚輩路過此處，是被朋友拉進來的，晚輩武功低微，對那本眞經根本沒興趣，而且得到了也沒用處，況且我還有要事待辦，所以告辭了！」

「告辭？今日誰都不許離開！」

洗劍明道：「晚輩不爭眞經，也不許離開？這是什麼道理？」

「哼，你已經知道眞經的事，若讓你離開，老夫將來豈還有寧日？」

洗劍明臉色一寒，問道：「莫非你要將在場的人全殺光？」

這句話教諶卓漢難以回答，因爲假如答是的話，難免會引起羣豪羣起而攻之，則他與太史娘武功雖高，亦難抵擋，若答否，則又恐在場之人離開，若洩漏了消息，則以後自己將永無寧日，是故一時之間，沉吟不語。

洗劍明忽然猛吸一口氣，道：「諸位前輩，高人，在下雖是末學後進，但亦不甘心糊裏糊塗被人殺死，至於眞經是否在周老英雄的手中，已是另一回事了！」

這句話提醒了羣豪的處境，亦勾起了諶卓漢的殺機，只見他雙掌一抬，便向洗劍明的胸腹印去！在他心目中，這個無名小子，要取其生命，實不費吹灰之力，不料洗劍明的武功，絕非他想像中那般不堪一擊！

洗劍明早提防他有此一着，是故諶卓漢一出手，他身子已如白紙般向後飄退！

「好小子，還有兩下子！」諶卓漢迫前道：「再試老夫一掌！」

洗劍明自知內力與對方相差太遠，豈肯與他硬拚？雙脚再一退，又閃開一掌，同時將鍊子槍取出手上，太史娘冷眼旁觀，道：「這小子頗有來頭，千萬莫陰溝裡翻船！」

諶卓漢冷哼一聲：「老夫若連他也收拾不了，尙敢在武林稱雄乎！」洗劍明趁他說話時，鍊子槍第一次出手反攻。

周志高忙道：「諸位，今日寒舍不幸來了强敵，若相信老夫並無經者，請速速離開，以免受無妄之災，至於原訂之宴會，決定取消，失儀之處，尙請原諒！」他又大聲叫道：「南兒，取爲父的金刀來！」

不用他提醒，已有許多人向門口湧去，太史娘飛身站在門口，喝道：「誰敢離開一步，教他濺血當場！」不料在場中之人，不少都是武林高手，她守住門口，亦無濟於事，有十多個人都逾場而去。

太史娘奈何不得，便把一腔怒火發洩在那些未離開的人身上。盧鴻文、郭凌霄與周家交情不淺，當然留下來，協助抵擋强敵。盧鴻文對洗劍明之胆識，頗爲欣賞，恐他抵擋不住諶卓漢的攻勢，連忙上前協助。

洗劍明有他之助，壓力減輕，轉頭見邱永成在旁，急道：「邱兄還不快走！」

邱永成知道自己留下來也只是枉送生命，當下道：「洗兄，小弟回去等你！」言畢趁機溜了出去。

諶卓漢與太史娘果然名不虛傳，雖然以寡敵衆，但幾個照面間，便已殺了幾個人！太史娘見羣英不斷溜掉，盛怒之下，摸出一把「髮絲針」來，脫手向要溜去的人



射去！

剎那間，慘叫聲和痛罵聲，不絕於耳。周志高一刀在手，豪氣頓生，大喝一聲：「郭大俠請讓開，待老夫來會會這惡婆！」他手臂一掄，金刀便挾風向太史娘砍去！

太史娘單手握拐，用力一格，只聽「噹」的一聲响，周志高只覺對方拐上傳來之力，强勁無比，震得自己手臂酸痲，不由自主地揚起尺餘。

太史娘左拳當中擊出，周志高連忙沉掌來封，不料太史娘突然張開拳頭，當中彈出兩根「髮絲針」來。這種針與一般作暗器的鋼針不同，尾部較長及微曲，也比較重，故此力量也較大。

周志高給太史娘和諶卓漢這麼一鬧，心神大亂，正犯了武學大忌！心浮氣燥，太史娘那兩根針又來得突然，待他發覺時已來不及閃避，急切之間只好用掌去拍，可是已經慢了半步，只拍掉一根，另一根射中其脅下！

他大喝一聲：「老夫與你拚了！」金刀急砍亂劈。

太史娘早有準備，雙脚一頓已脫出刀網，向旁掠去，見人便揮拐亂打，她幾個起落，已趕到周平北身邊，道：「小伙子，你頗有胆識，老娘便陪你玩玩！」

周志高道：「北兒小心這惡婆娘的暗器！」郭凌霄銀槍一擺，斜挑太史娘的後背。

太史娘道：「一齊上吧！」她一側身，將長槍架開，左掌向周平北一揚，又道：「看針！」

周平北剛聽到了父親的話，心生顧忌，忙不迭翻刀護住前身，太史娘「颼」地一聲，自他身旁閃過，撲向周平南，道：「你也試試老娘龍拐的滋味！」可是她手臂一揚，誰知龍拐不向前，反向後面的周平北掃去！

周平北大吃一驚，急切之間，忙使出一招「鐵板橋」，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但太史娘後背似乎長了眼睛，龍拐越過周平北的胸膛，突然沉下，再掃回來，「喀嗤」一聲，周平北胸骨先被敲斷，應聲倒地，太史娘行動如風，也不見她如何作勢，已彈跳到周平北身旁，一把將他攫了起來，喝道：「周老頭，你要你兒子的生命，還是要『任督眞經』？」

周志高急怒攻心，急道：「老夫根本沒有眞經，拿什麼交給你？」

「當眞？嘿嘿，瞧你心腸硬還是老娘的心腸硬！」太史娘言畢一拐將周平北的腦袋擊碎，順勢將屍身向周志高拋去，人却射向周平南！

郭凌霄大喝一聲：「賊婆子，你還有一點人性麼？」

他祖傳的郭家槍法，十分了得，手腕一抖，已泛起了幾朶槍花，在太史娘身前吞吐不定！

太史娘忖道：「這姓郭的倒也有幾分本領！」她雙脚一錯，郭凌霄銀槍蓄勢而發，如毒蛇出洞，急刺而出！與此同時，周平南亦揮刀撲上，欲替弟弟報仇！

太史娘那一着正要引郭凌霄先出手，豈有將他那一槍看在眼中之理？當中一橫拐，將槍擋開，手腕一抖，龍拐迴舞，又及時將周平南的刀架住！

這時候，周志高接下周平北的屍體，見兒子死狀極慘，當眞睚眥欲裂，拋下兒子屍體，欲與太史娘拚命。

太史娘眼觀四面，耳聽八方，左掌一揚，又發出幾根「髮絲針」，同時龍拐一戳，拐尾撞開周平南的刀，拐頭又恰好擋住郭凌霄的槍頭！

這幾招充份顯示出太史娘武功之造詣，使近年聲譽日隆的郭凌霄心悸不已，忙道：「大家一齊上，小心應付，先將她困死！」

周家家丁頗有些學過武功的，再加上幾個熱心的觀禮者，聞言慢慢圍上去，將太史娘圍在核心。太史娘哈哈笑道：「你們人多，老娘便會害怕麼？」她突然尖喝一聲，俄頃，屋頂上又跳下三個少女來，原來是她的徒弟。

另一邊廂，諶卓漢雖然驍勇，不斷打死打傷對手，但始終傷不了盧鴻文及洗劍明，他內力深厚，拳、掌、腿、刀功夫更是凌厲，開闔之間，帶起勁風，呼呼作响。

洗劍明雖然在江湖上的日子不長，但他系出名門，根基穩，出手快，加上反應靈敏，是以越鬥越有信心，就連盧鴻文亦看得暗暗稱奇不已。

諶卓漢不想在其他人身上花費太多的精力，又感羣豪之中，以盧鴻文及洗劍明的武功最高，遂決意先殺其中一人。

盧鴻文使的是一管鐵鑄的長筆，走的是內家功夫的路子，善擅打穴功夫，使諶卓漢頗有顧忌，更認定是頭號敵人，激鬥中，諶卓漢一掌震開鐵筆，恰好鍊子槍飛來，他一翻腕，一把抓住鐵鍊，接着用力往懷內一扯！

容深見狀恐他有失，冒險施展絕招，頭一低，往諶卓漢懷中撞去，原來他外號鐵鐘，指的不是兵刃，而是他的一顆頭顱！

諶卓漢左掌一沉，拍在其額上，容深吃不住其內力，擦擦擦連退幾步，只覺得滿天星斗，眼前變暗，「咕冬」一聲，暈死過去！

與此同時，盧鴻文的鐵筆離諶卓漢脅下空門不及四寸，好個諶卓漢，當機立斷，倏地鬆開鐵鍊，頓足倒飛！

他驟然鬆開鐵鍊，洗劍明虞不及防，重心驟失，向後猛退，不料却退向太史娘那邊，太史娘見有機可乘，手臂一掄，龍拐向其後背猛擊下去！

＊　＊　＊

周平南在旁急叫道：「壯士小心！」金刀忙遞出去，只聞「噹」的一聲响，金刀被龍拐擊落地上，而龍拐仍向洗劍明擊下！

金鉄交鳴之聲，就在耳後响起，洗劍明心知不妙，奈何收不住退勢，只好極力擰腰。「噗！」龍拐仍擊在肩上，連鎖骨亦打斷，痛得洗劍明幾乎暈闕，幸好周平南的金刀已替他卸去了一部份力，否則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郭凌霄長槍急挑，全是進攻式，護住洗、周兩人，道：「先退後再說！」

忽然周志高大叫一聲，左掌捂住胸膛，挺立不動，臉上汗珠直淌。太史娘哈哈笑道：「周老頭，老娘的髮絲針豈比尋常

，你中了招不及時將它拔出來，尚妄動眞力，針隨氣行，自促其死！」

周平南拾起金刀，雙眼盡赤，擰身撲上急攻。「快說出解救的辦法！」

太史娘冷笑道：「反正已有人逃離，老娘亦不須再有所顧忌，殺了你們父子，還怕會找不到那本眞經！大不了多費幾天工夫，掘地三尺，也要把它翻出來！」

周志高此刻反而冷靜下來，道：「南兒，你先進內安置你母親及妹子，叫老少都逃命去吧！」

太史娘心頭一跳，龍拐一圈，緊緊將周平南籠住，不讓他離開，她這邊因爲有三個徒弟的協助，比較輕鬆，而諶卓漢少了洗劍明一個勁敵，壓力大減，大發神威之下，又殺了兩個人。

再說洗劍明肩骨被打斷，他心中不斷提醒自己：「千萬不要倒下去，否則這一條命便完蛋了！」他強吸一口氣，踉蹌地退開，一個太史娘的徒弟見有機可乘，揮劍向他刺去。

洗劍明傷勢沉重，不敢抵擋，只好艱辛地閃避着，不料顧得了前面，又顧不了後面，諶單漢一個後腿猛蹴，踢在他後胯上，登時如斷線風箏，離地三尺向大廳飛去！

洗劍明一跤摔倒在石階上，一個家丁見狀連忙將他扶進廳去。洗劍明道：「快吩咐老少離開！」

家丁道：「已有人進內通報了！」

洗劍明喘着氣道：「人散了之後，立即放火燒房子，那些惡人爲了眞經，一定會捨人而救火，如此……大家才有救！」

那家丁正苦無解救之策，聞言大喜，扶着洗劍明進內堂去。這時候，內堂一片亂哄哄，婦孺飮泣，男人大聲催促逃生，也無人理洗劍明。

洗劍明咬緊牙關，隨着人流，由後門離開，他左肩骨斷了，後胯吃了一腿，雙脚舉步維艱，但仍苦苦支撐着，走到客棧。

想不到邱永成尚在那裏等他，一見到洗劍明便將他扶進房內，道：「洗兄，你傷勢如何？周家如今如何？」

「周家慘遭浩劫，諶卓漢和太史娘的武功十分高強，無人抵抗得住！小弟肩骨斷了，須立即續回，邱兄……」

邱永成已熱情地道：「洗兄你且等等，待小弟去找位大夫來！」言畢轉身出房。

洗劍明躺在床上，心中甚爲窩囊，自己一心要爲師兄報仇，想不到連仇人是誰尚未調查到，自己反而險些喪命，這一躺也不知要多久才能恢復，要想追查卜峯和施向遠的下落，就更加困難了。

過了一陣，便見邱永成帶着一個老頭來，替洗劍明續骨，又替他推拿後胯骨，足足弄了半個時辰才離開。邱永成緊張道：「洗兄，剛才小弟出去，見周家起了大火，鄰居都在撲火，好不熱鬧，只不知周老英雄一家大小如何？」

洗劍明嘆了一口氣，道：「小弟自顧不暇，還那管得了他人？」

「洗兄適才當眞是勇氣過人，小弟佩服之至！」邱永成嘆息道：「都怪小弟拉你來，這才惹來災難！」

洗劍明笑道：「邱兄這樣說，便教小弟汗顏了，我若不同意，邱兄又怎拉得我來？邱兄，此處並不安全，你還是先回家去吧！」

邱永成忙道：「不不，要走一齊走，你……你這是看不起小弟！」

洗劍明道：「小弟不是看不起你，你不是武林中人，不必冒這種險！否則若有什麼閃失，在下對不起令尊！」

邱永成想了一陣，道：「這樣吧，咱們在此過一夜，明早待小弟僱一輛馬車再一齊上道。」

「彼此不同路，不必一齊。」

「先離開此處再作打算，何況路上多個人，也好互相照顧！」

洗劍明見他執意如此，只好作罷，如此平安過了一夜，次日邱永成僱了一輛馬車，兩人乘車離開了濮城。

卜峯和施向遠過了衞河便失去蹤影，按說此是塊「死地」，黃河在此改道攔住南面和前面，背後又有衞河，上面又有金堤河，卜、施過衞河，除非是去齊魯一帶，否則便會在這塊「死地」躲藏。那麼洗劍明最好是留在這裡，不過他此刻身上受傷，若遇到諶卓漢和太史娘，後果不堪設想。

馬車向衞河方向前進，速度自然不如騎馬，但他有個好處，晚上可在車廂內渡宿，無須另找客棧。天亮之後，繼續前行，剛走了七八餘里，背後突然傳來一陣如雷的馬蹄聲，來勢甚快，洗劍明悄悄掀起一角帘子偸窺，目光一及，見來的正是自己所忌之人，諶卓漢和太史娘以及三位女徒！

洗劍明暗吃一驚，連忙縮在邱永成身後，悄悄在他耳畔說了幾句話。俄頃，一陣罡風吹來，布帘揚起，諶卓漢探頭望了一望，又拍馬馳向前面。

洗劍明暗中噓了一口氣，輕叫道：「好險！」

邱永成問道：「他們趕在前頭，咱們不如改道吧？」洗劍明自無反對之理。

邱永成連忙吩咐車夫改向北行，車夫只須多付錢，更無反對之理，當下到了一條岔道，便轉向馳去。未幾到了內黃，馬匹已疲不能興，遂停車入鎭吃飯。

三人找了一爿飯館吃飯，剛吃了一半，外面又傳來馬蹄聲，洗劍明已成驚弓之鳥，抬頭向店外望去，又見到諶卓漢五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忖道：「莫非這五人是來找我的？他們追我是爲什麼？」他邊想邊轉頭，接着慢慢轉身向內走去。爲了避免讓人認出來，他在離開濮城時，已經改穿文士裝。

小二見他向內走，便問道：「客官要去茅廁？嗯，就在裡面左首。」

「謝謝！」洗劍明連忙力持鎭定進內。邱永成和車伕以爲他要去解手，不以爲意。

洗劍明到內堂找到茅廁，鑽了進去，那茅廁有個小窗，向着外面，若是他未受傷，自可進出自如，但如今可大不一樣，他怕肩骨移位，費了好大的勁才鑽了出去。外面是條小巷，洗劍明向巷口走去，他不想連累邱永成和車夫。

出了巷口，洗劍明改個方向，走上大街，找了一家客棧歇下。他整天都窩在客



棧內，直至次日才託小二代買一匹馬代步，他不向東行，反而西行。他估計諶卓漢若在內黃，便會在衞河附近等候。

他身上有傷，因此不敢急馳，放馬向東南方前進。如此走到下午，準備折回濮城，待斷骨續回生肌再作道理，可是來至路口，却見到一個少女策馬在那裡四處觀望，定睛一望，正是太史娘的一位女徒，洗劍明心中暗暗打鼓，轉頭見附近有個渡口，於是走過去。舟子正在大聲叫道：「去范縣，就開船，客官去那裡？」

「正要去范縣。」

舟子喜道：「請上船，不過你的馬却不許上來。」

洗劍明笑道：「一匹瘦馬值得多少銀子，就復牠自由吧！」當下跳上船去，那舟子又大聲叫喊招徠，洗劍明道：「喂，船老大，你不是說要開船了麼？」

舟子回頭笑道：「吶，你瞧艙內尚有這許多位子，再招一位渡客就開船！」他轉向頭過去，見一位少女站在跳板上，忙笑道：「姑娘要搭渡？」

那少女冷哼一聲：「廢話，不搭渡姑奶奶上來作甚！快開船，多與你船資就是！」她在跳板上走動，如履平地，一踏上甲板，舟子便將跳板拉回去。

少女向艙裡面的五六個乘客掃了幾眼，便坐在最外面，洗劍明見太史娘的女徒上船，十分緊張，幸而那少女似乎沒有認出他來，才稍稍放心，只盼她早點上岸。

船兒慢慢駛出，因是順水的關係，走勢頗快。洗劍明以爲舟子會在半路停船再招客，誰知道過幾個渡口，都不停下，他想問原故又恐引起太史娘女徒的懷疑，只好隨遇而安。

天色漸黑，洗劍明終於想到一個籍口，問道：「船大哥，天晚了，你不停船讓咱們上岸吃飯？」

舟子道：「咱船半途不停，船上有乾糧，是免費的，客官們就將就一下，半夜便到范縣！」說着泡了一大壺茶來，另有半桶饅頭，一碟咸菜，一碟鹵肉，搭客們在艙內無所事事，便都走過去吃饅頭，只有那位少女仍然端坐在船頭。

洗劍明見她一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河面，似有所待，顯然不是爲了自己而下船，心中稍爲放心，但又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小舟頭尾各插着一盞風燈，那船夫坐在後面把舵，這金堤河與大運河相通，河面頗寬，即使最窄之處亦可容兩艘大船通過，故而黑夜行舟，亦不太費神。

洗劍明吃了兩個饅頭，便倚壁假寐，忽然一陣衣袂聲響，他心頭一跳，睜眼向船頭望去，那少女不見，又聽後面的舟子叫道：「小心，快撞上了！」

洗劍明忙推窗望出去，只見迎面駛來幾艘船，每艘都比自己所乘的較大，那位少女正落足在最前面那一艘甲板上，與一個大漢刀劍相向。

迎面而來的船紛紛停住，迫得這邊北上的船也只好停了，再向前望去，前面那幾條船亦有兵刃交加之打鬥聲，但聞一人道：「快把『遁地鼠』交出來，否則殺掉你們！」

聲音粗壯充滿了霸氣，赫然是諶卓漢的聲音，洗劍明又緊張起來，太史娘之女徒認不出自己，但諶卓漢必然認得。

又聞河面上傳來人聲：「誰是遁地鼠，咱們根本不認識，閣下找錯人了吧！」

河上不時傳來「卜通卜通」的水聲，也不知是船上的人被諶卓漢踢落水，還是跳水逃跑。

太史娘的女徒武功似在那人之上，幾個照面已將之解決，但艙內又鑽出幾個大漢來，有人道：「將這妮子迫落水去！」

就在此刻，對面那幾艘船又再啓碇，往洗劍明所乘之船撞過來。洗劍明只顧探身望太史娘的女徒，冷不防兩船相撞，一股大力將他由窗口彈了出去！

洗劍明尚未定下神來，已「卜通」一聲，跌落河中，刹那間，河面上一陣忙亂，人聲和驚呼聲響起一片！可是這一切對洗劍明來說已無意義！

洗劍明落水之後，「骨嘟嘟」連喝幾口水，他是旱鴨子，落水心已慌了，連河水的滋味是什麼也分不出來，只顧亂蹬亂踹！

他伸手急撈，可是連一根稻草也撈不到，忽然下面有人扯住其雙脚，但覺身子猛向下沉，猛地又喝了幾口水！

這時候，船上落水的人越來越多，洗劍明給那人扯住，料也是旱鴨子，將他當作是救命草。忽然那人的手一直抓上來，洗劍明下意識地曲腿用力一蹴，踢個正着，那人大概吃痛，雙手不由自主鬆了，洗劍明雙脚再一蹬，身子便浮了上去。

一露出河面，洗劍明便猛地吸氣，冷不防一艘船自其身旁駛過，擦着他的肩膊，剛接好的肩骨，再度移位，斷骨且刺到肌肉，痛得他眼前一黑，再也不知人事。

當他漸漸有知覺時，只覺身子仍似在水中浮動，他忖道：「莫非我已到了龍宮？」他微微用一用力，但覺渾身上下，無處不痛，更痛得令他吃不消。正在疑惑之際，忽聞有脚步聲，他睜開雙眼，但覺眼前一片光亮，刺得他淚水直淌，忙又將眼睛合上。心中想道：「我不是落在諶卓漢手中吧？唉，師兄們人人下山都做出一番功業，只有我時乖運蹇，出師未捷身先……」

忽聽耳畔有個慈祥的聲音道：「少年郎，不用怕，你這一條命算是撿回來啦！」

洗劍明這才知道自己尚在人間，亦非落在諶卓漢手中，當下再慢慢睜開眼睛，但見面前蹲着一個鬍子花白的老漢，手上提着一盞風燈，老漢滿臉縐紋，歷盡風霜，但目光却甚慈祥。

洗劍明舔一舔嘴唇，一片苦澀，輕聲問道：「老伯，這……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老漢的漁船。嘿嘿，也算你命大福厚，今夜老漢來抓夜魚，想不到救起了你！嗯，你爲何掉到河水中去？不是因名落孫山而投水自盡吧？」

洗劍明嘆了一口氣，道：「區區時乖運蹇，唉，眞是一言難盡！」

「好好，你別說話，老漢先送你到家裡去！嗯，你肩上好像受了傷，這個老漢可不懂得治理，但老漢有位義女，十分能幹，說不定能醫！嗯，你再睡一會兒，待會兒老漢熬好了稀飯再來餵你！」那老漢

長身而起，向艙口走去，忽又回頭道：「若無意外，咱們明夜便可到老漢家！啊啊！不不，天都快亮了，不是明夜，是今夜！」

# 死裡逃生結姻緣

洗劍明目送他出去，心中無限之感慨，若說自己運蹇，可是幾番遇險，却又有貴人相救，得以保住生命，若說命好，又屢次遭受無妄之災！

小舟又搖晃起來，似在行駛，洗劍明的思想亦隨之揚帆，越想越遠，不過他們那個門派深具神秘色彩，因爲他師兄弟都暗中替官府做事，故此對師門的一切及自身的事，都不許對外透露，他的往事，也只有少數人知道。

竹篷爲蓋，但兩旁仍各開了一個小窗，窗外逐漸由暗而亮，再過一會兒，河上已有人聲和櫓聲。未幾，小舟又停了下來，靠在岸邊，老漢捧着一隻大碗進來，道：「小哥，船上沒有什麼好東西，不過這稀飯是用兩條鮮魚熬的，甚是清甜，你必會喜歡，來來，待老漢餵你！」

洗劍明連忙掙扎着，欲坐起來，可是四肢却使不出一絲力來，老漢見狀伸手輕輕將他按住，道：「你肩上傷重，不要胡亂使力，老漢餵你，不要起來！」

「老伯救命之恩，小弟沒齒難忘，這贈飯之恩……唉，他日必有報答！」

那老頭亦呵呵笑了起來，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老漢自己積陰德，與你何關，你謝我什麼？」他一口一口地餵洗劍明。

稀飯熬得糜爛，根本不用嘴嚼，但汁液流過喉頭時，果然十分甜美。老漢將那一碗稀飯全餵與洗劍明吃，然後再出去划船搖櫓。

老漢三頓均餵他，而且每一次都得花小半個時辰，故而停船的時間頗長，入夜之後小舟仍然繼續前進。洗劍明形同廢人，只好將一切交給命運之神，索性睡大覺。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又聞老漢的聲音：「小哥，到了，你且在船上等等，待老漢上岸拿塊木板抬你回家去！」洗劍明睜開雙眼，原來天已亮了。

洗劍明由窗口望出去，只見藍天青山，周圍靜悄悄的，不知處身何地。過了兩頓飯工夫，方見老漢帶着一位妙齡少女上船。

少女與洗劍明打了個照面，彼此都緊緊瞪着對方，希望能找出對方的秘密。洗劍明一眼便看出這少女有一身武功，而且雙眼透出智慧之光，絕非一位簡單的人物。而在那位少女心目中，洗劍明亦非尋常之人。

老漢呵呵笑道：「老漢夫婦畢生無所出，只收了這位義女，小名阿瓶。嗯，老漢姓曹，小哥你……」

「晚輩洗劍明！」

阿瓶走了過來，略爲檢視了洗劍明的傷勢，道：「你肩骨是被重兵器擊碎的，須小心料理，約莫須三四個月方可完全復原！」

洗劍明道：「在下得令義父救得一命，已感激不盡，待氣力稍爲恢復，便當離開，不敢痲煩姑娘！」

阿瓶冷哼一聲：「隨你，不過本姑娘忠告你一聲，千萬不可找庸醫，否則這條左臂今生便報廢了！」她見洗劍明臉上有不豫之色，又冷笑道：「你以爲我在恫嚇你？哼，骨頭裂成五六塊，只要有一塊駁得不好，莫說左臂要報廢，日後打風下雨，也夠你生受的！」

曹老頭忙道：「小哥，我這義女樣樣皆精，尤其是這續骨的醫術，更是了不得，村內的人都稱她是『活菩薩』哩！你就留下來吧，老漢家裏雖窮，多你一個人也無所謂！」

洗劍明眼波一及，見阿瓶一對清澈的眸子也正瞪着自己，忽然脫口道：「如此便請姑娘替在下續骨了，大恩大德不敢或忘！」

阿瓶小鼻又飄出一聲冷哼。「迂腐！老套！乾爹，先將他搬上床板，小心不要移動他的肩膊！」

「是是，這個義父曉得！」曹老頭小心翼翼，托起洗劍明的上身，阿瓶則搬腳，雖然曹老頭已十分小心，但亦不可能不觸痛傷口，那種骨頭刺在肌肉上的痛楚，實非筆墨能以形喻，只見洗劍明滿頭大汗，臉色轉青，却緊咬嘴唇，不哼一聲。

阿瓶見狀臉色稍霽，似乎頗爲欣賞他這份氣慨，當下兩人一前一後，扛起床板上岸。

岸上是條小小的村莊，阿瓶一進村，不但村童跟了一大堆，村內的男女都恭敬地與她打招呼，看來他們對這位「活菩薩」十分虔誠。

曹老頭的家在村後靠山坡處，一棟土屋，築了一道矮牆，花木透牆而出，甚是雅緻，洗劍明看了，只覺痛楚大減，心想能在此療傷，也是種福氣。

家裏還有個老婦，料是曹老頭的老伴，正在灶前燒水，見人回來了，出來看了幾眼又退回去，土屋實際上是兩棟，却毗連着，一新一舊，中間有門相通。舊的那邊有廳堂，一間灶房一間寢室，甚爲簡單。新的那一邊廳裏放了幾張床鋪，料是給病人睡的。洗劍明一進去，便嗅到一股草藥味。

曹老頭與阿瓶將洗劍明搬上床，阿瓶便道：「乾爹，這人受傷已有幾天，又給庸醫治過，哈，後來不知怎樣又把肩骨撞開了，算他好運氣！只是不宜拖延，請乾爹替女兒準備一下，須立即治理！」

「是是，義父這就去，這小子是好運氣！」曹老頭忙不迭出去了。

阿瓶坐在床前，寒着臉道：「洗劍明，如今姑娘是大夫，要解開你的上衣……」

洗劍明道：「這個是理所應該的，在下絕不會怪姑娘，只是……」

「不要再迂腐了！」阿瓶道：「你忍得住疼痛麼？忍不住便出聲，我會讓你歇一歇！最快也得花一炷香的工夫！」

「姑娘但請施爲，在下忍得住痛！」

俄頃，曹老頭捧了一盆清水進來，幫阿瓶將洗劍明的上衣解下來，單解衣已痛得洗劍明又出了一身大汗，接着是洗傷口。弄好了這一切，阿瓶取出幾柄鋒利的



小刀，輕輕剖開肩部的肌肉，再洒下止血散，藥散洒下一會兒，便讓血冲開，如此三四回，方將血止住。

這才算是開始，接着阿瓶用小刀替他將碎了的骨，挑回原位，未幾血水又再淌出，這方是活受罪，洗劍明汗出如漿，一張臉比雪還白，却不哼一聲。

曹老頭看得心痛，沙着聲道：「小哥，你再忍一忍，就行了！」

「不要……緊！」聲音說出口，連洗劍明也吃了一驚，乾澀沙啞連他自己也不相信那是人聲！

「別說話！」阿瓶的聲音亦十分難聽，她手上微一用力，似乎不悅，道：「庸醫害人，斷口已生了新的骨質，須磨去一點，忍着！」她用刀尖慢慢刮，洗劍明哇地叫了一聲，暈死過去。

曹老頭吃驚地問：「女兒，他暈了過去，這如何是好？」

阿瓶舉袖拭去汗珠，道：「這反倒便宜了他，少受點活罪！」她邊說邊繼續工作。

曹老頭嘆息道：「也眞難爲了他，像這般的男兒，老漢也是頭一遭遇到！」

* *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洗劍明方有了點知覺，他慢慢睜開雙眼，眼前有一團人影，呻吟似的道：「水……水！」

只聽曹老頭道：「老漢餵你，請小哥張開嘴巴！」他用小羹餵洗劍明喝水，那半碗水足足餵了頓飯工夫才喝乾。「老漢義女說你不要說話，起碼得躺十天八天，才可下來！」

「請替……晚輩……謝謝她……也多謝老丈的……照料！」這句話似乎費了洗劍明全身氣力般，只覺得身上一切都不似是自己的。

曹老頭道：「小哥且歇歇，待老漢去拿稀飯與你吃！」他出去之後，洗劍明獨自一人，不由想起那位神秘的姑娘：阿瓶來。

這位姑娘年紀輕輕，醫術這般高明，又有一身武功，不知其系出何門，爲何這般了得！這時候，又想起師父和師兄來，剎那間，心頭一片悲哀，想起了自己在嚴師面前誇下海口，要查出師兄的死因，並替他報仇，但結果一無所得，反而弄至這個田地，實在無顏回去。

過了一陣，曹老頭再回來餵他吃稀飯，仍是用鮮魚熬的，清清甜甜，對失血多的病人甚爲適合。洗劍明胃口大開，把一大海碗的稀飯，吃得乾乾淨淨，此刻四肢才有點感覺。

「老丈，令義女呢？晚輩還未謝她！」

曹老頭笑道：「她也很累，剛才睡覺去了，明天料會來看你。嘿嘿，不是老漢學那老王賣瓜自讚自誇，我這個義女，在寒舍已不知救了多少人命，不過你這傷也眞夠瞧的，她替你是駁回肩骨位之後，也累得全身乏力，上下衣裙均爲汗水濕透！」

「她的醫術是老丈教的？」

曹老頭哈哈一笑。「老漢那有這個本領？」他似乎不欲多言，長身道：「你睡吧；夜已深了，有話待你傷好之後再說未遲！」

洗劍明果然亦十分疲累，一忽又沉睡過去，待他醒來，已經日上三竿。他想掙扎下來，但全身乏力，可是又便急，不得不下床。

就在此刻，只聽一聲嬌叱：「你幹什麼？姑娘不是吩咐過，你得過十天八天才能下床麼？再將斷骨弄散，姑娘可不願枉費氣力了。」原來阿瓶不知何時已經來了。

洗劍明吶吶地道：「多謝姑娘大恩，在下畢生不忘，將來必有所報！」

阿瓶輕哼一聲：「老套！姑娘救人可不是圖人報答！這種話你以後最好別說，免惹我生氣！」

「是是……」洗劍明一番好意，反遭人搶白，心中甚是難受，却不敢發作。

阿瓶坐在床緣，替他換藥，她玉指纖纖，刮了一些白色的藥膏，輕輕塗在肩上，只覺一片冰涼，痛楚大減，如春風輕吻百花。

洗劍明忖道：「這姑娘如花似玉，爲何脾氣這般壞？當眞可惜！」

阿瓶用柳枝夾住斷骨，再用紗布緊緊裹住，道：「還得難受幾天，待骨頭完全固定了之後，不用柳枝定住時，便不用紮得這般緊了！」

「是是……」洗劍明不知說些什麼。半晌才道：「姑娘醫術之高，實在出人意料，想華陀再世，亦不過如此耳！」

阿瓶嫣然一笑，道：「胡說，你又不認識華陀，怎知姑娘可與他相提並論！」她這一笑，如鮮花怒放，滿室生輝。

洗劍明看得一呆，囁嚅地道：「在下想當然耳……未知姑娘的師父是那一位高人？」

料不到阿瓶臉上笑意全消，重罩寒霜，不悅地道：「姑娘既不問你受傷經過，亦不問你師承，你反來問我，是何道理！」她盈盈站了起來，寒聲問道：「你是不是要下床便溺？」

洗劍明一張臉登時漲紅，忙道：「不……不是！」

「哼，大丈夫連這個也不敢承認，還指望能辦大事？你且等等！」言畢走了出去。

俄頃，曹老頭又進來，在床下取出溺器，服伺洗劍明小解。「小哥，以後只須開口，千萬別下床！我義女不喜歡說話，你以後還是少與她胡扯！」

洗劍明心中道：「她豈是不喜說話，簡直是怪人！」

曹老頭走後又回來，再餵他吃稀飯。如此過了兩天，阿瓶每天都來替他換藥，除了有關傷口的進展之外，什麼也不說，她不說，洗劍明更加不敢說，可是內心對她却更感興趣，恨不得將她的底細弄個水落石出。

第三天，曹老頭開始餵洗劍明吃乾飯，晚上又用藥材熬了一隻雞，再來餵洗劍明，使洗劍明十分感動。

次日，阿瓶再來換藥，忽然寒聲問道：「你這幾天在幹什麼？」

洗劍明愕然道：「在下遵囑，每天都躺在床上，什麼事也不敢做！」

「你沒學過內功麼？不能下床就不許練內功？哼，瞧不出你是個傻蛋！眞是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難怪傷勢恢復得這般慢！」

洗劍明道：「姑娘沒說，在下不敢練！」

「我沒叫你吃飯，你又吃了？練武的人，一天不練功，等於不吃飯！」

洗劍明在師門內，向為師父溺愛，並被譽為同門中最出色的一個，幾曾吃人這般罵過，可是細思一下，又覺得她的話不無道理，只好硬生生將這口氣嚥下。結結巴巴地道：「以後在下每天都練幾次！」

阿瓶微微一笑，道：「你經常練功一定也常偷閑！」

「也不見得，只是近來……咳咳，不談也罷，姑娘每天要料理多少個病人傷者？」

「我又沒掛牌，只替村人治病，這人數怎作得準？你算是頭一個外人了，若不是乾爹……」

「以姑娘這等醫術，若不濟世，豈不可惜？」

「哼，我最擅長續骨，斷骨的人多數是武人，武林中人豈惹得？花了心血，反要惹來麻煩！」說着阿瓶已紮好紗布又離開了。洗劍明摒除雜念，躺在床上練內功，過了一陣便進入忘我境界。

自此之後，他每天練三次內功，恢復速度果然大大加快，再過兩天，便不用夾柳枝了，少了不少痛楚，只是阿瓶還不讓他下床。至第十天，洗劍明一覺醒來，覺得氣力恢復了不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自行下床走出去。

* * *

土屋外有個小花園，陽光滿地，花草樹木更加葱翠。洗劍明輕輕吸了一口氣，一陣青草氣味沁入肺腑，好不舒服，連日來的翳悶也消失殆盡。

洗劍明躺了十天，驟見小村風景，頗為興奮，恨不得歡呼一番。信步在園中漫步，忽聞一陣小雞的叫聲，他循聲走過去，見阿瓶蹲在牆角餵雞，「乖乖快吃，姑姑沒工夫跟你們磨菇！」

洗劍明見她竟與小雞談話，甚為驚訝，想不到她平日冷冰冰的，不苟言笑，其實仍未脫孩子氣。阿瓶似有所覺，轉過身來，粉臉一紅，卻斥道：「快回去！誰叫你下床？」

洗劍明訥訥地道：「姑娘，在下今日覺得精神很好，氣力也恢復了不少，所以出來走動一下……不知道姑娘在此……咳咳……」

阿瓶見他一副窘態，臉色稍霽，道：「只許你散步，不許你上肢活動。」

「這個在下曉得！在下去找老丈，不打擾了！」洗劍明到舊屋那邊，取出幾錠銀子來，遞與曹老頭。「老丈請收下，這是晚輩的伙食費。」

曹老頭道：「你一個人吃得了多少？怎用得了這許多？」

「晚輩也許尚要在府上養傷一段日子，老丈不收下，晚輩便告辭了！」

曹老頭見推辭不了，謝了一番收下了，兩人閑談了一陣，洗劍明方知此處是屬於袞州地界，靠近二十里舖。洗劍明本想問他有關阿瓶學藝的事，回心一想，又恐阿瓶知道後不高興，便打消了主意。

曹老頭的老伴二婆捧上麵條來，讓他倆一齊吃，自己則與阿瓶到新房子裏用膳，曹老頭邊吃邊問：「洗小哥，你為何會跌落河中？」

「小可乘船，不料對面有船來，兩船相撞，結果被彈出窗外，跌落在河中！」

正說着話，有個村人背着個小童上門求醫，曹老頭連忙帶他們到那邊去。洗劍明吃了早點，信步到山坡那裏散步。走了半個時辰，已覺疲累，只好回去休息。阿瓶治理了那個村童的傷勢，又替洗劍明換藥。不知為何兩人都不說一句話，氣氛有點沉悶。

阿瓶紮好紗布，道：「你那條鍊子槍，我替你收起來，等下拿給你！」

「多謝姑娘費心。」洗劍明問道：「姑娘，憑你之經驗看，在下尚須多久方可復原？」

「所謂復原，不知是指那一種程度？」阿瓶道：「若是拿點輕的東西，估計再過半個月便行，若要再動刀動槍，則最低限度須一個半月。」

「還要這麼久？」

「你有事要辦？」阿瓶道：「那麼你半個月之後也可以離開了，姑娘開個藥方給你，你依時服食，若事事小心，料無大碍！」

洗劍明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此次在家師面前誇下海口，要替敝師兄報仇，誰知什麼也未查到便弄至如此田地，實感慚愧！在下恨不得找到殺死家師兄的凶手，可是線索已斷，要急也急不來！」

阿瓶對武林中的糾紛全沒興趣，淡淡地道：「只要義父不趕你，隨便你幾時離開！嗯，你那條鍊子槍還是放在姑娘那裡比較妥當，半個月之後再給你！」言畢翩翩而去，洗劍明望着她的背影，若有所失。

* * *

眨眼間半個月已過去了，洗劍明已不用再敷藥，阿瓶只給他喝些生肌增骨的藥湯。而洗劍明閑着無事，便帮阿瓶煉藥。阿瓶隔幾天便去採山草藥，回來時便叫洗劍明拿去洗，洗劍明無形中亦認識了不少草藥的形狀和性質。

這天阿瓶又採了一籮草藥回來，見洗劍明在餵小鷄，忽然忍不住哈哈笑起來。洗劍明愕然長身道：「在下又非頭一遭餵小雞，姑娘為何覺得好笑？」

誰知阿瓶笑聲不止，目光卻落在洗劍明身上，洗劍明低頭一看，自己也覺得好笑，傻乎乎地跟她笑起來。原來因為天氣漸冷，而洗劍明隨身行李又放在馬車上，舊衣穿到發臭發霉，只好穿曹老頭的厚布衣，又因曹老頭身材矮小，穿在洗劍明身上，甚為異相。

阿瓶笑了一陣，放下草藥，洗劍明連忙拿去河邊濯洗，回來時只見阿瓶在墻後候着，將鍊子槍向他拋去，道：「接住！」

洗劍明已有一個月未接觸過自己的兵刃，一把抓住，心底便升起一股難言的興奮。阿瓶又道：「放下草藥，活動一下，看看左臂舉動會否受影响？不過不能太用力！」

「是！」洗劍明早想試試，聞言放下竹籃，舞起鍊子槍來，只見白光閃閃，矯若



游龍，靈捷如蛇，起初洗劍明還不敢太用力，到後來已無顧忌，間中左手也會出拳，配合鍊子槍的攻勢。

阿瓶在旁觀看，臉上神色甚為複雜，既不批評，也不喝采。當洗劍明一套槍法使畢，見她抬頭望天，若有所思，不由訝然問道：「姑娘，可是在下武藝不值得一顧？」

阿瓶轉身道：「你氣力不足，這兩天多抽點時間練習吧！」言畢提起竹籃進內去了。只留下摸不着頭腦的洗劍明。

就在此時，曹老頭來通知他吃飯，洗劍明收拾心情，吃了飯回廳練了一陣內功，又再練習拳脚，雖說左臂揮動間已無大碍，但他仍不敢發力。估計此際功力，只及受傷之前的七八成而已。洗劍明留在這裡，待恢復到十足才離開。

短暫的江湖生涯，使他深切了解到，武藝高低對一個人之重要性，要替師兄報仇，就更加非練好本領不可。自此之後，他日夕練武。

這天吃了早飯，他又在墻外練習鍊子槍，剛使了最後一式，便聞阿瓶道：「好極了，你體力已恢復了八分了！今天陪姑娘走一趟吧！」

洗劍明問道：「去那裡？」

「去袞州，我要買幾味貴重的藥材回來入藥煉製，你也該買幾件衣服！」

「好極，姑娘說得有理，在下去取錢。」

阿瓶忽道：「把兵刃帶上，以防萬一！」洗劍明覺得有點奇怪，却也沒多問，取了錢藏上鍊子槍便出去。只見阿瓶提着一個包袱，道：「隨我來！」

洗劍明隨她到河邊，跳上曹老頭的小舟，問道：「咱們乘舟去？」

「你懂得撐船麼？」

洗劍明紅着臉搖頭，道：「姑娘若肯教在下的，在下願意練習！」

阿瓶抓起竹篙，往河內一插，那小舟便平穩地射出去，她邊撐邊將竅門和應該注意的事項告訴洗劍明，然後讓洗劍明練習。一回，小舟來至深闊之處，便改用槳划，阿瓶又教他操槳，不過恐他左臂未全恢復，不肯讓他操勞過久。

由小村到袞州，水路須走百多里，比陸路遠多了，不過乘船也有個好處，便是遇到仇家的機會，大大減少。

臨午到濟寧，阿瓶不肯停船，繼續前進，這一段水勢較急，由她操槳，去勢甚快，然未幾要逆水北上，便較吃力了。

阿瓶的布包內都是乾糧，兩人在船上歇息吃乾糧時，洗劍明忍不住問道：「姑娘似乎練過武？」

「你根本早已看出來了，何必多問？」

「是……姑娘的……醫術是跟誰學的，如此神乎其技，武林並不多見！」

阿瓶口風甚緊，只淡淡地道：「武林中，藏龍臥虎之士極多，你認識多少個？」

洗劍明碰了個軟釘子，只好換個話題：「姑娘父母都不在世？」阿瓶搖搖頭，洗劍明嘆息道：「在下也是個孤兒，自小被家師撫養成人，家師共有四個徒弟，在下排行第三，咱們四師兄弟，自小便一齊生活，情逾手足！」

阿瓶目光一亮，問道：「你是個孤兒？」

洗劍明點點頭，道：「姑娘比在下還好，起碼還有義父義娘，姑娘自小便跟曹老大？」

阿瓶似乎察覺到不宜多言，道：「時候不早啦，開船吧！」說着走去解船纜。

洗劍明操槳，小舟繼續北行。

「姑娘，今天咱們能趕得到袞州麼？」

「來不及了，大概須下半夜方能到，明早再上岸吧！姑娘有句話要先聲明，你若有仇家在袞州，不管你要作何處理，却不可將人引上舟來！姑娘雖學過武，只志在强身健體，不是武林中人！」

洗劍明忙道：「這個在下曉得！姑娘放心，在下尚未踏進袞州半步，不會有仇家！」

「過幾天，你身子好了之後，便可以離開了，却不許你將姑娘的事洩漏半句話！」阿瓶臉罩寒霜地道：「你須先發個誓來！」

洗劍明一怔，深覺阿瓶充滿了神秘，而且身上似乎隱藏了不少秘密，當下道：「以姑娘蘭心慧質，加上有着手回春之能，正該多為傷病者解除痛苦，為何不許……」

阿瓶厲聲道：「不准多問，你不咒誓的，如今便跳下河去！」

河水滔滔，小舟在河中航行，她又明知洗劍明是旱鴨子，這豈非強人所難？洗劍明覺得自尊心大損，臉色亦是一變，沉聲道：「姑娘，在下雖然受你大恩，却不願受你指使，假如你認為非要在下跳下河去的，為了還你義父一條命，姑娘賜的一條胳臂，在下當可跳下去！」

阿瓶臉色微微一變，語氣稍軟，道：「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都有其秘密，有時一句話，也會造成人家極大的災難！世事難測，好人做壞事，好意變成歹意的事，屢有發生，我不想為義父帶來一點丁驚嚇！」

洗劍明臉色稍霽，問道：「姑娘有仇人？在下得你大恩，願協助你報仇！」

阿瓶嘴角一撇，道：「你自己的仇都還未報，還敢攬事上身？多謝你的好意，咒你可以不發，隨你主意，你喜歡到處替我吹噓，也只好由你，免得人家說我迫死人！」

她這幾句話說得委屈，洗劍明反而不忍心，忙道：「在下答應你，不對任何人提及姑娘！」

「你出身名門正派，姑娘相信你！」

「你知道在下的師門？」

阿瓶轉頭望着河水，低聲道：「看一個人的行為已知道其出身，雖不中亦不遠。」

洗劍明道：「姑娘懸壺濟世，不取村民分毫，尚風亮節，世所罕見，令師料亦是俠義中翹楚！」

阿瓶哈哈一笑，反問：「何謂正？何謂邪？」

洗劍明剛一怔，正要考慮措詞，阿瓶又道：「你如今的責任是用力操槳，否則明天還到不了袞州！」

洗劍明覺得此姝脾氣甚難捉摸，心頭十分納悶，又不欲得罪她，只好專心操槳

，天色黑了之後，阿瓶來接替他，兩人一直不說一句話。到了下半夜，果然到達袞州城，阿瓶將船繫在岸邊木柱上，道：

「歇息一下吧，天亮之後才上岸！」

小舟甚小，又是孤男寡女，兩人均盤膝運功調息，可是洗劍明却難於進入忘我境界。他心中有個疑問：爲何阿瓶要自己陪她進城？而又態度忽冷忽熱？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認定她是要借在路上相處的機會，告誡自己不可洩漏她的秘密。

阿瓶身上到底藏了什麼秘密？爲何肯人知道？她一身武功，爲何骨蟄居鄉曲？

這些謎團難以解開，却引起他更大的好奇心，他不斷地胡思亂想，耳畔忽聞阿瓶道：「你在想些什麼？小心走火入魔！」

洗劍明吃了一驚，更加佩服她的聰明，當下只好極力收拾心思，專心運功，眞氣在體內只走了三個大周天，天色已亮了。

阿瓶休息過後，心情似乎甚好，微笑道：「吃了幾頓乾糧，咱們先上館子，不過你可得先買一套衣服換換！」

洗劍明連聲應是。

兩人上了岸，洗劍明先找了家成衣店，買了一套緊身衣褲，再買了一套文士服，就在店內更換，他穿了文士服，看來更加儒雅瀟洒，與阿瓶走在一起，如同璧人。

阿瓶心情似乎頗爲愉快，見一座大酒樓，道：「咱們先進去好好吃一頓，然後再去買藥！」

洗劍明見那酒樓十分豪華，窘道：「在下身上的銀票在上次落河時，已被河水泡爛了，如今身上只剩下一點碎銀……」

阿瓶嫣然一笑，道：「就不許姑娘請你吃一頓？」他見洗劍明面露尷尬之色，不悅地道：「你們名門正派的人都是如此迂腐，分明看不起女人！」

洗劍明紅着臉道：「如此在下只好厚顏了！」

阿瓶冷哼一聲：「女人請你吃飯，便很委屈你麼？當日你袒露上身又肯讓我治傷？簡直莫明其妙！」說着首先拾級而上，洗劍明只好跟在她背後上去。

此刻天色尙早，樓上空座不少，阿瓶挑了一個角落坐下，道：「你喜歡吃什麼儘管叫！」

店小二過來招呼，洗劍明只喚了兩個小菜，誰知阿瓶一口氣又加了五六個，洗劍明忙道：「咱們兩個人怎吃得下這許多菜？」

「每一樣都試試，誰叫你吃光？」

小二笑道：「這位小娘子說得是，小店的菜是全州最出名的了，不試試你還不知道什麼才叫做好菜呢！」

阿瓶道：「那你就替我多加幾個你們認爲最好的小菜吧！吃了滿意，少不了你的賞錢！」

小二見來了大客，連忙阿諛地道：「客官，你娶了這樣一位知情識趣的娘子，眞是三生有幸！」

洗劍明知他誤會大窘，忙道：「不是，咱們只……」

阿瓶含笑道：「什麼不是，別囉嗦了！小二哥，咱們只要好的，快去預備！」小二去後，她又翻了他一眼，充滿頑皮神態。

洗劍明不敢望她，移眼至梯口，忽覺膝上被人撞了一下，低頭一望，却是一錠黃金，約莫有五兩重，他抬頭一望，見阿瓶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更加語不成句：「姑娘你……我……這個……」

「你拿去，等下會帳，難道又要讓他讚你三生有幸？」

洗劍明臉色更紅，伸手接過，心頭却生了異樣之感，偷眼一望，阿瓶也正望着自己，秋波隱含情意，他心頭一蕩，脫口道：「多謝姑娘……這就當我向你借的吧！」

「迂腐！」阿瓶白了他一眼。「不管如何這一頓都由姑娘請！」

洗劍明剛收好銀子，轉頭望向梯口，目光一及，心頭登時懸起，暗道怎地這般巧，在此遇到此魔頭，原來「禿頂鷹王」諶卓漢由梯口走上來！

＊　＊　＊

諶卓漢一至，立即游目往食客臉上掃去，洗劍明恐被認出來，連忙垂下頭去。阿瓶以爲他仍在發窘，低聲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怎會像個大姑娘？」

洗劍明忙低聲道：「姑娘，那個禿頂的男人，是武林中的魔頭，在下與他有點過節，稍候若讓他認出在下，請姑娘先回船去，在下若能逃出魔掌，當會上船找你！」

阿瓶悄悄向旁望去，只見諶卓漢坐在他倆附近的一張座頭，正在呼小二過去。

阿瓶低聲問道：「他很厲害麼？既然如此，你不可與他硬碰，找機會先溜吧！」

洗劍明搖搖頭，剛想說話，小二已捧了酒菜上來，道：「客官請嘗小店的名菜，吃過之後，便知小二沒有吹噓了！」

阿瓶道：「得啦，不用胡吹啦，咱夫婦吃過才下結論！相公請！」

洗劍明微微一怔，見阿瓶向自己打眼色，知她是爲自己掩飾身份，心頭稍鬆，舉杯道：「娘子，爲夫敬你一杯，希望咱們早日找回愛子！」

阿瓶立即換上一副戚容，道：「希望銀花那丫頭只是貪玩帶他回她家！」

洗劍明道：「咱們吃了便去吧！」

諶卓漢點了菜，向這邊瞥了一眼，並沒放在心上。洗劍明不知他爲何來此，又恐他突然認出自己，故此小心戒備，頗有吃不知其味之感。

阿瓶十分鎮定，頻頻勸杯佈菜。那小二又將酒菜捧上來，直走了四趟，才將菜全端出來，擺滿了一桌。

洗劍明道：「娘子吃飽了沒有？咱們早點去找愛子吧，待找到他之後，再來慶祝。」

阿瓶道：「也罷，會賬吧！」

洗劍明立即端出那錠黃金來，叫道：「小二，會賬！」

小二忙走過來，「客官，還有這許多菜未動過箸……」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冷峻的聲音：「因爲他趕着走！」小二尙未回過頭去，已被人推開，却原來是諶卓漢！他人一至，便伸手向桌上的黃金抓去！

洗劍明早已有所防備，手一伸，先諶



卓漢一步，將那錠黃金抓在手中。諶卓漢哈哈一笑，道：「果然是洗劍明！嘿嘿，丟了兒子，還會大吃大喝，小子你太嫩了！」

洗劍明一躍退後，道：「姑娘快跑！」

諶卓漢好整以暇，冷冷地道：「你女人老夫不會難爲他，只是你這小子胆敢與老夫作對，使任督眞經不知下落，今日非殺你不可！」

洗劍明趁他說話時已將鍊子槍抽了出來，同時將那錠黃金及衣褲拋給阿瓶，急道：「姑娘，你非武林中人，快快離開！」

阿瓶只退開兩步，並無逃跑之意，附近的食客，見狀都讓開了，掌櫃連忙走上前哀求：「兩位客官，若要打架請到外面吧，小店本小利薄虧賠不起！」

諶卓漢喝道：「讓開！」他一脚把桌子踢飛，可是洗劍明吃過一次虧，長一智，乘機斜飛，也踢飛一張板櫈，向諶卓漢飛去，身子却乘勢後退，左掌在窗台一按，翻身躍下去！

諶卓漢大喝一聲：「老夫若讓你逃出手指，今後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一句話未說畢，他人亦飛出窗外！

洗劍明雙脚剛落地，但見諶卓漢已飛了下來，他覷得眞切，鍊子槍脫手抖起，槍尖直指其小腹。

諶卓漢五指如鈎，向鍊子抓去，洗劍明武功不能小覷，手腕微一抖，槍尖拐彎，改刺其腕脈。諶卓漢吃了一驚，左袖過處，忙將鍊子掃開，但手背上仍被槍尖刺過，鮮血沁了出來。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其實快如閃電，至此時，諶卓漢雙脚方着地。

說時遲，那時快，洗劍明趁他站脚未穩，左掌乘勢擊出！「小子敢爾！」諶卓漢右掌斜伸，反其手掌迎上去，不料洗劍明掌至中途，突然轉向，化掌爲拳，斜擊其右脅空門。

這一招神妙無比，同時使來恰到好處，諶卓漢心頭一凜，忖道：「瞧不出小子竟有此功力，今日不乘機除掉，他日必成心腹之患！」當下左掌一沉，急切其手腕。這一着使來不可謂不快，可是洗劍明的練子槍却在此時迴飛，急纏其脖子！

這一着才是洗劍明的絕技，以前已有不少英雄好漢，敗在他這一招之下；不過諶卓漢乃有數之高手，只爲輕敵才陷於險境，豈是省油燈？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諶卓漢雙脚一頓，身子登時如離弦之矢倒飛，其快令人目眩！

可是他想不到他倒射越快越遠，越合洗劍明心意，只見他亦同時倒飛，射進一條小巷，兩人一拉開，雙方距離四五丈！

洗劍明一進小巷，便亡命而逃，而諶卓漢則在後苦追。這一區小巷縱橫交錯，有如蜘蛛網般，洗劍明左穿右插，只因場地狹窄又短，諶卓漢武功雖遠在洗劍明之上，但無從發揮，居然未能將距離縮近。

追了一陣，諶卓漢仍無進展，索性躍上屋頂，在上面追趕，他用心甚佳，可是却料不到當他躍上屋頂時，有一個短暫的時間，會看不到目標！當然短暫時間對他來說應不會追失，不過世事往往有例外！

洗劍明奔跑之間，前面一扇後門突然打開，有人向他招手，這刹那間洗劍明根本無暇多思，立即閃了進去，木門隨即關上，這時候洗劍明才看出那人就是阿瓶，他喘着氣問道：「你怎會在此？」

阿瓶微微一笑，拉着他的手走進去。只見那棟宅子頗大，裡面有很多人，好像十分忙碌，遠處並有絲竹之聲傳來。

阿瓶對此宅似乎十分熟悉，帶着洗劍明到一間臥室去，裡面有幾位女人正在談笑，正中坐着一個中年婦人，一身吉服，滿臉喜容，一見到阿瓶微微一怔，忽然大叫一聲：「哎呀，老身居然忘記派帖給阿瓶姑娘，你來得正好，花轎就快到了！」

阿瓶道：「我是來避難的，不是來喝喜酒的！我這位表哥無意中惹了一位惡人，咱們走投無路，所以進來避一避。」

那中年婦人吃驚地道：「如今那惡人在哪裡？」

「在外面，他未必會進來的！」

話音剛落，外面有個男人道：「但可也得準備一下才好。」

洗劍明與阿瓶聞聲轉頭，只見進來兩個男人，一老一少，阿瓶對老的道：「薛老闆，今日是令郎的大喜日子。却來打擾，阿瓶心頭難安。」原來那人是此間主人薛晨，也是袞州名伶、二武生）兩父子先後腿部都受傷，爲阿瓶治好，故此對她感恩，今日薛老闆愛子薛禮大喜，本應派帖與阿瓶，只因知道阿瓶不喜酧酢，故此作罷。

當下薛晨道：「阿瓶姑娘你這樣說，咱父子可其沒意思了！咱們是江湖兒女，講的是個義字，你肯到寒舍避難，便是瞧得起咱父子！」

阿瓶抱拳道：「那就請老闆担待一二了！」

當下薛晨看了他倆幾眼，道：「你們表兄妹倒是相襯！嗯，待薛某先替令表哥化粧一下，萬一那廝進來，也不虞被發現！」

當下立即忙碌起來，薛老闆先替他黐了鬍子，又弄了個假痣在嘴角，容貌登時大改，正想替他換衣，誰知外面有人進來稟報：「老爺，有個禿頂的男人在外面廳裡搗亂，要您跟少爺出去。」

薛晨想了一下，叫兒子脫下新郎倌的衣褲，給洗劍明穿上，洗劍明大窘，道：「萬一等下花轎到，豈不害了令郎和令媳？」

薛晨道：「不會這般巧吧？先打發了他去再說！」當下拉了洗劍明出廳，果見諶卓漢在那裡，坐在太師椅上，架起二郎腿。原來他追出巷口不見人影，便由來路找了過來。

洗劍明有點心慌，倒是薛晨十分鎭靜，上前道：「不知閣下來此何事？薛某因家有喜事，未克遠迎，恕罪恕罪！」

諶卓漢霍地站了起來，道：「老夫不是無名之輩，不願讓人說老夫亂闖內宅，如今先告訴你一聲，老夫要進內堂搜索，請你留在這裡，派個人帶路！」

薛晨道：「裡面都是些女眷，未知閣下要找的是甚麼人？」

「別管！」諶卓漢往內走去，薛晨連忙向管家打眼色，着他引路。待諶卓漢進內，他才低聲道：「今日之事，請諸位瞧薛

某眼色行事，這位恩人，暫時委屈你當我兒子！」衆賓客都十分驚訝，但想起諶卓漢剛才一掌便將一張雲石几擊碎，便知情況嚴重，都點點頭。

薛晨與洗劍明都盼諶卓漢速速離開，以免花轎到達時，再生事端，也壞了一段良緣！偏偏諶卓漢進內足足有兩頓飯工夫，仍未出來。

薛晨眼看吉時已至，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更糟的是外面已傳來禮樂聲，有人來報：「花轎已至，請新郎迎接！」

洗劍明心如火煎，低聲問道：「薛老闆，這該怎辦？」薛晨這時候也沒了主意。

誰知諶卓漢却在此時出來了，薛晨忙道：「閣下找到了要找的人沒有？」

諶卓漢望着洗劍明，道：「這是你兒子？」

薛晨道：「正是小兒薛禮。」

「既然是你兒子，爲何花轎到了，還不迎接？莫非要老夫代勞？」

薛晨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道：「禮兒，還不快去迎花轎？」說着輕輕推推他，說話間花轎又進了門，洗劍明如「行屍走肉」般，任人擺佈，走下石階。

媒人上前道：「薛公子，今日是你的大喜日子，先恭喜你了！」

薛晨塞了一個紅包在洗劍明手中，洗劍明交給媒人，媒人走到轎前，道：「小姐，新郎來接妳了，自今之後，你便是新郎的人了！」她又回頭大聲道：「請新郎倌掀轎帘！」

薛晨低聲道：「快照她的話做，以後再補救！」洗劍明只好上前掀開轎帘，女家的隨嫁丫環立即扶着新娘子走下來，媒人取出彩帶，着一對新人各持一端，又說了一大串吉利的話，然後進廳，先拜天地，再拜父母，最後才互拜。

洗劍明只覺自己好像一個嬰兒般，一切任人擺佈，心中說不出的窩囊，也恨自己學藝不精，方落得如此地步。

新郎新娘拜了之後，媒人道：「請新郎新娘進新房！」洗劍明又拉着彩帶進內堂。這時候，諶卓漢才哈哈大笑，縱身躍上屋頂而去！

薛晨與夫人噓了一口氣，接着又爲兒子的婚姻担心起來，更恐女家事後追究，兩人顧不得招呼賓客，連忙進內。

* * *

洗劍明拉着新娘進新房，在走廊上隔遠見到表情複雜之至的薛禮，又窘又愧又不好意思，連忙向他招手，誰知薛禮反而跑開了。背後媒人又在催促，洗劍明只好將門推開。

洗劍明懷着上刑的心情走進新房，引新娘子坐下。那媒人道：「新郎倌，恭喜你了，今日是你的大喜日子，爲何臉上沒一點喜容？」

洗劍明突喪着臉道：「你那知道……我……總之這段婚姻可當不了眞的，請你遮瞞一二！」

媒人怪笑道：「已拜了天地，依足禮儀，還當不了眞，這個我喜姑可眞未聽過！」

「這內情十分複雜，一時也說不清，你最好去請薛公子來，薛公子才是新郎！」

誰知新娘却道：「你不是薛公子麼？」

洗劍明羞慚地道：「我不是薛公子，請小姐原諒，我因躲避仇人，故此不得不……與小姐行婚禮！」

新娘怒道：「如此你將我當作甚麼？爲了你自己的生命，便破壞我的清譽，你若不要我，我就立即自殺！」

「小姐千萬不可，千錯萬錯都在我身上！媒人，還不快請薛公子來！」

「誰要薛公子？誰跟本小姐交拜天地，本小姐便嫁給他！」

洗劍明大叫一聲：「哎呀，今日我眞叫薛老闆害苦了！」

「他救你一命，贈你一媳婦，你不思報答，還罵他，良心何在，我打你這嘴上說得好聽，滿口仁義道德，其實是無情無義的男兒！」新娘說罷，自床上撲起，行動十分快捷，竟是高手的風範！

「小姐請聽在下一言！」洗劍明邊閃邊說，左手順勢一攔，誰知却將新娘臉上的遮頭紅巾扯了下來，刹那間大叫一聲，登時呆住了！

原來新娘子竟是阿瓶！洗劍明訥訥地道：「怎會是姑娘？」

阿瓶道：「如非我先一步攔住花轎，對新娘和媒人說出原委，使了這移花接木之計，那新娘事後清譽受損，一段良緣，反變成悲劇，該由誰負責！」

話音剛落，只見房門被推開，薛家一家三人走了進來，薛晨道：「這還用說麼，當然要你表哥負責！」他伸手在洗劍明肩上一拍，道：「小伙子，這叫做錯有錯着，今日便與小兒一齊舉行婚宴吧，也多幾分熱鬧！」看來他們三個人都以爲他倆是情人哩！

洗劍明有苦自知，忽然大叫一聲：「不行！我不是她表哥，也不是……我，我不能……不能成親！」

薛晨一怔，看了阿瓶一眼，問道：「你不能成親，難道你……身子有病，不能那個……」

洗劍明知他誤會，忙道：「不是……在下尚有師父，婚姻大事，豈同兒戲，必須先稟明師尊！」話未說畢，阿瓶翻起一掌在他臉上狠狠抽了一記。

「你剛才拜天地時，爲何不先去稟明師尊？名門正派都是些狗屁的東西！」阿瓶指着洗劍明道：「你說，我有那一點配你不起？」

洗劍明忙道：「在下絕無此意，何況姑娘蕙質蘭心，於在下又有恩，對於姑娘在下只有自慚之份兒！只是在下由家師撫養成人，必須先稟明師尊，於理方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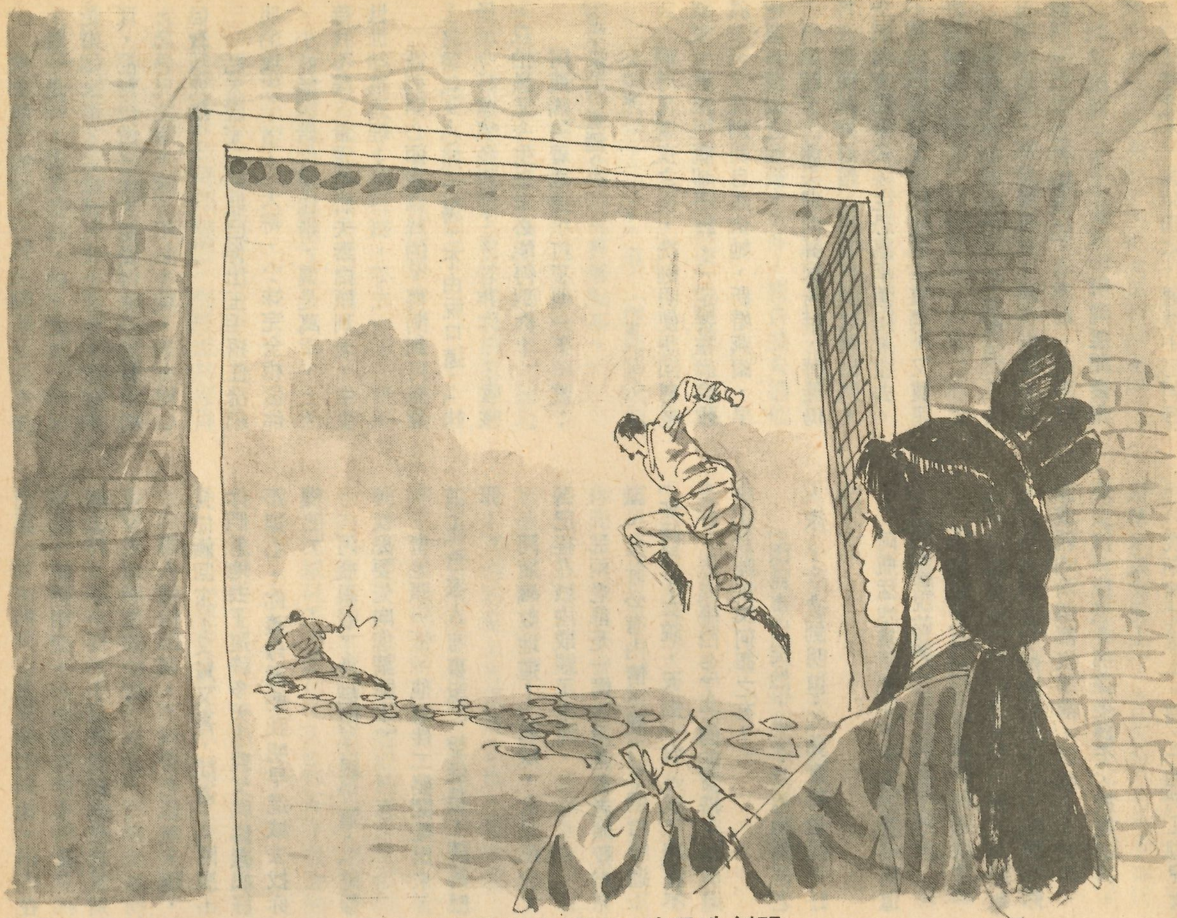
「假如令師不答應，你便不顧姑娘之清白麼？」阿瓶氣猶未息：「這便是你們名門正派的理？」

洗劍明忙道：「這個在下自然要負責！」

薛晨道：「這不就解決不了？不管令師答不答應，你都會負責，你還猶疑甚麼？來來，咱們一齊出去！」他一手拖着一個人，步大廳先行觀禮，阿瓶一出大廳，一張臉便漲紅，跟適才盛氣凌人的態度，截然不同。

只見她羞[illegible]地瞟了洗劍明一眼。





諶卓漢飛身跳下，追殺洗劍明。

* * *

薛禮婚禮舉行之後，薛晨扯下洗劍明臉上的化粧，當衆宣佈詳情，自然有好事之賓客起哄，叫他倆再拜一次堂，洗劍明在此情況之下，只好再與阿瓶拜一次堂。

薛晨早着人再佈置一間新房，將阿瓶送了進去，接着洗劍明便隨着薛晨父子在賓客中，一切全不由自主，想想下山半年的遭遇，洗劍明大爲窩囊，命運弄人，一切都由上天安排，他只是命運棋子，無端端惹來一身痲煩，還受了重傷，可是却又因此得到一個如花似玉的美眷，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事前毫無預兆，細想一下，也分不出是幸福，還是悲哀。

對阿瓶的外表，以及其本領，眞無可挑剔之處，至於她的爲人，雖然性格難以捉摸，但以她免費爲村人治病的事看來，即使非出自名門正派，料無大問題，只是事先毫無心理準備，對他反而生了畏懼之心。

婚宴好不容易才散席，媒人將洗劍明送進新房，一切繁文褥禮，自有薛晨打點。新房內一對新人默默無言，相對而坐。

阿瓶幽幽地道：「你又後悔了？」

「不是……在下只是覺得突然而已。」

阿瓶輕哼一聲：「既然不後悔，又自稱在下？還不替我拿開遮臉的紅布？」

「是是。」洗劍明輕輕揭開她臉上的紅巾，燈光下但見阿瓶更加嬌艷動人，他訥訥地道：「說來好笑，咱們如今已是夫妻了，我連妳的姓名也不曉得！」

阿瓶道：「我是孤兒，連自己都不知道姓甚麼，怎告訴你！」

「那妳師父是誰？」

「她是個女人，住在太行山上的一個石窟內，我一向只叫她師父，也不知她叫甚麼名字。」

洗劍明訝然道：「豈有這等事？」

「你不相信爲妻麼？我師父脾氣十分古怪，喜怒無常，她不說，我也不敢問，後來師父死了，我便下山到處去，然後拜曹老頭爲義父，跟他夫妻倆相依爲命！」

洗劍明心中暗道：「難怪她脾氣難以捉摸，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了！」當下喃喃道：「愚夫自然相信你。」

阿瓶嫣然一笑，道：「咱們也不必爲妻愚夫的啦，我叫你大哥，你叫我妹子吧！」

「是是，這敢情好，原來妹子不是由曹老丈撫養成人的！」

阿瓶問道：「你師父是誰，師兄又叫甚麼名？」

「家師人稱百曉生，正如妹子一樣，咱們師兄弟亦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眞姓名。」洗劍明道：「愚兄排行第三，大師兄叫海東藍，已被人殺死；二師兄叫周信道；四師弟尚未下山，叫雷琴聲。」

「大師兄被誰殺死的？」

「還未查到，愚兄只查到卜峯和施向遠這兩人與大師兄被殺有點關係，只是後來被那諶卓漢一攪，便失去他倆的踪跡了。」

阿瓶道：「今日是咱們的大喜日子，不要說這些掃興的話了。大哥，小妹再問你一次，你與我成親，決不後悔？」

洗劍明正容道：「我洗劍明是大丈夫，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絕不更改，何況是婚姻大事？且愚兄欠妹子良多，在情在理，都無後悔之理！能娶得妹子爲賢內助，乃愚兄之幸，妹子不必多疑，若有變心但教我死無……」

話未說完，阿瓶已伸出玉手捂住洗劍明的嘴巴，道：「大哥，小妹完全相信你，小妹能嫁給你這佳婿，眞是萬幸，上天待我不薄，希望咱們夫妻白頭到老，生生世世結爲連理！」

洗劍明心頭甜絲絲的，再聞到阿瓶身上之香氣，心頭一蕩，不由脫口道：「妹子，今日還須多謝妳……若非你……咳咳，只怕愚兄今生也未必能得到你！」

阿瓶嬌笑着地伸手打了他一下，道：「還不喝合巹酒？」

* * *

洞房花燭夜之後，洗劍明便想回曹老頭家，誰知阿瓶却不許，一定要在薛家住滿三天，洗劍明自然依她，新婚燕爾，早把諶卓漢抛之腦後。

第四天，倆夫婦向薛家告辭，薛晨仍替洗劍明黐好假鬚，再親自送他倆出門，洗劍明有點緊張，生恐諶卓漢尙未遠去，不時向四圍探望，阿瓶先去買藥，又買了好些禮物。

阿瓶見洗劍明緊張，忙低聲道：「大哥不用担心，那惡魔再來，咱夫婦聯手與他鬥，也未必會輸與他！」幸好一路平安，到達碼頭，下了船立即解纜離開袞州城。

來時逆水，去時順水，速度不可同日而語，看情形入夜之後便可到達。兩人在船上，眼神相交，心中都充滿柔情蜜意，與去時大不一樣，小舟果然在入夜之後到達曹老頭居住的小村。

兩人悄悄回家，不料曹老頭尙未睡，見他倆回來，又驚又喜，問道：「阿瓶，你們怎地去了這許多天！義父與你義娘好不担心，你義母還要我明早進城去找你哩！」

阿瓶斜看了洗劍明一眼，道：「乾爹，女兒要先向您請罪！」

曹老頭一怔，他老伴二婆聞聲出來，道：「自家人有事說一聲就是，請甚麼罪！」

阿瓶嬌聲地道：「乾娘，女兒跟洗大哥已經在城內成親了！」

那兩老都是一愣，還是曹老頭較有見識，估計必有內情，便打了個哈哈道：「你倆男才女貌，天生一對，成了親豈不是好，老漢平白多了一個乾女婿，高興還來不及哩，又何罪之有？」

「因爲事出突然，來不及通知兩位老人家……」洗劍明道：「其實都是我不好的！」

阿瓶猛地推了他一下，「噗嗤」一笑道：「你這樣說乾爹乾娘可要生誤會！」

洗劍明忙將被迫成親的經過說了一遍。二婆道：「惡人有惡報，好人有好報，這反倒便宜了你傻小子了！」「哎呀，你倆成親咱兩個都沒準備，這個……老伴，快去找一找老身那條金鍊子，放在那裏，快拿來給女兒！」

洗劍明忙阻止，道：「咱們江湖兒女不愛來這一套，老人家不必了！」

二婆道：「這怎行？咱們還要宴請村人哩，要不人家還以爲瓶兒給你欺侮了！」

洗劍明因身上銀子花光了，十分窘急，連連向阿瓶打眼色，誰知阿瓶反而道：「乾娘說得有理，不過一切從簡，不可擾及太多人！」

曹老頭道：「好好，你倆歇息去吧，咱們有話明天再說！」

洗劍明隨阿瓶到新房那邊，自然隨她進臥房，埋怨道：「妹子，你明知愚兄阮囊羞澀，這一鋪張，豈不……」

阿瓶瞪了他一眼，道：「你又來了，我的錢還不是你的錢？」她自床底拉出一口槓子來，打開來自內取出一隻小盒，裏面放了許多頭面金器，她挑了幾件給他，道：「宴請村民那天你替我戴上，假如你不好意思的，以後再自己買來送我！」

言畢又取出一封銀子來，塞在洗劍明手中：「傻哥哥，你現在還担心甚麼？」

洗劍明忍不住將她抱在懷中，道：「妹子，你待我眞好！」

阿瓶將臉貼在洗劍明的胸膛上，道：「大哥，我勸你別担心，自己心中却担心得很。」

「你担心甚麼？」

「我担心有一天會失去你！」

洗劍明失笑道：「這有甚麼好担心的？咱們已是夫婦，今後永遠在一起，生死與共，誰也不會失去誰！」

「但你師父……他會不會反對？萬一他反對，你會不會休了小妹？」

「當然不會！師父最疼愚兄的了，何況你又沒有甚麼地方讓人挑剔，又怎會反對？」

「假如小妹有地方讓人挑剔呢？比如說我師父以前可能是個魔頭。」

「那是妳師父的事，與妳何關？家師十分明理，絕不會將她的賬算在你頭上！」

「又比如說，我被師父所迫，也殺過好人呢？」

這一次洗劍明沉吟了一陣方道：「既是被迫，情有可原，料師父不會怪你，他若因此而反對你我之婚事，愚兄必站在你一邊，總之不管如何，愚兄都不會抛棄妳！」

「大哥，小妹總算沒看錯人，你雖然有點迂腐，却是個眞眞正正的好人！」阿瓶嬌羞地道：「小妹……要替你生幾個胖小子！」

洗劍明輕聲一笑，一把將她抱了起來，道：「那咱們都還得努力！」

* * *

洗劍明不想鋪張，可是「活菩薩」出嫁的消息一傳出去，村人紛紛來賀，結果熱鬧了好幾天，方可喘一口氣。如此又過了一個月，洗劍明左肩左臂已完全康復，這些日子，他每日都在練武，連帶阿瓶也陪他練習，兩人還互相探索合擊之道。

阿瓶的輕功極好，她的劍法凌厲狠毒，似專爲殺人而創，洗劍明看後心中暗暗吃驚，恐她師父眞的是位大魔頭，日後行走江湖，不甚方便。

洗劍明本想立即帶阿瓶離開，但阿瓶



堅持到來春才走，加上她已懷了孕，洗劍明便順從她。婚後令洗劍明最感滿意的，是阿瓶的脾氣似乎全改變了，再沒有令人難以捉摸的感覺，每日笑語盈盈，對丈夫又體貼溫順，使洗劍明幾乎樂不思蜀。

光陰如箭，日月如梭，眨眼已到來春元月十八，洗劍明堅持要走，阿瓶也順意，兩人打點行裝向曹老頭告辭。那二婆淚水漣漣，問道：「瓶兒，妳還來不來？」

洗劍明忙道：「乾娘，咱們去探師父，待妹子生育之後，便帶孩兒來瞧妳倆！」曹老頭勸住了老伴，親自操舟送他們。

上了船，曹老頭問道：「明兒，你倆要去那裏？」

洗劍明想了一下，道：「煩乾爹送咱們去濮城，我先得到那裏辦點事。」

船行了兩日才到，洗劍明夫婦與曹老頭告別之後，便進城僱了一輛馬車，直赴濮城。阿瓶問道：「大哥，你去濮城是爲了調查殺死大師兄的兇手？」

「是的，只是成功的機會不大，不過反正花不了多少寃枉路，不去一下，實不能甘心，否則亦無面目回師門！」

「你師父在何處隱居？」

「桐柏山。」

「令師兄生前有甚麼朋友？」阿瓶道：「其實你可以去問問他們，也許能夠探得線索。」

「愚兄早已去問過了，大師兄其實是江北的捕頭，這個身份十分秘密，知道的人極少，妹子不可洩漏！」

阿瓶道：「我可不管你們名門正派的閑事！」

「咱們這一門，出師之後，大多會担任朝庭密捕之職，擒拿汪洋大盜和殺人兇手！」

阿瓶臉色微微一變，問道：「你以後也會去幹這個營生麼？」

「愚兄還不知道，大師兄死後，假如能查出眞相，便由二師兄接任，如果二師兄可以平安一直做到老，便用不着愚兄去接代！」

「小妹不許你去當甚麼密捕！」

洗劍明見她說得認眞，訝然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你做密捕，小妹便不能與妳在一起，再說那種營生太危險了，我不想咱們的孩兒也是孤兒！」阿瓶認眞地道：「你知道你死了，我也不會獨自偸生！咱們見過你師父，最好返回乾爹那裏，江湖風險，沒有甚麼値得留戀的！」

洗劍明臉上有爲難之色，沉吟道：「這事待見了師父再說。」說話間，馬車已停下，他揭開車帘望出去，已至濮城，便扶着妻子下車，望着那些似熟悉，又似陌生的房舍店舖，洗劍明感觸萬分，想不到離開此城只不過半年，人生已有了很大的改變！

洗劍明先將妻子安頓在上次宿過的客棧，道：「妹子，你休息一下，待愚兄出去打聽一番！」

洗劍明首先到周家舊居，那堆頽敗的殘垣敗瓦堆中，住的已不是顯赫的周家，而是一羣丐幫弟子。洗劍明問一位年長的乞丐道：「前輩，請問周老爺子一家搬去何處居住？」

老丐道：「自從去年的金盆洗手大典，發生慘變，便無人知道其去向。」

洗劍明蹲在地上，取出一塊碎銀給他，道：「前輩可否說出詳情？因爲晚輩有一位朋友當日也來觀典，其後就不見回家，他家人託晚輩來打探一下。」

「那一天，突然來了個『禿頂鷹王』諶卓漢和『銀髮拐后』太史娘，指稱周老英雄得到一本『任督眞經』，勅令他交出來，周老英雄堅稱沒有，雙方便衝突起來，事後死了好些人，連周老爺子也中了一根銀針，事後雖然逃出魔掌，但太史娘那種針十分毒辣，針入血管，大羅神仙也難救，大概是活不成了！」

老丐說至此，喘了一口氣，續道：「周老英雄當場被殺，後來內宅不知如何起了大火，火勢猛烈，但反而因此救了許多條人命，不用死在諶卓漢和太史娘手下！」

洗劍明問道：「前輩只知道這一點了？」

老丐雙眼一翻，反問道：「你還想知道些甚麼？」他抓起地上那塊碎銀，輕輕抛了幾下。

洗劍明又取出一塊碎銀，放在他掌中，道：「請問前輩知否『遁地鼠』這人的底細，還有，金堤河上是否有甚麼幫會？」

老丐哈哈一笑，道：「這你就問對人了！『遁地鼠』伍健生今年不到四十歲，這人雖然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心思靈活，武功亦極有造詣，只是他不好出風頭，眞正了解他的實力的人不多，他與『通運幫』幫主葉天健也不知是臭氣相投，還是大家名字中都有個健字，居然成爲結義兄弟……」

洗劍明接腔問道：「但『通運幫』向在運河上活動，這金堤河……」

老丐接道：「該幫勢力逐漸擴大，勢力旁及運河之支流，金堤河與運河相通，亦有其分舵。」

「那天伍健生亦在周家，爲何無人發現？」

「此人善於飛簷走壁，鷄鳴狗盜，他事先躲在周家，無人知道，有何奇怪？哼哼，他連大內也去過兩三趟哩，要不這遁地鼠的外號，又如何得之？」

「那本任督眞經被他偸去？」

「事後因爲起火，衆人各自逃生，却發現他自後室方面出來，所以，大家都懷疑眞經在他手中，又紛紛追他了，只是聽說並沒有追到。」

洗劍明訝然道：「這樣多人追不到他一個人？」

老丐冷笑道：「有何奇怪，老鼠是最刁鑽的了！」

「如此說來，周老爺子確曾擁有過眞經？」

「這個老要飯的便不知道了，也許是他，亦也許是他兒子，亦可能誰也得不到，連伍健生亦搜不到。」

洗劍明再問：「如今伍健生在何處？」

老丐哈哈笑道：「這個老要飯的又如何能知道？」

洗劍明再問：「諶卓漢和太史娘後來有否再來過？」

老丐道：「來過，不過似乎並無所獲，老要飯聽人說過，譚卓漢最近在河南一帶活動，也許仍在找那本任督眞經！」

洗劍明心頭一動，續問：「前輩消息靈通，可知道卜峯和施向遠的下落？」

「你問那兩個專出賣同道的小人？有人見過他倆在洛陽出現過。」

洗劍明大喜，急又問：「是甚麼時候？」

「這個老要飯的可沒問清楚，不過這已是去歲年終前聽到的，如今他倆是否還在那裏，就不知道了！」

洗劍明素來知道丐幫弟子消息靈通，當下又問：「貴幫主在洛陽分舵舵主是那一位？」

老丐反問：「小哥到底是甚麼人？」

「家師百曉生！」洗劍明沉吟道：「晚輩還知家師與貴幫幫主有點交情。」

老丐臉色一變，忙不迭將碎銀塞回給洗劍明，道：「令師是敝幫的恩人，老要飯不敢要你的銀子！」

洗劍明再將錢推回去，道：「家師是家師，晚輩是晚輩，前輩但收無妨。」老丐這才收下，道：「不瞞少俠，本幫亦注意這本眞經，因爲今後武林可能因此而惹來無數風波，洛陽分舵舵主叫駱峯，少俠到洛陽可去找他，也許他有卜、施兩人的消息。」他一頓又問：「這兩人與眞經有關？」

「不是，家師兄被殺，事前接到他倆的密函，晚輩懷疑他倆知情！」洗劍明見問不了甚麼便起身向老丐告辭，返回客棧。

阿瓶問道：「大哥，查到那兩人的下落沒有？來，咱們邊吃邊談。」原來她已着小二弄了幾個小菜，還有酒飯，擺了半張桌子。「不知是不是你兒子饞嘴，最近小妹老是覺得肚子餓。」

洗劍明忙道：「妹子，妳多吃一點。」他忙替妻子盛飯，又道：「那兩人在去年底，曾在洛陽城出現過。」

「你準備去洛陽找他？」

「唔，愚兄若沒有一點成績，又有何臉目回去見師父？只是妳身懷六甲，長途奔波，不大方便。」

阿瓶笑道：「小妹又非弱不禁風的閨女，何況距瓜熟蒂落之期尚遠，不必爲我担心。小妹亦讚成你的看法，否則回出見到師父也臉上無光。大哥，你得小心，江湖人心狡詐，逢人說話不可盡抛一片心，也許你覺得最值得信任的人，也會騙你！」

洗劍明微微一笑。「妹子，妳幾時變得與尋常婦人一般囉嗦？」

阿瓶正容地道：「小妹絕非囉嗦，你必須緊緊記住，否則你若吃了虧，可要連累咱們母子！」她這一說，洗劍明登時覺得自己肩上的責任重了許多，爲安慰妻子，連忙應是。

忽然阿瓶伸手向上指了一指，洗劍明心頭一動，阿瓶又向他打手勢，道：「大哥，這酒冷了不好喝，叫小二溫熱再喝吧！」

「小二哥！」洗劍明揚聲高叫，將房門拉開，道：「請過來一下！」話音未落，他標前一步，雙腳一頓，已躍上屋頂。只見一條黑影，迅速掠起，向旁邊一棟平房飛去！

洗劍明料不到天色剛黑，便有夜行人光顧，更料不到自己一到濮城，便又惹來麻煩，當下急追而去。

那人速度極快，越過幾棟平房，便落在一條小巷裏，速度却慢了下來，洗劍明窮追不捨，亦射進巷內。與此同時，阿瓶忽在另一端出現，道：「閣下插翅難飛，何不先將來意說明白！」

那人身材矮小，臉上幪的一塊黑布，忽然推開一扇木門，作迎客狀，洗劍明夫婦，十分驚訝，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隨黑衣人走進房舍內。

裏面佈置極其簡單，牆角和樑上佈滿了灰塵和蜘蛛網，顯然久已無人居住。阿瓶喝道：「閣下到底是誰，請愚夫婦來此，用意何在？不說清楚，請恕咱們不客氣，可要動武了！」

蒙面人扯下蒙面黑布，露出一張精靈而又陌生的面孔來，年紀在三四十之間。「在下正是閣下要找之人！」

洗劍明一愕，脫口道：「你是遁地鼠伍健生？」

「不錯！」伍健生苦笑一聲：「請閣下說話輕一點，否則伍某死無葬身之地！」

「閣下不在通運幫，來濮城作甚？」

「自周家[illegible]變之後，伍某已成喪家之犬，匿在濮城乃最安全之地！」

阿瓶問道：「連葉天健也不相信你？」

「伍某未會見過他，一則恐他受我連累；二則任督眞經的確太具誘惑力，誰知會否因此而破壞彼此之間的感情！」

洗劍明道：「那本眞經到底是不是在你手中？」

伍健生反問：「若在伍某手中，伍某還會留在此處，更不會去找你！」

阿瓶又問道：「然則你找愚夫婦，目的何在？」

伍健生苦笑道：「病急亂投藥，希望兩位能替伍某洗脫嫌疑，否則伍某眞要變成過街老鼠了！」

阿瓶撇撇小嘴，道：「咱們憑甚麼相信你？誰知道你是否利用愚夫婦！」

「伍某亦知道難以取得別人相信！嘿嘿，在任督眞經的吸引力之下，人人均抱着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之態度，伍某要洗脫嫌疑的機會，幾乎等於零！」伍健生一頓又道：「少俠可是洗劍明？」

洗劍明一頓，問道：「閣下如何知道？」

伍健生臉上首次露出得意之色，「伍某也不是貿貿然去找你的，一是因爲你是百曉生的徒弟，二是伍某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你可知道當日伍某爲何會在周家內宅？」

洗劍明精神一振，搖頭道：「正想伍兄釋疑！」

「因爲我自卜峯和施向遠處買到消息，說任督眞經落在周志高手中！」

洗劍明急又問道：「他倆怎會知道？」

阿瓶却問：「你又怎會相信他倆的話？這消息賣多少錢？」

「一千兩銀子！」伍健生道：「他們從來不說來源的，聽說他倆本來欲將消息賣給海東藍……」



洗劍明大喝一聲：「此話當眞？」

伍健生一怔，道：「伍某何須騙你？對啦，海東藍是你大師兄吧？唉，也許他是爲此而死的！」

洗劍明雙眼緊瞪着對方，續問：「他倆到底有沒有將消息賣與家師兄？」

「伍某與他倆頗有點交情，以前亦交易過幾筆，承他倆相告，他倆約會師兄到通幽谷外相會，誰知久候不至，後來他倆以爲他記錯地點，便進谷的另一端，誰知在谷中却見到令師兄的屍首！咳咳，其實也不是令師兄的屍首，見到的是一個轎夫，不過谷中有個大坑塡滿了大石，他倆素來精靈，知道事情有了變化，連忙脚底抹油，後來方知道令師兄死在通幽谷中！」

阿瓶臉色突然大變，澀聲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去年六月下旬，詳細日子伍某沒問！」伍健生深深看了阿瓶一眼，續道：「他倆不敢再賣此消息，恐怕惹禍上身，誰知後來你不知爲何找到他倆，他倆逃到衞河東岸的新鄉，剛好遇到伍某。伍某見他倆神色有異，便極力套問，結果他倆說出經過，並將這消息轉賣與我！」

阿瓶這時候嬌軀無風自動，抖個不停，好像犯了畏冷症般，洗劍明站在她前面，全然不覺，續問：「那麼譚卓漢和太史娘又如何知道此消息？」

伍健生沉吟道：「根據他倆的作風，一個消息絕不賣兩次，而且他倆再傻也不會將消息賣給譚卓漢和太史娘，豈不知此兩人殺人不眨眼，隨時會殺人滅口！」

洗劍明料不到大師兄之死，還與「任督眞經」有關連，當下想了一下，又問：「如今他倆在何處，你可知道？」

伍健生搖頭。

阿瓶忽又問道：「你告訴愚夫婦這許多事，有何目的？」

「目的伍某已說過了，伍某還有一個要求，賢伉儷要去洛陽，可否帶伍某上路？」

洗劍明尚未答，阿瓶又快口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洛陽在何處，爲何要跟愚夫婦同行？」

伍健生道：「伍某也想知道這個消息的來源，這與伍某洗脫嫌疑，有極大的關係；伍某扮作兩位的僕人，便可避過不少耳目！」

阿瓶冷笑道：「說得好聽，却拿愚夫婦作擋箭牌，咱們才不會上當！」

伍健生微微一笑，道：「不過伍某也有個辦法，我與他倆之間有聯絡暗號，可引他倆出來！」

話音剛落，洗劍明已道：「好，在下答應你！」

阿瓶將丈夫拉到一旁去，埋怨道：「大哥，你又忘記我交代過你的事，這人來歷不明，與其同行，無異與虎謀皮，萬萬不可！」

伍健生似乎料到他倆商量甚麼事，隔遠道：「洗少俠要爲令師兄報仇，可不能不冒一點險。不過伍某可當天發誓，若有對賢伉儷有異心者，死無葬身之地！」

洗劍明忙安慰妻子：「妹子，瞧他發這樣的毒咒，料無惡意。」

阿瓶撇撇小嘴，大不以爲然，她知道無法勸服丈夫，便道：「姓伍的，咱們先君子後小人，事先訂明規矩，以免日後彼此有怨言！你聽着，假如有人認出你來，要你交出任督眞經，愚夫婦不但幫不了你，而且會翻臉不認人，事關生命安危，尚請莫怪！」

洗劍明急道：「妹子，這……」

阿瓶快口道：「遇到譚卓漢與太史娘，你幫得上忙麼？憑大哥你的身份地位，你替他解釋，又有幾個人相信？」

洗劍明不由默然，伍健生嘆了一口氣，道：「伍某身受其苦，也不敢連累賢伉儷，夫人但請放心，一有人認出伍某，伍某立即脚底抹油！不過有一點要請洗少俠幫忙的，風聞百曉生的弟子，都擅易容之術，還請少俠替伍某改容換貌，以掩人耳目！」

## 枕邊人竟是仇人

[illegible]，一輛馬車沿着黃河南岸奔馳着，駕車的是位老蒼頭，不過瞧其身手却十分硬朗，原來他便是伍健生所喬裝的，洗劍明和阿瓶則坐車廂內。

自從濮城西行，阿瓶臉上便少有笑容，即使有也十分勉强，洗劍明只道她因懷孕，又長途跋涉，身子勞累，也不放在心上。

就在這時候，伍健生忽然回頭道：「洗少俠小心，前面來者乃太史娘的首徒花紅葉。」

洗劍明立即緊張起來，悄悄揚起一角車帘望出去，果見迎面馳來一騎，馬上一位清麗的妙齡少女，身子十分矯捷，面龐也不陌生，正是上次與自己同舟的那位姑娘，不過他到今日才知道她是太史娘的首徒，叫花紅葉。

那花紅葉只轉首望了一眼馬車，便繼續前進，馬首自車廂旁掠過，眨眼已去遠了，背後並無太史娘，洗劍明這才鬆了一口氣，却料不到阿瓶也十分緊張，他笑道：「太史娘徒弟的武功並不可怕，咱們儘可敵得住，妹子不用担心。」

阿瓶淡笑道：「小妹豈會担心她？只是顧忌太史娘而已。」

「妹子也聽過太史娘的大名？」

阿瓶笑道：「江湖上跑過幾天的人，有誰未聽過她的大名？聽說這婆子黑白兩道都不賣賬，介乎正邪之間，却十分難纏，許多人都忌她三分。」

伍健生回頭道：「雖然人人知道她是個難纏的人物，却沒有多少個知道她還有另一種身份。」

阿瓶緊張地問道：「你跟太史娘很熟？還是聽人胡扯的？」

伍健生也不生氣，淡淡地道：「伍某知道她還是位殺手的頭子，她手下四個徒弟都是殺手，這婆子遇到棘手人物，也會親自下場。」

洗劍明笑道：「這個在下倒未曾有過耳聞，江湖上的傳聞，不能作準。」

伍健生[illegible]：「伍某是聽卜峯說的。」

阿瓶道：「如果她是殺手，爲何無人知道？」

伍健生哈哈笑道：「當殺手又不是一件能夠榮宗耀祖的事，豈會宣揚出去？何

沉她們下手時，又會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只是再秘密的殺手，也有人知道，因爲他們要接生意，始終會露出破綻。」

洗劍明道：「你說她有四個徒弟，爲何只見過三個？」

「這個伍某便不知道了，但據知她衆徒弟之中，以三徒弟最出色，她名叫柳枝青。」

「花紅葉、柳枝青，太史娘女徒的名好怪，有機會倒還得見識一下這位柳姑娘。」

洗劍明那知道自己的愛妻阿瓶，其實便是柳枝青，不但如此，而且更是殺死大師兄海東藍的凶手。

他下山之後，便一直爲此而費了不少工夫和心血，並因此而受了重傷，險死還生，萬料不到上天竟與他開玩笑，教他娶了仇人爲妻，尚懵然不知。

柳枝青也不知道自己走過幽谷所殺的人，叫做海東藍，也想不到洗劍明與他有何關係，試想想天下間有多少個男兒郎，自己看上的又怎生這般巧，偏偏與自己有仇。

命運弄人，教人哭笑不得，柳枝青最初只怕百曉生會從自己的武功上看出師承，而不喜歡自己，如今所担憂的，便遠非如此了。

在濮城，她就像發了一場噩夢，這噩夢將她以前所織的美夢，全部掩蓋了，當他自伍健生口中得悉眞相之後，她每夜都在發夢，但每一個夢結局都是悲慘的，她不能將秘密告訴任何人，更不能讓洗劍明有一點兒的懷疑，所以日間她還得強作歡顏，晚上又担心自己在睡夢中，說出秘密。

丈夫便是仇人，這個事實，使她幾番都不能接受，本來她可以借機溜走，了百了，可是偏偏自己實在太愛箇郎，腹內又懷了他的骨肉，既然不離開他，結局很可能只有兩種：一是自己殺了他，二是讓丈夫殺了自己，替他大師兄報仇。

柳枝青雖然殺過不少人，但要她親手殺死自己的丈夫，她無論如何都下不了手，她覺得自己快將虛脫，忍不住輕輕呻吟了一聲，把後背靠在車廂上。

洗劍明見她臉色青白得嚇人，吃了一驚，關懷地問道：「妹子，你不舒服麼？伍兄，請將車速減慢。」

柳枝青忙道：「大哥不必担心，聽說初次懷孕，是比較辛苦一點的。」不過伍健生還是將馬車拉慢，那兩匹馬只慢慢地走着。

洗劍明問道：「附近有什麼地方可歇息麼？」

伍健生道：「前面不遠之處，就是城縣。」

「咱們進城歇息吧，也該吃飯了。」

伍健生再加幾鞭，那兩匹馬又洒開四蹄奔馳，過了兩頓飯工夫，果然已見到一座縣城，伍健生在一家酒樓外面，着小二上料，然後扶柳枝青下車，三人進店，找了個靠窗口的座頭坐下，伍健生道：「請夫人點菜。」

柳枝青道：「我沒胃口，隨便吃什麼都好，還是請大哥點吧！」

洗劍明道：「阿福，你點吧！」他與伍健生早有協定，在人前以阿福相稱，以免洩漏身份。洗劍明因坐在窗旁，說了話，自然轉頭望出窗外，忽然他叫了一聲：「老魏！」隨即站了起來。

柳枝青與伍健生都是一怔，伍健生更緊張，道：「老爺，咱們還有事要辦，您……要小心。」

柳枝青探頭出去，只見外面有個粗悍的中年漢，臉上頗有風塵之色，那漢子大概因爲洗劍明易過容，認不出來，目光充滿詭異。

洗劍明低聲道：「魏大哥，我是小洗，洗老三。」

那姓魏的原來也是朝庭的密捕，姓魏名宓，洗劍明在海東藍被殺之後，曾去找過他，並由他口中得悉卜峯和施向遠那天約海東藍到通幽谷外相見。

當下老魏恍然大悟，道：「原來是你！」言畢走進店來。

柳枝青和伍健生都立即道：「小心言語。」

魏宓走了過來，洗劍明忙替他拉椅，「相請不如偶遇，一起吃飯吧！」

魏宓並未坐下，目注柳枝青和伍健生，問道：「小洗，這兩位是誰？」

「這位是拙荊阿瓶，這一位是……」

伍健生截口道：「在下苗光，末學後進，得洗兄收留，跟他闖蕩江湖。」

「哦，原來你已成親了，請恕在下不知禮儀不周。」魏宓這才坐下。「未知尊夫人是那位商人的高足？」

「拙荊是位孤兒，在二十里舖那裏居住，她也學過歧黃之道。魏大哥是來此辦事，還是路過？」

「路過。」魏宓喝了一口酒，沉吟道：「小洗，魏某近來得到一個消息，令師兄生前原來已有一位秘密的紅顏知已，不過他保密工夫做得很好。」

洗劍明一怔，訝然道：「怎地在下一無所聞？」

魏宓哈哈一笑，道：「所以魏某才說他保密工夫做得很好……嗯，未知這會不會是情殺？」

洗劍明心頭一跳，急又問：「魏大哥可知家師兄的紅顏知已是那一位麼？」

魏宓搖搖頭，道：「根據各方面的推測，魏某估計那女人可能出身不正。」

柳枝青忍不住問道：「何以見得？」

「若然不是，又何須保密？」

洗劍明搖搖頭道：「敝師兄爲人剛正不阿，要說他會看上一位出身不正的女人，實在令人難以置信。」

魏宓哈哈一笑，道：「情愛之事，最難以常理論，魏某並不覺得無此可能，當然實情如何，還須待日後証明，未知你已查到什麼線索？」

「說來慚愧，在下不但毫無所得，反而險些死在諶卓漢手中，魏大哥你還查到什麼？」

魏宓道：「說來慚愧，魏某除了查到這一點丁資料之外，亦無其他所獲，小洗，你可得加一把勁，不銷了此案，掌門便不能找人接任了。」說着小二已送上酒菜。

洗劍明再問：「魏兄可曾見過敝二師兄？」



「周兄去年底也來找過魏某，查詢你之下落，咦，你還未回師門麼？」

四人邊吃邊說，洗劍明道：「說來話長，在下的確尚未回師門，蓋一無所獲，無顏回去見家師也。魏大哥要去何處？」

「去新安，魏某聽人說卜峯最近在那裏出現過。」

洗劍明道：「咱們也正要去洛陽找他，原來他們又去新安。」

「既然如此，魏某便偷懶一下，轉去許昌辦一件案子。」魏宓道：「二位慢用，魏某先去一步，」言畢飛身揮手而去，洗劍明親自送他離店。

伍健生低聲道：「此人言詞閃鑠，只怕不是什麼好東西。」

柳枝青忖道：「這姓伍的目光銳利，閱歷又廣，今後可得小心。哼，海東藍與花師姊暗戀之事，連我也是臨滿師才知道，這姓魏的是什麼人，又怎會知道？」

心念未了，洗劍明回來，道：「咱們便改去新安吧。」

柳枝青問道：「大哥，那人是什麼人，你對他這般恭敬。」

洗劍明在她耳畔道：「他是朝庭密探，是大師兄的助手。」

伍健生道：「老爺，奴才有句話，盼你考慮一下，奴才認爲還是先去洛陽打探一下，反正順路。先問過丐幫的駱峯方能作準。」

「既然老魏已查知卜峯在新安，又何必去打擾丐幫的人？」

伍健生道：「不是奴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奴才總覺得這姓魏的態度不大自然。」

洗劍明哈哈笑道：「你想到那裏去，他是家師兄的好朋友，也許他心內惦記着查案的事，所以你才會覺得不自然。」

柳枝青道：「大哥，阿福的話十分有理，反正順路，結賬吧！」

* * *

馬車終於到了洛陽城，三人先進店安頓。柳枝青道：「大哥，小妹陪你去一遭。」

「你身懷六甲，還是早點休息吧，愚兄去去就來，假如卜、施兩人不在洛陽，咱們今早便去新安，屆時說不定還要你助我一臂之力哩！」洗劍明說服了妻子，自己出去，不想伍健生已在走廊上等他，他決意要去見駱峯，洗劍明覺得伍健生閱歷豐富，人又機伶，便答應讓他同行。

出了客棧，伍健生低聲問道：「少俠，尊夫人的師父是那位高人？依伍某看，她武功並不在你以下。」

洗劍明笑道：「她師父是隱世高人，不知姓名，拙荊的武功到底有多深連在下也不太清楚。」

「你這般相信她，貴派在武林中雖無什麼勢力，但令師享有盛譽，一般人都很尊敬他，你不怕娶個出身不正的妻子，會影响師門的清譽？」

「家師十分開通，料不成問題，也許拙荊師門不正，但其人却極其正派，門戶之見倒也不必，正派之人若行不義，亦是邪魔，邪魔子弟，若行爲端正，亦爲正派。」

伍健生沉吟道：「聽洗少俠這樣說，伍某便更爲難明了，既然令師開通，而你也不忌，按說令師兄亦不該有所顧忌方對，那爲何他有紅顏知已之事，却不敢公開？除非他一早已知道那女人行爲不端，但又情根早種，不能自拔。」

洗劍明一怔，半晌方道：「也許家師兄與那女人的感情才剛開始，故此不便公開，以家師兄爲人，若明知她行爲不端，決不會愛她。」

伍健生微微一笑，「世事並非少俠所看到的，那麼簡單。」說着兩人同時發現墻角蹲着一位丐幫弟子，洗劍明上前問路：「請問貴幫分舵主駱峯，如今在何處？」

那乞丐問道：「兩位是誰？何事找駱舵主？」

「在下乃百曉生之三徒，有事找駱舵主幫忙。」

那乞丐一聽他是百曉生的徒弟，連忙長身道：「兩位請隨在下來。」

* * *

洗劍明去後，柳枝青也無心洗澡收拾行裝，斜倚在床上想着心事。她心中的死結，實在難以解開，即使洗劍明肯原諒自己，其同門師兄弟和百曉生，也未必肯罷休。

向洗劍明說出一切，可能從此失去他的愛，若然不說，待其查出眞相，後果更不堪想像，唯一的希望，便是望洗劍明永遠都調查不清海東藍的死因。

正在爲難之際，忽覺屋頂上，似乎有人，她瞿然一驚，立即跳下床來，沉聲道：「那位高人光顧，請恕失察未能遠迎。」

話音剛落，便聞一陣銀鈴似的笑聲，接着窗外又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師妹，你以爲易了容便可以瞞過愚姐這對利眼麼？可惜你的聲音改變不了。」

窗子「啪」地一聲被人拍開，露出一張清麗的臉孔，但柳眉倒豎，殺氣騰騰，正是自己的大師姐花紅葉。

柳枝青暗吃一驚，忖道：「莫非大師姐已查知，是我殺死海東藍的？不好，今日只怕難於善了。」

花紅葉冷笑一聲：「老三，你不請我這個不速之客，莫非作賊心虛？」

柳枝青只好硬着頭皮，裝出驚喜之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大師姐！今日是什麼風將你吹來的，快請進來坐坐！」說着將房門拉開。

不料花紅葉並不領情，趁她去開房門時，由窗子射了進來，冷冷地道：「今日是海郎的一陣陰風，將愚姐吹來的！你想不到吧？」

柳枝青故作驚訝。「大師姐說話好生奇怪，教小妹難以明白！」

花紅葉臉色一沉，道：「你既然還當我是大師姐，爲何殺死海東藍？假如我殺死你丈夫，你會不會傷心？不過我花紅葉却絕不會做出這種事！只有那種薄情寡義的人方下得了手！」

「大師姐，海東藍是你的……丈夫？」

「雖不是丈夫，但咱們早已心心相印！」

「你……你怎會跟他……好的？眞難想像！大師姐，不知妳相不相信，小妹根本不知道他是妳的相好……否則小妹根本不會下手！而且我告訴妳一件事，直至最

近小妹才知道，自己所殺的人是海東藍！」

花紅葉怒哼一聲：「妳這話只能騙騙小孩子，休想騙我這位自小與你一起長大的師姐！」

柳枝青忽然跪下發誓：「老天爺在上，我柳枝青在下手之前若知道目標是海東藍，是大師姐的情人，教我亂箭穿心而死！」

誓畢長身又道：「那天師父說交一件最艱巨的任務與小妹。不讓對方有回手之力，亦不能知道目標的姓名，否則會影響小妹的信心！」柳枝青將當日「銀髮拐后」太史娘佈置殺人任務的情景扼要地述了一遍。「大師姐，小妹絕無虛言，即使師父當面，也是這般回答！」

花紅葉瞧了她幾眼，見她言詞誠懇，有點動搖。「眞的如此？」

「大師姐不信，大可以回去問師父！」

花紅葉怒道：「你明知師父只疼你一人，平日有事也護着妳！叫愚姐問她，她不但不會說，反要惹她生氣！」一頓又問：「那你可知誰是僱主麼？」

「這個小妹就更加不知道了！老實說小妹也想知道！」

花紅葉目光一亮，霍地抽出長劍來，下床踏前，指着柳枝青，道：「你爲何肯爲我不惜犯規？快說，這裡面還有什麼隱情？」

柳枝青一時口快，露出破綻，心頭暗驚，却鎮定道，「如今小妹已爲人婦，深知情愛……對那個狠心僱主也有一份痛恨，有機會必替大師姐將他除去！」

花紅葉臉色稍霽，道：「你命好運佳，反來說風涼話！嘿嘿，你丈夫是那一派的弟子！」看來她尚不知道冼劍明的出身。

柳枝青道：「小妹假裝不懂武功，對他的事，全不過問，而他又不說……不過看來絕非是九大門派的弟子！」

「你怎會嫁給一個武林人，眞是混蛋，你不知道，當年愚姐跟海大哥，爲此事也不知添了幾許担憂……」花紅葉聽她這樣說，同情之心，油然而生，道：「難怪妳身上不帶武器，我勸你還是不要和他到處走的好，免得讓人認出來……」

「大師姐說得是，小妹會考慮一下。」

「你們來這裡作甚？」

「拙夫說要找卜峯和施向遠，問他們自何處得到任督眞經的下落！」

花紅葉冷哼一聲，道：「任督眞經已數十年沒有消息，突然出現，也未知眞僞，天下英雄覬覦此寶者何止千萬，你還是勸他早日回家做父親吧！」

「師姐幾時可以滿師？」

花紅葉臉上現出悲憤之色，道：「師父老是說愚姐未替她賺到錢，一年復一年，說到中秋之後，復我自由，也未知眞僞，愚姐亦不敢寄以厚望！咦，有人來了！日後有機再談！」她話說畢，立即穿窗而出。

柳枝青亦十分緊張，連忙打開房門，走廊上沒有人，但這時候，她却聽到屋頂上有輕微響聲，當下走上床，在窗後偷窺，只見屋頂上「颼」的跳下一個人來，正是「遁地鼠」伍健生！

柳枝青這一驚非同小可，伍健生是幾時到的，他在屋頂上面何事偷聽？是懷疑自己麼？他又聽到了些什麼？

這幾個問題在她腦海中一掠而過，她就迅速作出決定！她心念電閃，但眼睛却一眨也不眨。

伍健生跳落院子中，抬頭四顧，忽又向遠處飛去，柳枝青一顆心又懸了起來！

伍健生窺破自己的身份，得悉海東藍是被自己殺死的，他如今去通知自己的丈夫？還有，爲何只見他一人回來，冼劍明去了何處？

柳枝青如熱鍋上的螞蟻，霍地跳下床來，就在此刻，走廊上却傳來一個脚步聲，柳枝青心頭一動，依然躺回床上。只聽伍健生的聲音在門外響起：「夫人，老爺囑奴才回來，有事稟告！」

柳枝青心中暗道：「這廝好生狡猾！」當下道：「你且等等！」她下床開門，讓伍健生進來。

伍健生只站在門口，問道：「夫人不舒服麼？要不要奴才替你找個大夫來？」

柳枝青道：「我休息過一陣，如今心頭已舒暢得多了。老爺爲何沒回來？」

「老爺着奴才先回來，說駱舵主要宴請他，他不回來吃飯，着奴才回來替你打點一切！」

柳枝青道：「你來得正好，這客棧不大乾淨，蓆子下似乎有什麼東西，剛才我躺下時，覺得後背好生難受！」

伍健生微微一怔，道：「竟有此事？待奴才看看！」說着走前而去，柳枝青隨在他背後。可是伍健生十分機警，有意無意，與她保持一定的距離。

他走到炕前，一手抓住蓆子，突然用力一掀，柳枝青忽然回頭喝道：「誰！」

伍健生下意識地轉頭望向房門，說時遲，那時快，柳枝青左掌兜了過去，猛擊其後背！

好個伍健生，不愧有「遁地鼠」之稱，機靈過人，他回頭不見有人，已知不妙，千鈞一髮之間，上身如蛇兒一般，突然扭曲起來，堪堪避過柳枝青那一掌。

柳枝青自小隨太史娘，所學全是殺人之道，她未動手之前，早已預計了幾個步驟，一動手便絕不留情。她左掌剛打空，右脚已然掃起，不用脚而用膝，但聞「蓬」的一聲響，伍健生胸腹之間，已被撞個正着！

這一記力道之猛，大出伍健生之意外，他一口氣幾乎透不過來，電光石火之間，連忙向後一退，同時喝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不料柳枝青亦同時道：「你爲何要殺我主僕二人！」

伍健生又是一怔，柳枝青一句話未說畢，又連續攻出兩招，第一招，他僅僅架住，第二拳正中其小腹，立即彎腰蹲了下去！

令武林人大覺頭痛的「遁地鼠」，在幾個照面之下，被一位孕婦制服，莫說傳出去，無人相信，就連伍健生自己作夢也想不到！

柳枝青封住了伍健生的痲穴，將他搬上床去，她喘了幾口氣，問道：「老伍，我與你並無仇恨，不過我不能忍受外子受你擺佈！」



這句話又敎伍健生大爲驚奇，不過心頭却鬆了下來。道：「夫人誤會，伍某的而且確欲協助冼少俠找到卜峯和施向遠的！」

「你與他們根本是沆瀣一氣，又怎會助外子！哼，君子可以欺其主，却騙不了女人和小人！」

伍健生急道：「夫人當眞誤會，在下與卜施兩人交情不深，且我因此而被迫得走投無路，又豈會維護他倆，反來騙冼少俠？」

「除非你將與他們的聯絡方法說出來，否則教我如何相信你？」柳枝青語氣不帶一絲情感：「你最好說實話，否則讓我瞧出破綻來，嘿嘿，我不殺你，也有許多人會找你晦氣！」

伍健生倒抽一口冷氣，心中暗道：「這女人剛才不知與太史娘的徒弟在房內商量什麼，看來不是個簡單的人物……」他略爲沉吟，問道：「假如伍某告訴你聯絡方法，那又如何？」

「証明你誠心與咱們合作，小女子自然願意與你以禮相待！你莫怪我多疑，我如今腹中已有冼家的骨肉，絕不能讓孩子一出世便沒有父親！」

伍健生乾笑一聲，道：「不是伍某不相信你，但彼此都有戒心……嘿嘿，夫人請發個誓來！」

柳枝青毫不猶疑地道：「若伍健生以誠相待，阿瓶亦以禮相待，若有違誓，萬劫不復！」

伍健生道：「咱們約定，如在中原一帶約會，先在該地最大的客棧外墻，畫三隻蟋蟀，大小形式不拘，但蟋蟀頭部須向右上方，不用白粉畫，用黃粉！」

「就這麼簡單？畫了之後，他們便會出現？」

「這就未必，比喻他倆如今在開封，咱們在洛陽，自然難以聯絡！」

柳枝青冷笑一聲：「這算是什麼聯絡方法？」

伍健生苦笑道：「夫人眞聰明。洛陽城最大的客棧是新陽，當你畫了蟋蟀之後，店內的掌櫃會跟你搭訕，你先唸一首詩，掌櫃便會跟你詳談。」

「唸什麼詩？」

「張健寫的楓橋夜泊七絕。」伍健生道：「他倆與中原許多家大地方的大客棧的掌櫃有交情！」

「唸了詩之後，掌櫃還會問什麼？」

「他若問你唸的是什麼詩，你便再唸蘇軾寫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記夢。他若問你唸什麼詞，你便再唸一首王摩詰寫的五言絕詩竹裡館，這便可以了！」

「掌櫃貴姓？」

「不管掌櫃姓什麼，任何一個大城市都如此聯絡，伍某已試過好幾次，都可以得知其下落！」

「既然如此，爲何你還贊成去新安？」

「伍某怕打草驚蛇，雖然知道他倆在新安，直接去找他們，使他們沒有心理準備，伍某認爲這才是最佳的方法，夫人還不相信我？」

柳枝青點頭道：「如今我相信了，不過你却犯了一個大錯誤！」

伍健生暗吃一驚，問道：「伍某犯了甚麼錯誤？」

「你太相信女人了，而且我眞名也不叫阿瓶！不過你放心，你死了之後，我會厚厚安葬你！」柳枝青言畢立即在其死穴上擊了一掌，伍健生無聲無息而亡。

柳枝青殺了人之後，內心一陣驚慌，呆坐了一陣，才用力在自己的大腿上擊了一掌，又將衣服及頭髮弄亂，最後食指又戮在自己的痲穴上！

老天爺好作弄人，敎自己嫁給一個不該嫁的人，愛一個不該愛的人，如今又要戮穿秘密，粉碎鴛鴦夢，柳枝青決定與命運對抗，一定要挽回這段婚姻！

時間一點一滴過去，柳枝青四肢雖不能動彈，但她腦筋却未曾有一刻停過，她必須在短時間內，想出一個萬全之策！

過了許久，房門响起「砰砰」聲。「妹子，你睡着啦？」

柳枝青驚喜地道：「大哥你終於回來啦？快進來！」

冼劍明一推而入，見炕上的情況大吃一驚，柳枝青道：「快替我解開痲穴！」

冼劍明解了妻子的痲穴，問道：「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快看看阿福還有沒有氣息！」柳枝青道：「眞虧他趕回來，否則小妹也見不到大哥了！」

冼劍明悲聲道：「他已經死了，是誰下的毒手？」

「剛才阿福回來，問小妹要吃什麼菜，誰知一個蒙面人衝了進來，那人武功之高，令人難以置信，小妹因面對房門，較早發現，但只一招便被他封住痲穴，阿福也只擋了他三四招便被打傷！」

冼劍明急問道：「他何事要殺你倆？」

「他要迫阿福說出與卜、施的聯絡方法，阿福不說，後來外面有人聲，他掌力一吐，由窗口溜掉了！」

「那人是不是諶卓漢？」

「不是。」柳枝青用堅定的語氣道：「他武功比諶卓漢還高！」

「奇怪，那會是誰？」

柳枝青道：「大哥，不是小妹不肯陪你，我身上懷了你我骨肉，實在……」

冼劍明道：「愚兄也不想你冒險，嗯，不如我先送你回師門吧！」

柳枝青忙道：「那又不必，小妹到許昌等你，我會賃一棟房子，僱個女僕，靜候生產，你只須到昌盛客棧問一問，便知小妹的住址。」

冼劍明尚生猶疑，柳枝青道：「你不能再躭誤時間，否則卜施兩人去了別處，再想找他倆便更加困難了！再說小妹子不與你在一起，更加安全！那蒙面人又不是要對付小妹！」

冼劍明考慮了一下，終於答應，道：「那你得小心，明早愚兄送你出城，快則一個月，遲則三個月，必去許昌與你相會，屆時，你也快將臨盆了吧？」

柳枝青白了他一眼，道：「那有這般快！伍健生對咱們總算不錯，你多給些銀子與掌櫃，請他好好安葬他吧！」冼劍明當然不反對，立即去請掌櫃辦理。

＊　＊　＊

冼劍明僱車夫駕車，送妻子出城，自

已西出新安，但柳枝青在城外兜了一圈，便遣去車夫，找了一戶人家寄放馬車，又重返洛陽城，直赴新陽客棧。

到客棧外，柳枝青見小二在替一匹馬洗刷，甚是眼熟，細看一下，原來却是魏宓的坐騎，柳枝青心頭一動，忖道：「這姓魏的不是說要去新安麼？怎地又來洛陽？咦，他住在此店，莫非與卜、施兩人有約？」

柳枝青故意自門口走過，又見門口墻邊有一團黃粉，似被人抹過，更認定卜施已在內，當下立即進內。掌櫃笑問道：「姑娘要租房？」

「是，來一間清靜的上房，快！」

掌櫃立即着一位小二引她進內。開了房，柳枝青問道：「外面那匹馬的主人住那間房？」她塞了一塊碎銀給他。

小二見錢眼開，道：「他住在東小院，是座獨立小院，那漢子高高瘦瘦，皮膚黝黑，十分神氣的。」

柳枝青又問：「只他一個人住？」

「是的，只一個人。」

「他來了幾天？可有人找他？」

「這客官上個月已來過，昨日又來。說下午要離開的，叫咱們替他準備馬匹，誰跟他接觸過，這個小的倒不知道。」

「最近有沒兩個男人一起投宿的？一位臉上有一團胎痣的？」

「有有，昨晚剛到，如今還在小店，住在東廂七號，因爲也是小的引路的，所以記得清楚。」

柳枝青再塞了一塊碎銀與他，道：「千萬別洩漏半句，否則姑娘取你狗命！」

小二見她眉宇間充滿殺氣，忙不迭答應，柳枝青又叫他出去。

她來得匆忙，忘記買劍，又恐等下魏宓會離開，只好硬着頭皮，稍爲改變一下妝容，便去東小院。

那座小院十分具氣派，小花園中假山小橋涼亭，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看來魏宓是個懂得享受的人。花園內不見有人，柳枝青大着胆子走進園內。廳門半掩，但四周靜悄悄，柳枝青走近門外，凝神聽了一陣，裡面似乎沒有人。

柳枝青懷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推開廳門閃了進去。廳房尚有一間書房，花窗雕工十分精美，隱約可見裡面的情景，不見有人。

廳後尚有兩間房，柳枝青正不知該進那一間，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柳枝青一驚，隨手推開一扇房門，閃了進去。這是間寢室，但看情景魏宓並非住在這裡。

外面脚步聲越來越近，且不止一個人，柳枝青無處可躲，只好鑽進床底。

俄頃，房門被人推開，柳枝青在床底下看不到面孔，只見到三對脚。但聞一個沉實的聲音道：「魏兄找咱們未知有何見教？」

又聽魏宓道：「兩位昨晚已到，爲何至今日才來相見？」

那沉實的聲音道：「魏兄也該知道，最近風聲甚緊，咱兩人不得不小心一點！」

魏宓道：「此事且不與你倆計較，卜峯，魏某且問你，你將任督眞經的消息賣給誰？」

「是賣給伍健生。」

「遁地鼠伍健生？可有告訴他消息的來源麼？」

卜峯忙道：「您交代過的，咱兩人怎敢忘記？」

施向遠也道：「魏爺放心，沒有人會懷疑你！」

柳枝青在床底下聽得清楚，心頭一跳，暗道：「原來這消息是姓魏的發出的！」當下更加凝神靜聽，連呼吸也盡量放緩。

魏宓道：「可惜諶卓漢和太史娘沒有內鬨，當眞可惜！」

施向遠問道：「咱倆也覺得奇怪，爲何他倆個會知道，咱們可沒有洩漏過，按說伍健生更加不會對他倆透露的！」

魏宓嘿嘿冷笑，卜峯忽然揚聲道：「莫非是魏爺放出來的！」

魏宓沉聲道：「魏某沒說過，不許你們亂說。告訴你們，百曉生的徒弟周信道和洗劍明，都在找你們，魏某希望你們立即躲藏起來，尤其是老卜，你臉上那團東西太好認了，須設法掩飾一下。」

施向遠冷笑一聲：「找到咱們也不怕，咱們不說，他又能奈何咱們！」

魏宓冷笑一聲：「假如你們不要生命的，當然可以，否則最好立即在武林中銷聲匿跡三年兩載！」他聲音一變，又道：「要是魏某知道你們還到處亂跑的，莫怪我不客氣！」

房內沉默了一陣，魏宓忽然乾笑一陣：「往後的日子還長得很，還怕沒有機會賺錢？再說這些年，你倆也賺了不少！」

只聽施向遠道：「魏爺說得有理，咱們這就立即離開，日後有機再會！」

「且慢，待魏某去了之後，你們再去，暫時魏某亦不會再找你！」

卜峯道：「可是萬一有事，咱們要找您，又該去何處聯絡？」

魏宓壓低聲音道：「到許昌城昌榮糧油店找二掌櫃楊鐵心，暗號是李清照的醉花陰詞，但要反唸！」

「他知道您的下落？」

「有事交待他，他自會跟某聯絡。」魏宓道：「速去速回，免得令人生疑！」言畢脚步聲遠離而去。柳枝青立即自床下竄了出來，悄悄推開窗子跳了出去。

柳枝青不敢怠慢，標前幾步，越過圍牆而去，忽見前面有道人影，一閃即逝，她心中詫異，暗道：「此人是誰？」她無暇細思，鑽進自己房內，提起包袱便又出去。

掌櫃問道：「夫人出去吃飯？」

「是的。」柳枝青先交下兩日房租，出外購了一把利劍，又在小麵店旁，胡亂吃了點東西，匆匆返回新陽客棧，到門外，恰見魏宓乘馬離開，魏宓此人不好對付，柳枝青決定暫時放過他，挑軟的先下手。

柳枝青住在西廂，卻向東廂走去，到七號房外，她伏耳在門板上聽了一陣，裡面有人聲，卜、施兩人分明未離去，便躲在遠處監視。

過了一陣，兩個漢子開門出來，瞧他倆兩手空空，估計是去吃飯，便任由他倆離開。待周圍沒有其他人，柳枝青又繞路到七號房後窗，她是殺手出身，開門撬鎖



，是其必備的技倆，因此沒費多大的工夫，便弄開後窗，跳進房內。

只見那房頗大，一邊放着一張床，正中一張桌子，床上還放些衣物，柳枝青忙藏身在床後樑上。

過了半炷香工夫，房門「呀」地一聲打開，卜峯和施向遠帶着幾分酒意進來，臉上有胎痣的那一個道：「老施，老魏叫咱們晚上再去。咱們先睡一陣吧！」言畢首先在柳枝青脚下那張床躺下。

施向遠也躺落床，未幾即响起鼻鼾聲，柳枝青心中暗道：「眞是天助我也！」她輕飄飄躍落地，長劍隨即離匣，劍光過處，已割斷卜峯的喉管，可憐那卜峯，喉頭只發出「胡」的一聲，便已了賬。施向遠聞聲瞿然而驚，柳枝青橫飛長劍隨即劈出。

施向遠剛坐直身子，劍刃已至其脖子前，柳枝青殺人的技倆，並無丟廢，力道控制到恰好，剛沾及施向遠的脖子便止住，冷聲道：「別動別嚎！」

施向遠故作鎮定地道：「你……你是誰？」

柳枝青一指封了他的麻穴，悠悠地道：「你管姑奶奶是誰，總之卜峯已去閻羅王報到了，你如果不想與他作伴，最好是合作一點！」說着坐在床緣，雙眼瞪着對方。

施向遠苦着臉道：「夫人要在下如何合作？」

柳枝青不答，只用劍尖在其身上劃來劃去，未幾施向遠上衣已被割裂幾截，她喃喃地道：「不知你皮下的血是紅的，還是黑的？」

施向遠顫聲道：「是紅的……在下一定合作！」

「姑奶奶先將情況說清楚。我殺了卜峯，是爲了免除你之後患，他那副尊容，實在易認，你跟他在一起，絕無好處，第二，姑奶奶最恨人家對我打誑，誰敢騙我，必教他受盡痛苦而死。」柳枝青手上忽然微一用力，割開施向遠胸膛的肌膚，鮮血立即沁了出來。「不知在上面洒些胡椒粉和鹽來，你會不會舒服一點？」

施向遠連聲音都變了。「不舒服……姑奶奶，你別折磨在下了，我身子不好，受不得驚嚇，你快問吧，我知無不言！」

「好，咱們就拉拉家常。你約海東藍，用何藉口？目的何在？受誰指使？」

施向遠如被人插了一刀，身子猛地一震。柳枝青又在其身上劃了一道血糟，搖頭道：「瞧你吃得肚滿腸肥的，肚子裡塞得太多肥膏，對你亦無好處！」

「我說！」施向遠低嚎一聲，道：「咱們寫信給海東藍，說有一件極其重要的消息賣給他，乃有關任督眞經之下落，但咱們又提出條件，要他乘轎而去，以免讓人認出來，日後對咱們會造成危險。誰知他眞的去通幽谷，但後來不知爲何會被人殺死，不過這件事在下眞的不知道，不敢胡說！」

柳枝青臉色一沉，喝道：「說得好聽！任督眞經的消息從何而來的？」

「是魏宓告訴咱們的，還叫咱們將消息賣給海東藍，酧金彼此對分，至於乘轎之事，也是他建議的。」

「這消息分明是他捏造的，否則他何不自己去取，難道他窮得要命，寧願要錢不要眞經？」柳枝青道：「他與海東藍有仇？」

施向遠道：「照咱們所知，他跟海東藍情同手足，還協助他破了不少大案！當時他亦解釋過，他學的是外功，任督眞經對他作用不大。」

柳枝青冷哼一聲：「他又悄悄僱人殺海東藍？」

「這個咱們眞的不知道。」

「若不是他，還有誰知道這件事？又有誰知道海東藍坐在轎內？」

施向遠臉色一變，澀聲道：「對呀，咱們爲何沒想到這點？」

「因爲你們財迷心竅！我想知道這件事除了你們三個人之外，尚有誰知？」

「在下不知魏宓有否將消息告訴別人，對啦，他好像將消息悄悄透露與太史娘和諶卓漢知道……」

柳枝青厲聲道：「除此之外，你還知道什麼？姑奶奶至今絲毫不覺滿意。」

施向遠想了一下方續道：「在下只知海東藍與老魏十分投機，在他死亡之前，常與他喝酒，海東藍有位心上人，似乎是太史娘的首徒！」

柳枝青雙眼一亮，續問：「這是他告訴你的？」

施向遠點點頭：「上次老魏跟咱們見面時，心情很好，喝了許多酒，是他在醉後無意中露出口風的！」

「海東藍那職位是個肥缺？魏宓覬覦其位？」

「百曉生這一門的徒弟担任朝廷密捕之首，至他已是三代，人人均十分廉潔，不過若是他肯受賄，那的確方便得很，而且收入必比咱多得多！」

「老魏很貪財？」

「他這人不好女色，但好賭，手頭經常很緊張，故此才會與咱們合作。」

至此柳枝青要問的事又問清楚，手腕一指，劍尖奇準無比地送進施向遠的喉管裡，施向遠比卜峯更加不濟，吭也沒吭一聲，便結束了他的一生！

柳枝青將他放倒，再蓋上被子，拭乾淨長劍，悄悄離開新陽客棧，急急出城去取馬車。

馬車沿官途急馳，駕車的是位老頭，氣力略差，但技術極佳。也許他知道車廂裡坐着的是一位孕婦，故此格外小心。

柳枝青已能肯定僱太史娘殺死海東藍的便是魏宓，因爲他要取其位而代之，事後又恐秘密外洩，故此想利用任督眞經，引她跟諶卓漢火併，假如太史娘被殺，則這個秘密便永遠也沒有人知道，可惜他的計劃因太史娘和諶卓漢並未發生火併，而出現了漏洞。

柳枝青先後殺死了伍健生、卜峯和施向遠，正所謂騎虎難下，如今不得不去殺魏宓。因爲他若不死，便有可能讓周信道和洗劍明查出來，則如此這段婚姻，便完蛋了。

馬車走了好幾天才到達許昌。柳枝青一到，便立即走榮昌雜貨店找掌櫃楊鐵心。

楊鐵心十分精靈，道：「姑娘說的人，老朽根本不認識。」

柳枝青也不急，對着他唸起「醉花詞」來：「瘦花黃比人，風西捲簾，魂銷不道莫……」

楊鐵心臉色不變，笑問道：「夫人是誰，因何要找他?」

「我叫阿瓶，外子洗劍明，他最近在新安被人殺死，我有點事要請教他。嗯，說得明白一點，我要僱他替未亡人報仇！不過外子已死，因種種的原因，尚未向外面公佈！楊掌櫃，未知幾時方能見到魏爺?」

「這個老朽也說不上，嗯，夫人住在何處?有了消息之後，老朽會派人去通知你！」

「未亡人打算去高陞客棧，有消息請通知我！」

＊　＊　＊

柳枝青先在街上逛了一陣，買了好些東西，然後到高陞客棧靜候魏宓，她估計魏宓必在附近，說不定也在城內，因此進了房之後，她便開始忙碌起來，直至半夜，累得她筋疲力盡，然後方才上床睡覺。

柳枝青在高陞客棧住了兩天，到第三天楊鐵心才派人來報告，說魏宓在三日後便來與她相見。

柳枝青估計果然沒有錯，魏宓似乎是在附近，可是她自己却計錯了一步，有個大破綻，居然不會發現，就在楊鐵心的伙計離開不久，柳枝青已聽到外面有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客棧人來人往，有脚步聲，根本不值得奇怪，不過柳枝青是個資深的殺手，長期以來，形成她具有一種常人所無的敏銳感覺，她由那陣脚步聲，嗅到了不妙！

她迅速作出決定，振衣躍上橫樑伏下，未幾房門果然被敲響，柳枝青不應，但在外面傳來一陣沉實的聲音：「請問阿瓶姑娘在麼?」

柳枝青不答，房門突被撞開！一湧而入的竟有五六個大漢之多，那些大漢不見有人，又見床前帳子垂下，便向床前急急走去，瞧他們人人手執兵器，也知來意不善。

柳枝青不見魏宓在內，心頭一動，猛覺不妙，忽然下面傳來一陣慘叫聲！

## 同門相助滅奸徒

聽到那慘叫聲，柳枝青低頭一望，但見下面那幾個大漢，全部中了她一早設伏的弩箭之下，倒了一地。也直至此際，柳枝青才察覺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魏宓並沒有告訴洗劍明，他們之間的聯絡方式，柳枝青貿貿然到昌榮糧油店聯絡，豈不是露出馬脚?

這念頭電光石火般在她心頭一掠而過，柳枝青也顧不得下面那些大漢的死活，跳落地拾起包袱，推開窗子便跳了出去。

柳枝青雙脚一落地，立即用力一蹬，再振衣跳上屋頂，但見遠處有一道人影，急掠而去。柳枝青放足而追，可惜她身懷六甲，輕身功夫大受影響。不但沒法追得上，反而將距離拉開了。

柳枝青見沒法追得上，只好放棄，步行去榮昌糧油店，那掌櫃見到她，微微一怔，問道：「夫人改變主意，不要見魏爺了?」

「誰說不見?他如今在何處，他根本已在本城，何須後天?」

楊鐵心道：「老朽根本未見過他，是他派人來通知的，他在不在本城，老朽根本無從知道，亦與我無關！」

柳枝青見他不像說謊，只得悻悻然返回客棧。可是回到客房，却要面對那堆死屍，柳枝青想了一下，決定離開，因爲她認爲魏宓已識穿自己的計劃，不會再來。

柳枝青離開了客棧，突然覺得一陣心虛，假如她不能殺死魏宓，那麼便隨時有危險，她留在許昌亦無意思，是故信步出城，邊去邊思量。

她先後兩次遇到神秘人，第一次在洛陽的新陽客棧外面，今日則是第二次，這人是誰?諶卓漢只對任督眞經有興趣，閒事不會管，上次在袞州要殺洗劍明，也不過是因利乘便，嚴格來說，並沒有什麼仇恨！那麼此人與此事又有何關?

她低頭慢行，忽聞有人叫道：「老三！」聲音十分熟悉，抬頭一望，只見花紅葉策馬來至自己面前，「老三，你怎會在這裡?」

柳枝青反問：「大師姐你又怎會來此?」

花紅葉道：「我接到一宗生意，到許昌殺一個人！」她回頭四顧，又問：「你丈夫呢?」

柳枝青見路旁有座樹林，便招手着她進林，柳枝青將自己的遭遇說了一遍，花紅葉臉色大變，澀聲問道：「什麼?你丈夫原來是海大哥的三師弟?」

「師姐還說小妹命好，上天教我嫁給他，其實是在折磨小妹！」柳枝青垂淚道：「天下男子千千萬萬，偏教我看上他！大師姐，咱們做殺手的，跟妓女一樣，一失足之後，便再難有機會回頭！」

花紅葉很有同感地道：「不錯，也許這是上天對咱們的報應！」

柳枝青恨聲道：「但師父她幹了這許多壞事，賺了那許多骯髒錢，却未見有報應，這又怎樣說?」

「愚姐只能說一句，上天不公平！」花紅葉這時候已消除了對她的怨恨，問道：「老三，你如今有何打算?」

「小妹也不知道，大師姐你來此殺誰?」

「這生意十分奇怪，僱主沒說要殺誰，只要咱們殺住在高陞客棧西三號房內的人！」

柳枝青大叫一聲。「大師姐，你說什麼?」

花紅葉被她突如其來的大叫嚇了一跳。「老三，什麼事，你認識那住客?」

「小妹就住在那裡！」柳枝青吸了一口氣，問道：「僱主是誰?」

「師父怎肯說，咱們剛巧到新鄭，突然接到這宗生意！是誰要殺妳的?」花紅葉亦十分奇怪。

柳枝青咬牙道：「可能性最大的是魏宓！」

「魏宓?」花紅葉臉色一變，「海大哥的副手魏宓?他爲何要殺你?」

「因爲小妹懷疑他是殺死海大哥的僱主！」



花紅葉一把抓住柳枝青的手臂，急問：「有何憑証?」柳枝青便將自己在洛陽新陽城聽到的話，轉述了一次，花紅葉頷首道：「任督眞經的消息，原來是他放出去的，以卜、施兩人之能耐，諒也無此胆量，亦只有魏宓知道那天海大哥要赴約，而他又熟悉海大哥身旁的人，如此方能叫人在轎上把花作識別！可鄰海大哥一直十分信任他，那料到這惡魔包藏禍心！」

柳枝青道：「他覬覦海大哥的職位，所以要除他，再利用任督眞經製造師父跟諶卓漢的內鬨，最好由他倆鬥過兩敗俱傷，他便可坐收漁人之利，這一條一石二鳥之計，十分毒辣，可惜師父沒有上當！」

「但師父對那任督眞經，仍然念念不忘，咱們這次來新鄭，便是得悉諶卓漢，突然由齊魯南下，師父估計他有了任督眞經的下落，所以匆匆帶咱們趕來！」

柳枝青道：「想不到連師父也不放過小妹！」

「這一次可能連師父也不知道是你！」

「但小妹却非殺他不可，他一日不死，小妹便一日不能安心！」

花紅葉雙眼射出怒火，道：「愚姐就更加不會放過他，咱們姐妹合作，料他有兩條命，也沒有活命的機會！」

柳枝青心頭一動，問道：「師姐知道他在何處，還是另有聯絡之辦法?」

「沒有，師父說只要咱們殺了人，他自然會知道！還有，做成這筆生意，愚姐便滿師了！」

柳枝青想了一下，忽然附耳在花紅葉低語了一陣，只見花紅葉默默點頭。

＊　＊　＊

柳枝青雖被迫回客棧，把那些大漢的屍體，塞到床底下，又用布抹淨了血跡。這時候，她心頭又走上一個疑問：既然魏宓也僱殺手來殺自己，那麼這幾個大漢又是誰派來的?事情似乎越來越復雜，柳枝青沒法找到答案，便索性睡覺。

到了三更，柳枝青便坐了起來，俄頃，外面傳來一個輕微的對話聲，接着窗子被人推開，一陣弩箭射了進來，都落在壁上。柳枝青却發出「啊」地一聲叫！

窗口人影一閃，柳枝青眼尖，認出是花紅葉，便向她打了個手勢，用驚歎的語氣問道：「你，你是誰?」

花紅葉不答，抽出劍來，與柳枝青的劍互撞了幾下，黑暗之中，金鐵交鳴之聲，遠遠傳了出來。接着花紅葉便收劍再由窗子跳出去！

柳枝青十分緊張，連忙佈置一下，跳上橫樑伏下。時間一點一滴過去，外面毫無動靜。約莫過了兩頓飯工夫，她才聽到上面有踏瓦之聲，一顆心立即跳了起來。

果然不久，只見紗窗上多了一道人影，有人在偷窺，柳枝青十分耐心等候，希望他會進來檢視，則自己成功的機會便很大。

俄頃，窗子突被人推開，柳枝青不暇思索，手上兩枝弩弓，立即發射，這是雙矢式的，一共四枝短矢，直向窗子飛去。

那人也厲害，立即鬆手，窗子落下，但弩弓射力强勁，穿牆而出，說時遲，那時快，柳枝青亦自樑上向窗子那裡射去！

「嘩啦啦」一聲響，窗櫺碎裂，人已落在院子中：只見一條人影，正飛向圍牆！

柳枝青豈肯罷休，急追而去。

就在此刻，只見圍牆外面亦飛起一蓬短矢，那人大叫一聲，翻身飛落院子中！天上月色雖淡，仍隱約見到他右肩及右臂各中一矢！

柳枝青標出幾步，長劍自後急刺！那人亦好生了得，一回身，單刀一擋，已將長劍架開。柳枝青見他臉上蒙着布，但面龐及身材，依稀像魏宓，當下道：「魏宓，你陰謀已暴露，何須再遮掩！」

蒙面人不吭一聲，揮刀一劈，他功力深厚，刀法嫻熟，武功顯然遠在柳枝青之上，不過右肩左臂都受了傷，功力大打折扣，竟然佔不了便宜。

兩人剛換了幾個照面，牆外又跳進一個人來，正是花紅葉。蒙面人一見到她，目光一變，脫口道：「原來你們是師姐妹！」

花紅葉冷笑一聲：「你終於露出口風了！魏宓，姑奶奶問你，海大哥與你情同手足，你因何下此毒手殺他！」

「嘿嘿，誰叫他不識抬舉，我勸他不要棧戀江北密捕總捕頭的虛職，與你遠走高飛，他偏不肯，魏某只好替你收拾這個薄情郎了。」魏宓直認不諱。「花姑娘，說起來你還得感激魏某哩！」

花紅葉揮劍急刺，罵道：「我殺你這禽獸！」她專攻魏宓後背，這一來，饒得魏宓厲害，亦有點招架不住，不過他能作爲江北總捕頭海東藍的副手，自然有其過人之處，臨危不亂，邊鬥邊道：「花紅葉，我僱你來殺阿瓶，爲何你反與她合力殺害我，難道不怕你師父重責?」

柳枝青怒道：「魏宓，你不必花言巧語，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魏宓忽然大叫起來：「人來，有强盗！」他大呼小嚷，客棧內立即有了反應。

花紅葉忙道：「老三，速加一把勁，以免夜長夢多！」

柳枝青左手自懷內一掏即出，左拳緊握，魏宓見狀暗自留心。再過三招，人聲漸近，柳枝青左手倏地一揚，魏宓早有準備，立即自旁一跳！

誰知柳枝青左手根本沒有暗器，魏宓剛自一怔，忽聞背後一陣機刮機响，不由亡魂喪胆，雙脚盡力一頓，拔身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柳枝青脫手將長劍拋出，劍如飛矢，劍刃直刺進魏宓的胸膛！與此同時，店內的夥計和住客恰至，見狀一齊發出驚呼！

花紅葉拉起柳枝青跳上圍牆，頭也不回地道：「這人是武林中著名的殺手，汝等勿驚！」她拉着師妹的手，直奔出城。

柳枝青問道：「師姐，咱們去那裡?」

花紅葉道：「魏宓不簡單，恐他在城內有埋伏！」

柳枝青忽然醒起一件事來，道：「剛才忘記問魏宓，前天有人來偷襲小妹，不知是不是他派來的！」

「還管這許多作甚?反正你用假名又易了容，只要殺了魏宓，已可放下心頭大石！」

「話雖如此，小妹始終覺得好像還有人跟着小妹！」

花紅葉一笑道：「你必是疑心生暗鬼，那還有人知道你的底細？」

柳枝青這才稍爲放心，突又想起一件事，道：「師姐，小妹與洗大哥有約，在許昌候他，直至產下麟兒！」

花紅葉考慮了一下，道：「愚姐反正無處可去，就陪你吧，待你產下麟兒之後，再作打算！」

柳枝青喜道：「如此最好，咱們過幾天再回許昌！」

＊　＊　＊

柳枝青與花紅葉過了幾天便進城賃了一棟小院子，又交待了盛昌客棧的掌櫃。過了兩個多月，此時已是盛夏，這時候，洗劍明才披着一身大汗趕來相會。

夫妻相見自有一番說話，花紅葉權充女僕，在旁見狀，緬懷身世，暗暗流淚不已。洗劍明與柳枝青小別勝新婚，比前更爲恩愛。三人爲了即將降臨的小生命開始準備着，又一早僱定了接生婆。

洗劍明因調查工作毫無所獲，時生愧疚之情，反而柳枝青因爲解除了後患，心情大佳。

這天晚上，洗劍明又在長吁短嘆，柳枝青道：「大哥，一個人只要盡了力，便無須愧疚，大師哥泉下有知，也不會怪你！」

洗劍明道：「大師兄一向待愚兄爲親弟弟，他被人慘殺，愚兄……唉，眞叫人慚愧！」

「大哥，咱們以後退出江湖吧，做個普通人，豈不更加逍遙快活？」

洗劍明嘆了一口氣，道：「妹子，你以爲愚兄不想過快活逍遙的日子麼？只是家師悉心栽培，愚兄若未立寸功，就此退出江湖，怎說得過去！」

柳枝青知道沒法改變其主意，嘆了一口氣，道：「小妹也不勉强你，你總得爲我母子着想，一切小心！」

如此又過了幾天，柳枝青尚未有臨盆跡象，洗劍明大急，柳枝青問道：「大哥，你與人有約？」

「非也，家師七十大壽將屆，愚兄不能不回山拜壽！偏生那小畜生，又還不出生，教人好不焦慮！」

柳枝青問道：「師父壽辰在何時？」

「下月初七日！愚兄最遲也得提早三天回師門，準備一切！」

柳枝青再問：「師父大壽廣宴羣英？」

「不會吧，師父一向反對這種排場，又不好出風頭，以前做壽除了門下弟子之外，只有三數位老朋友到賀而已！」

柳枝青想了一下，道：「如此你初一便起程吧！」

「但妹子你還……」

柳枝青笑道：「你担心什麼？家裡又有阿紅姐，還有接生婆，反正你留在家裡，也幫不上忙！」

到九月初一，柳枝青仍未有跡象臨盆，洗劍明心急如焚，交代了接生婆和花紅葉一番，辭別了妻子，便策馬匆匆南下。

不料就在這天晚上，柳枝青便順利產下一麟兒，柳枝青又喜又氣，輕聲罵道：「這小鬼偏偏這時候才出來，教他爹爹担心！」

過了兩天，柳枝青見身體沒有什麼問題，便決定帶兒子去桐柏山向百曉生拜壽。花紅葉道：「老三，還是別去的好，何況你剛才產子，百曉生知道也不會怪你！」

柳枝青笑道：「小妹身體很好，不能騎馬，便乘馬車，何況醜婦終須見家翁，遲早也得去一趟，既然如此，爲何不在他七十大壽時去？再說魏宓已死，已無須担心！」

花紅葉想了一下，道：「你既然執意要去，愚姐只好隨你走一趟，我也想見見海大哥的師父！」

一輛馬車自官途折入小道，車夫是位四五十歲的中年漢，他駕車技術顯然十分純熟，馬車駛來十分平穩。但車廂內不時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車老大，請你快一點，咱們一定要在初七之前到達！」

車夫頭也不回地道：「夫人放心，保証今夜便到達山下！」

車廂內坐着三個人，柳枝青母子和花紅葉，柳枝青又興奮又緊張，花紅葉則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那車夫估計果然沒錯，天色未全黑，便已停在桐柏山下。

百曉生的居所山村內的人，幾乎全知道，一問即有人自告奮勇帶她們上山。那村夫沿石級而上，花紅葉抱着洗劍明之子，走在最後面，走了六七丈高，到了一座草坪，只見裡面山壁之前，建了幾棟石屋，甚是整齊，屋前也種了許多花木，樹上掛着三盞風燈。村夫道：「到了，就在這裡，待我去替你們叫門！」

村夫尚未走到屋前，裡面又跳出一位青年來，喝道：「誰？」

村夫忙道：「雷四俠，有兩個女人抱着一個孩子，說要找洗三俠！」

那青年便是百曉生之四徒雷琴聲，當下走前幾步，柳枝青忙道：「四師弟你好，愚嫂是來找洗大哥的，這是他的兒子！」

雷琴聲先是一怔，繼而喜道：「原來是三師嫂！剛才三師哥正提到您哩！」他回首高聲叫道：「三師兄，三師嫂來了！」

話音剛落，洗劍明已自裡面跑了出來，驚喜地道：「妹子，你怎會來……咦，這個……」

柳枝青嗔道：「還問什麼，當然是你兒子啦！」

洗劍明樂得傻乎乎地笑着，半晌方道：「快進來！」他連花紅葉也請了進去。那裡共有四棟大小不一的石屋，三棟住人，一棟是灶房及堆放雜物的地方，百曉生住在中間那一棟。

廳內安着一張八仙桌，幾個老人正在品茶聊天，猛見有人進來，都轉頭望過去。

洗劍明對一位蓄着三綹花白長髯、但精神矍鑠，神情和靄的老者道：「師父，這便是你的徒媳阿瓶！妹子，快跪下！」

柳枝青欲跪，那老者忙伸手攔住，道：「你剛臨盆不久，不必行禮，起來起來！」

柳枝青堅持要跪下，道：「今日是徒媳第一次拜見您老人家，這個禮絕不能廢，否則瓶兒便怕師父不認我了！」

百曉生一怔，隨即道：「那好吧，適可而止！」旁邊那幾位老者都呵呵笑了起



來。百曉生替她介紹，那幾個長輩，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其中更有華山派掌門司徒高，「神拳無敵」時光華！

百曉生似乎十分喜歡孩子，伸出食指逗他，問道：「孩子叫什麼名？」

「尚未有名，正要請師父賜一個！」

司徒高道：「這孩子生得及時，名字該與百曉兄壽誕帶點關係，方有意思！」

洗劍明亦求師父賜名，百曉生自懷內掏出一塊玉珮來，道：「這塊玉隨老夫已有五十年，今日且送與他做個見面禮，而阿瓶的禮物，待過幾天老夫再找件好東西送你！」

柳枝青更爲放心，滿心高興地謝了，花紅葉在旁也替她高興。百曉生想了一陣，道：「這孩子叫柏壽如何？」衆皆稱善，柳枝青與洗劍明跪下謝了。

百曉生又道：「明兒，你帶你媳婦兒歇息去吧，明天的事反正照往例，也費不了多少工夫，就讓你二師兄和四師弟去辦吧！唉，可惜藍兒……」他雙眼濕濡，轉頭揮了揮手，示意他們出去，花紅葉黯然神傷，幾乎欲對他說出眞相，幸而柳枝青將她拉出去。

洗劍明本來與雷琴聲住在一起，如今便搬到周信道那棟石屋去，空出房來給花紅葉住。那周信道也來與柳枝青相見，寒喧了一陣才回去。

柳枝青見丈夫的師父和師兄弟都十分和靄老實，大爲放心，連日來的担心，一掃而空，只覺得一切充滿了希望。洗劍明見她替自己生了個兒子，更是滿心高興，忽然道：「可惜大師兄不能參加明天師父的七十壽宴！」

柳枝青乾咳一聲，道：「大師兄泉下料已能瞑目，大哥不必感慨！」

洗劍明訝然問道：「妹子怎會認爲大師兄會瞑目？」

柳枝青心頭微微一沉，一時之間，想不到理由，便嬌嗔道：「傻蛋，你聽不出人家是在安慰你麼？難道這時候要說些令你不高興的話來？告訴你，明天是師父的大壽，你千萬別提大師兄三個字，免得師父不樂！」

洗劍明傻乎乎地笑道：「妹子說得是，眞是位好內助！」

＊　＊　＊

次日一早，山上便十分熱鬧，洗劍明與柳枝青一早便已換好衣服，抱着兒子去向百曉生拜壽，賓客亦早在堂上列位。

百曉生的弟子依序向其拜壽，輪到洗劍明時，他拉着妻兒一起跪下，衆老友又向百曉生恭喜一番，都誇說徒媳美貌賢慧，徒孫生相清奇。接着是雷琴聲拜壽，司徒高正想接着上，那知花紅葉快一步，跪下向百曉生祝壽。

百曉生連忙將她拉了起來，道：「老夫與姑娘素昧平生，怎敢當此大禮。」

「當得的，前輩德高厚重，四海景仰，怎不當得！」

百曉生在那一拉之間，已試出她身懷武功，心中暗道：「阿瓶怎會與她在一起？此人武功不弱，又爲何肯甘心爲僕？老夫與她非親非故，她納頭而拜，這其中有何隱情？」他心中奇怪，可是當着這許多人，又不便問，當下司徒高等人一一上前拜壽，百曉生亦一一回禮。

就在此刻，外面忽然有人呼道：「咱們可有遲否？」百曉生忙示意周信道出門迎接，自己隨後而出。見前面一位滿臉紅光的老者，背後還跟着好些年紀不一的武林高手。「老壽星，傅某幸未來遲！」原來此人在武林中以急公好義著稱，人稱「應天星」傅羽。

當下背後諸人都向百曉生祝壽。百曉生見來這許多同道，又憂又喜，憂的是自己未有準備，恐無佳餚招待，喜的是自己雖無發帖，仍有許多同道到賀，証明了自己的成就，當下忙道：「請恕老朽有失遠迎，請進內喝杯水酒！」一邊又忙令雷琴聲着人下山加辦酒菜。

就在此刻，坪下又傳來一道聲音：「百曉生且慢，老婆子也未算遲吧！」衆人眼前一花，坪上已多了一位老婦，赫然是「銀髮拐后」太史娘！

太史娘行事但憑好惡，但在武林中始終有其地位，百曉生不敢怠慢，也請她進內。太史娘一進內，目光一及，見到兩個愛徒在場，臉色登時大變，可是此刻又不由她退出去！

花紅葉和柳枝青見到太史娘，同樣心頭打鼓，只盼不要生出事端，以免好夢成空。

當下百曉生弟子招呼羣豪入座，百曉生道：「阿瓶，你代爲師招待太史拐后！」柳枝青只好將兒子交給花紅葉，硬着頭皮上前。

太史娘輕輕瞪了她一眼，似有含意，却嘻嘻笑道：「百曉生，你幾時收了的女徒？」

「拐后誤會，她乃小徒兒洗劍明的媳婦兒，昨日才回山！拐后似乎認識她？」

太史娘怪笑道：「老身行事古怪，豈會認識這種賢慧的女性！」

話聲剛落，只見外面又走進三個人來，爲首那人年在四五十之間，相貌十分粗豪，衣著淳樸，似是鄉巴佬，可是他一到，羣豪都長身與他打招呼：「柴大俠久來無恙？」原來此人外號「老實樵夫」，姓柴名如山。

柴如山只與羣豪略點一下頭，便轉頭問太史娘：「你不認識她？嘿嘿，天下間竟有師父不認識徒弟之理？還有，此人亦是你之徒弟！」言畢指一指花紅葉。

變生肘腋，羣豪萬料不及，都「啊」地一聲叫了起來！太史娘臉色一變再變，終於大笑道：「老身的徒弟，便不配嫁與百曉生之徒？我早知你們這些自命俠義的東西，一向看不起咱們無名無派的人，恐影响愛徒婚姻，故此不相認，難道這也算犯武林規矩？」

她自己承認，羣豪又「啊」地叫了一聲，洗劍明吃驚地望着妻子，奇怪她爲何要騙自己，而柳枝青和花紅葉則如待罪之羔羊般，垂下頭來。

百曉生忙道：「老朽門戶之見極淺，重要的是人品，拐后不必担心！」

柴如山踏前一步，大聲道：「百曉老先生，別人之徒您大可以不計較，但您可知道太史娘暗地裡幹的是什麼營生麼？」

話音未落，太史娘突然躍起，龍頭鐵拐猛地向柴如山頭上砸下！幸好司徒高在

旁，且早有準備，急忙雙袖齊出，一捲龍頭拐，一拂其面！

　華山派掌門的功力，豈同小可？袖未至，那股罡風已壓得太史娘透不過氣來！太史娘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立即移形換位，向門口飛去，可是傅羽和時光華已攔在門口，一齊發拳，喝道：「退回去！」

　太史娘不敢攖其鋒，一個倒縱，返回廳內，哈哈笑道：「好啊，你們幾個大男人，想欺侮我一個孤苦伶仃的老婆子麼？」

　百曉生沉聲道：「道兒，你們攔住門口，未得爲師許可，誰也不許離開！」回頭又道：「拐后不必緊張，老朽一定秉公處理！請柴大俠續說下去！」

　柴如山道：「這太史娘其實是個殺手集團的首領，其四位徒兒都是殺手，每人都得爲她賺一大筆，方許她們滿師離開！」

　洗劍明臉色大變，脫口道：「胡說！阿瓶不是這一種人！」

　太史娘大喝一聲：「山村樵夫，你含血噴人可有証據？」

　「令徒殺死海東藍的情況，柴如山親眼看見！」柴如山指手往柳枝青指了指。「當日柴某正在通幽谷內峭壁上砍柴，居高臨下看個清楚！起初她蒙着臉，柴某不知她是誰，後來她在殺了人之後，在溪旁洗手，並解下蒙面巾洗臉，柴某才看清她的廬山眞面目！」

　太史娘道：「居高臨下，能看到她洗臉露出的面孔？樵夫，你這話教人怎生相信？」

　柴如山道：「因爲她後來抬頭望天色，所以柴某看得清清楚楚。後來我一直在暗中調查海東藍的死因，因而吊上了魏宓，這又無意中發現了她，只是當時還不知她已成爲百曉生的徒媳！」

　這刹那，柳枝青什麼都明白了，那位神秘人便是柴如山！

　忽聞洗劍明一道淒厲的叫聲：「妹子，他說的可是眞的？」

　柳枝青雙脚不由一曲，跪在百曉生面前，垂淚道：「師父，徒媳不肖……但徒媳是不由自主的，這都是被師父所迫，而且當時徒媳亦不知要殺的人是海東藍，直至後來才知道，也查出買凶的就是魏宓！徒媳與師姐已將他殺死！洗大哥，我自知對你不起，但我對你隱瞞一切，實是因爲怕失去你……就像師姐失去海師兄一樣！」

　洗劍明如遭五雷轟頂，妻子的話，他根本聽不進耳，踏前兩步，顫聲問道：「妹子，你爲什麼要騙我？你害得我好慘！海師兄待我如同手足，你教我他日有何臉目在泉下與他相會！」

　太史娘一直在找尋機會逃生，這時候，聽柳枝青的自白，更知道自己沒法狡辯，又見洗劍明渾渾噩噩走着，認爲良機已至，突然自袖管內飛出幾根銀髮針來，洗劍明閃避不及，身上已中了幾針，而太史娘也及時躍起，自其身旁向門口竄去！

　周信道與雷琴聲雙劍齊出，太史娘龍頭拐盡力一擊，兩人抵擋不住，一齊退開，但仍守住門口。

　說時遲，那時快，但見百曉生自座上飛起，直撲太史娘的後背，喝道：「老夫今日便領敎一下！」

　百曉生的功力非同小可，他雙掌拍出，滿室生風，周信道與雷琴聲立即閃開。太史娘無法閃避，只好回身過來，揮拐反擊！

　可是百曉生見大徒慘死，三徒中針，怒火燃胸，這兩掌幾乎拚盡全身之力，掌風凌厲無匹，龍頭拐來至，已被掌風撞開，餘風落在太史娘身上，只見她身子震了一震，已然受了傷！

　百曉生道：「今日不敎你血濺當場，老夫便當衆自刎！」言未畢已開始進攻。太史娘見逃不掉，只好揮拐應戰，兩人一上手都捨生忘死，招招凶險！

　百曉生每招都挾着勁風，逼得太史娘須運足內功抵禦，如此一來，傷上加傷！眨眼間，十招已過，百曉生覷得眞切，一掌運足九成眞力印出！

　太史娘避無可避，左掌只好挾勁迎上去，但聞「蓬」的一聲响，兩掌相交，百曉生只退了一步，太史娘却如斷線風箏倒飛，人未落地，已口噴血箭，倒地掙扎。

　與此同時，柳枝青已搶前扶住洗劍明，跪地哭道：「大哥，小妹對不起你，你殺了我吧！」

　洗劍明聲音苦笑：「妹子，你教我如何說？」他喘了一口氣，又道：「你如果不騙我，也許不會弄到今日這個地步……」

　柳枝青哭道：「大哥，小妹本想與你白首到老，但如今亦無話可說，唯有陪你下黃泉！」她一把搶過洗劍明的長劍自刎！未斷氣之前，回頭道：「大師姐……請您代我養大柏壽……」言畢氣絕，俄頃，銀髮針進入洗劍明的心房，他亦氣絕倒在妻子身旁。

　百曉生七十壽辰，落得一場劫難，事後，百曉生讓花紅葉留在山上撫養洗柏壽，花紅葉鬱鬱終生，未待柏壽成人，已經死了。

（全文完）

## 本刊啟事

本刊自一九八二年調整定價後，時隔四年之久，於八六年初因虧損過鉅，始調整定價爲每本五元，希望能改善虧損賬目，但由於紙張、油墨、稿酬、員工薪酬等各項開支仍然按年有增無減，八六年度本刊虧損仍鉅，故不得不由八七年度第二十九年第一期起，調整定價爲每本港幣六元，冀望稍能平衡虧損賬目，情非得已，敬希各地讀者體察衷悃，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周刊)謹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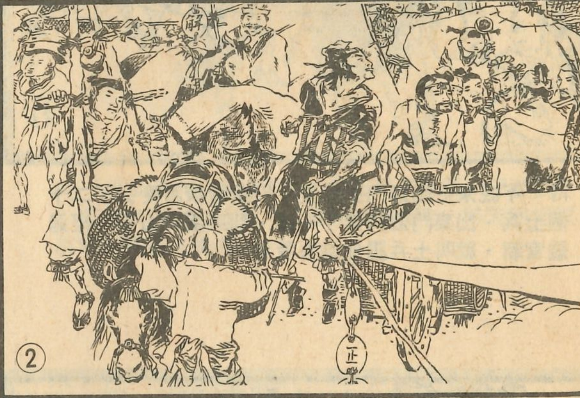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六　　高石・編繪

# 智取生辰綱（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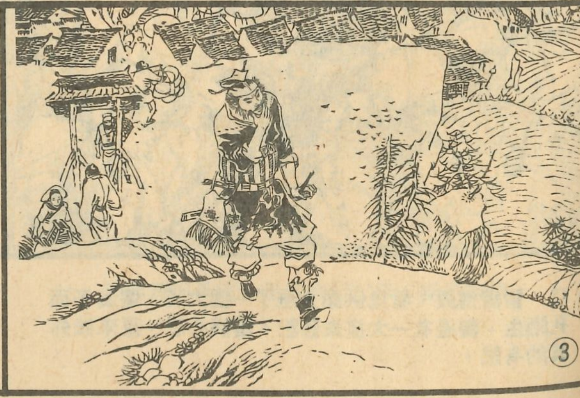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1　話說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是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他每年給老丈人送壽禮，向百姓攤派生辰捐；日期臨近，就派衙役四出催逼，害得百姓無不叫苦。



2　梁中書送價值十萬貫的生辰綱到東京上壽的消息，很快就傳到江湖上，給一個叫赤髮鬼劉唐的好漢聽到了。



3　劉唐認爲這種從百姓身上搜刮去的錢財，不能讓貪官汚吏受用，應該在半路截取；但自知憑他獨自一個人，沒法幹如此大事。



4　他想起一個人來。此人住在濟州府鄆城縣東溪村，名叫晁蓋，外號托塔天王，平生仗義疏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劉唐決定去找他，商量集合同道，劫取生辰綱。



5　劉唐拿定主意，直奔鄆城縣；這一天進了縣城，先上酒樓，不覺多喝了幾碗。



6　劉唐乘醉出城，來到東溪村村外。此時天色已晚，他見山下路旁有一座靈官廟，廟門打開，決定在此歇一宵，天明再進村去訪晁蓋。



7　劉唐走進靈官廟，也不見有廟祝，就爬上供桌，把破衣服脫了團做一塊當枕頭，倒頭便呼呼睡着了。



8　這東溪村歸鄆城縣管。鄆城縣有兩個巡捕都頭：一個馬兵都頭，姓朱名仝，人稱美髯公，學得一身好武藝，帶着二十個騎馬的弓箭手和二十個土兵。



9　還有一個步兵都頭，姓雷名橫，人稱插翅虎，原是打鐵匠出身，也學得一身好武藝，帶着二十個使槍的頭目和二十個土兵。




10　這天，鄆城縣知縣時文彬派朱仝、雷橫，各帶土兵，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頭前去查夜。



11　不說朱仝出西門去巡查；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沿村走了一遭，到東溪村山下，經過靈官廟，就叫土兵跟他進去看看。



12　雷橫進殿，看見供桌上睡了一個大漢。這漢子面孔陌生，鬢邊有一大搭朱砂記。雷橫心想；原來城外眞的有賊。





13　雷橫一聲喝，土兵一齊向前，把大漢綁了起來。赤髮鬼劉唐驚醒過來，措手不及，只得叫苦。



14　這時還不過五更天氣。雷橫帶了土兵，押着劉唐，直奔東溪村晁蓋莊，打算要些點心吃，等天明把劉唐解到鄉裏去拷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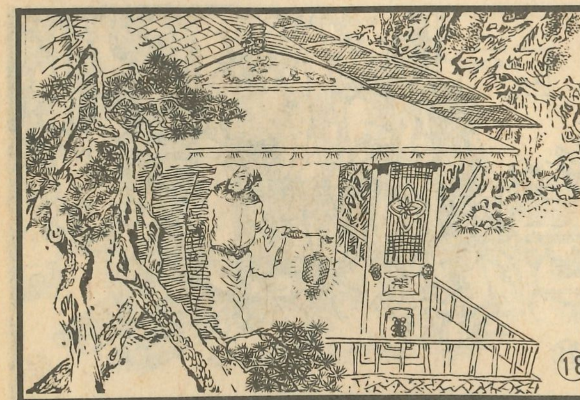
15　莊客報與晁蓋，晁蓋當即起床，開門接待。



16　土兵把劉唐吊在門房裏，跟了雷橫到後邊草堂來。




17　晁蓋吩咐莊客安排酒食招待土兵，自己把雷橫迎進內廳。雷橫告訴他在靈官殿上捉了一個醉漢，看來一定是個小賊。



18　晁蓋陪雷橫吃了幾杯酒，想看看被他們捉到的是甚麼人，就叫莊上的管事來相陪；自己推說要去小便，走了出來。




19　晁蓋到門房裏來，用燈籠照了照劉唐，卻不認識。




20　晁蓋問劉唐找哪一位好漢，找他做甚麼，劉唐就把來意說了。




21　晁蓋叮囑劉唐，一會等他送雷橫出來時，喊他娘舅，由他認做外甥，以使讓雷橫釋放劉唐。




22　晁蓋回到裏邊，又陪雷橫吃了幾杯酒。窗外天色已亮，雷橫起身告辭，晁蓋在後相送。




23　二人剛走到門房邊，土兵正把劉唐往外帶，劉唐一見晁蓋，就叫娘舅來。




24　雷橫忙問晁蓋。晁蓋就說劉唐是他外甥，從小在這裏靠他過活，四五歲上跟姐夫去南京，十四五歲又來過一次，此後就沒見過。






25　晁蓋奪過土兵手中棍子，假意要打劉唐。雷橫連忙勸住，說沒有見他做賊，確實只因喝醉了酒睡在靈官殿供桌上，形迹可疑，才把他捉來的。




26　雷橫吩咐土兵解了綁，把劉唐還給晁蓋。晁蓋取了十両銀子重謝雷橫。雷橫隨即別了晁蓋，與土兵分了銀両，離莊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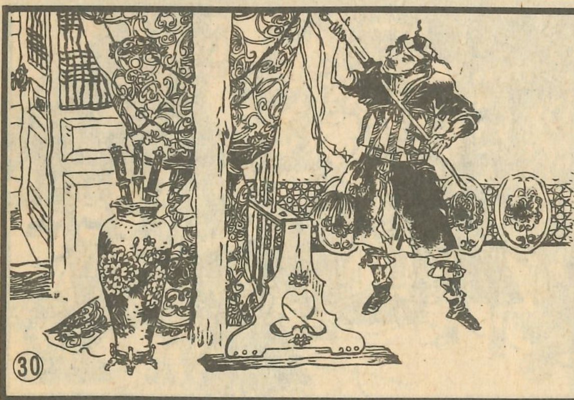

27　晁蓋帶劉唐到後堂，取出幾件衣服與他換了。劉唐向晁蓋說了打算劫生辰綱的事。




28　晁蓋答應從長計議，吩咐莊客引劉唐到客房安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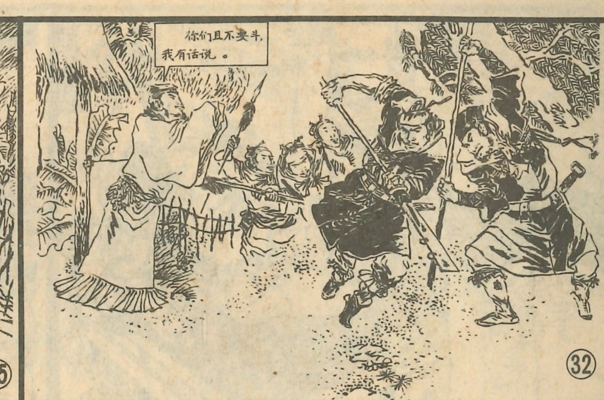
29　劉唐在客房裏怎麼也睡不着，想想雷橫把他當賊吊了半夜，反詐去晁蓋十両銀子，實是可惱。他尋思雷橫不會走多遠，不如追上去打他一頓奪回銀子，也出一口惡氣。



30　劉唐走出客房，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把樸刀就走。



31　劉唐往南趕了五六里路，在一處柴門茅屋附近的大路上截住雷橫。二人就鬥了起來。




32　衆土兵見雷橫鬥不過劉唐，正要一湧上前；忽然路旁的柴門開了，走出一個人來，叫他們歇手。




33　雷橫認得是本村學究吳用，人稱智多星；就跳出圈子，把晚上的事情告訴了他。吳用心想：我和晁蓋自幼相交，不會見他有外甥，內中必有蹺蹊，我且勸開了再問他。




34　吳用正在勸解，只見晁蓋從大路上趕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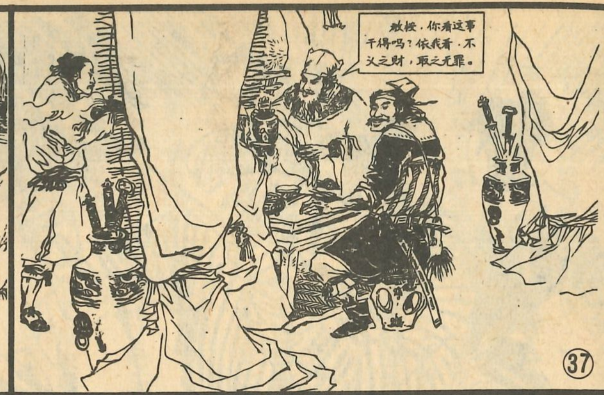



35　晁蓋趕到面前，喝住劉唐，讓雷橫他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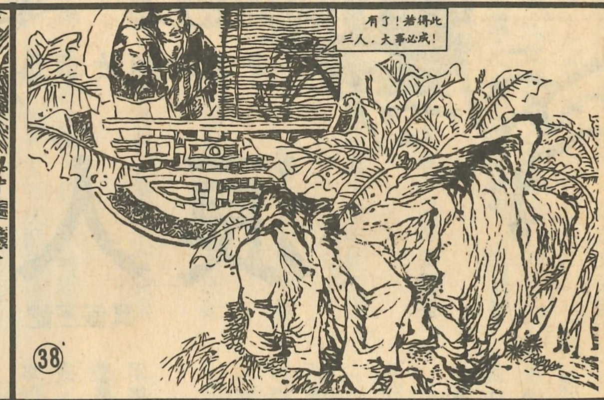



36　雷橫和土兵走後，吳用問晁蓋哪裏忽然來了個外甥。晁蓋就請他到莊上細談。






37　三人來到莊裏，晁蓋把劉唐起意劫生辰綱，來此集合同伙的事，對吳用說了。




38　吳用見晁蓋有意，便也說這事可幹，但只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有七八個同心合力的最好。他想了一會，想出三個好漢來。



39　吳用告訴晁蓋、劉唐，在梁山泊旁邊石碣村中，有兄弟三人，一個叫立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叫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叫活閻羅阮小七。個個武藝出衆，可以赴湯蹈火，同生共死。



40　晁蓋要派人去請，吳用說阮氏三雄還須由他親自去說動才肯入伙。當夜，吳用就離了東溪，趕往石碣村。




41　第二天，吳用來到石碣村，逕奔阮小二家。只見枯樁上纜着幾只小漁船，籬外曬着一張魚網，靠山傍水，約有十多間草房。吳用上前叫門。




42　阮小二出來，吳用只說他現在財主家做坐館先生，財主要辦酒席，特來要幾尾鯉魚。阮小二邀吳用先去對岸的酒店喝酒。（待續）

**上文提要：** 心狠手辣的「九陰手」江騰蛟施用花言巧語騙取了舊相好黑珍珠的歡心，企圖從她那裏把扶桑名畫拿到手，且又威脅利誘黑珍珠的徒兒黑中臯，從匿藏在灶爐灰中，奪走了該幅名畫……大內派出絕頂高手一品侍衛丁大山等人，四出打聽查訪哈王妃裕金枝下落，偶然的機會在一個十分隱秘的洞穴內發現了哈王妃，丁大山幾經周折才能把王妃帶回皇宮，豈料這個「王妃」却已是以假換眞……



老少江湖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 浪人浪事

## 眞假王妃　生枝添葉

「我不信不是你。」花逢春大聲嚷嚷。

小滑溜知道阿輝說的什麼，他大聲道：「那人叫崔九，綽號『鬼影子』。他有個特徵，胸前有黑毛，由頷下直到小腹以下……」

這個暗示她的妹妹，既然和崔九有那回事，一定還記得那人胸前的黑毛，即使未有看到也能感覺出來。

花氏姐妹大爲吃驚。

當然，這件事花迎春是心知肚明的，和她睡覺的男人前胸上有沒有茸茸的黑毛，她說不知道那實是騙人。

花氏二姊妹都望着花迎春。

花迎春雖然未說什麼，大姐和三妹已心照不宣了。

小滑溜道：「怎麼樣？有這回事吧？事情是這樣的，由於我們老大阿輝才十七歲，花二姐至少也有二十一、二了。這怎麼成？況且這等莊嚴隆重的大事，你們竟用猜拳的方式來決定。這不是兒戲嗎？」

三女一時無言以對。

小滑溜道：「況且阿輝早有意中人，她就是這兩個姑娘中的一位。自然不會撿妳們的便宜，玩完了就拍拍屁股走人！因而就以崔九來配對——」

「你放屁！」花迎春怒道：「是你出的鬼主意？」

「對對！」小滑溜道：「其實我是一份好意，崔九才三十歲，也不算太大，人家武功很高，文事底子也不差，他因事不在現場，如二小姐同意，我們就馬上找他到『蝶谷』報到，再隆重地慶賀一下。」

三姐妹氣得直喘氣，可是沒有辦法。

動咀皮子她們不如小滑溜，動武更是差勁。

她們每人屁股被紅棗踹了一脚，如今還火辣辣地發痛。

花逢春道：「好！這筆帳先掛着，早晚要算。」

小滑溜道：「嗨！我說花姑娘，崔九這檔子事兒，你們到底是承不承認？總得留下一句話呀！」

三女匆匆上馬揮鞭。

小滑溜大聲道：「人家崔姑爺萬事俱備，回家賣了兩畝地，連禮服長袍馬褂都訂做了，妳們倒是說句話呀！」

花氏姊妹狠狠地唾了一口，帶着三婢揚塵而去。

雷丹道：「小滑溜的辦法的確有用，有的事必須私下解決了，有的事還眞要公開的，在衆目睽睽之下，對方果然拉架不住。」

＊　＊　＊

丁大山自以爲接回王妃是奇功一件，立刻把王妃放在王府中，要他的心腹部下照料，當夜奏明皇上。

飽食終日的皇上那有這份耐性？一聽哈王妃被帶回，立刻希望見見王妃。

「丁侍衛，能不能帶進宮來？」

「啓奏皇上，臣以爲這樣不妥。」

皇上道：「依你之見——」

丁大山道：「臣以爲在哈王府見王妃較好。」

皇上道：「那兒是不是耳目衆多？」

丁大山道：「不會的。自裕金葉和百里長風逃走之後，哈王府即在內務府的管理之下，但內院仍由臣等負責。」



皇上道：「哈王妃呢？」

丁大山道：「現在哈王府的內院。」

皇上道：「卿怎能使朕不太招搖？」

丁大山道：「微臣已備好了便轎，直趨哈王府後門。然後再背上皇上飛越後院墻，不會被內院的人看到的。」

皇上道：「就這麼作。卿速安排。」

丁大山道：「臣都完全安排就緒，不知皇上是否要更衣沐浴一番？」丁大山眞會拍馬屁。

「對對，當然要。」

稍後，皇上被丁大山弄進了哈王府，可謂神不知鬼不覺。

丁大山成竹在胸，再解了裕金葉的穴道退出，屋中有月光瀉入，隱隱可見人影及面貌。

裕金葉不知情況如何，所以不敢講話。

皇上道：「欣聞愛卿回京，朕特來探望……」

裕金葉一聽，八成是丁大山一直把她當作了姐姐王妃。

既然如此，她樂得將計就計，冒充王妃到底。

她立即跪在床前，道：「臣妃無恙，怎敢勞皇上聖駕駕……」

「愛卿不必多禮，」皇上連拉帶拖一扶，裕金葉打蛇順竿上，乾脆往懷中一貼，這叫着水到渠成。

「愛卿爲何要離開北京？」

「啓稟皇上，臣妾胞妹囚禁了妾身而冒充，臣妾被她弄壞了脈穴，幸柳大俠帶到南方治療，大致已癒……」

皇上道：「眞是謝天謝地！」

裕金葉道：「皇上如此關愛，臣妾粉身碎骨也難以報答。」

皇上道：「言重！言重！愛卿要報答朕，今夜就是機會。」

裕金葉知道，姊姊莊重，她不能表現得太輕挑。

她垂頭坐在床邊，皇上上前爲她寬衣。

好事已成，皇上還以爲她是眞的王妃哩。

一連三夜，夜夜春宵，皇上把假貨當作了寶。

第四天裕金葉在洗澡，皇上一時好奇，要看看她的胴體。因爲這三夜都是摸黑進行的。

皇上還年輕，自然貪心了些，自窗孔中看了很久很久。

他忽然驚覺，這好像是早已和他有過露水緣的裕金葉。

皇上回屋想着，越想越不對，至少王妃不會如此容易上手。

王妃裕金枝，眞正是金枝玉葉，雍容莊重，端莊嫻淑，就算能到手，在床上也不會如此輕犯。

裕金葉浴罷回屋，坐在皇上身邊。

皇上知道裕金葉會武，萬一翻了臉太危險。

他站起踱到窗口，道：「卿是裕金枝還是裕金葉？」

裕金葉大吃一驚，本來她也知道，紙是包不住火的。

「皇上……」裕金葉一撒嬌，就要貼上。

皇上遠遠避開，而他站近窗口說話，也是提醒丁大山的。

此刻丁大山自然就在窗外，聞言大吃一驚。

但是，他絕對不信這是裕金葉。

因爲這是自柳光庭手中搶來的，柳總不會認錯王妃吧。

皇上道：「朕不是容易受騙的，妳不是哈王妃！」

這時窗外的丁大山忍不住了，道：「啓稟皇上，微臣敢以人頭作保，這位確是哈王妃裕金枝……」

皇上沉聲道：「丁大山，你恐怕是弄錯了！朕以前見過哈王妃很多次，裕金枝的最大不同之處是笑而不露齒，裕金葉大笑却會露出牙床。（相法上不論男女笑時露出牙床多好色）。」

丁大山震驚不已。此刻裕金葉一邊否認，一邊解釋，自然還是不承認自己是冒牌王妃。

待皇上盛怒而要丁大山進來拿人時，裕金葉不敢再躭擱，抽空自後窗逃出。欺君之罪，非同小可。

丁大山入屋見她已逃，立自後窗追出。不久就追上了裕金葉，這女人毒辣，身手也不差，和丁大山比，可就差上一截子了，未出二十五六招就被擺平在地上。

丁大山正要提起她向皇上請罪。忽然人影一閃，身邊站定一人。

丁大山道：「尊駕何人？」

來人道：「丁大俠太健忘了吧？」

丁大山仔細一看，竟是「回春散人」柳光庭。

他雖然身爲一品侍衛，身負上乘武功，但也知道柳庭光是「三奇」之一的師弟，身份超然，不可輕估。

丁大山道：「柳大俠夜闖王府，不知王法嗎？」

柳光庭冷峭地道：「丁大俠身爲侍衛，把份內的事作好就成了！爲什麼作這自貶身價的事？」

丁大山道：「此話怎講？」

柳光庭道：「柳某帶裕金枝南下，爲他療疾，絕對淸淸白白，丁大俠乘人之危是何道理？」

丁大山道：「聖旨在身，不得不如此！」

柳光庭道：「金枝的病尙未痊癒，恕我要帶走她……」

丁大山本想告訴他這不是眞王妃。

柳光庭也以爲，王妃是丁大山帶人自那秘洞中搶走的，當然錯不了，自然想不到中途已被偷偷調了包。

柳光庭一出手就是最厲害的一式散手。

丁大山一下子就被逼退了兩大步。

柳光庭挾起人，身已騰起。

丁大山大聲道：「這不是王妃，這是裕金葉。」

這話柳光庭自然不信，而且此刻也不暇細看。

丁大山弄錯了人，把事辦砸，已惹起皇上盛怒，如果再把這假的也弄去了。不

要說升官發財，既吃了可要兜着走哩。

追出到王府到了郊外，柳光庭一停，道：「丁大山，你再跟下去，我再沒閑工夫和你糾纏，可要施毒了！」

丁大山一驚，這倒不是唬他，如果施毒，他會當場現形。

丁大山道：「柳大俠旨在救人，這當然無可厚非，但大俠可曾想到王妃是朝廷命婦？如果就此帶走，已犯王法而變成了欽犯，況且此婦的確不是王妃裕金枝，而是其妹『毒百施』裕金葉。」

柳光庭道：「丁大俠請回，如果錯了，柳某一定送回來，丁大俠，如果是假的，你會把她搶回來？」

柳光庭疾馳而去。丁大山連連跺脚但未再追。

剛才試了一下，三奇的同門，的確非同小可。

柳光庭一口氣奔出十來里外，放下一看，不由暗驚，此婦果然不是裕金枝，柳對王妃的印象太深刻了。

解了裕金葉的穴道，道：「妳不是金枝。」

裕金葉淌着淚點頭，因爲她必須如此。

柳光庭對姐姐情感至深，她害得姐姐弄亂了經脈幾乎得了失心瘋。

這件事柳光庭豈肯罷休？她道：「柳大俠，你殺了我吧！」

柳光庭道：「妳爲什麼要害你姐姐？」

「我說過，相信姐姐也不知道，就是爲了那幅畫。」

柳光庭道：「爲了一幅畫，連同胞手足之情也不顧了？」

裕金葉道：「我該死，你把我殺了吧！」

柳光庭道：「我一直想不通，在那洞中爲裕金枝療傷，絕對沒弄錯，怎麼又變成了妳？」

「柳大俠，這其中有一段插曲。」裕金葉說了三小的事。

「有這回事？」柳光庭大爲驚奇道：「你怎不早說？」

裕金葉道：「我被丁大山刼持後，曾對他解釋過，但他充耳不聞，他以爲你都認不出我是假的，絕對假不了，那是因爲中途被三少調換了。」

柳光庭道：「這些小崽子眞討厭，他們會把金枝弄到什麼地方去？裕金葉，我把你送還丁大山。」

裕金葉慌了手脚，道：「柳大俠，請放我一馬。」

柳光庭道：「可是我答應過丁大山，如果弄錯，就會把妳送回。」

裕金葉道：「你如果把我交給他，還不如此刻殺了我。」

柳光庭看在裕金枝份上，心有不忍，道：「這都是妳存心害人而害了妳自己的，以後一定要規規矩矩的做人。」

裕金葉道：「多謝柳大俠教誨！」

這女人在厲害人物面前也會矮半截的。

柳光庭道：「我已答應丁大山，如錯了把人交回，所以不能失信。但我可以給妳一次機會，使妳脫身。」

裕金葉道：「什麼機會？」

「這是一顆『如夢令』，先含在口中，必要時嚼碎一吹，其中的小顆粒，被對方吸入即全身無力而想睡。」

裕金葉接過，道：「柳大俠，家姐能交上您這樣的朋友，我也代她慶幸，希望柳大俠代我向家姐致歉！」

* * *

阿輝等四小在這家酒樓上吃飯。樓內的食客不少，足有十五六人之多。

還未吃完時，阿輝這桌上突然發生怪聲。

所有的食客都望過來，有人大笑，什至指指點點。

雷丹羞紅了臉，一直不敢抬頭。

紅棗道：「有些人好無聊，他老娘阿姨就從不放屁嗎？」

阿輝不出聲，小滑溜道：「的確無聊，你們不是很喜歡聽？那好！我現在就讓你們聽個夠。」

接着，身子往一邊一偏，「蓬蓬蓬！」三聲，最後還加上一個「補鳥」，拉得很長，有人大笑，有人掩鼻。

也有人低聲咒罵，說是黃鼠狼放騷。

小滑溜自語道：「如有人再笑，要多少，就有多少。」

阿輝道：「小滑溜，這一手也很無聊吧？」

吃完結帳離座時，雷丹忙不迭地下樓，但仍在樓梯一半處發出兩次怪聲，樓上樓下又有很多人聽到了。

雷丹奔上街，急得偷偷抹淚。

她恨自己不爭氣，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紅棗道：「誰都會放屁，不過我都是晚上放在被窩裏！」

小滑溜道：「雷丹，別哭了！沒有什麼了不起！」

出了鎮，四少在山道上緩緩行來，後面一騎急馳而至，上面是一位中年婦人，後面追的竟是錢大來。由於婦人的馬受了傷，錢大來未騎馬也快追上了。

阿輝最初只注意錢大來，未注意前面的婦人。

直到婦人的馬已自身邊奔過，阿輝突然心頭一震。

他忽然大叫：「阿姨……金阿姨……」聲音中充滿了興奮，哀怨的孺慕之情。

這工夫錢大來已奔上，阿輝道：「攔住錢大來……。」紅棗此刻身手已非昔比，立刻上前攔阻。

阿輝也追上了婦人揪住了馬韁。

「金阿姨，我是阿輝呀！」

「阿輝……七年不見……你長得這麼大了！」

「阿姨，錢大來追妳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金燕一頭大汗，喘着道：「近來有人時時跟踪我，怎麼擺脫都不成功。」

阿輝道：「是錢大來？」

金燕道：「前些日子不是他，八成是他的眼線。」

阿輝道：「今天遇上，我接了他十來招就知道不是他的敵手，只有逃走，他似乎想殺死我。」

「這是爲什麼？」阿輝道：「金阿姨知不知道此人的來歷？」



金燕道：「我只知道他的綽號叫『販子』。」

阿輝道：「楚半俠告訴我，他可能是我同父異母的哥哥。」

金燕一驚，道：「有這麼回事？」

阿輝道：「楚半俠大概和『三奇』齊名，他不會說謊。還有一件事，說出來阿姨也許不會相信呢！」

「什麼事？」

阿輝漠然道：「也許我已經找到家父了！」

「也許？」金燕道：「找到就是找到，沒找到就是沒找到，爲什麼要用「也許」二字呢！你不敢確定？」

阿輝道：「因爲他不說穿，却處處幫助我。」

阿輝說了禿頂老人的外貌，年紀及打扮。

「的確可能！」金燕道：「不過十幾年前令尊才三十歲，自然還沒有禿頂，這麼說大概是他了。」

阿輝道：「他要教我武功，我沒有學。」

金燕道：「阿輝，有這種機會你爲何不學？是不是你以爲他的身手有限，學了也不能在武林中揚名立威？」

「不是。」阿輝道：「他要我去對付一個賭魔！」

金燕道：「爲什麼要你對付賭魔？」

阿輝道：「阿姨知不知道武林南北賭王大會串呢？」

金燕道：「聽說過，但不大清楚。」

阿輝道：「那個賭王之王就是晚輩。」

金燕一怔道：「阿輝，你怎會變成賭王之王了？」

阿輝道：「阿姨，我想沒有人暗中幫我是辦不到的。」

金燕道：「你不知道誰在幫你？」

阿輝道：「八成是禿頂老人。」

金燕道：「禿頂老人眞是你的父親？」

阿輝道：「他還未承認，我就不敢主動認親，但也有人懷疑，他可能就是「三奇」之首的「煮石老人」。」

金燕頗爲激動，道：「如果是他，你跟他學武功，那可就不同凡俗了。阿輝，你應該學的。」

阿輝道：「他支支吾吾地不承認是家父，我就不學他的武功。」

金燕道：「你和你爹爹的脾氣差不多。不過我以爲，他暫時不承認是你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阿輝道：「阿姨，我們過去看看，紅棗可能不是錢大來的對手。」

那邊，紅棗已和錢大來力搏了五六十招。紅棗畢竟是初學，已落下風，小滑溜要上，阿輝阻止了。

阿輝道：「紅棗妳退下來。」

紅棗知道不行，只好喘氣退下。

阿輝道：「錢大俠，你爲何要追金阿姨？」

錢大來冷冷地道：「我可不知道她是你的金阿姨或銀阿姨？」

阿輝道：「那你追她幹什麼？」

錢大來道：「只因爲她可能是我娘的仇人之一。」

阿輝道：「你娘？金阿姨從不與人結怨，怎會是你娘的仇人？」

錢大來道：「你最好少管閒事。」

阿輝道：「錢大來，我是金阿姨養大的，任何人傷害我的金阿姨，我都會和他拚命。」

錢大來道：「我非逮住她不可！」

阿輝道：「錢大來，有人說我們可能是同父異母的兄弟，你似乎始終不重視這手足之情。」

「的確！」錢大來道：「我非但不重視，且可能是仇人！」

阿輝撤劍，錢大來攻上。

現在的阿輝的確是脫胎換骨。「太乙劍法」一直在苦練，加上「乾坤一抱」又進入較高的境況，加上楚半俠教他的「散手」和輕功，眞是一日千里。

所以錢大來接了他五七招，也不禁暗暗欽佩不已。

這樣的對手，打來自是十分生動刺激。

阿輝邊打邊道：「錢大來，手足之情非比等閑！」

錢大來似乎很少動情感。

也許是「人販子」作久了，變得冷漠起來。

金燕邊看邊慨嘆，七年前阿輝還是個小孩子，而如今，他居然能應付武林中頂尖殺手錢大來。

想起師姐，不禁淚光流轉。

金燕此刻是既明白且又悲哀，他們兄弟相見竟不能相認。

她知道一些原因，但她也不便早說。

紅棗在一邊觀戰，也不能不佩服阿輝，才不過數月不見，他的技藝如三級跳般地竄升上來。

看來錢大來要勝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百招之後，錢大來顯然施出了他的得意絕活。

阿輝畢竟還談不上火候，況且錢大來的武功也是「三奇」之一所教的，又在武林中歷練了這多年。

紅棗一看不妙正要上。阿輝道：「別上！」

小滑溜道：「錢大來，你知道阿輝精通摔跤。」

錢大來哂然道：「手下敗將！」

小滑溜道：「你敢和他比賽摔跤嗎？」

錢大來道：「比什麼他都不成。」

小滑溜道：「如果比摔跤，這次你要倒楣。」

錢大來道：「上次我試過，沒有什麼了不起嗎？」

錢大來當然不會再上當了。

上次兩人相持不下，幾乎兩敗俱傷，記憶猶新。

那時阿輝的功力還不如現在，如現在再比摔跤，可能贏敵方。

錢大來劍上注入九成半內力，凌厲無比。

阿輝緩緩後退。

小滑溜道：「紅棗，上！」

紅棗正要自後攻上，阿輝忽然施出一式怪招。

錢大來以爲他技盡於此，自然未防，

差點中劍。

其實這正是楚半俠教他的「散手」之一。

所謂「散手」，就是獨立的一招武功。它不和其他招術相連貫，具有突發性拒敵的潛力。

這招武功多爲高手所創出，很少有庸手研究出什麼「散手」的，所以這種「散手」令人防不勝防。

錢大來冷笑道：「原來另有奇遇。」

阿輝道：「錢大來，我不以爲你是壞人。」

錢大來道：「我本來就是壞人。」

阿輝道：「每人就有父母兄弟，你應該也不例外，可是你對這份情感非常淡薄，爲什麼？」

錢大來道：「我除了母親，任何親人都沒有了。」

阿輝道：「可是你的父親仍在！」

錢大來厲聲道：「我沒有……」再次狂掃猛攻，阿輝又感到不支而後退，但他出其不意，又攻出一記「散手」。

錢大來一時閃避不及，「嗤」地一聲，腰上的衣衫被阿輝的指尖刺破半尺多長，且傷及皮肉。

錢大來既驚且怒。

近年來他多半每次出手都不會失手，他不但是高手，且已列入頂尖高手之林，儘管阿輝的兩記「散手」十分霸道，但他仍然不服。

於是劍劍不離阿輝的要害。

紅棗要上，阿輝道：「我不要幫手！」

小滑溜道：「老大你過去說過，打不過人家可以跑的。」

「對，我是說過，但只是對別人！」

「什麼？對錢大來有什麼不同？」

阿輝道：「有一點……」

紅棗道：「阿輝，錢大來已三十歲，你才十七。」

阿輝道：「年紀不一定能決定身手高低！」

紅棗道：「他已成名十年，你才剛出道，爲什麼一定要和他比？」

阿輝不出聲了。

錢大來一劍緊似一劍，也一劍狠似一劍。

旁觀者誰都能看出，他的劍下一點也不留情。

阿輝一直想不通，就算他不承認是同父異母兄弟也不必如此狠毒。

阿輝一直處於下風，三小在一旁乾焦急。

雷丹道：「阿輝哥，這人狠心狗肺，不必和他講什麼道義。」

這工夫阿輝被逼得團團轉，但他忽然一扭一閃，竟到了錢大來的右邊側，這一手錢大來似乎未防。

如果阿輝手中無劍，就會來個「乾坤一抱」。

現在他閃電拍出一掌，其實這正是改良過的「乾坤一抱」。

阿輝總是手下留情，如他不留情，只要用劍一刺，雖不能一切兩段，錢大來也必是肚破腸出了。

「啪」地一聲，錢大來閃得夠快，腰臀上仍然中了一下。

現在他仍然不服阿輝，因爲剛才是他大意。

的確，如果錢大來能步步爲營，阿輝的機會就不會多了。

錢大來栽出三步，三少在旁連聲叫好。

就連金燕也高興得淌着淚鼓掌。

因爲阿輝是她一手帶大的，簡直就如她的兒子一樣。

錢大來知道今天已討不回便宜，突然向金燕撲去。

金燕倉卒出手抗拒，竟被錢大來擊中一掌倒地。

阿輝悲吼一聲，奔到金阿姨身邊道：「阿姨，妳怎麼了？不要緊吧？」

「阿輝……不……不要緊……算……算了……他這人的心情不平衡……才會不認親兄弟。」

「阿姨，妳……妳眞的不碍事嗎？」

「眞……眞的……」「咯」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

阿輝大驚，道：「阿姨，這人太毒，我要去找他！」

「不，阿輝，寃家宜解不宜結，放心，我不要緊的。」

這時忽然有衣袂聲傳來，阿輝身邊站定一人。

來人居然是「回春散人」柳光庭。

他在北京放了裕金葉，南下找三小。因爲裕金葉對他說過，是中途被三小換過的。

阿輝大禮參拜，叫了聲師叔，衆小也上來參禮。

柳光庭道：「是誰幹的？」

阿輝道：「錢大來，他似乎在追殺我的金阿姨。」

紅棗道：「柳前輩知不知道錢大來爲何要追殺這位前輩？」

柳光庭道：「知道一點！好，咱們言歸正傳，王妃呢？」

阿輝道：「在洛陽！」

柳光庭道：「在洛陽什麼地方？何人照料她？」

阿輝道：「由她的老下屬崔九照料，且僱有女僕。」

「好！」柳光庭道：「這位金大妹子的傷勢不輕！必須根治，因爲在此以前，她的舊傷未愈，現在是傷上加傷，你們四人之中，必須派出一人，負責背上金大妹子到洛陽去，和王妃住在一起，我來爲她們治病。」

這的確是個好辦法。

可是，阿輝下定決心要去追錢大來，爲阿姨討回這一掌之仇，絕對不能寬恕。

另外三小都不出聲，他們都不願意去洛陽。

紅棗道：「而我也不是個侍候人的料子。」

紅棗對雷丹低聲道：「雷小妹，是不是妳去一趟？」

「我？」雷丹自然也不願去。

「是啊！」紅棗低聲道：「妳近來不是常有胃腸發酵，人前人後放屁太多？」

「是……是的，簡直醜死人了！」

「這就是了！這種病一旦染上，短時間也治不好，可是一個姑娘家經常放屁，



臭氣四溢，也太不好意思了……」

雷丹含淚點頭，紅棗說的句句都是實話。

有時不小心在阿輝面前放了屁，阿輝雖然並未說什麼，但她幾乎想死，一個淑女怎麼可以亂放屁。

紅棗低聲道：「阿輝這人很厚道，他是厭惡，却不表現出來，妳想想看，吃飯時猛放屁誰不討厭？」

雷丹點頭。

「所以我以爲，妳送金前輩最適合。」

「紅棗姐，妳是知道，我這人好動，不適合——」

紅棗連忙打斷她的話，道：「妳還未弄清我的本意，妳此趟去送金前輩，不是可以請柳前輩順便治好妳這亂放屁的毛病嗎？爲什麼不利用這機會呢？」

雷丹無言以對，因爲這話的確有道理。

只是她十分不願離開阿輝，而她也喜歡流淚。

「妳再想想，此病不治好，繼續放下去，恐怕就是你的父母或同胞手足見了妳都會掩鼻而過的。」

這話果然生效，說服了雷丹，負責背上金燕。

於是柳光庭先爲金燕服了幾粒藥。阿輝含淚暫別對他恩比天高的金阿姨。

阿輝佇立良久，淚下沾襟。

金阿姨就是他的母親，甚至比慈母還親。

因爲在他的記憶中只有金阿姨，而沒有母親的影子。

況且他十歲時不告而別，讓金阿姨焦急操心，內疚至深。

「阿輝，不要發愣了。我們去追錢大來。」

阿輝定定神，流浪十年，有時斷炊，有時睡在破廟中，吃盡了人間之苦，他沒有流一滴淚。

對金阿姨這份孺慕之情，他流了淚。要不是很多人在場，他眞想在金阿姨懷中大哭一場。

「走！我們去追錢大來。」

紅棗道：「阿輝的輕功已大有進境，萬一你發現了錢大來的踪跡，全力去追他，我們可能追不上你，你可以在重要地方留下暗記。」

阿輝道：「好，萬一必須如此，我會在客房看到的大樹上，街道必經處，用筆畫一方形內有幾點，這代表骰子。」

小滑溜道：「就這麼決定，只怕追不上的只有我一人。」

* * *

追了兩天一夜，並未追上錢大來。

紅棗道：「阿輝，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阿輝立刻打斷了她的話，道：「我一刻也不能等！」

兩人見他十分堅決，也就不再勸他了。

阿輝一邊追錢大來，一邊日夜勤練武功。

紅棗已算是練武奇才了，可是比之阿輝自知不如他。

這天，下午三小在山野中一些黑色亂岩中休息。

這兒的岩石多爲黑色，十分怪異。其中還有一塊大石豎立着，石面磨光，似要作碑石。

只是這塊磨光的大石上還沒有刻上字蹟。

是字蹟被人以內家眞力磨去抑是根本未刻字，還弄不清。

小滑溜道：「錢大來這小子也許知道他已經沒有絕對的勝算了！所以處處躲着老大。」

阿輝搖搖頭道：「以錢大來的爲人，不會如此的。」

紅棗道：「估計時間，柳前輩等人應該已到達洛陽。」

阿輝道：「奇怪是雷丹怎麼會有那毛病。」

小滑溜道：「我大約估計了一下，半個月來，她總共放了一千七百多個屁。當然，晚上放在被窩中的沒有計算在內。」

紅棗吃吃笑著，道：「眞是什麼怪病都有。」

小滑溜道：「是啊！只是雷丹倒楣而已——」

紅棗道：「據說是多吃麵食品就會放屁。」

小滑溜道：「這可不一定，就是要妳一天三餐都吃豆類，妳也會平均一天放一百多個臭屁的。」

小滑溜的神秘表情紅棗未注意。

阿輝當然更不會去注意這些事。

此刻紅日已西沉，山野中暮色四合。

就在此時，亂岩外出現了兩個狠角色。

三小不由心頭一沉，來人又是大內三供奉之二，也就是「千手伽藍」伍鳳樓和「大力神」雍和。

半殘的「飛鷹」歹笑天未曾跟來。

他們二人一邊要廻避大內鷹犬的追緝，一邊也要搶那幅畫，另外，也在找阿輝等人報仇。

他們被三小耍過太多次，恨之入骨。

伍鳳樓發出一串得意的冷笑，道：「這一次要是被你們幾個小雜種跑了——」

小滑溜接道：「你就是我的兒子？」

雍和一字字地道：「小崽子，待會我先把你的牙齒敲光，然後再把你的一張利咀撕到耳根。」

阿輝知道，三人聯手也不是這二人的對手。

如果要跑，小滑溜的輕功差得太多。必須先緩一緩，能讓小滑溜逃走。

阿輝道：「兩位有沒有去金陵？」

雍和道：「去金陵幹什麼？」

阿輝道：「去找金陵那個半掩門尤物呀！」

雍和道：「小崽子，你少在這兒賴皮，我們自也不會上你的當了，可能根本就沒有那麼個尤物。」

阿輝拍拍前額，道：「我的天，你們居然不信？」

伍鳳樓道：「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今天還是休想逃命。」

兩個人馬上就要動手。

他們二人眞是流年不利，遇上了三小。

如果追根溯往，他們倒楣的事，幾乎全是三小造成的。

在北京時，三小換畫，而且製造機器人賺了他們。

自那時起，就一直走霉運，如今竟變成欽犯。

像三隻兔子被鷹犬追得到處犯竄。

過去的尊嚴和超然的身份早已蕩然無存了。

「慢着！」阿輝道：「我說過，我在江湖中流浪了十年，見的女人也不少，可沒見過那麼好的女人！」

雍和道：「會怎麼好？」

阿輝一邊抓頭皮一邊道：「這怎麼說呢？這是不能用語言形容的，不過我想，也許可以畫得出來。」

他撿起一塊小石，一邊使眼色叫小滑溜溜開。

小滑溜知道他的意思，但怎能溜呢？

他見阿輝連連使眼色，知道老大必有應付之策了。

這工夫阿輝握著一塊小石，站在那塊豎立的光滑大黑石前，道：「畫是可以畫出來，但要傳神可就難了。」

伍鳳樓道：「你會畫什麼？又要來鬼畫符了！」

阿輝道：「還是先看看吧！」立刻在尖滑的大黑石上勾畫起來。

雖然只有幾筆，居然勾勒出女人胴體的曲線來。

伍、雍二人立刻被這葫蘆型的胴體雖型吸引住。

小滑溜這工夫提着褲子，表示要去大解。

伍、雍二人都看到，此刻由於被這黑石上的女人胴體吸引住，也就不暇細問，反正只要阿輝在此就成。

再加上幾筆，這個尤物的胴體大致已告完成。

胸部挺拔，由筆觸上幾乎可以看出顫巍巍地在動呢。

腰細、臀部翹隆。

這還都在其次，居然是一雙三寸金蓮。

三寸金蓮很難畫，像尖錐型的筍。

如何能引起這兩個老色狠的興趣，當然要有技巧。

兩個老傢伙看得呆了。

在他們的心目中，這塊黑色尖滑大石上用白石畫的不是假人，而是活色生香的裸美人。

他們生平見多識廣，也沒見過這等尤物。

阿輝如何能畫很如此唯妙唯肖，栩栩如生的美人？

說來也自有原因，他在這十年當中去過龍門石窟三次，其中有一次在窟中避風雪達五、七天之久。

石窟中到處都有石雕及壁畫，幾乎是栩栩如生。

那時在石窟中整天無事，就用小石在地上照著壁畫摹仿。一個人只要聰明加上專心，沒有學不成功的道理。

以後離開石窟，一閑下來就隨地而畫。

見了人畫人，見了動物就畫動物。

十年可不是個短時間。十年寒窗可以高中狀元，十年學武可以一夜成名，十年學畫自也會有較大成就，其實他畫的是紅棗的胴體。

這半天好像兩個老傢伙已停止了呼吸。

這工夫雍和才道：「小子，你居然還會畫。」

阿輝道：「不是我會畫，而是那尤物太美了。」

伍鳳樓道：「所以你才能畫她。」

「對對，就算不懂繪畫的人，只要不斷地畫一個人，幾年下來，也會畫出她的神韻了。」

伍鳳樓道：「那個小子呢？」

雍和道：「八成趁機溜了！」

伍鳳樓道：「阿輝，是你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他溜了的？」

阿輝道：「也可以這麼說。」

伍鳳樓獰笑道：「留下你們二人就成嗎？」

「試試看吧！至少跑得比較快些。」

雍和大聲道：「今夜再讓你們跑了我們也太無能了。」

阿輝道：「不必兩個，我一人接下你們二人。」

伍、雍二人聽得直翻白眼，其實是阿輝拏話扣他們。

雍和道：「好！就我一人，應付你們二人，伍兄絕不插手。」

阿輝看了紅棗一眼，立刻出了手。

雍、伍二人的功力又大有進境。

原來包笑天已把他的所學，全傳給了二人。

別看他們身手奇高，再加上包笑天的武功，自會突飛猛進。阿輝一試就知道，這老小子又進步了。

雖然兩小都已非昔比，雙戰雍和，要勝他仍不易。

阿輝不敢久戰，因爲論膂力，他們不如雍和。

伍鳳樓一旦食言而出擊，不足五七十招二人就會被制。

此刻阿輝忽然施出一式「散手」。

雍和急閃讓過，道：「小子，那裡學來的？」

停了一會，阿輝又施出一式「散手」。

這次雍和慢了一點，衣扣被掃斷了一顆。

就在雍和大怒，要全力拚鬥時，阿輝忽然怪怪地一閃，到了雍和左側，一下子抱住了他。

雍和大吃一驚。

像他這等高手能被人抱住，而且掙扎不脫，這可眞是丟人現眼的臭事。他又掙扎了幾下，還是一樣。

這怎麼會呢？難道這小子學會一套怪招？

伍鳳樓躍躍欲上，紅棗撤劍也要上。

阿輝連忙使眼色，道：「紅棗，妳不必動手，他們已經沒有咒唸哩！雍和已着了道兒。」

雍和厲聲道：「這是甚麼打法？老夫一輩子也沒見過。」

紅棗道：「那你就長點見識吧！」

伍鳳樓道：「小子，你會甚麼邪術是



不是？」

「邪術？」阿輝道：「這是一門玄功，你懂什麼？」

伍鳳樓道：「雍和兄，你怎麼說？」

「伍兄……這小子很邪門，這麼一摟……我無法提聚眞氣，上下連接不上……」

伍鳳樓道：「小子，你不放手，我就擊斃你的女友。」

阿輝道：「算了！兩下扯平……」他立刻鬆了手。

雍和一試眞氣，已經暢通，立刻又要動手。

「慢着。」阿輝道：「你絕對不能妄動眞氣了。」

雍和道：「爲甚麼？」

阿輝道：「你已經中了毒……」

「毒？」雍和心頭一驚。這些小傢伙的花樣實在太多了。

過去吃過很多次虧，不能不信他們的，當然也不能全信。

「對！你已中了毒。」

「小子。」伍鳳樓道：「你別唬人，你不是萬能的。你也會施毒？」

阿輝攤手笑道：「不信是不是，讓雍和拍拍他的『玄門穴』試試看，有沒有麻麻脹脹的感受？」

雍和眞的服了這小子。

儘管表面上裝着不服，內心可眞服了。

他就沒有看到一個人能三五筆畫出一個動人心肺的裸美人來。

你想要一個人服你，自然要投其所好。

雍和果然在「玄門穴」上拍了兩下，的確有脹痲的感覺。

他的臉色一變，吶吶道：「小子，你眞會施毒？」

阿輝道：「以前不會，近來有人常常欺負我們，尤其是那些爲老不尊，以大欺小的老不羞，所以家師叔柳光庭傳了我幾種簡單的毒物……」

雍和不由面色大變，道：「叫甚麼名稱？」

阿輝道：「名字有點怪，叫『七年之癢』。」

伍鳳樓道：「『七年之癢』是甚麼意思？」

阿輝道：「『七年之癢』在這兒並非指男女結婚七年，男人會喜新厭舊，另結新歡，而是中此毒之後，七年內只要一動眞氣混身就會癢。」

雍和道：「我剛才運氣並沒有癢。」

阿輝道：「那是因爲你未運滿氣。」

雍和再運一下，似乎身上並未癢，不由盛怒，差點又上兩人的當，二人一交眼色就要動手。

兩小立刻奔出亂石之外。

雖然小滑溜不在，他們二人的輕功高些，要和這二人比脚程，還是相差一段距離。

不久，二人又被追上了。

阿輝道：「伍鳳樓，聽說你在三人中武功最高。」

伍鳳樓道：「老夫可不敢如此托大。」

阿輝道：「如果我能接下你一百招，算不算平手？」

伍鳳樓道：「就這麼辦，哼，我看連五十招也不用。」

阿輝撤劍狂攻，伍鳳樓暗暗點頭叫好。

這小子學甚麼像甚麼？這劍法眞俊。

阿輝邊攻邊道：「二位對於我剛畫的裸女有何感想？」

兩老賊眼前立刻又幻起了聳胸隆臀的裸女來。

正因爲如此，阿輝連攻三劍，把伍鳳樓逼退一步。

伍鳳樓急忙收懾心神，一輪快攻，把阿輝逼退。

雍和道：「鳳樓，這小子眞邪門，他懂的眞多。」

伍鳳樓不能不相信這說法。

過了五十招，阿輝雖然已落下風，但未受傷。

又過了十來招，紅棗道：「阿輝，用吧！反正你也不是施毒害人，而是施毒自保……」

伍鳳樓心頭一驚，有位會施毒的師叔，很難說這小子不會施毒。

阿輝不出聲。

他越是不出聲，伍鳳樓內心就會更嘀咕。

這時阿輝又施出一式「散手」，閃到伍鳳樓身後。

這是因爲他作狀要施毒，伍鳳樓急搶上風頭。

這麼一來，正好讓了阿輝一個後腰。

阿輝又緊緊地抱住了伍鳳樓。

剛才阿輝摟住雍和時，伍鳳樓還在想：被一個小孩摟住，居然會掙不開，也未免太無能了吧？

現在他奮力一震未掙開，不免猛吃一驚。

雍和心想，叫你嚐嚐這滋味，免得瞧不起別人。

但雍和仍然作勢欲上。

阿輝暗暗一收勁，伍鳳樓立感血行不暢。

阿輝道：「伍鳳樓，你們二人和我們差不多，都是朝廷的欽犯，依我看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伍鳳樓雖知這話也對，但若被這孩子懾服，訂了城下之盟，傳出去很不好聽，暗暗運炁自奇經中潛行。

雍和道：「小子，果眞如此，你就快鬆手。」

阿輝道：「伍大俠也該表示點意見才行。」

伍鳳樓不出聲。他正在奇經中潛運眞炁，給阿輝來個措手不及。這工夫忽然來了兩個人。

彥眞雷恨天和霍芙蓉。

二人乍見是兩小，霍芙蓉正要含忿出手，雷恨天立刻阻止道：「芙蓉妹子，先看看再說。」

二人在一站一邊，此刻最不好意思是伍鳳樓了。

他是大內供奉，三十年前已名噪江湖。

現在却被一個年輕人抱住了後腰，不能動彈。

本來伍、雍、包三人同是雷的朋友，但因伍、雍二人也在動向島的念頭，且不告而別離開太陽山莊，現在雙方已經很不和諧了。

雷恨天道：「伍兄你在幹甚麼？」

雍和心道：「他媽的！你可眞會損人，你沒長眼睛，看不出他們在幹甚麼？」

伍鳳樓面孔赤紅，不能出聲。

因爲他此刻正在暗暗運功的緊要關頭。

霍芙蓉道：「兩人一定在開玩笑吧？」

雍和在一邊也不出聲。就在這時，伍鳳樓吐氣開聲「嘿」然聲中和阿輝分開了。也可以說把阿輝的雙臂震開。

阿輝的雙臂奇痛如裂，踉踉蹌蹌退出七八步，倒在草中。

伍鳳樓也左右跌撞了幾步才站穩。

這種以奇經暗暗運炁的方式很少人使用，也很傷身體。

不是緊要關頭是不會用的。

雍和上前一扶，道：「伍兄，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伍鳳樓道：「那不是雷兄嗎？」

雷恨天淡然道：「正是區區……」

霍芙蓉道：「不知剛才伍大俠和那小子在……」說話時，突然想起兩小，回頭向草中望去，兩小已不見了。

本來伍鳳樓不會放過兩小，雷、霍二人更不會放過。

至少他們也要向兩小討回他們的女兒雷丹。

四人找了一會，那還有兩小的影子？自然十分惱火。

雷恨天道：「伍、雍兩位仁兄在本莊不告而別，本以爲小可有慢待之處，後來才知道並非如此。」

雍和道：「這……這是因爲……」

雍和這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伍鳳樓接道：「我等如在貴莊繼續打擾下去，只怕會被出賣而交給朝廷鷹犬……」

雷恨天道：「伍兄何出此言？」

伍鳳樓冷冷地道：「你的女人很怕受到連累，極力主張逐客，尤其不歡迎半殘的包笑天兄。」

雷恨天冷笑道：「原來二位喜歡偸聽人家的私話。」

伍鳳樓道：「只不過是正好聽到了而已。」

雷恨天道：「芙蓉是說過留三位在莊上不方便的話，那也不過是一句閑話，至少雷某並未答應，但三位却已經爲了向島而離開太陽山莊了。」

伍鳳樓道：「爲了向島之說，却也不便否認。」

雍和道：「向島是扶桑人，人人可以得之。」

雷恨天道：「雷某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臉，今後交友可要擦亮了眼睛，以免引狼入室。」

說完，二人轉身離去。

「雷大俠慢走！」伍鳳樓分手背立着道：「也許你也沒有機會擦亮眼睛了！我想和雷大俠玩兩手！」

雷恨天止步道：「在下也正有此意。」

雷恨天撤出大刀，道：「哪一位先上？」

雍和道：「姓雍的先掂掂你的斤兩！」

這兩人都用大刀，比別人用的刀大兩號有餘。

「太陽刀」名聞江湖，當然不是徒負虛名。

雍和刀上的造詣，自不必說，也不僅是膂力驚人而已。

這兩人都以力大出名，兵刃交擊，「噹噹」的響。

此刻三小已滙合在一起。小滑溜道：「他們幹上了。」

紅棗道：「讓他們打爛仗算了！」

「不！」阿輝道：「這件事我們不能袖手不管。」

紅棗道：「怎麼個管法？」

阿輝道：「這兩撥人都不能算是我們的朋友，但看在雷丹份上，咱們不能讓伍、雍二人太得意。」

小滑溜道：「對，老大的見解我同意。」

紅棗道：「你就會拍馬屁！」

「本來嘛！」小滑溜道：「雷丹去了洛陽，她老爹如果遭了不幸，她知道咱們看到而袖手不管的話，她豈不寒心？」

阿輝道：「好，我們回去看看。」

雷恨天和雍和打了六七十招，看不出那個高些。

此刻伍鳳樓道：「霍芙蓉，咱們也別閑着。」

霍芙蓉道：「老娘還怕了你不成？」撤劍攻上。

她的劍法並非一流，但「步金蓮」却很霸道。

尤其是色迷迷的男人遇上她，八成遭殃。

因爲她的「步金蓮」並非步法，而是誘敵上鈎，分散敵人精神的動作，大多爲撩腿式。

有些姿態甚至是曝露隱私的一些姿勢。

不要說氣血方剛的小伙子，就是老傢伙也會想入非非。

三十五招之後，伍鳳樓不免輕敵。

的確，若論劍法，霍芙蓉接不下伍鳳樓四十招。

但是，伍鳳樓是老色鬼。而且輕敵托大。

霍芙蓉正是利用他這種好色與狂傲的雙重心理，誘他分散精神，一式「葉底藏蓮」，雙足飛踢，伍鳳樓措手不及，左肩被鈎了一道血口子。

「好毒的賊婦！」伍鳳樓這才知道「步步生蓮」也並非虛名浪得，至少這雙蓮鈎隱藏殺機。

他這才聚精會神地出招。

一旦正里八經地出招，不出十招，霍芙蓉就不靈了。

那邊的雷恨天刀刀不離雍和的要害。

雍和也不含糊，刀芒如雪，刀罡震耳，似也不再顧念居停與食客之情了，却還是不分勝敗。

三小在附近石後觀望。

小滑溜道：「用甚麼方法助雷、霍一臂之力？」

阿輝道：「這箇！」他兩手中各捏了一塊石頭。



紅棗道：「普通暗箭只怕傷不了他們。」

阿輝道：「這當然要動點腦筋。」

小滑溜道：「老大，這樣成不成？」作了幾個手勢。

阿輝道：「我就是這主意。」

三人咬耳根，小滑溜和紅棗各握兩石。

也就是兩手中各握一塊石頭。

阿輝輕喊一、二、三，三人同時交叉射出雙手中的石頭。

這四塊石頭是交叉奔向伍鳳樓的。

因爲把他擊傷，雍和比較好對付些。

這四塊石頭是如何交叉的呢？小滑溜在左，紅棗在右，小滑溜左手向右前方射出，目標自是伍鳳樓。紅棗右手的石頭射向左前方，正好和小滑溜左手射來的石頭擊中而濺開。

手上用勁，小石相撞而破碎，自會濺向伍鳳樓。

伍鳳樓剛閃過這些碎石，小滑溜右手射向左前方以及紅棗左手射向右前方的小石又在伍的附近相撞碎濺開了。

伍鳳樓又閃了開去。

但幾乎在此同時，另一石破空而至。

這一塊比拳頭略小的石頭高速射到伍鳳樓的右後側。

伍鳳樓連閃兩小兩次干擾性的石頭相撞，以爲必是雷的同路人，且以爲這一次又是一樣。

必然仍是旨在干擾他使他無法全力進攻，也好使霍芙蓉有反擊及施展「步金蓮」的施襲機會。

因此，伍鳳樓這次甘冒被碎石擊中的危險不避不閃而想掃中霍芙蓉一劍，而這一劍已經掃出。

況且這一劍掃出的部份正是霍的大腿根處。

這本有輕薄之意，也是爲了報剛才被對方鈎傷肩膊之仇。

這一劍勢必中的，霍已閃避不及。

在明知不負的情況下，不得不作壞的打算。

那就是挨一刀還他一鈎。

「嗤——」地一聲，大腿根處被掃中，但另一蓮鈎也閃電的踢出。她的「步金蓮」之中，很多腿中藏腿的險招。

但是，就在此同時，伍鳳樓樂得大笑。才笑了半聲，「叭」地一聲，一塊石頭正中他的太陽穴附近。

這一石用勁足，而且伍鳳樓未閃，等於正中。

擊得伍鳳樓暈頭轉向，原地轉了一週。

如果稍偏右些，正中太陽穴，伍鳳樓不死也得重傷。

這等於擊中右眉之上額角部份。

那部位立刻突起一個兒拳大的大包(肉瘤)。

雍和聽到「叭」地一聲，不禁側頭望去。

也正是伍鳳樓中石原地打轉之時，就在這時，「叭」的一聲，一塊比拳頭更大的石頭擊中雍和的脚背。

雍和尖叫一聲，蹦跳着呼痛。

這當然又是阿輝的傑作——「蛙鏢。」

他還是第一次用此手法對付大敵。這是楚半俠教他的。擲出的石頭，在地上彈三下才擊中敵人。

就像蛙跳的動作一樣。

本來這種三級跳遠方式的跳石很難擊中人的，但主要還是利用敵人的錯覺，以爲彈力已盡，而不加提防。

當石頭再彈起時，敵人要閃避就已經來不及了。

以伍、雍兩人的功力、身法以及經驗來說，都不該上此惡當，總之一句話，他們都太自負，輕估了敵人。」

現在伍鳳樓輕輕撫摸着額角上的大泡，破口大罵：「是哪個下三濫，王八旦暗中傷人？」

雍和也吼叫着道：「我X他八輩祖宗，襲人的敗類給我滾出來！」

三小站出來笑着一堆。

伍、雍二人眼珠子都氣藍了，眞是哭笑不得，他們也知道，三小施襲，很明顯地是站在雷、霍一邊。

如果再不走，一旦雷、霍繼續挑戰，再加上三小搗蛋，後果可就難以預料了。於是二人說了幾句場面話，無非是「後會有期」等等，疾馳而去。

眼見雍和竄掠還有點跛，眞是狼狽不堪。

他那隻左脚脚背，必被石頭砸得皮開肉綻了吧？

霍芙蓉嫣然一笑，道：「小友們援手，我們當然領情，不知爲何雷丹沒有和三位在一起？」

阿輝道：「她有事去了開封。」

他自然也懂「逢人只說三分話」的道理。

「去了開封？」雷恨天道：「她去開封幹甚麼？」

小滑溜道：「她說二位在開封，她趕了去。」

雷恨天道：「她怎知道我們會在開封？」

小滑溜搔搔頭皮道：「這……這檔子事兒說來也好笑，雷丹有一夜作夢，夢中你對她說要在開封相見，醒來就信以爲眞，於是她去了開封。」

雷恨天道：「開封又不是個小村鎭，她到何處找我們？這孩子怎麼這般任性？我們這就去開封。」

霍芙蓉回答道：「恨天，此刻我們趕去，八成她已離開了！」雙方必然走在岔路上，況且三位小友剛才援手，我們還沒有表示點意思！」她忽然取出一個小錦盒。

這小錦盒是紅絨壓上金線製成的，十分名貴。

「小妹，妳過來一下，看看適不適合妳？」

女人當然都是喜歡手飾這類東西，很少例外。

這名貴錦盒之中，自然不外乎手飾之類了。

紅棗也是女人，她自然也不會例外。

她看看兩小，緩步走近，這工夫霍已打開錦盒。

（未完・二）

**上文提要：**獨孤美列出多項理由直指烈女劍梅姬與飛鷹堡的內奸共同進行毒殺冷星堡主姬重生的，而那內奸竟是飛鷹堡少主人司馬如煙，司馬如煙因懷恨其父親司馬如虹對他沒有關懷和愛護，終日只顧着飛鷹堡的事務及伴着他的好友風花雪月，就連他與梅姬相愛的事也不知道，加上冷星堡與飛鷹堡早有婚姻之諾，為了阻止這樁婚事，遂由梅姬向百醉書生賀萬杯取得天竺神油毒害姬重生。後經柳花花詳細解釋，司馬如煙才明白父親的一片苦心。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 柳花花與獨孤美

## 有毒酒杯　再被掉包

「我知道，」小蘭停了一下，又說：「問題是，司馬堡主現在也站在這裡。」

「什麼？」白霜霜驚呼了一聲，趕緊翻下身來，連忙找衣服。

「老鬼，」柳花花恨得牙癢癢，沒好氣道：「你為什麼老像陰魂不散的纏著我？」

「這不關我的事。」司馬如虹的聲音一本正經：「是那個老禿驢和牛鼻子和我打賭。」

「賭什麼？」柳花花穿著衣服，怒聲問道。

「他們說你們在孵蛋，」司馬如虹說：「我不相信，人怎能孵蛋？所以我就跟他們賭了。」

他接著又說：「我不知道你們是眞的會孵蛋，還是假的會孵蛋，所以我只好進來看看了。」

說著，他已經把門推得吱吱响。

白霜霜已嚇得大叫起來。

柳花花也大叫道：「你他媽的老兒，大少我馬上就出去啦。」

司馬如虹哈哈大笑，轉身離去；却聽得他得意意的聲音：「為什麼獨孤美想的法子總是那麼有用？」

* * *

獨孤美說得很肯定，獨孤惜所留下的那兩個酒杯並不是毒死姬重生的兇器。

為什麼？

她解釋得很清楚。

如果那兩個酒杯是毒死姬重生的兇器，必然只有一個酒杯才是，因為姬重生不可能同時用兩個酒杯喝酒。

如果是一個，究竟是那一個？

不管是那一個，為何兩個都落在獨孤惜手裡？

既然兩個都落在獨孤惜手裡，就不可能是毒死姬重生的兇器。

因為柳花花與獨孤美發現這兩隻酒杯的時候，它門和普通的酒杯完全一樣，絲毫看不出有何異狀；但是因為遇熱的關係，却使得杯中的毒液化，而致使兩個酒杯發黑，連銅杯也不例外。

這種現象，除了說明杯中有毒外，也說明了另外一個事實。

那個事實便是這兩個酒杯根本沒用過。

如果用過，杯中的毒早已溶在酒中，酒杯怎麼還會有毒？

或許，酒杯裡仍會留下些殘餘的毒。

但照這種情形看，那兩只酒杯發黑的程度，顯示毒非常强烈，絕非是殘餘之毒。

最重要的是，獨孤美也是放毒的行家，她已看出銀杯裡塗的是天竺神油，銅杯塗的是牽機毒。

天竺神油雖未曾在江湖上出現過，可是獨孤美早已在毒經上知道它的情形，中此毒之人，全身毫無異樣，只是咀唇發白，並無痛苦狀。

牽機毒則是天下第一霸道之毒，中此毒之人除了必死之外，在死前痛苦萬分，必致哀號打滾，最後七竅流血而死，死狀憎人而恐怖。

昔年秦始皇賜死呂不韋即用牽機毒，後覺此毒令人死狀不雅，瞧之噁心，乃改為「鶴頂紅」。



鶴頂紅與牽機毒同列為天下兩大毒藥，但其毒性溫和，中此毒之人固然必死，然死狀安詳，毫無痛苦，除了鼻孔中有兩道血跡之外，其餘全無異樣。

所以秦始皇以後的帝王如賜死臣子，皆用鶴頂紅，故鶴頂紅又有「帝王毒」之稱。

姬重生的死狀，並非咀唇發白，亦非七竅流血，而是鼻孔中有兩道血痕。

換句話說，他中的毒是帝王毒鶴頂紅。

再換一句話說，他並非中天竺神油或牽機毒而死的。

所以，那兩個酒杯無論如何都不是毒死姬重生的兇器。

獨孤美不是很早就想出來的，她是在司馬如虹昏過去的時候，她才想通的。

當她想告訴柳花花的時候，柳花花卻跟她眨眨眼。

她很快便知道原來他早已想通了，她也知道他之所以不說，是想瞭解司馬其煙與梅姬究竟為何要毒死姬重生。

她的推理，她的舉証，她的解釋，已使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及白霜霜等人完全信服。

但是，還有幾個疑點。

既然獨孤惜留下這兩個酒杯，就表示他已經發現這兩個酒杯有問題，他為何不說？

而且事後又沒說，他只是約柳花花離開飛鷹堡到幾十里外的小鎮上見面，為什麼？

更重要的是，兩個酒杯說明了至少有兩人要殺姬重生，另一個放酒杯的人是誰？

是不是春明望？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既然不是那兩個酒杯毒死姬重生，換句話說，害死他的是第三人，那第三人是誰？

這幾個疑點，獨孤美答不出。

所以司馬如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因為照這樣看來，姬重生這件事情，弄了半天，只有越搞越糊塗，一點進展也沒有。

雖然他慶幸已經知道自己的兒子不是兇手，但他無論如何是一個負責任的人，他希望儘快能查出眞正的兇手。

他一刻鐘也等不及。

所以他不管柳花花與白霜霜是在洗鴛鴦澡，還是在「孵蛋」，他硬是把他揪出來。

只有他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他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

* * *

聽雨樓中只有六個人。

自然是柳花花、白霜霜、獨孤美、司馬如虹、吃虧和尚和疤面道長。

每個人都是一夜未眠。

可是大家的精神都很好。

只因為他們都洗了一個舒適的熱水澡。

而且也用過一頓精緻而可口的早點。

司馬如虹向柳花花提出了獨孤美答不出的疑點。

「你這個老鬼，」柳花花低著頭，尖著咀，一面吹著桌前那杯熱滾滾的鐵觀音，一面哼聲道：「你他媽的死纏活賴的把我拖出來，為的就是這些小問題？」

「小問題？」司馬如虹最喜歡喝鐵觀音，而且最有辦法喝熱東西，大家一杯沒喝完，他已經喝第二杯：「難道天塌下來才是大問題？」

「天塌下來當然是大問題。」柳花花啜了一口茶，却被燙得跳起，他最怕喝熱東西，一旁的白霜霜趕快湊前去幫他吹涼些；柳花花好不容易再啜一口，吁了一聲道：「可是還有一件事情比天塌下來的問題還要大。」

「什麼事情？」吃虧和尚放下茶杯問。

疤面道長端起茶杯：「我想，除了地陷下去之外，還有什麼問題比天塌下來還要大？」

「不是。」柳花花伸出舌頭用手輕撥了幾下。

白霜霜乾脆端起他那杯茶，用力吹了吹，才放回他桌前去，嬌嗔道：「我猜大概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喝茶燙死人的問題更大了。」

獨孤美噗的一聲笑了出來，差點把杯中的茶溢出來，她忍不住道：「拜托，只怕茶燙不死人，卻可能嗆死人哩。」

司馬如虹喝完了第二杯茶，他喝茶和喝酒一樣厲害，他一面斟第三杯茶，一面瞪著柳花花問：「你他媽的到底是甚麼鬼問題？」

茶似乎涼了一些，柳花花終於喝了一大口，這才過癮似的吐了一口氣，慢條斯理道：「當然是孵蛋的問題，我如果和白霜霜能孵出蛋來，是不是比天塌下來的問題還要大？」

「噗！」獨孤美口中的茶已噴了滿桌，不禁羞紅著臉直瞪柳花花。

「要死了！」白霜霜卻把茶嗆進鼻子裡，她忍不住罵了一聲。

司馬如虹與吃虧和尚、疤面道長卻不禁開懷大笑。

白霜霜那張俏臉已如紅巾，「死東西，誰跟你孵蛋來了？」

柳花花卻一臉正經道：「這話明明是那個老鬼說是獨孤美說的，妳如果不相信，為什麼不問問她？說不定她就會孵蛋哩。否則她怎麼會這樣說？」

他話沒說完，白霜霜已伏在柳花花的肩上笑出了眼淚。

獨孤美卻滿臉羞紅，一時竟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拿着一塊布，一面擦著桌上的茶漬，一面狠狠的瞪著柳花花。

「這的確是個大問題。」吃虧和尚低著頭喝茶。

「不管他們誰能孵出蛋來都是個大問題。」疤面道長一臉正經的說著。

「柳花花和白霜霜如果能孵出一個蛋來，自然是大問題；」司馬如虹正經八百的端著茶杯，好像喃喃的在自言自語：「只怕獨孤美能孵出蛋來的問題更大，因為我們不知道她究竟會跟誰一起孵蛋。」

白霜霜已笑得彎下腰去。

獨孤美卻巴不得鑽下洞去。

柳花花卻若無其事的朝她笑笑。

獨孤美終於嚐到被柳花花逗弄的苦頭。

畢竟她仍是個黃花閨女。

這等高級的帶葷笑話，她無論如何是招架不住的。

不過她終究是個機靈而聰敏的女人。她很快轉變了這令她尷尬的場面。因爲她已瞥見小蘭。

小蘭正繞過荷花池向聽雨樓走來。她的脚步有點急。

獨孤美目不轉睛的注視著窗外。

她並不知道小蘭來要幹甚麼的，她祇是想引開大家的注意力。

果然，大家都把目光跟著她投向窗外。

白霜霜停住笑，她已經看見小蘭。

她忽然起身走近窗口。

小蘭也看見了她。

她停下了脚步，朝白霜霜高舉右手，緩緩在空中劃了一個圈。

白霜霜立刻知道這個手勢的意思——莊中出了點小事。

什麼小事？

她當然不知道。

她向大家打了聲招呼，便轉身下樓。

「好像有事？」司馬如虹不禁問了聲。

「看這個樣子，決不是大事。」柳花花悶着頭喝茶，又接了一句：「我敢打賭，決不是孵蛋的事。」

司馬如虹哈哈大笑：「爲什麼獨孤美講的話總是令人這麼開心？」

獨孤美恨得牙癢癢，她忽然瞪著柳花花道：「花花柳，你如果眞有孵蛋的本事，獨孤美我就陪你孵一次如何？」

柳花花嚇了一跳，差點把茶杯打翻了，他睜大著眼瞧著獨孤美。

獨孤美神色自若，毫不在乎的望著他。

柳花花的臉突然紅了。

他趕緊低下頭去喝茶。

却見茶杯裡已沒有茶。

他有點不知所措。他低著頭，彷彿一下子矮了半截。

「好，好，眞是太好了。」司馬如虹大笑著，他用力拍了一下大巴掌：「對付這小子就決不能臉皮薄，獨孤美，我服了妳，你果然是個令人喜歡的女孩子。」

吃虧和尚摸著頂上那顆光頭，咧咀道：「世界上大概是妳獨孤美第一個使柳花花變成了花花柳。」

疤面道長搖搖頭，歎了一聲：「一個人的名字如果被人倒過來唸，只怕那個人眞要倒過來了。」

吃虧和尚貶眼問：「人倒過來是什麼意思？」

司馬如虹嘖嘖道：「自然就是矮了半截了意思。」

疤面道長喃喃道：「在誰的面前矮了半截？」

吃虧和尚嘿嘿笑道：「自然是在獨孤美面前矮了半截。」

司馬如虹撫掌笑道：「我好像記得我們說過，如果有人能使那個綉花枕頭矮半截的話，我們應該怎麼辦？」

吃虧和尚大聲道：「我們就應該永遠支持他。」

疤面道長接著道：「我們就應該永遠做他的後盾。」

忽然，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三人齊聲道：「獨孤美，我們永遠喜歡妳。」

說著，他們向獨孤美伸出了六隻粗壯的手臂。

獨孤美覺得很好玩，她這才發現原來他們不是什麼掌門，也不是什麼堡主；他們只是平凡而可親的人，他們只是一羣天眞無邪的小孩子；她現在才知道，原來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年齡、地位、經歷、身世等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只有那顆心——赤誠無欺的心，才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橋樑。

獨孤美微笑著，她毫不考慮的也伸出了她一顆純潔而赤誠的心：「獨孤美也永遠喜歡你們。」

八隻掌緊緊的握在一起。

他們都笑了，開心的笑了。

只有柳花花是苦笑。

他苦笑著喃喃道：「爲什麼像獨孤惜這種笨老頭子也會生得出這樣的女兒？」

＊　＊　＊

白霜霜回來了。

果然只是小事。

只不過是酒窖少了一罈桃紅酒。

這實在是一件小的事，却可以看出白霜霜謹愼以及小蘭的負責。

誰會專程來偷酒？

自然是莊子裡面的人。

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或家庭，如果有了「家賊」並不是一件值大驚小怪的事。

老婆都會偷老公的腰包，兒子也會偷老父的錢包，這實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了。

但是，白霜霜被偷了一罈酒，却大驚小怪的認爲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不是我說妳，」司馬如虹咧一咧嘴道：「雖然桃紅酒名滿天下，但我還是想不出天底下有這樣的笨賊，竟然只會偷一罈酒，難道不是莊院裡面的人偷的？」

「莊院裡的人絕不會偷酒。」白霜霜搖搖頭，她語氣堅決：「我雖不是最大方的主人，但我也決不是個小氣的主人，我從來不限制我手下的人喝酒，而且也一定讓他們喝得盡興，這種情況下，莫說是酒，莊裡連根針也從沒掉過，幾年來都是如此。」

「這麼說，」疤面道長道：「天下眞有這種笨賊，這倒是挺新鮮了。」

「他只偷了一罈酒，」吃虧和尚搔著耳根：「這麼說來，還算是個挺客氣的賊。」

「一定是他。」白霜霜忽然擊了一下手掌：「一定是那個……」

「噓！」柳花花不等她說完，忽然朝白霜霜噓了一聲，示意她不要出聲。

只見柳花花鬼鬼祟祟的朝屋頂上指了指，又把食指豎在唇中……

大家很快明白他的意思，那個賊此刻就在屋頂上。

柳花花朝白霜霜與獨孤美招招手。

白霜霜與獨孤美互望一眼，便把耳朵湊前去。

柳花花湊着她們的耳邊嘰嘰咕咕的說著。

聲音很輕，司馬如虹他們一句也聽不到。

半晌，白霜霜與獨孤美兩人忽然掩唇



偷笑。

司馬如虹忍不住想問，却見他們兩人挽著手走下樓去……

「老鬼，」柳花花若無其事的朝司馬如虹瞪瞪眼，「方才你不是問了些蠢問題嗎？大少我現在就說給你聽吧……」

他張了張咀，忽然翻眼又道：「我怎麼忽然忘記了你問些什麼來著？唉，原來和蠢人在一起久了，我的腦筋也越來越不行了。」

司馬如虹氣得直跳脚；吃虧和尚氣得直摸那顆光亮的腦袋；疤面道長氣得兩眼直翻白。

柳花花捂了捂鼻子，「你們三個怎麼像木瓜般的楞在那裏，怎麼連屁也不放一個？」

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三人忽然大叫了一聲：「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柳花花躺靠著椅背，小指在耳孔上掏著，聲音從鼻孔中出來：「這句話我好像聽了不止三年，爲什麼不換點新的？」

他突然又坐起了身子，「噢，我想起來了，聰明的人畢竟是不會被蠢人影响的，你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獨孤美她老頭的事，對不？」

「我老頭關你什麼事？」

白霜霜與獨孤美已經回來，獨孤美坐定後，睨著柳花花道：「花花柳，這個問題既然你不明白，就應該和我一樣，不知道就不知道，爲何還要打腫臉充胖子硬說知道？等我爹回來，不是什麼都清楚了嗎？」

「對呀，」疤面道長貶眼道：「原來他並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問他？」

吃虧和尚的咀巴已經張開，柳花花却不讓他開腔，他搶著說：「誰說我不知道？我現在就說給你們聽，獨孤惜只是發現酒杯有問題，而不知道酒杯裡的問題。」

「你到底說的是什麼問題？」司馬如虹問。

「他爲何發現杯子有問題？」獨孤美被他這句話搞得一個頭兩個大。

她突然眸珠子一轉，脫口道：「我想通了。」

「妳想通了什麼？」吃虧和尚挺著大肚腩，詫異道：「那小子只不過說了一句什麼問題不問題的，我還搞不清楚究竟是那門子問題，妳怎麼就想通了？」

柳花花有點不相信的望著她。

獨孤美朝他嫣然一笑：「那兩隻酒杯一定是做得和飛鷹堡裡宴客時的酒杯一模一樣，否則那酒杯一定不敢混進去，照講我爹應該不容易發現它有問題；他之所以會發現，除了說明他不但是個做事謹愼的人，而且還是個能抓住重點的人。那天的宴會，無疑是冷星堡主姬重生爲主客，他的位置自然會被排定，而且一定是首席上坐，所以他特別注意他的飲食器具，以防被放毒；如果我推測得不錯，他應該是在那些器具上做上只有他認得的記號，因爲他不可能整天在那裡監視著，他至少也得上厠、喝水什麼的，一定會暫時離開，那兩隻杯就是在他離開的時候掉包進去的；等他回來的時候，他發現酒杯上沒有他做的記號，便知道酒杯已被偷換過，但是他看不出酒杯有毒，所以他只把那杯拿起來，再換上自己親自拿的酒杯。所以，這就是他發現酒杯的問題，却不知道酒杯裡的問題。」

獨孤美一口氣說到這裡才停下，朝柳花花問道：「到這裡爲止，我有沒有說錯？」

「沒有，一點錯也沒有。」柳花花歎了口氣，接著道：「姬重生死時，我曾經仔細看過他用過的酒杯，我發現酒杯口上有一道用指甲劃過的小指痕，我想，那應該就是你爹做的記號了。」

司馬如虹也終於明白了，他恍然道：「妳爹就是因爲發現酒杯有問題，所以他才留下那兩個酒杯；但是他看不出酒杯有何問題，所以他在事先並沒有告訴我，但是事後爲何不說呢？畢竟這是重要的綫索啊。」

「他要說的。」獨孤美緩緩說道：「我想，他也一定知道掉包酒杯的人一定是堡裡的內奸，因爲外人不可能混進去，而這內奸一定是堡裡的重要人物，只有重要人物才能自由進出任何地方，所以事後他覺得不方便在堡裡講，唯恐被內奸知道他已拿住那兩個酒杯；還有一點更重要的是，他既然看不出那酒杯裡的問題，只怕他說話沒人相信，畢竟他也是個值得懷疑的人，所以他才不告而別；而他之所以留書給花花柳，約他在離我家不遠的小鎭上見面，我想他大概是想帶他到我家裡，因爲在我家裡有一切精密的驗毒設備，他想當著花花柳的面揭開酒杯的密秘。」

她輕吐了一口氣，問柳花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是這樣？」

柳花花點點頭：「只怕妳爹回來的時候，他所說的話和妳說的完全一模一樣。」

白霜霜眸子一轉：「照這樣看來，另外一隻酒杯也應該是堡內重要人物掉包進去的，說來說去，還是那個春明望有問題囉？」

「不是他還會有誰？」疤面道長沈聲道：「老鬼常說春明望是他的第三隻手，他如果要掉包酒杯，只怕掉包一百個也不會被人發現，不是嗎？」

柳花花微笑著向獨孤美：「妳說呢？」

獨孤美微笑著搖搖頭。

「爲什麼？」吃虧和尚忍不住問。

「有很多地方可証明他沒有嫌疑，」獨孤美不慌不忙道：「但是我們只要從這一點上便可以看出他是無辜的，那就是我爹離開飛鷹堡後，在房中留了一封信給花花柳；發現那封信的人正是春明望，如果他是毒殺姬重生之人，他如果不毀掉那封信，也必然會偷看那封信，而他必然會知道我爹約花花柳在那裏見面，他自然會在花花柳趕到以前殺我爹滅口……」

「不錯，」司馬如虹打斷她的話，望著白霜霜道：「到目前爲止，好像只有我那個寶貝兒子和妳那個寶貝小梅想殺獨孤惜滅口之外，並未見有其他人，可見春明望並沒有嫌疑。」

白霜霜忍不住接口問：「如果不是春明望，那只有堡裡的堂主，或是分駐在外而在那天又回到堡裡的一些舵主了？」

司馬如虹搖搖頭：「堂主與舵主的地位雖高，但如果非其分內之事，他們是無權擅進宴會大廳的。」

「這麼說來，」疤面道長猶疑了一下又說：「除了那天佈置酒宴大廳的那組五十名營膳人員之外，再也沒有人值得懷疑了。」

司馬如虹還是搖搖頭：「那組五十名營膳人員不過是最基層人員，莫說他們沒有這個胆，就算想收買他們的人也放不下心，你說是嗎？畢竟這不是一件小事情。」

吃虧和尚歎了一口氣，「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究竟誰才可能呢？」

獨孤美見大家都要把目光投向她，連忙搖手道：「我不知道。」

「說來說去，」司馬如虹歎了一聲，瞪著柳花花：「還是要你來說啦。」

「這個問題應該是不會太難，」柳花花胸有成竹的說道：「我不敢說有十成把握，大概也八九不離十了……」

「哎唷，我的媽，我的肚子怎麼痛得要命？」

柳花花話沒說完，忽聞屋頂有人驚叫聲：「哇，我，我一定又是中毒啦，救命呀……」

接著，一條人影歪斜著自窗口掠進來。

* * *

司馬如虹、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似乎已經忘記屋頂上還藏著一個賊，聽到了叫聲才想起有這回事，忙不迭望向那人。

「是你？」疤面道長吃驚的說了一聲。

「你不是個笨賊啊。」吃虧和尚一臉詫異。

「你不但不是個笨賊，」司馬如虹張咀說道：「你還應該是天下最聰明的賊才是呀。」

那人捂著肚子，苦著臉，踉蹌的坐下來，歎了一口氣道：「我本來是的，我如果不碰上那殺千刀的柳大少，誰都說我是天下最聰明的賊呢。」

他瞪著柳花花，又歎了一口氣，「明知道你在這裡，我卻偏還來，那不是笨是什麼？」

白霜霜與獨孤美掩咀吃吃在笑，白霜霜忍笑道：「能知道自己笨的人一定是聰明人，你既然這麼聰明，為什麼還來呢？」

那人瞪了她一眼，沒好氣道：「只因為我聽到了他受傷的消息，我才急著趕來。」

白霜霜詫異的打斷他的話：「你為何這般的關心他？」

「我自然關心他，」那人苦笑道：「因為他如果死了，我大概就是天下最高興的人了。」

獨孤美噗的一聲笑了出來。

白霜霜笑著道：「來了也就吧，幹麼還偷我的酒？」

那人苦著臉：「上次妳要我偷柳大少，別提我有多慘了，我既然偷不了他，只好偷妳的酒啦。」

啊哈，原來他就是天下第一偷白則七。

白霜霜忍不住笑了出來：「既然偷了酒，為何還偷雞？」

白則七瞪了瞪她：「妳幾時看過喝酒不吃菜的人？」

獨孤美忍不住說：「你知不知道，那個柳大少不但知道偷酒的人就是你，而且還算準你偷了酒，一定還會偷菜，所以我們事先準備了一個又肥又大的烤雞等著你來偷。」

「為什麼我想做的每件事情他都知道？妳說如果他死了，我怎麼不是世界上最高興的人？」白則七唉聲歎氣：「無論是酒或雞，眞是一流品味，沒話講，只是為何我吃了那隻雞以後，我的肚子就不對啦，哎唷，痛死本小偷啦……」

獨孤美想笑，彷彿又覺得不忍，道：「你大概還不知道，那隻雞已塗上『七日斷腸毒』。」

「七日斷腸毒？」吃虧和尚叫了起來：「那他不是死定了嗎？」

「死倒是小事情，」司馬如虹歎氣道：「只怕那七天七夜的肚痛比死還難過。」

「只為了一罎酒、一隻鷄，便命喪黃泉。」疤面道長一臉同情：「我看你大概是天下第一倒霉的賊了。」

白則七痛得彎下腰去，望著獨孤美道：「看來我們眞是八字不合，上次一見面妳便請我聞什麼『對時香』，害得我連床都爬不上；這次更厲害，竟然請我吃七日斷腸毒；看妳人是挺漂亮的，為什麼心這麼狠？難道漂亮的女人都是這麼狠心的嗎？」

獨孤美紅著臉，嚅了嚅咀：「你別怪我，是他的意思。」

白則七望著柳花花苦笑道：「為什麼漂亮的女人都聽你的話？」

他眨眨眼，又道：「你為什麼一句話不說？你一定心裡難過對不？既然如此，你為什麼還不叫她把解藥給我？難道你眞的想痛死我不成？」

獨孤美已忍不住道：「我就給你解藥。」

說著，她已伸手入懷。

忽聞柳花花歎了一聲：「妳眞以為他是個笨賊？」

獨孤美一怔，卻見白則七大笑而起，望著柳花花翻眼道：「為什麼我每一件事情都騙不過你？」

柳花花淡淡道：「只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被騙的人。」

白則七苦笑道：「世界上難道還有喜歡被騙的人？」

獨孤美忽然含笑道：「有。」

白則七一怔，問道：「誰？」

獨孤美一臉正經道：「你。」

白則七呆住，半晌才道：「難道那隻鷄根本就沒有毒？」

「不錯。」回答的是白霜霜。

「我明明看見妳兩人在那隻雞上翻來弄去的，難道不是下毒？」白則七睜大著眼說，他忍不著轉向柳花花：「你究竟在搞什麼鬼？」

「像你這樣的人，已經吃過獨孤美一次虧，怎麼還可能再吃第二次？」柳花花微笑道：「所以我們故意假裝下毒，因為我們知道你一定會假裝中毒，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引你出來；你想看看我們被你騙



的模樣，那才是令你最高興的事，對不？」

「引我出來？」白則七忽然笑出來：「哦，原來你們是想看看我被騙的模樣，這麼說來，你們也一定很高興囉？」

「自然高興，」司馬如虹撫掌大笑：「一個天下最聰明的賊忽然間變成了又蠢又笨，我想，誰見了這樣的事，都會認為那是件令人高興的事，難道你不認為是？」

「只怕我也認為是，」白則七朝司馬如虹歎了歎氣：「我就搞不懂，你為什麼喜歡交他這種滿肚子鬼胎的人做朋友？」

「說你笨還眞笨，」柳花花抿咀笑道：「難道你忘了你來這裡的兩個目的？」

「我當然不會忘記，一個是喝白霜霜的桃紅酒，一個是跟她比輕功。」白則七望著白霜霜笑道：「對不起，妳雖然小氣不請我喝妳的桃紅酒，我只好偷啦，誰叫我是個小偷呢？」

「小偷不偷東西怎叫小偷？」白霜霜也笑著說：「只可惜你雖然偷了我的酒，卻偷不了我的輕功。」

「說得是，」白則七瞪著柳花花：「說來說去只好怪你了，你如果肯被我偷來這裡，我不是兩個目的都達到了嗎？」

他忽然眼珠子轉了轉：「你為什麼突然提這個？難道你想幫我？」

柳花花哈哈大笑：「你果然不笨。」

「怎麼看你都不像是個好心的傢伙，」白則七上上下下的看了看柳花花，喃喃地道：「既然你不是個好心的傢伙，你為什麼要幫我？你如果要幫我，一定不會白白幫我，對不對？」

「你果然聰明；」柳花花含笑道：「想不想聽聽我的條件？」

白則七不作聲。

「其實我不說，你也一定知道我的條件是什麼。」柳花花提起白玉茶壺為他斟了一杯鐵觀音。

「誰都知道我是一個小偷，」白則七端著茶杯喝了一口，徐徐道：「你的條件，自然是要我替你偷東西了？」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這件東西，恐怕只有你這個小偷才能偷得到。」

「就憑你這一句話，」白則七也學著他歎氣的樣子，「如果你要我去偷閻王的腦袋，只怕我也答應了，因為你剛才那個馬屁，已經拍到我心窩裡去。」

大家都笑了。

他實在是一個與衆不同的賊。難怪他是天下第一偷。

柳花花究竟要他偷什麼？

大家都想知道。

柳花花卻低著頭啜茶。

每當節骨眼上，他總是這樣。

他最喜歡吊人胃口。

每一次，司馬如虹一定會最先追問。

因為他是個急性子。

這一次，卻不是他先問，而是白則七。

因為白則七知道柳花花要他偷的東西，決不會是普通的東西。

所以，他比誰還急，他忍不住瞪著柳花花：「難道你眞是要我去偷閻王老爺的腦袋？」

「當然不是，閻王爺的腦袋只怕又臭又硬，誰也不喜歡偷的。」柳花花慢吞吞的抬起頭：「你知不知道姬重生有個還沒出閣的女兒？」

「我知道，」白則七點點頭：「她叫姬水柔，是姬重生最小的女兒；也是姬重生與他三姨太所生的唯一女兒，今年正好二十歲。」

「你知道得不少。」柳花花微微一笑：「你還知道些什麼？」

白則七停了一下，才道：「我還知道她是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女人。」

「你見過？」柳花花問。

「幸好沒有。」白則七搖搖頭。

「為什麼？」白霜霜忍不住問。

白則七一本正經道：「她既然是個人見人愛的漂亮女人，我如果見了她，豈非也愛上她了？」

獨孤美忍不住問：「那有什麼不好？」

「不好，」白則七搖搖頭：「一個男人如果愛上了一個女人，就等於牛的鼻子被人用銅圈穿著一樣，終身失去自由；一個人如果失去自由，妳說好不好？」

獨孤美竟答不上話來。

大家都笑了。

「你為什麼提她？」白則七望著柳花花問：「你為什麼老是對漂亮女人有興趣？你看起來並不像一頭牛的樣子。」

大家哄堂大笑。

柳花花瞪了瞪他，忍笑說：「你知不知道她有沒有相好的男人？」

白則七也瞪了瞪他：「我怎麼會知道？」

一頓，他忍不住翻眼道：「你不是要我偷東西嗎？幹麼老提姬水柔？莫非你要我去偷她？如果是，我建議你自個去比較保險，誰不知花花大少對女人……嘿嘿，硬是他媽的有辦法。」

獨孤美心裡頭一陣的不舒服。

白霜霜卻掩唇輕笑，瞪著柳花花嬌聲道：「他這個人雖不老實，講的話卻很老實。」

柳花花咳了一聲，瞪了瞪白霜霜，轉頭向白則七道：「我要你去偷姬水柔的男人。」

白則七正喝著茶，聽他這麼一說，差點把口中的茶噴了出來，他擦了擦咀角的茶漬，望著柳花花有好一陣子，才道：「看你的樣子不像在說笑，姬水柔的男人是誰？為什麼要偷他？」

柳花花緩緩道：「我並不是要你去偷姬水柔的男人，而是要你去偷誰是姬水柔的男人這項消息。」

「原來是偷消息，我還以為是偷人。」白則七恍然大悟，忽又蹙起眉頭：「這件事非得跑一趟冷星堡才行，冷星堡，誰都知道它和飛鷹堡一樣難惹，看來這不是一件好差事。」

柳花花朝他笑笑：「所以我說只有你這種小偷才偷得成。」

「你為什麼要他偷這件消息？」白霜霜感到好奇。

白則七也一臉好奇的等他回答。

柳花花卻朝他搖搖頭：「你不需要知道為什麼，以後你自然會明白。」

他頓了一頓，正色道：「你還需做一

件事，就是你在知道誰是姬水柔的男人之後，也查查他和『開心劍客』有何關係。」
「你是說開心劍客蔣斯文？」白則七問。
「江湖上難道有第二個開心劍客？」柳花花微微一笑，淡淡又道：「這兩件事，你幹不幹？」
白則七沈思了一下，「我如果不幹呢？」
柳花花笑了一下，「自然是我自己幹了，你以為這事我幹不了嗎？」
「幹得了，當然幹得了，天下的事大概沒有你幹不了的。」白則七連聲說著，停了一停，緩緩又道：「事成之後呢？」
柳花花含笑道：「聽雨樓住上一個月，一天一罏桃紅酒，還有白霜霜跟你比輕功。」
白則七大喜道：「當眞？」
白霜霜微笑道：「他說了就算數。」
「太好了，」白則七一口喝完杯中茶，大聲道：「這兩件事我幹啦，而且現在就去幹，我保証五天內便辦好。」
說著，他人已走到窗口。
「等等，」柳花花忽然叫住他，「五天以後，你如果找不到我，你便把你的消息告訴給司馬堡主。」
「知道了。」
他人已不見了。

* * *

白則七一走，司馬如虹已忍不住問：「你幹麼要他去做那些事，難道和姬重生的事有關？」
「你總算說對了一件事。」柳花花打了一個呵欠：「那兩件事也許就是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司馬如虹大喜：「眞的？」
「假的也無所謂。」柳花花淡淡的說了一聲。
司馬如虹一怔，「為什麼？」
柳花花忽然答非所問：「老鬼，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想做什麼事？」
司馬如虹楞道：「不知道。」
吃虧和尚問道：「什麼事？」
柳花花懶懶的道：「我現在什麼話都不想說，只想做一件事。」
「喝酒？」疤面道長眨著眼問。
柳花花搖搖頭，忽然轉向獨孤美似笑非笑道：「妳說呢？」
「鬼知道你想幹甚麼？」獨孤美朝他撇了一下咀，忽又轉著眸子道：「總不會是想孵蛋吧？」
柳花花哈哈大笑：「為什麼每件事都讓妳猜中？」
他忽然抱起滿臉驚楞的白霜霜。
白霜霜紅著臉掙扎著：「你，你幹什麼？」
「不幹什麼，」柳花花吃吃笑道：「世界上除了孵蛋以外，還有什麼事比這件事更令人想做的？」
他已把白霜霜整個嬌軀抱在懷裡，而且走入了房間……

* * *

現在離吃中飯的時候還早。
女主人跟她的情人「孵蛋」。
客人只好四處走走。
這種事情大概只有柳花花才做得出。
司馬如虹、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卻早已習慣。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只怕他們早已活活被氣死了。
柳花花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無所不為，有所不為。
所以他們三人的心情一直不壞，只有獨孤美悶悶不樂。
她本想回房休息去的，卻不好意思丟下他們。
這片山莊，自然是以聽雨樓為最美。
其實美的地方還很多，就拿那個芙蓉水池來說，便足以令人流連不返。
池中荷花雖未開，卻是一片青翠；池中對對鴛鴦、還有三五水鴨；曲橋橫臥，小亭娉婷，柳樹婆娑，小舟輕盪；而此刻不見日陽，也未見不雨，如此陰涼天，在這種地方徜徉，誰說不是一件樂事？
「獨孤美，妳好像不快樂？」吃虧和尚在池邊一塊大石坐下。
「既然我們是好朋友，妳就應該告訴我們為什麼？」疤面道長斜靠着一株樹。
「別忘記，無論妳有什麼事，我都會支持妳。」司馬如虹坐在曲橋石階上。
獨孤美倚着曲橋欄杆，望着池中水鴨戲水，却是一言不發。
疤面道長摘下一串樹枝，口中輕嚼着柳葉，「世界上有誰能令獨孤美不快樂？」
吃虧和尚把一顆小石子丟進池中，激起一片漣漪，「一定不是我吃虧和尚，誰見了我都開心的。」
司馬如虹朝池中的水鴨噓了一聲，水鴨振着翅膀，游向遠處：「除了那個花花柳，還會有誰？」
「他眞不是人。」吃虧和尚習慣的摸禿頭。
「他的確不是人，只不過三天，便讓獨孤美不快樂。」疤面道長乾脆坐在樹下。
「天下男人這麼多，就拿我堡裡的來說，比他帥的不知有多少，他們一定能使妳快樂。」司馬如虹摸着鼻子。
獨孤美還是不說話。
「他到底那一點好？」疤面道長說。
「他那裡都不好。」司馬如虹說。
「只有笨女人才會喜歡他。」吃虧和尚說。
「獨孤美不是笨女人。」司馬如虹說。
「所以獨孤美不應喜歡他。」疤面道長說。
獨孤美仍不說話。
大家只好不說話。
過了半晌，獨孤美終於開口：「我不是喜歡他。」
疤面道長吐了一口氣，「我就知道妳是個聰明的女人。」
獨孤美歎了口氣：「我已經愛上他。」
三個人全都跳了起來。
司馬如虹搖搖頭：「這件事不好玩。」
吃虧和尚苦笑道：「可是她已經玩了。」
疤面道長嘆了一聲：「如果要玩，一定要記住一件事。」
司馬如虹坐回身了：「那就是，絕對不能吃醋。」
疤面道長也坐了起來：「除非妳是個



大醋桶。」
吃虧和尚跟着坐下：「因為他的女人不止白霜霜一個。」
獨孤美也靠着欄杆坐在曲橋上：「有什麼方法能使人不吃醋？」
吃虧和尚張了張咀，才道：「這是個大學問。」
疤面道長唔了半天，才道：「我不是個有學問的人。」
司馬如虹搔着耳根，咿咿唔唔的說：「我好像也不是個有學問的人。」
疤面道長忽然道：「吃飽飯的人想不想再吃飯？」
司馬如虹搖搖頭：「自然不想，除非他想撐死。」
吃虧和尚接着道：「同樣道理，如果想不吃醋，只好把醋吃到飽為止。」
獨孤美無精打采，「所以我現在只好繼續吃醋，因為我還沒有吃飽。」
司馬如虹歎了口氣：「原來妳的醋量和妳的酒量一樣大，妳要吃飽，只怕不容易。」
疤面道長道：「我好像記得，人無論是在吃飯或喝酒的時候，都可以一面吃喝、一面講話的。」
「同樣道理，」吃虧和尚道：「人在吃醋的時候，也是可以一面吃、一面說話的。」
「既然如此，」司馬如虹道：「獨孤美，妳為什麼不說話？隨便妳想說什麼，我們都會洗耳恭聽的。」
「他會不會愛我？」獨孤美忽然冒出一句。
「會。」疤面道長很快回答。
「不會。」吃虧和尚緊接着說。
「誰都不知道他會不會愛上妳，」司馬如虹緩緩道：「當他愛上一個人的時候，誰也阻止不了他；可是他若不愛一個人的時候，誰也無法誘惑他。」
獨孤美想着他說的話，輕輕道：「你是不是可以說得具體一點？」
司馬如虹嘆了一聲，道：「如果他想愛一個人，那怕那個女人是妓女、尼姑、又貧又醜、甚至少了一隻眼、缺了一隻腿，他會毫不考慮的去愛她；如果他不愛一個人，那怕那個女人是公主、名媛，又富又美、甚至是長得國色天香、美得連天都要塌下來，他也決不會去看她一眼，獨孤美，我不知道我這樣說，是不是具體一點？」
「太具體了。」獨孤美點點頭，輕歎着道：「我既然不知道他會不會愛我，我却在這裡為他吃醋，你說我是不是天下最笨的女人？」
「如果他眞不會愛上妳，」司馬如虹苦笑道：「我想他也是天下最笨的男人。」
吃虧和尚喃喃道：「他是個常常做笨事的聰明人。」
疤面道長悠悠道：「看來，獨孤美，妳也是個做笨事的聰明人。」
獨孤美沈默下來。
她更加瞭解柳花花。
像他這種男人，如果夠聰明的女人，是不應該愛上他的。
獨孤美是聰明女人。
她却偏偏愛上他。
是不是聰明的人都會做笨事？
獨孤美歎了一聲：「原來愛一個人，並不是件快樂的事，可是世界上為什麼這麼多人在愛來愛去？」
三個人都沒有說話。
因為他們也不知道。

* * *

誰都知道，醋實在是一種難喝的東西。
獨孤美雖然醋量很大，但她畢竟不好意思他們三人陪着她喝，所以她轉開了話題。
獨孤美屈坐着，兩手環抱着兩隻小腿，下巴支在膝蓋上，她看起來好悠閒：「你是否知道花花柳方才為何要天下第一偷去調查姬水柔的男人？」
「有一點知道，」吃虧和尚摸着禿頂，「但還沒有全部想通。」
疤面道長手中的柳條枝輕輕拍着自己的臉頰，他猶疑了一下說：「難道，姬水柔的男人就是放銅杯的人？」
司馬如虹一臉不解之色：「那小子憑什麼這樣判斷？」
「這的確是個大膽的假設，」獨孤美微笑着說：「但是他這個假設是合理的，而且是也是有根據的。」
「我明白了，」吃虧和尚打斷地的話，急着道：「那個銀杯既然是司馬老鬼那寶貝兒子搞的，如果說是姬水柔搞了個銅杯，好像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有道理，」司馬如虹大悟道：「我的寶貝兒子為了反對那樁婚姻而幹出這等事，難道姬重生的女兒就不會這麼做麼？」
他停了一下，歎了口氣又道：「現在的年輕人，眞不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眞是後生可畏。」
「所以啦，」獨孤美抿咀笑道：「你們應該多接觸年輕人，千萬不要恃老賣老，否則就會有代溝啦。」
「難道，姬水柔連自己的父親都想害死？」疤面道長皺眉道：「如果是，愛情的力量未免大得嚇死人了吧。」
獨孤美輕笑出來：「愛情的力量雖大，但還不致於大到使人殺死自己的親生父母，這件事和姬水柔無關的，只是她的男人有問題。」
司馬如虹點點頭：「說的是，如果姬水柔參與其事，她當然不會殺她的爹，要殺的是我，對不對？」
「不錯，」吃虧和尚接咀道：「萬人慕的男人為了怕失去她，所以才……」
他說了一半，忽然停住不說，驚愕的望着獨孤美。
獨孤美彷彿也發現不對，她低頭沉思了半晌，「你想到了一個問題，如果銅杯眞是姬水柔的男人做的，他為何一定要害死姬重生，他大可害死司馬老頭，一樣可以使到那樁婚姻不成功，對不對？」
「不錯，」吃虧和尚點點頭：「妳覺得我這個問題有沒有道理？」
「有道理，」司馬如虹沈思着，「這樣有道理的問題，難道柳花花沒有想到？」
獨孤美輕咬着紅唇：「他或許想過，或許沒有想過，像他這種人，一定有他的獨特的直覺判斷。」
她的聲音越說越輕，最後竟聽不出她

在說什麼。

她閉下眼睛，她在沈思。

「有一個問題，」疤面道長忽然說：「那個銅杯是誰放進去的？」

「這個問題我剛剛想通，」司馬如虹沈聲道：「你知不知道那小子爲什麼要白則七調查姬水柔的男人與開心劍客蔣斯文的關係？」

「難道，」吃虧和尚詫異道：「那只銅杯是蔣斯文弄進去的？爲什麼？」

「因爲，」司馬如虹緩緩道：「我剛剛想起蔣斯文與春明望有着極深的關係，只有他，春明望會帶他在堡裡四處走走的。」

他微微一頓，接着說：「情況應該是這樣，獨孤惜休息的時候，春明望一定在大廳現場，蔣斯文正好來，憑他與春明望的關係，他自然被請進大廳裡去；如果是這樣，他要掉走一個小酒杯，並不是很難的事，你說是麼？」

「這樣推測，自然有可能：」疤面道長沈吟道：「但是，誰都知道，蔣斯文這個人在江湖上素來獨來獨往，他既不輕易相信人，也不隨便得罪人，如果我記得不錯，他似乎沒有理由殺姬重生，因爲他們一點仇恨也沒有，對不對？」

「的確如此，」司馬如虹點點頭：「就是因爲他沒有理由殺姬重生，人家愈發不會懷疑他，所以那小子要調查他與姬水柔的男人有何關係，說不定他們之間的關係極爲特殊，所以蔣斯文才會做這種事了。」

吃虧和尚輕拍着腦勺子，喃喃道：

「眞眞假假，假假眞眞，把和尚我的頭弄得一個兩個大。」

「其實，」獨孤美忽然張開眼，歎了一口氣道：「眞又如何？假又如何？」

司馬如虹一怔：「妳怎麼講話的口氣也和那小子一模一樣？」

「我問你，」獨孤美含笑道：「如果有三支箭向你射來；其中只有一支箭射中你，你說應該怎麼辦？」

「妳這問題好像很簡單，」疤面道長搶着道：「當然是閃或擋那支會被射中的箭。」

「其他兩支呢？」獨孤美仍然含笑着。

「其他兩支既然射不中你，」吃虧和尚笑道：「自然就不理他了。」

「既然如此，」獨孤美捂了捂嬌小玲瓏的鼻子，「我們爲什麼理那兩個酒杯？」

司馬如虹忽然用力拍了一下大腿，大聲道：「不錯，既然姬重生並非被那兩個酒杯毒死，我們爲什麼還花這麼大的精神去調查？」

疤面道長苦笑道：「就算查出來，對姬重生的案子也毫無幫助，不是嗎？」

「所以，」吃虧和尚恍然大悟道：「那小子才會把這件事交給白則七去辦，不管他辦得好不好，都沒甚麼緊要；眞正緊要的是，應該查出誰才是殺姬重生的兇手。」

「所以，」司馬如虹歎了一口氣道：「那小子寧願去孵蛋，也不願再跟我們談這兩個酒杯的事。」

疤面道長也歎道：「我們應該知道，那小子無論做甚麼事，總是有他的道理的。」

獨孤美朝司馬如虹笑笑：「這兩個酒杯，實際上是阻礙了調查這個事件的速度；唯一的收獲便是，使你跟你那寶貝兒子拉近距離。」

「不對，」司馬如虹也朝她笑笑：「如果沒有這兩個酒杯，妳如何有機會跟他認識。」

獨孤美微微一愕，隨即噘起小咀：「我寧願我沒有跟他相識。」

「既然如此，妳爲何吃他的醋？」司馬如虹大聲笑道：「爲什麼天下的女人總是口是心非？」

「你說誰口是心非？」

忽見白霜霜老遠走來，她很快走近他們，笑着接道：「難道天下男人都是心口如一的麼？」

「蛋孵好了？」司馬如虹大笑道。

白霜霜紅了一下臉，瞪了他一眼：「你難道不知道，現在已是該吃中飯的時候了」

她忽然噫了一聲，訝道：「那個花心蘿蔔呢？」

「什麼蘿蔔冬瓜的？」司馬如虹詫異道：「他不是跟妳孵蛋麼？」

「我醒來不見他了，」白霜霜四下望了望：「我還以爲他跟你們在這聊天呢。」

「那傢伙一定又在戲弄我們。」疤面道長哼聲道：「這回大概跟我們玩捉迷藏了。」

「不理他，」吃虧和尚站起身，拍了拍袍上的花屑：「咱們把飯菜都吃光，讓他活活氣死。」

＊　＊　＊

飯菜都涼了。

仍不見柳花花。

「媽的，」司馬長虹大叫道：「小子你聽着，你如果再不出來，我們可眞把菜飯都吃光啦。」

「算了，」疤面道長叫道：「我已經知道你在那裡啦。」

「還不是屋頂上。」吃虧和尚說了一聲，人已掠出窗外，躍上屋頂。

可是他很快又回來，眨着眼道：「屋頂上空空的，連個鬼影也沒有。」

「奇怪。」白霜霜說了一聲，便起身進入房裡。

沒多久，她快步走回來，掃了大家一眼，歎了口氣道：「他走了。」

大家都呆住。

白霜霜坐回椅上：「我剛才在房裡發現他換的衣服，才知道他走了。」

「他，眞的走了？」

獨孤美彷彿不相信，她悵然的說了一聲，終於忍不住別過頭去，一顆晶瑩的淚珠，已自她眸角滑出……

＊　＊　＊

柳花花眞的走了。

他竟然無聲無息的走了。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誰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甚麼時候會走。

他總是在該來的時候來，該走的時候走。

現在是他該走的時候，所以他走了。

他走去那裡？



此刻他正睡在一輛僱來的馬車上。

這輛車，無論如何是比不上司馬如虹的座車。

可是柳花花並非是個挑剔得很厲害的人，他總是能隨遇而安。

所以，他此刻睡得很舒服；他一向喜歡在車上睡覺，他覺得很像小時候睡在搖藍上的一樣。

何況在不久之前，他才和白霜霜「孵過蛋」，人在做過那種事之後，通常都會想睡上一覺的。

他睡得幾乎連身都沒翻。

他預計他醒來的時候，正是黃昏時。

日落時、天黑前，八太子山下的土地廟，慈悲劍客夏無情正在那裡等他。

他爲何找他？柳花花不知道。

但他知道夏無情在江湖中是個沒有朋友，也沒有敵人的人。

這樣的一個人找他，絕不會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柳花花離開聽雨樓的第一件事，便是直達八太子山。

馬車的速度相當快。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也許在黃昏以前，便可到達目的地。

馬車速度忽然慢下來。

因爲前頭拐角處，正好有一個茶寮。

馬車在茶寮前停下。

車伕進去喝茶。

馬匹也在喝水。

柳花花仍睡在車中。

他已交代過，半途休息時不得吵醒他。

車伕洗了洗臉，活動了一下四肢；他看起來一臉愉快，因爲他接了一單價錢不俗的生意，所以他叫了一壺上好的閩南武夷茶。

茶寮此刻的生意不惡，幾乎有八成滿的客人。

事實上，像這個位在三岔口的茶寮，想生意不好都不行，不管是南上北下的過路客，幾乎十個有九個都會停下來進去喝杯茶、洗洗臉，歇息歇息。

天下的生意人總是有腦筋的，而且也是非常勢利眼的，當伙計看到車伕竟然從南方運來的昂貴茗茶時，原本皮笑肉不笑的臉浮上既親切又和氣的笑容，連聲招呼：「官客爺，您坐，馬上來，馬上來。」

車伕心頭浮起一絲說不出的快活，他常常想，如果有一天他發了財之後，他一定叫那些經常給他白眼的人好看，現在，他雖然仍未發財，不過這趟生意柳花花給的價錢，只怕夠他一個月的開銷了，所以他此刻看起來有點像是發了財的人。

一個人如果發起來，通常會有好幾種心態，其中最普遍而又最直接的心態，便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已經發了。

所以車伕在茶來了之後，一口氣又叫了兩碟名貴的蘇州蜜餞配茶。

一壺武夷茶、兩碟蘇州蜜餞，自然算不了什麼；可是一個車伕同時吃這兩種東西，可就眞有點什麼了。

無論如何，任何社會都是現實的，車伕也是人，他自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他不妨礙別人；可是現實的社會往往不是這樣的，他絕不會想到，他不過是喝了一壺茶、吃了兩碟蜜餞，却惹來了這麼大的麻煩。

什麼麻煩？

在他來說，他絕不會認爲那是麻煩，因爲那個不請自來的女人不但漂亮，而且極爲妖艷迷人。

她看來相當年輕，大概是二十五六吧，這種年紀的女人，自然是最成熟的了；尤其是她那淺綠色紗袍下一襲粉紅色的綠質勁裝，把她的胴體包得緊緊的，使得她全身看來曲線畢露無遺，該突的地方就突，該凹的地方就凹，絲毫沒有勉強的地方。

這樣的女人，莫說是男人看了眼直口水流，只怕連女人看了都有昏眩的感覺。

「你不介意我坐下來吧？」那個女人不只是那張櫻桃小咀在說話，其實她那雙又大又黑、彷彿要滴出水來的眸子，才眞像是會說話。

車伕當然不會介意，他大概以爲她認錯人了，他竟傻愣愣的瞧著她發呆，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你不請我喝杯茶嗎？」

她輕輕一笑，那樣子好生迷人。

車伕已被她身上發出來的幽香燻得靈魂出竅。他眨眨眼，而且露出了極爲斯文的笑容，因爲他已經知道，這就是許多男人夢寐以求的「艷遇」。

他早就聽人說過，在酒肆、茶樓、客棧、賭坊等地方，只要你有錢，經常都會有這樣的女人投懷送抱的。

他覺得自己運氣眞好，剛接下了一筆好生意，馬上又碰到了這麼美麗的女人，誰說福無雙至呢？

「請，請，怎麼不請，別說是一杯，十杯也請呢。」

他咧咀直笑，差點口水沒滴出來，果眞招呼伙計送上一杯武夷茶，另外來了兩盤蜜餞。

「你果然是個大方的男人。」

她不客氣的喝起來、吃起來。

她用竹籤叉起一塊李放入口中，「這些東西，至少要花上你好幾兩銀子。」

在女人面前，尤其是這種女人面前，自然小氣不得；每個男人都知道這個道理，他當然也知道，所以他連聲說道：「小意思，小意思……」

「花點錢吃這些東西，自然是小意思。」她的笑容忽然不見，換上的是一副譏嘲的神色：「對你來說，應該是大意思。」

車伕怔住，隨即拉下臉，他看來是惱羞成怒：「妳是什麼意思？我請妳喝茶，妳竟看不起人？」

她的聲音也不再甜美，一副冷冰冰：「不是我看不起你，而是這個世界上，好像很早就有這樣的情形，什麼人做什麼事，什麼人穿什麼衣，什麼人吃什麼東西，難道不是嗎？」



（未完・七）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任老爺是鎭上的大財主，父親的棺木已葬在墳地上，據說是按照風水先生指點安葬的，寅時葬卯時發，財丁興旺，話雖如此說，任老爺說近十年任家生意越做越難，人丁也越來越單薄，九叔懂茅山術，對風水自然有研究，認爲是好穴，可能對風水先生招待不週到，葬得不好之故，經過詢問任老爺，他的先父除用錢之外，還用一些威嚇的手段，因此被風水先生作弄，現請九叔改葬，開棺時，屍體還未化，原來變成養屍之地，由任老爺燒金銀衣紙，揷在墓穴旁的那些香，未燒完就熄，蒼茫夜色中，突然出現一個長髮披肩的少女……

## 墨汁彈網　鎭懾殭屍

一入夜，義莊的氣氛，便變得陰森起來，到底是停屍的地方，停放了那多具棺材。

任老太爺的棺材也就停放在堂中，供桌上放着祭品，還有香燭等物。

九叔也就坐在一側桌旁，燈光下細看拿回來的三支香，長歎一聲：「燒成這樣子，就是催命香，十天之內，只怕必有死傷。」

秋生連隨問：「是任老爺家裏？」

「難道是這兒？」九叔沒好聲氣的回答。

文才那邊正在偷吃祭品燒肉，聽得說應一聲：「既然與我們無關，管他死人塌屋。」

秋生却担心的問：「那任老爺的女兒會不會受影响？」

文才口快快的接一聲。「那少得她的份兒。」然後才省起在說着婷婷，連隨走到九叔面前。「師父，不管怎樣你也要想想辦法。」

「早在想了，否則也不會將棺材弄到這兒來。」

「這具棺材難道有什麼不妥？」文才奇怪地問。

「不妥的是那條屍。」

文才抓抓頭。「說到那條屍又眞的很奇怪。」

秋生接上口。「是啊，葬了十年多，還是活生生的。」

文才看看他們，走過去揭棺材蓋。

九叔隨即說：「所以說凡事都要聽其自然，不要强來，好好的一塊蜻蜓點水福地便這樣浪費了。」

「那個風水先生也眞的惡毒，錢收了，還要指引一條黑路。」秋生大搖其頭。

文才即時大叫：「你們看——」

九叔秋生回頭，只見文才已然將棺蓋移開。

文才接道嚷：「屍體好像發了福，胖了。」

九叔面色一變，一個箭步走近去，探



頭一望，只見屍體的肌膚果然變得更豐滿，而且多了光澤，十根指頭的指也竟然長了三寸，眉宇也蹙得更深。

秋生看得眞切，一聲：「我說，好像寃屈了很多。」

九叔入耳驚心，急喝：「快將棺蓋移回去，快——」

文才秋生被喝得跳起來，急忙將棺材蓋移回。

九叔轉身便跑，拉開旁邊通往家中的門，走進去。

門「砰」地關上，文才秋生面面相覷，爲之愕然。

「看他的惡樣子。」文才搖頭。

「好像吃了火藥。」

一陣「唧唧」的叫鷄聲即時傳來。

秋生聽着奇怪。「師父在幹什麼？」

「好像就是叫鷄了。」

語聲甫落，叫鷄聲已停下來，門再開，九叔雙手捧着一頭雄鷄進入，在供桌前一陣擺弄，念念有辭。

秋生文才一旁探頭探腦。

九叔一陣擺弄之後，將鷄送到文才面前。「捧着——」

文才手忙脚亂的捧住，九叔接着拿起供桌上放着的利刀，一陣舞動，刀光閃閃，猛喝一聲：「碗。」

秋生雙手捧着一個大碗連忙迎上，碗中盛着半碗墨汁。

九叔劍指接將符畫在刀上，再喝一聲：「疾——」一手將鷄頭拿起來，反手一刀將鷄頸子割斷。

鷄血滴進碗中。

九叔往桌面一揷，雙手以鷄頭在一張黃紙上畫了一道血符。

文才目光一落，突然一聲：「怎麼鷄血是黑色的。」

秋生一看。「鷄血混墨汁，近墨者黑，不是黑色是什麼色？」

文才立即反駁：「鷄血可是朱紅色，近朱者赤，應該是赤紅色才對。」

九叔沒有理會他們，將血符燒着，放進碗中，一股火焰馬上從碗中冒起來。

九叔接將一個墨斗放在桌上。

文才一見又嚷：「什麼東西？」

「墨斗啊，大驚小怪。」秋生接上口道。

九叔緊接將碗中墨汁鷄血倒進墨斗裏面。

秋生目光一轉道：「師父要拿墨斗彈什麼地方。這屋子四平八穩，沒有什麼不妥。」

文才接問：「是啊，那兒不妥？」

「棺材——」九叔沉聲一喝。

文才目光落在棺材上。「棺材都是這樣子的了，師父打算要怎樣加以改造？」

「不妥的其實是棺中的屍體。」

「看來很好啊。」

「變起來够你們害怕的。」九叔語聲沉重。

「變什麼？」

「殭屍！」九叔語聲更沉重。

「什麼。」文才秋生齊吃一驚。

九叔歎一口氣。「死人有兩種，一種一死便斷了氣，另一種死前氣堵在心裏，到死了，氣還是未出來。」

秋生大悟。「這就是叫死不氣斷。」

九叔點頭。「你們都看見了，老太爺的遺容到現在還是眉頭蹙起來，不用說就是那口氣還堵在心裏」

「十多年了，還在？」

「屍體若是腐爛，那口氣自然會散出來，麻煩就在他家裏有，臥的是上好的棺材，還被風水先生胡亂指點，葬錯在蜻蜓點水穴，到現在仍然未腐化。」

秋生又有所悟「原來做人非獨生前要化，死後一樣要化。」

九叔頷首「所以說做人樣樣都不要放在心上，斤斤較較。」

「那就是會變殭屍的了。」

「還要十靈日十靈時生，十靈日十靈死。」

「太複雜了。」秋生大搖其頭。

文才接問道：「人說殭屍，是害親人的。」

「不是害，是親近。」九叔很仔細解釋「只是殭屍沒有人性，難免出手有輕重。」

「即是說怎樣親也不例外。」

文才驚叫道：「婷婷遇上他不是死定了」

九叔冷笑「這還用說。」

文才秋生齊問：「那該怎樣？」

「先用墨斗在棺材上彈一個墨斗網，那他就是變也變不出什麼來。」

「師父——」文才一句話出口秋生已截住。「還說什麼，快彈。」

兩人隨即接墨斗網往棺材上彈着。」

九叔一面看一面點頭。「總算是發覺在先有墨斗網網着，就是屍變，也不會變出什麼來。」

文才彈着忍不住問：「師父，這個墨汁彈出來的網可是中看不中用。」

秋生亦一樣懷疑：「可不是，墨斗這種東西乃是泥水匠人用的，跟對付殭屍有什麼關係？」

九叔立時又大發議論。「風水先生叫做風水師，泥水匠人叫做土水師，找對了龍穴，你看沒有泥水匠幫忙，風水先生能否弄出一個墳墓來。」

文才自作聰明地隨即地充。「風水也都是茅山的一種，所以師父你這個茅山師父跟泥水匠也有些關係，用到墨斗不足為怪。」

九叔一仰首，更神氣，話說得更遠了。「墨汁最初其實不是泥水匠用的，這東西人人都說是泥水匠的祖師魯班所造，其實不是，軒轅黃帝的時候，據說便已經有的了，不過不叫做黑斗，叫做繩墨。」

「那時候是用來幹什麼的？」秋生追問。

「什麼東西不妥不正，便拿來彈妥彈正，你們想想，有什麼東西？可以彈出那麼正直的綫？」

文才接上口：「我明白，邪惡的東西最避忌的就是正直！」

秋生亦恍然大悟的。「難怪那一個做了虧心事，被別人一彈便為之震驚。」

九叔笑笑。「最怕是對又彈，不對又彈。」

「應該不好的才彈。」秋生笑接。

文才又問：「旁門左道呢？」

文才接着再：「旁門左道呢？」

「彈——」九叔衝口而出。

文才奇怪的一看九叔。「師父，你算不算是旁門左道？」

九叔瞪了他一眼，為之氣結的。

文才也知道說錯話，低頭只管彈墨斗網。

到墨斗網彈完了他們兩個才鬆一口氣。「彈完了師父。」

九叔順口問：「沒彈漏吧？」

「沒有——」文才隨手比劃。

表面看來棺材也的確彈滿了墨斗網，就是棺材底沒有。

文才秋生忘記了棺材底，九叔也一樣沒有在意。

秋生往窗外看一眼，隨即一整衣衫。「師父，我得先跑了，太晚回去，姑姑會不高興。」

「好——」九叔不反對，文才却不忘一聲吩咐，「你最近倒霉，千萬要帶着靈符。」

秋生打一個寒噤。「已經帶在身上了。」

九叔白了文才一眼。「那來這麼多老鬼。」

「年青的鬼不少的吧？」文才唯恐天下不亂的。

秋生不由打一個寒噤九叔看了看文才，搖頭：「常人身上都有三把陽火，一般鬼怪未够道行的不容易接，去睡吧，明天我們還要山上去替任老爺找尋山地。」

「應該是說替任老爺的父親。」文才插口。

九叔反手拍出，總算叫他閉嘴。有九叔的一番說話，秋生當然放心了的。

× × ×

深夜的街道一片寂靜，秋生雖然有師父的一番話，放下心，走着還是不免有些心寒。

小玉的鬼魂也就在這時候在一側牆邊出現。

與他出現同時一陣冷風。

秋生不由得一個冷顫，回頭望去，在他的眼中，看不見小玉。

他回頭再行前，小玉亦動身，飄然移向秋生，一面含情脈脈的笑容。

距離丈許，秋生的頭頂與雙肩便出現了三股陽火。

那三股陽火有半尺高下，「突然」的飛舞，小玉鬼眼中，陽火盛的男人都是這樣，既然是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不會覺得奇怪，繼續向秋生接近。

她知道那是陽火，却從來沒有接觸過，不知道有什麼後果。

現在她知道厲害了。

她的手才接近，秋生身上那三股陽火便旺盛起來，「蓬」地冒起老高的三條，疾捲向她。

她連忙閃過，手仍然是灼着，一陣刺痛，慌忙縮回。

她看看被灼痛的手，心裏還是不服氣，再移步上前，再伸手。

這一次秋生那三股陽火冒得更高更盛，小玉看着害怕，忙將手縮回，目光及處，正好瞥見怡紅院的招牌。



在招牌的旁邊，一排晾衣竹，穿着好些褻衣褲抹胸，都是一個式樣。

小玉心念一動，把手一把，那些竹竿便慢慢的脫出來，褻衣褲全都虛空懸在半空。

一陣狂風隨即大作，褻衣褲漫天飛舞，向秋生飛崖過去？」

秋生未覺，突然有所覺，抬頭望去，褻衣褲漫天飛舞而來，他很自然的雙手亂撥，將飛舞過來的褻衣褲一一撥開。

小玉看着，心一急，手抓着一條濶大的褲子凌空向秋生當頭罩去。

女性的褻衣褲可以滅去男人的陽火，只要陽火滅去，小玉便可以隨心所欲。

秋生立即發覺，在他的眼中只見一條褲子凌空飛來立即揮手撥出。

小玉立時隨同那條褲子飛開，摔落在地上，一躍而起，跺着脚，一句家鄉話衝口而出：「好鬼衰㗎。」

竹竿紛紛散發落地上，秋生連隨跳開去。」

怡紅院樓上一扇窗戶即時打開來，鴇母馬大娘探頭出來，往下一望，只見秋生立在一大堆褻衣褲中，手拿着一條老大的褲子，馬上嚷起來：「我以為是那一個在動那些衣褲，原來是你啊！」

秋生連忙分辯：「不干我事，是大風吹下來。」

馬大娘伸手一探：「那來的風，你這個小伙子什麼也不學，學那種人偷女人褲子。」

「沒有啊——」

「你手裏拿的是什麼？」

秋生目光一落，連忙將手中的褲子丟掉。

「我們這兒的內衣褲全都是一個式樣，沒記認的，你要拿一個的，叫你姑姑拿錢來怡紅院好了，你喜歡那一個，跟她要便是。」

秋生看着，不由得倒退，身子一轉，急奔了出去。

馬大娘大叫：「你不替我拾起來就這樣跑掉了。」

語聲未落，秋生已不知所踪。

「好，明天跟你姑姑說。」馬大娘心有不甘的。

× × ×

義莊內香燭這時候已燒去大半。

老太爺那具棺木的釘子一根接一根脫出，棺材也就由棺底慢慢升起來。

一隻指甲長長的手從縫隙中伸出，閃閃發着亮光，生硬的一轉便要將棺材托起來。

指甲也就在這時候碰在墨斗網上，兩下接觸，火花閃亮，屍手有如觸電般彈開，縮回棺材內。

被掀起的棺材馬上落下，「蓬」地發出一下響聲。

× × ×

九叔應聲驚醒，從床上坐起來，奇怪地左望右望。

文才攤開手脚，大字臥在床上，鼻鼾如雷。

九叔再四望，到底不放心，跳下床，穿上鞋子，燃亮桌上的油燈，一手抓燈走往通向義莊的門戶。

棺材底右邊的縫隙仍然壓着一角衣袖，九叔推門而入正走向棺材的右邊，用燈照着小心細看。

他若是轉到棺材左邊不難有所發現，那一角衣袖却在他轉過去之前已縮回。

轉到左邊，仍無發現，九叔油燈上下移動，搖搖頭。「沒事啊——」

即時又一聲巨响，九叔霍地回頭，急走向寢室那邊。

入房他便看見文才連人帶床板翻落地上，仍然大字的臥着，鼻鼾如雷。

九叔不由搖頭。「原來是你這個小子。」將油燈在桌上放下，接將床板放回，探手將文才的衣帶抓住，一把掀起來，擲到床上。

文才毫無反應，熟睡如故。

「人肥總是笨一些。」九叔嘟喃着將燈吹滅。

× × ×

文才最害怕就是跟九叔上山去找尋風水好的地方，除了捧着羅盤，他還要背負長短不同的尺杖，最要命的是九叔往往一找便是六七個時辰，他長得胖，六七個時辰跑下來也眞够受的了。

這一次替任老太爺找一塊好的山地，九叔顯得更小心，翻山越嶺，時而看羅盤，時而拿尺杖量度。

文才既忙過不了，兩條腿也跑得發軟，汗流夾背。

九叔終於在一個山坡上停下來，張頭搖腦。

文才到底忍不住，喘着氣上前問：「師父，你到底要找一塊怎樣的山地？」

「當然最好就是廉貞發祖，辭樓下殿，開帳起伏，忽大忽小，穿田過峽，蜂腰鶴膝，曲曲活動，中心出脈，特起穴星，尖圖方正，龍虎重重環抱，山水層層護衞……」

文才一面聽一面搖頭，終於一句：「我就是不明白。」

九叔「哼」一聲，「已經消化了才說出來的。」

「那是我的腸胃有問題了。」

「不是腸胃，是腦袋。」九叔一歎。

「你師父我英明神武，想不到……」

文才馬上接上口道：「不是你這個徒弟，我遲鈍，又怎顯得你這個師父英明神武？」

「廢話！」

「那麼什麼時候才找到一塊師父你說的那樣的山地？」文才擦一把汗問。

九叔再歎一口氣。「好像這種大富大貴的山地，正所謂可遇而不可求，找一世亦未必能够找到的。」

「什麼？」

「就是找到了，也留給自己，待百年歸老。」

「你不是在跟任老爺找的。」

「是任老爺的父親。」九叔更正。

文才突然叫起來，「師父，不知怎的，我突然又頭痛身熱……」

「你不能走下去，我們就選擇這裏好了。」九叔隨即將手中木杖狠狠的插進脚前地上。

× × ×

秋生倒是希望跟着九叔到處跑，那最

低限度沒有這麼難受。

這時候他沒精打采的正坐在寶香齋的櫃枱後面，姑姑則坐在門前正在替一個少女以粉綫刮着面毛。

街道上行上往來，兩個怡紅院的妓女經過寶香齋門前，省起了什麼的便往內看看。

秋生不知道這個又是怡紅院的妓女，但已有如驚弓之鳥，一會才囁嚅着問：「兩位要買什麼？」

兩個妓女看看她，耳語了幾句，掩着笑臉離開。

秋生立時明白來的又是什麼人，無地自容的臉一轉，向着牆壁。

姑姑也這才回過頭來。「看，又來了，怡紅院四五十個姑娘，輪流到來，也夠你受的了。」

「姑姑——」秋生苦着臉。

「你這是自找麻煩，什麼不去偷，偷那些姑娘的內衣褲。」

「這眞是冤枉，是大風吹下來吧。」

姑姑不管，歎一口氣。「找也找一個良家婦女，怡紅院那些姑娘只是樣子好看，很難有生養，你三代單傳，就算不爲你死去的父母，也替你姑姑設想。」

秋生頭垂下來。

九叔文才這時候到來了，文才難得九叔不再跑下去，看見姑姑也興高采烈的大叫一聲：「姑姑——」

姑姑看看他。「文才，什麼事這樣高興？」

文才這時候已經留意到秋生的表情，奇怪地反問：「秋生怎樣了。」

姑姑笑笑。「沒有什麼，只見臉不知放到那兒去。」

秋生連隨抬頭問九叔。「師父，要不要我帮忙？」

「暫時用不着。」九叔繼續前行。

文才很高興的接一句。「有我去成了。」大步追向九叔。

秋生追上前，忙問：「到那兒去？」

「任老爺的家。」文才回頭輕聲回答，繼續輕鬆快活的追前去。

秋生一聽立時站起來，坐立不安的轉來轉去，忍不住又探頭望望九叔文才的去向。

姑姑終於留意，搖頭往外望一眼，正好看見怡紅院的招牌，搖搖頭。「怎樣了，又心動了。」

「姑姑——」

「男人逢場作興原是閒事，姑姑本來也不會反對，只是你還未成家立室，萬一弄壞了身子，唉——」

「唉——」秋生亦突然大皺眉頭，苦着臉長歎一聲。

姑姑看看秋生，道：「什麼地方不舒服？」

「肚子——」

「揉一些藥油好了。」姑姑從衣袋拿出一瓶藥油。

秋生搖頭，雙手掩着肚子便往外走，姑姑後面伸手一把抓住。「店子裏三個馬桶。」一頓一聲冷笑。「你這一招是沒有用的了。」

「姑姑——」秋生苦着臉。

「老老實實說，要到那兒去？」

「任老爺家裏。」秋生鼓起勇氣說出來。

「又來謊話了。我方才聽得清楚，你師父說用不着你去的了。」

「我只是要去看看任老爺的女兒婷婷。」秋生鼓其餘勇。

姑姑一怔。「什麼——」

「我只見她一面便喜歡上了。」

「你——」姑姑手指秋生的鼻子，說不出話來。

秋生又歎一口氣。「我也知道配不起她，可是看到一眼也是好的。」

「胡說八道。」

秋生垂下了頭，道：「我是有一句說一句。」

姑姑笑罵：「我是說你怎會配不上，這個店子早晚也是你的，總算是一個小老闆啊。」

這一次到秋生怔住了。

「還不去——」姑娘連隨催促。

秋生故意的東望西望。「讓我先執拾一下店子的——」

「執拾什麼，快去——，去」姑姑連推帶擁，將秋生推擁出店外。

× × ×

已過黃昏。

武時威一身官服，才在任老爺一側坐下來。

婷婷正在任老爺身後替任老爺捶背，她絕對是一個好女兒。

僕人阿保阿勝將茶端進來。

阿保將茶杯放在武時威身旁的几子上，一聲：「表少爺喝茶。」

「嗯嗯——」武時威大馬金刀的坐着，很自然地把手一揮。

阿保亦很自然的退下。

任老爺看着微微一笑：「時威，你不是說近來忙得很的。」

「忙是忙一些，縣太爺最近身子有些不好，府衙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都要我打點。」

「其他的人呢。」

「那些人一個個只懂得作威作福，沒一個管用，不過就是怎樣忙我也要來看看表姨丈跟表妹。」武時威表情十足的看着婷婷。

婷婷故意偏開臉。

「喏，好像昨天，我不是整天都來帮忙？」武時威總是不忘說自己的好處。

「那衙門方面？」任老爺信口一句。

武時威衝口而出：「人多的是，有他們看着，可以了。」

婷婷馬上插口一句：「你不是說他們沒一個管用的？」

武時威一怔，連忙問任老爺。「遷葬那件事怎樣了？」

「只等九叔找一塊好的山地。」

「表姨丈就是這件事來了。」

「還有就是婷婷婚事，這麼大了。」

婷婷撒嬌一聲：「爹，又說這些。」

任老爺一笑道：「做父母的總是担心的。」

武時威嚥一口口水。「表姨丈，我也年紀不少的了。」

任老爺漫不經意的問道：「可有三十歲？」



「二十九歲半。」

「也該成家立室的，找到對像了？」

武時威一看婷婷，眉飛色舞的。「找到了，就是不知道表姨丈會不會反對。」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沒有什麼不妥啊。」

「我父母雙亡——」

「由我來作主，相信你泉下的父母都不會反對的。」

「多謝表姨丈成全。」武時威只以爲任老爺已明白他心意，將婷婷許配給他。

任老爺不以爲意的笑接，「親戚份上，你開到口，表姨丈一定會帮忙的。」

武時威更就心花怒放。

阿保就在這時候將九叔文才秋生帶進來，秋生喘着氣，不住抹汗，他若是不跑着追，也追不上九叔文才。

文才看着他，嘟喃着：「師父叫你不用來的了，你看，又喘氣又流汗的，失禮任老爺。」

「師父意思是我來見識一下也好。」

「你以爲一定有便宜？」

「有沒有不曉得，但我若是不來肯定吃虧。」

九叔見已進大堂兩個人還在嚷，回頭一望，輕喝一聲：「你們還在吵什麼？」

「沒有——」文才秋生齊應。

任老爺即時迎上前來，「九叔，這麼快成了？」

「總算不負所託。」



任老爺目光轉向汗落淋漓的秋生。「是秋生吧，滿頭大汗，眞的辛苦你了。」

這眞是錯有錯着，文才不由儍了臉，任老爺接一句：「年青人千萬不要怕辛苦，坐下歇一歇。」

「我會的了，任老爺。」秋生由心笑出來。

任老爺轉向九叔。「我們進內堂好好的談談。」

九叔點頭，轉吩咐文才秋生。「你們兩個留在這裏，規矩一些，不要鬧事。」

任老爺前行幾步，省起了武時威。「時威，什麼時候有空，跟我去帮帮眼。」

「什麼？」武時威一呆。

任老爺接問九叔：「這邊——」

九叔一面前行一面說：「那塊山地不算太好，但也算很不錯的了。」

文才秋生看着九叔任老爺二人轉進內堂不見，立即左右上前，向婷婷打一個招呼。「任小姐——」

婷婷尚未有反應，捕頭走上前，一聲：「出去——」

文才轉向秋生。「他叫你出去啊。」

秋生回一句：「叫你啊。」

武時威雙手一揮。「你們兩個都出去，免在這兒阻碍我與婷婷說話。」

秋生應聲道：「我們也是要跟婷婷說話。」

「可不是。」文才亦應一句。

武時威雙眼一翻道：「你們是什麼身份？」

「姑姑說我將來是小老闆。」

「師父說我將來是小師父。」文才也不吃虧。

武時威胸膛一挺。「你們知道我又是那一個。」

「捕頭——」

「那還不曉得怎樣做？」

「不曉得。」文才秋生齊搖頭。

「出去——」武時威往外一指。「否則我便將你們鎖起來，抓回衙門去，控告你們阻差辦公。」

文才叫起來。「哎唷，他原來還知道這兒並不是衙門。」

秋生接上：「就算衙門又怎樣，我們可沒有犯罪。」

文才再一聲道：「這可是任老爺的家啊。」

秋生馬上問：「不知道任老爺家中出了什麼罪案？」

武時威一怒大喝：「你們可知道我現在是任老爺的什麼人？」

「不知道。」

「那你們又可知道我將來是婷婷的什麼人？」

文才秋生不由一齊望向婷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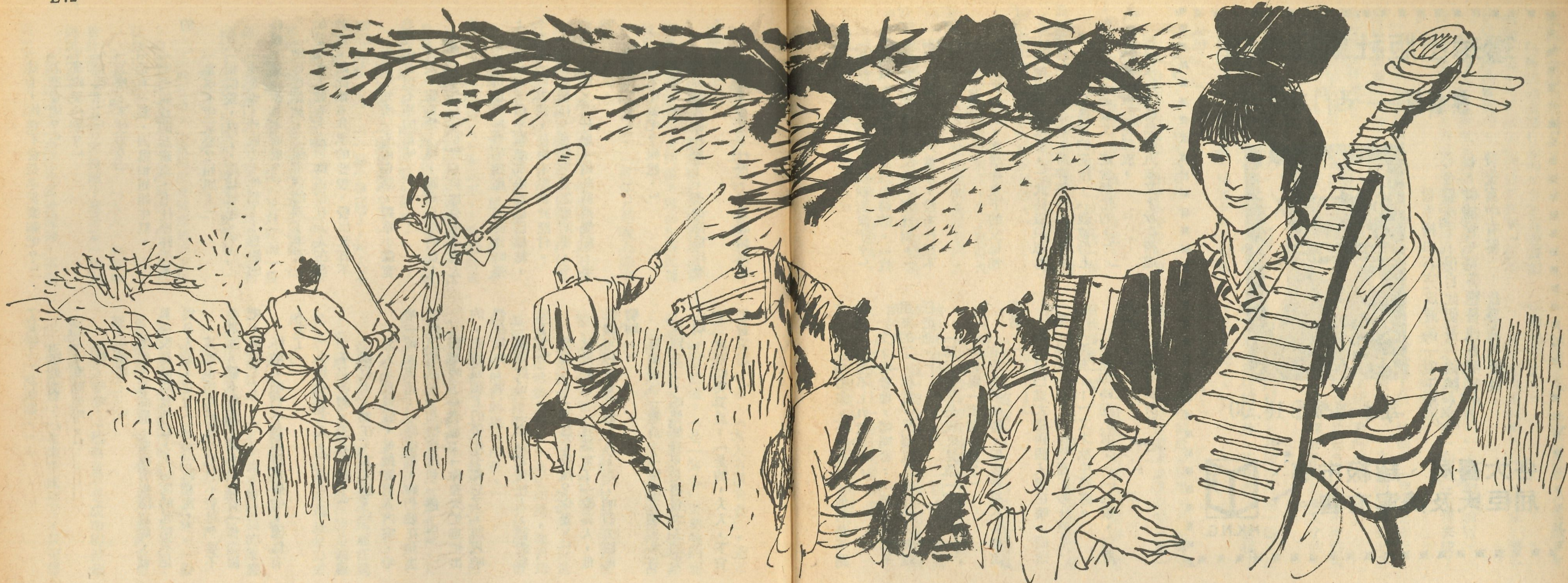
婷婷一怔冷笑，「表哥吧了。」

武時威亦一怔。「方才表姨丈不是同意給我們拿主意的了？」

「是跟你，他還叫你有空帶他去帮帮眼，看看那個女孩子呢。」

「甚麼？」武時威隨即一挺胸膛。「表妹你要知道我二十歲是小卒一名，三十歲已經升到了捕頭，這樣升啊升，很快便升到一品將軍，到時你便是一品夫人。」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中了魔教的暗算，雙腳都鉗着一塊沉重的鐵板，必然會影响她的功力，魔教中人才敢向她接近，先來一個空門四怪中的怪傑玉爐大師，他曾到過黃蜂谷與覃小蝶是素識，覃小蝶估不到這位大和尚居然不保晚節投身魔教，還有龍江第一家的龍王常嘯旻、總管姜蕩、飛斧門的堂主韓淦、伍奔、崔望鉉、南天門的銀駝梅望、風若、恒嶽雙霸天兄弟、青城掌門涂六公師兄妹等全是名震江湖的人物，這邊竹蘭君、侍書、拂琴四婢、五衞，加上黃蜂弟子對陣大打一場，魔教全部敗北，魔教的三十具鐵甲人、一百名白痴未及時出動，才能穩操勝算……

## 共商大計　內外殲敵

覃小蝶道：「黃蜂谷已經近在咫尺，我想先回去瞧瞧，然後派鷹兒送信給妳師哥，要他先派人去找天栖上人，咱們不就省掉許多痲煩了麽？」

竹蘭君微微一笑道：「可是，放棄一次相聚的機會，該多可惜！」

覃小蝶瞪她一眼，道：「小鬼頭春心動了，好吧，過幾天去太原，我會跟妳師哥研究……」

竹蘭君面色一紅道：「師嫂妳壞，我不跟妳說了。」

她們笑談之中，馬車却在不停的行駛，好在一路托賴平安，她們很快的就回到黃蜂谷。

休息一晚之後，覃小蝶立卽修書一封，派鷹兒送往太原，述往事，寄相思，這封信自然是文情並茂了。

幾天以後回信來了，覃小蝶却捧着信皺起了眉頭。

竹蘭君道：「怎麽啦？師嫂，有什麽不對？」

覃小蝶將信交給她道：「妳瞧……」

竹蘭君接過信箋瞧着，原來西北邊防不穩，韃靼汗脫里八目數度犯關，雖然均被擊退，但在軍書旁午，寇賊壓境之際，身爲總督的狄飛虹，自然無暇顧及其他了。

還有，羅蘭產期已近，行動頗爲不便，雖然不乏佣人照顧，狄飛虹初爲人爹，還能不分心勞神嗎？

最後他希望覃小蝶去太原，如果她行動還方便的話，當然，未來的事有很難逆料的，所以要她自己斟酌。

竹蘭君看完了信，交還覃小蝶道：「師嫂，妳怎麽決定？」

覃小蝶道：「妳師哥獨力支撑邊防，我有點放心不下……」

竹蘭君道：「可是，咱們這樣……」

覃小蝶道：「我知道，這樣既不雅觀，又不方便，不過咱不到街上散步，沒有人會向咱們指指點點，至於不方便就更容易了，時間久一點習慣就沒有事了。」

竹蘭君道：「師嫂倒是想得開，那妳說咱們什麽時候去太原？」

覃小蝶道：「後天一大早就動身，有些要辦的事咱們在這兩天內儘快解决。」

×　　×　　×

太原城繁榮依舊，似乎並未受到邊陲戰亂的影响，只有見到風塵僕僕的驛卒，及神色匆匆的差役，在穿行街道之時，才會提醒人們究竟是怎麽回事。

最忙碌的自然是總督府，因爲它負有保土衞民的重責，除非朝庭簡派要員，另發大軍，狄飛虹這位山西總督，有無可旁貸的責任。

當然，太原城中還有不少文武官員，但略知兵事，兼具胆識的，却只有巡撫白多年一個，白巡撫三十出頭，當得是青年才俊，他與狄飛虹惺惺相惜，這一文一武，遂成爲通家之好的知交。

如今覃小蝶來到太原，她帶來黃蜂谷的精銳一百五十餘人，五大班頭所屬弟子，都是經過千錘百煉的，現在齊集太原，爲同一目標準備一戰，在黃蜂谷是創擧，也是第一次出動如此驚人的力量。

覃小蝶到達總督府後，自不免有一番忙亂，當夜深人靜，只有偶爾傳來幾聲犬吠，與更鼓之聲時，總督府中某一間上房，却發生一件頗爲尷尬的趣事……

久別勝新婚，狄覃這對少年夫婦，相別已有不少時日了，此時太原重聚，自然應該親熱一下。

夫婦是五倫之一，這原本沒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只是當次日覃小蝶前往探望羅蘭之時，趣事也就發生了。

「姐姐請坐，京娘六兒，妳們先出去，咱們要說幾句機密的話兒。」

京娘六兒出去了，覃小蝶就在床沿坐下，道：「妹子，有什麽機密大事？妳說。」

羅蘭沒有說，却噗哧一聲笑了出來。

笑，平常得很，是人們喜怒哀樂中的一種表現，只是她的目光却瞅着覃小蝶的纖纖玉足，這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妹子，妳該不會是幸災樂禍吧？」

「怎麼會呢？」

「那妳笑什麼？」

「這個……」

「怎麼，不便說？」

「是有一點，因爲怕姐姐生氣。」

「咱們姐妹閒話家常，有什麼好生氣的。」

「當眞不生氣麼？姐姐。」

「相信我，妹子，妳儘管說。」

「我是說，昨晚……你們……那個的時候，連這個都不脫麼？」

她巴巴結結，這個那個的弄了半天，如是讓他人聽到，還以爲這位狄夫人在發神經，如此愼重其事的要說，說出來却不知所云。

但這不知所云的兩句話，對覃小蝶竟然發生意想不到的影响。

她是一個胸羅玄機，腹藏丘壑的女人，世間衆事紛紜，使她窮於應付的不會太多。

但她那艷麗無雙的嬌靨，却於此時蒙上一抹羞紅，似乎羅蘭那兩句巴巴結結，不知所云的言語，使她有點窮於應付。

她當然懂得「那個」是怎麼同事，「這個」指的又是什麼，她却紅飛雙頰，半晌答不上來。

良久……

「沒有生氣吧？姐姐。」

「沒有。」

「那是我說錯什麼了，否則妳爲什麼不同答？」

「妳沒有說錯了什麼，只是問錯對象了。」

「妳是說……」

「今晚問他呀。」

「哦，哈哈……」

「哈哈……」

她們一笑而罷，並沒有揭開謎底，就算今晚羅蘭問狄飛虹，夫婦間的私隱不足爲外人道，這豈不還是一個秘密！

其實也頗爲奇怪，姑且不管他們要不要那個，總不能經年累月只穿着一條這個吧，何況……

好啦，咱們不談這個那個的，因爲有人來了。

「小婢參見大人。」

「不必多禮，夫人在麼？」

「兩位夫人都在，大人請。」

來人是狄飛虹，他掀簾進入內室，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得很，妳們躲在這裏說體己的話兒，却把我甩到一邊。」

羅蘭哼了一聲道：「你整天忙進忙出的，把姐姐脚上的勞什子都忘了，所以咱們在罵你。」

狄飛虹道：「妳這是寃枉人，誰說我忘了？」

羅蘭道：「那該怎麼辦？你說。」

狄飛虹道：「我請來了一個客人，他保證可以找到天栖上人，走，咱們去跟他聊聊。」

羅蘭櫻唇一噘道：「跟誰去聊，大哥，你別忘了，咱們姊妹可是總督大人的夫人啊。」

狄飛虹笑笑道：「是的，夫人，下官怎會忘記。」

羅蘭道：「那你說，來人是誰？」

狄飛虹道：「妳見過的，白多年。」

羅蘭道：「是白巡撫？他怎能找到天栖上人？」

狄飛虹道：「他有個遠房侄兒名叫白淵，是天栖上人的記名弟子……」

羅蘭道：「既是白巡撫，見見倒也無妨，姐姐，妳說呢？」

覃小蝶道：「妳看方便麼？妹子，咱們江湖人不知禮數，要是被人譏笑還不如不見的好。」

羅蘭道：「姐姐，妳怎麼忘不了江湖人的本色？他是巡撫，咱們大哥可是總督，論職權，他還要聽咱們的，再說他跟大哥交相莫逆，是通家之好，家人不須避諱的。」

狄飛虹道：「蘭妹子說的是，咱們走吧。」

在後廳，他們見到了白多年，他先向狄羅二人抱拳一拱道：「多年參見大人，夫人。」

狄飛虹也抱拳一禮道：「多年兄請坐，這位也是寒荊。」

巡撫白多年再度拱手爲禮，然後才告罪歸座，他的目光却向覃小蝶的脚下瞧了一眼。

覃小蝶穿的是一襲寬大的曳地長裙，白巡撫雖是目光如電，却無法瞧到她那玉足之上鉗着鐵板的奇景。

其實白多年只是匆匆的瞥了一眼，對總督夫人，他不敢失禮，更不敢輕狂。

當然，他雖是匆匆一瞥，仍然沒有逃過覃小蝶的觀察，她沒有表示不快，神色上還是一片莊肅，一片雍容。

因爲好奇是人之常情，何況江湖之上早已將鐵脚夫人，鐵脚小姐，鐵脚丫頭的名號傳開了，但巡撫想瞧瞧鐵脚夫人的鐵脚，這也沒有什麼不對。

這些自然瞞不過狄飛虹，他却咳了一聲道：「多年兄：聽說令侄是天栖上人的記名弟子？」

白多年道：「是的。」

狄飛虹道：「令侄必然知道天栖上人的住處了，下官有事相求。」

白多年道：「是爲夫人中人暗算，求天栖上人設法解除脚下的束縛？」

狄飛虹道：「正是。」

白多年道：「據下官所知，天栖上人原是住在搭海附近的，但五年前雲遊未返，沒有人知道他的踪跡。」

羅蘭失聲道：「那就糟了，姐姐的脚怎麼辦？」

白多年道：「夫人不必着急，下官倒知道一個解除地極鋼母的偏方。」

狄飛虹大喜問道：「那就請多年兄賜告。」

白多年道：「下官記得山海奇譚之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它說以石蒜，石鴨和藥，可以軟化地極鋼母，是否當眞有效，下官就不敢說了。」

羅蘭道：「石蒜，石鴨是什麼？在那兒可以找到？」

白多年道：「石蒜是多年生草，生於濕地，春動生葉，細長有平行脈，葉枯花莖乃出，頂開數花，六瓣色紅，必須生於水火同源之處方爲有用……」



狄飛虹道：「多年兄可知道那裏有水火同源？」

白多年道：「陝北接近長城的横山縣東南韓家岔就有水火同源，想必生有此種毒草。」

狄飛虹一怔道：「多年兄是說石蒜有毒？」

白多年道：「是的，如果用它與石鴨和藥之後，毒性更爲強烈，只要少許就可毒死一條牯牛。」

狄飛虹道：「石鴨又是什麼？」

白多年道：「石鴨是一種小青蛙，身長寸許，後股極長，善緣木，天將雨則鳴，聲如雄鴨，也喜歡棲息於晨露滋潤的牡丹葉中，三四月間在洛陽當可找到，此物不必太多，有一兩個作藥引即可。」

狄飛虹道：「謝謝多年兄。」

白多年道：「一點小事罷了，大人不必客氣。」

狄飛虹同顧覃羅二女道：「妳們去辦事吧，我跟白巡撫還有點公事要談談。」

待覃羅二女退出之後，狄飛虹面一整道：「寇賊兩度慘敗之後，必然不敢再犯邊境，但我軍汛地却不能有半點疏忽。」

白多年道：「是，大人。」

狄飛虹道：「我兩度查驗寇賊的遺屍，發覺其中有些是漢人的屍體，而且還是江湖中人……」

白多年啊了一聲道：「大人，這意味着什麼？是不肖刀客投賊？還是某一勢力與賊勾結？」

狄飛虹道：「還沒有直接證據，不過我想是後者。」

白多年道：「大人有沒有查出，是怎樣一個組合？」

狄飛虹道：「是一個名叫天慾教的邪惡組合，愚夫婦曾經幾度中了他們的暗算，這帮人野心極大，以前勾結過貴州的苗人。」

白多年道：「大人既然知道是天慾邪教，何不派大軍將他們一鼓蕩平？」

狄飛虹道：「我何嘗不想如此，只是天慾教雖然勢力龐大，高手如雲，他們却極端神秘，我跟他們交手不下十餘次，始終找不出他們的總壇所在。」

白多年道：「這就難了，天慾教不除，咱們豈不是芒刺在背！」

狄飛虹微微一笑道：「這不要緊，天慾教主的背上，也有幾根芒刺。」

白多年一怔道：「大人是說……」

狄飛虹說道：「江湖人要想稱霸江湖，進而問鼎天下，第一件事要作的是網羅英才，排除障碍，天慾教曾經竭盡全力去作……」

白多年道：「莫非他交了白卷？」

狄飛虹道：「不，他有很豐碩的收獲，可惜未能拔掉他背上的芒刺！」

白多年道：「哦！」

狄飛虹道：「天慾教横掃武林，一般名門大派，在他無情的打擊下，不是作了他的附庸，就是一蹶不振，連少林武當也難以倖免。」

白多年道：「那他豈不是成功的控制整個武林了？」

狄飛虹道：「他幾乎成功了，只可惜他犯了一點錯誤。」

白多年道：「那是什麼樣的錯誤，會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

狄飛虹說道：「他忽視了黃蜂谷，不了解他們的潛力，待發覺黃蜂谷可能是他稱霸武林的阻力，再想制止已經是來不及了。」

白多年道：「原來如此，聽說大人當年是黃蜂谷的二谷主，以大人的神明英武，加以黃蜂谷的強大後盾，掃除妖氣，不過遲早之間而已。」

狄飛虹道：「不敢當，多年兄謬讚，咱們只求盡其在我，而且……」

白多年道：「大人是不是有什麼吩咐？請儘管說，下官雖是無拳無勇，定當全力以赴。」

狄飛虹道：「多謝，我只是一種猜測而已。」

白多年道：「雖是猜測，大人必有所求，請指示。」

狄飛虹道：「咱們假設外敵是內賊所勾引，當外敵失敗之後，內賊應該採取何種行動，以挽回他瀕臨失敗的命運？」

白多年道：「下官愚魯……」

狄飛虹道：「這不能怪你，因爲你不是江湖人。」

白多年道：「大人之意是……」

狄飛虹道：「我想到一個可怕的發展，希望這不是事實。」

白多年道：「大人想到了什麼？」

狄飛虹道：「三軍易得，一將難求，作戰的勝負，靠統御，靠指揮，敵人如是破壞了咱們的領導中樞，再乘亂發動攻擊，那時將是怎樣一種局面！」

白多年一凜道：「那時邊關不保，勢必赤地千里，生靈塗炭，大人指的領導中樞是太原吧，咱們這兒池闊城堅，甲兵數十萬，百萬外寇尚難當咱們一擊，誰敢到這裏來破壞？」

狄飛虹正容道：「按常理你說的沒有錯，只是這般內賊是不能以常理來論斷的。他們是江湖人，其中不乏武功極高，輕功卓絕的高手，金城湯池未必阻擋得了他們。」

白多年道：「那該怎麼辦？大人。」

狄飛虹道：「太原的官衙雖是不少，但構成領導中樞的只是咱們兩個，賊人如若下手，咱們自然首當其衝！」

白多年並非胆小之人，他的臉色仍然微微一變。

狄飛虹道：「此地有一個武林世家，江湖上稱他爲太原金府，這批江湖人物，與魔教早有勾結，此次外寇犯邊，金府也時有身份不明之陌生人出入，我懷疑他們曾經參與勾結外寇的行動。」

白多年啊了一聲道：「敝衙總捕頭金旺，爲什麼從未提及此事，待下官同衙，一定要查個明白。」

狄飛虹道：「在江湖帮派的眼中，總捕頭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像金府這等名噪江湖的武林世家，他是不敢開罪的，你同去問問他可以，但不必深責。」

白多年道：「是，大人。」

狄飛虹道：「多年兄！我對你的安全已有安排，不知你是否同意？」

白多年道：「哦！有這個必要麼？大人。」

（未完．卅七）

**上文提要：**任雲秋擊退黑衣教二老供奉之後，偕同江翠烟南下追蹤表叔春申君和陳康和的下落，行程中偶與黑衣教副教主鳳簫女會面，獲知春申君和陳康和二人可能就在雙板橋附近，與此同時分頭北上尋找的謝公愚、金贊廷和沈同三莊主，沿途又屢遭黑衣教派人跟蹤盯梢和追殺，必置於死地而後快，可是謝公愚等三莊主卻能機智行事，化險為夷，多次挫敗強敵，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新月刀

## 掌劍試高低　聯手懲兇僧

沈同等三人就不打算隱藏身子，這就大步走了過去。

沈同道：「麻老大多年不見了。」

身穿半截麻衣的老人目光一凝，含笑點頭道：「老朽還當是誰，原來是沈莊主。」

任雲秋看到三人，不覺喜道：「沈大叔三位果然在這裏！」

謝公愚道：「任老弟就是找咱們我的麼？」

任雲秋道：「在下聽說謝大叔三位被困在雙板橋，所以一路趕了來……」

掌劍一絕麻一怪疑惑的朝身後黑衣中年人問道：「咱們圍住的，就是他們三個麼？」

那黑衣中年人似乎對麻一怪執禮甚恭，躬着身低聲道：「是的，除了遊龍沈同，一個弓箭塘謝公愚，一個是羅漢莊金贊廷。那一男一女，男的叫任雲秋，女的就是教主門下弟子江翠烟。」

麻一怪點點頭，沉吟道：「老夫和沈莊主有舊，方才你們也沒和老夫說清楚被困的三人是誰，這樣吧，老夫一向重視道義，沈莊主和我有舊，老夫不與沈莊主為敵，但老夫一生最痛恨叛師犯上的人，既然那女娃兒是教主門下，老夫就把她擒回去好了。」

江翠烟道：「我回家省親，是蒙副教主同意的，為什麼要跟你走？」

麻一怪道：「那一個副教主答應妳的？」

任雲秋道：「那一個副教主，閣下回去問問就知道了。」

麻一怪怪眼一翻，問道：「你是她什麼人？老夫和她說話，要你插什麼嘴？」

任雲秋朗笑一聲道：「在下是她什麼人，你不妨問問她看。」

江翠烟不待他問，說道：「他是我親哥哥。」

「親哥哥」這三個字出口，粉臉驀地紅了起來。

麻一怪道：「妳姓江，他姓任，怎麼會是親哥哥的？」

任雲秋道：「她是不是我妹子，你管得着麼？」

麻一怪道：「老夫非管不可。」

任雲秋道：「我妹子從小被歹人拐去，就跟着姓江了，你現在懂了吧？」

麻一怪道：「老夫不管姓任姓江，今晚老夫非把她帶走不可，如若確是有那一位副教主答應過她，老夫自會放她回來。」

任雲秋忽然蕭洒一笑，點頭道：「在下是她大哥，老丈要把她帶走，是不是該問問我同意不同意呢？」

麻一怪翻着怪眼，說道：「你不同意又如何？」

任雲秋含笑道：「你說呢？」

麻一怪心中暗道：「這年輕人倒是沉着得很！」一面說道：「難道你還想和老夫動手？」

任雲秋道：「事情到了無法解決的時候，那也只好訴諸武力了。」

沈同忙道：「任老弟，這位麻老大江湖人稱掌劍一絕，為人一向恩怨分明，半世俠名，他參加黑衣教，也許情非得已，



任老弟……」

任雲秋沒待他說下去，就含笑道：「沈大叔是要在下手下留情嗎？」

麻一怪聽得大怒，怪笑道：「老夫要你手下留情？」

任雲秋傲然一笑道：「那很簡單，老丈人稱掌劍一絕，如果你不服氣，咱們可以分作兩場，先試試掌，再試試劍，你就會知道要不要在下手下留情了。」

沈同聽得大急，他方才原意，點出麻老大掌劍一絕，就是提醒任雲秋注意，此老生性怪癖，只要拿話先封住他的口，也許可以不用出手，不料任雲秋把自己的意思完全弄擰了，而且還要說分作兩場比試，掌劍是麻一怪的一絕，任雲秋縱然武功高强，終究年事還輕，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何苦冒這個險呢？但任雲秋已經說出來了，自己也不好出言阻攔了。

麻一怪大笑道：「好，好，年輕人，你這份勇氣當眞可嘉得很，咱們就這麼辦。」

任雲秋道：「兩場之中，勝負又怎麼說呢？」

麻一怪道：「你只要勝得老夫任何一場，老夫就不管今晚之事。」

任雲秋也道：「很好，老丈只要在兩場比試中勝得任何一場，在下妹子就任憑老丈帶走。」

麻一怪眞想不到這年輕人居然會有如此狂傲，難道他眞有把握可以勝得過自己？心念這一動，忍不住目光朝任雲秋投去，才發現這年輕人不但貌相英俊，而且眉宇之間隱隱透着紫氣，雙目神光湛然，心頭不禁為之一凜，暗道：「這年輕人內功已練上乘境界？」

他自然不會相信一個年未弱冠的少年，會有如此高深內功的象徵，透露在眉宇之間。

聽了任雲秋的話，口中大笑一聲道：「好，好，就這麼辦。」

任雲秋蕭洒一笑，抱抱拳道：「那就請老丈賜招了。」

麻一怪道：「你小心了。」

突然出手一掌朝任雲秋拍了過來。掌勢才出，就有一團勁風劈面湧到，勢道奇猛。

任雲秋身子輕輕一晃，便自閃了開去。

麻一怪不識他的「九轉分身法」，只覺任雲秋明明在他掌風籠罩下的人，忽然閃出，自己竟連他如何閃出去的都沒看清，不覺沉笑道：「年輕人果然有點門道。」

身子直欺過去，雙掌一揚，一拍一掃，同時出手，朝任雲秋攻了過去。

任雲秋再次身子一晃，閃開了三尺，但覺麻一怪的掌力，宛如一股奔流，從身邊湧出，大有奔騰澎湃之勢，心中也暗暗驚駭，此老一身功力委實驚人！

麻一怪看他兩次只是閃避自己掌勢，並未出手，不覺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怎麼還不出手呢？」

任雲秋大笑道：「那是在下尊老敬賢，先讓老丈三招……」

麻一怪道：「老夫不用你相讓。」

任雲秋笑道：「那麼在下就不客氣了！」

話聲未落，人影一閃，掌指同使，一齊攻出，不但這一輪攻勢，極盡凌厲，使的全是突穴斬脈手法，而且身形飄忽，施出「九轉分身法」來，一個人忽東忽西，不消一會，就幻出了幾個任雲秋來。

這一來，麻一怪的攻勢，自然立刻就被遏阻下來！

不，頃刻之間，由攻勢變成了守勢，還後退了兩步，才稍稍穩住。

兩人掌形飛旋，人影錯落，麻一怪一個人已化成了一條灰影，和忽東忽西的和任雲秋捉對廝殺！

不，任雲秋的人影，也成了一條灰影，只見他的人影，此沒彼生，有時有幾個人影，捉摸不定，以麻一怪這等頂尖高手，仍然無法看清楚他人影的來龍去脈，因此發掌之間，往往劈了個空。

沈同、謝公愚、金贊廷、江翠烟但覺灰影飛閃，連雙方敵我人影都分不出來了。

就在此時，突然爆起了一聲蓬然大響，兩條人影也同時霍地分開。

任雲秋、麻一怪兩人各自後退了一步，大家也看不出兩人誰勝誰負。

麻一怪睜大一雙怪眼，望着任雲秋，嘿然沉笑道：「好功夫。」

任雲秋抱拳道：「老丈誇獎。」

沈同道：「任老弟，你們可曾分出勝負來了？」

任雲秋微微一笑道：「這要看麻老丈怎麼說了？」

麻一怪怪眼一翻，說道：「老夫幾時落敗了？」

任雲秋含笑道：「那麼咱們還有一場，正好再比比兵刃了。」

麻一怪點頭道：「好，你亮劍。」

任雲秋右手在腰間一扣，抽出一支細長軟劍，隨手一抖，「錚」然有聲，就掙得筆直，寒光四射，青芒流動，就像一條青色靈蛇，吐着紅信一般！

麻一怪看了他手中軟劍一眼，讚道：「好劍。」

隨着話聲，也從他寬大的麻衣中取出一柄兩尺五六寸長的闊劍來，嗆的一聲，掣劍在手，他這柄闊劍劍刃居然有手掌般寬，和任雲秋的長劍一比，一個好像是瘦高個子，一個則是又矮又胖。

任雲秋抱劍拱手道：「老丈請。」

麻一怪手腕一振，舉劍直劈過來，出手第一劍上，就劍風嘶然，森寒砭骨。

任雲秋身形霍地一轉，避開他迎面一擊，長劍一送，向他左肩刺去。

麻一怪喝了聲：「好快！」沉腰翻腕，硬磕敵人寶劍。他怎知任雲秋「九疑劍法」快得驚人，倏忽之間已攻出了九劍。

這九劍變幻莫測，忽虛忽實，麻一怪運劍擊劍，竟然一劍也沒有被他擊着，這一氣非同小可，口中大喝一聲，突然長身拔起三丈多高，準備帶劍俯衝劈擊而下。

任雲秋在他長身拔起之時，也跟着雙足一點，縱身掠起。

麻一怪看他跟着飛身上來，闊劍一指，朝任雲秋迎面刺來。

任雲秋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劍光一閃，飛雲掣電般擊出。

兩劍在半空中相交，發出三聲金鐵擊撞的清響，兩人都被震得向後飛去，落下來時，就宛如彗星一般，各自帶着一道光芒飛降。

麻一怪足尖才一落地，闊劍在胸前劃了個圈，劍勢飛旋中，突然飛起一道銀光，直向任雲秋激射過去。

任雲秋長劍一舉，「鏘」的一聲，劍光立被盪開。

雙方再次動手，各使絕技，展開了一場令人目怵心驚的搏鬬，但見寒光電閃，揮出層層劍氣，寒風如濤，那裏還能看得清兩個人影？雙方觀戰的人，都被飛蕩成風的凌厲劍氣逼得連連後退。

沈同是使劍名家，但看到兩人使出來的劍招，除了眼花撩亂，竟然一招也看不清，心頭暗暗感嘆：「自己練了幾十年劍，當眞是白練了！」

就在此時，又響起了一連數聲震懾人心的金鐵交鳴，劍光寒芒霎時盡斂，兩人已經分了開來。

麻一怪睜大一雙怪眼，滿臉厲色，大聲喝道：「年輕人，你削斷了老夫闊劍！」

衆人朝他手上看去，果然只剩了半截斷劍。

任雲秋含笑道：「在下如果存心要削斷老丈寶劍，方才你和在下的三招硬接，早就被削斷了，方才在下是以劍脊拍在老丈劍上的，故而才被在下削斷了。」

麻一怪哼道：「憑仗利器，那也算不得劍技高明。」

任雲秋含笑道：「剛才在九劍之中，老丈其實只接住了六劍。」

麻一怪道：「你另外三劍只是虛招。」

任雲秋道：「不虛，不信老丈請低頭瞧瞧，就知道了。」

黑夜之中，別人看不見麻一怪身上掛了甚麼彩，但麻一怪功力深厚，目能夜視，聞言兀自不信，忍不住低頭看去。

這一看，他一張老臉不由得慘變，嘆息一聲道：「罷了，年輕人，老夫一生之中，還是第一次不明不白的敗在人家劍下。」

隨手擲去半截斷劍，回身就走。

原來他發現自己胸口衣衫上，被任雲秋劍尖刺了米粒大品字形三個小孔，若非任雲秋劍下留情，這三劍中任何一劍，都可以穿心而過。

那黑衣中年人眼看麻一怪轉身就走，急忙跟了上去，口中叫道：「老供奉……」

麻一怪一聲不作，反手就是一掌，把那黑衣人打得離地飛出兩丈多遠，拍達一聲，就再也不動了。麻一怪看也不看他一眼，揚長而去。

江翠烟喜孜孜的道：「大哥，你果然勝了他了？」

任雲秋微微一笑道：「我若是不能勝他，妳豈不是要跟他去了？」

江翠烟道：「我知道大哥不會輸給他的。」

沈同大笑道：「任老弟，方才我眞替你躭心，這麻一怪號稱掌劍一絕，四十年前就名滿大江南北，我看他走的時候，神色頹廢，大概這一敗，從此就會絕迹江湖了。」

金贊廷道：「黑衣教主當眞神通廣



，這些古古怪怪的人物，他從那裏去羅致來的？」

謝公愚道：「我看黑衣教這樣的高手，只怕還不知有多少呢！」

金贊廷大笑道：「像這樣也很快，一天打發幾個，不消一年，就都打發完了。」

謝公愚道：「金兄說得倒是輕鬆，他們接二連三的遭受挫折，我們的處境，也就越來越艱險了，本來，他們只以一部份力量來對付我們，現在他們覺得我們這幾個人不可忽視，成爲他們崛起江湖的最大阻力，那就要以全部力量來對付我們了。」

沈同道：「謝兄說得極是，他們要橫掃江湖，非先剪除我們不可。」

金贊廷道：「來就來，古人說得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幾人邊說邊走，已經回到茅舍門口。

謝公愚道：「掌劍一絕麻一怪敗退回去，暫時大概不會再有人來了，大家已有一晚未睡，且進去休息一會再說。」

大家回入屋中，任雲秋也把此行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沈同、謝公愚、金贊廷三人聽說黑衣教副教主鳳簫女答應設法打聽春申君下落，總算稍稍放寬了心。

茅舍中一共有三間屋，一間讓給了江翠烟，沈同、任雲秋等四人，兩人一間，稍作收拾，就各自入房安眠。

春申君尚無消息，大家只好在這座茅舍裏等着，反正雙方已經交過手了，如果黑衣教有甚麼動靜，他們自然會找到這裏的了。

第二天一早，謝公愚索性把昨晚逮到的兩個黑衣漢子解開穴道，說道：「留着你們兩個也沒用處，殺了你們，多費咱們的手腳，你們可以去了。」

兩個黑衣漢子聽得有些不大相信，左首一個道：「大俠是眞的釋放小的兩個了？」

謝公愚道：「謝某難道還會騙你們不成？不過你們回去，給我捎個口信給但無忌，他劫持了春申君，限今天日落時分釋放回來，過了今天，咱們只要遇上黑衣教的人，就殺無赦，這話，你們會說麼？」

右首一個連連點頭道：「會，會，小的一定會把大俠這個口信帶到。」

謝公愚道：「好，你們回去吧！」

兩人連連應「是」走出茅舍，就一路飛奔而去。

謝公愚任由他們走了，也沒去看他們一眼。金贊廷從後面走出說道：「謝兄這辦法不會被他們識破麼？」

謝公愚笑了笑道：「我想兩人先前也許會懷疑咱們跟蹤，但走出十里八里，仍然不見有人尾隨，就會相信咱們沒人跟蹤了。」

金贊廷道：「所以謝兄要任老弟和江姑娘扮作莊稼人，守在十里之外了。」

* * *

那兩個黑衣漢子果然不出謝公愚所料，出了茅舍，一路奔行之中，不時的回頭朝後張望，始終沒見有人跟蹤下來。

左首漢子道：「這老小子無緣無故的把咱們放回來，不知安着甚麼心？」

右首漢子道：「他們一共只有三個人，留着咱們，殺之不武，留着無用，自然要放咱們回來了，不然，三個大男人還要燒飯做菜給老子吃？」

左首一個笑道：「你說得也是，留着咱們，總不能不給咱們飯吃，哈哈！」

兩人腳下加快，但還是不大放心，有時故意朝身後瞄上一眼，大路上連鬼影子也沒有一個，自然沒人尾隨自己兩人了。

這樣走走停停，一直走出十里路，現在已可確定沒人跟蹤了，兩人總算放下了心，一路急趕，中午時分，趕到娘娘廟，兩人故意兜了一個圈子，看看後面沒有人，就閃身進入廟去。

但就在兩人入廟不久，後面走來一個頭包花布，手挽竹籃的花布衣袴少女，在廟前經過。

稍後，是一個莊稼漢，遠遠走來。兩人却都沒停步，只是打從廟前一條石子小徑行去。

接着又有一個彎着腰的老漢也過去了。

這裏是一個小村落，也有幾十戶人家，都是務農爲業，竹籬茅舍疏疏落落的，並不比鄰而居。

首先，那個彎腰的老頭和莊稼漢，走到離娘娘廟稍遠的一家農家門口，彎腰老頭叫道：「裏面有人麼？」

只聽屋中響起一個老婦人的聲音問道：「外面是甚麼人？」

彎腰老頭道：「是老漢。」

屋中走出一個老婦人，打量着門外兩人，問道：「老先生有事麼？」

彎腰老頭堆着笑臉，說道：「打擾大娘，小老兒和我侄兒想和大娘打個商量，咱們趕路，趕過了市集，想在大娘這裏，稍事休息。」

老婦人笑道：「這是小事，二位請裏面坐。」

彎腰老頭道：「眞多謝。」舉步跨進屋去。

那莊稼漢只是站在門首，沒有進去。

老婦人招呼道：「這位小哥，裏面坐呀。」

彎腰老頭笑道：「他是在等他妹子。」

正說之際，手挽竹籃的花衣少女也走了過來，兩人一同走進茅屋。

老婦人道：「三位趕了一早的路，這時候已經晌午了，大概還沒吃飯吧，老婆子這就去做飯。」

彎腰老頭道：「不瞞大娘說，咱們確實還沒吃晌午飯，只是這個怎麼好意思？」

老婦人笑道：「老先生也不用客氣，飯菜都是現成的。」

彎腰老頭道：「阿娟，那妳去幫幫大娘吧！」

挽竹籃的花衣少女答應一聲，放下竹籃，跟着老婦人進去。

沒多一回，那花衣少女先沏了一壺茶水出來，放在桌上，口中悄聲說道：「我剛才一面烹水，一面和大娘聊了起來，她家只有兩老和一個媳婦，住在這裏，兒子在城裏當學徒，她老伴到鄰居人家下棋去了。」

彎腰老頭點點頭道：「如此就好。」

不多一回，老婦人和花衣少女一起端出飯菜來，放到桌上。

老婦人道：「老先生，沒甚麼菜，三位只好將就吃了。」

彎腰老頭連聲稱謝；說道：「大娘，眞打擾妳了，這樣已經夠好，眞是不好意思。」

花衣少女放好碗筷，替彎腰老頭裝好了飯，三人就坐下來吃飯。

老婦人就回了進去。

三人吃過飯，花布衣衫少女，收拾碗碟，送到後面去洗。

彎腰老頭和莊稼漢坐在堂屋裏，忽見門口走進一個瘦小老首，看到兩人，不覺怔得一怔，打量着問道：「二位是……」

彎腰老頭連忙站起，陪笑道：「老漢和侄兒，是路過這裏，借貴府歇歇脚的。」

瘦小老者點着頭道：「如此請坐，不知老哥貴姓？」

彎腰老頭忙道：「小姓沈，還沒請敎……」

瘦小老者道：「陸，陸地的陸。」

彎腰老頭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陸老哥。」

正說之間，只見那老婦從後面走出，含笑道：「我當說話的是誰，原來是老伴回來了，那敢情好，這一位朋友找上門來，究竟是爲了那一樁，咱們也可以說說明白了。」

瘦小老者倏地站起，行動之間一下變得十分俐落，點頭笑道：「沈朋友，咱老伴已經把話挑明了，明人眼裏不揉砂子，二位也不用再裝作了。」

這下來得太突然，彎腰老頭一怔，不覺變了臉色道：「我那侄女想是被大娘制住了？」

老婦人道：「不錯，她雖然不肯實說，但身手却大是了得。」

莊稼漢子眉毛一揚，冷然道：「大娘最好把我妹子放出來，不然的話，在下可要不客氣了。」

老婆子冷冷一笑道：「好小子，你口氣倒狂得很。」

莊稼漢哼了一聲，舉步朝裏行去。

瘦小老者右手一探，疾抓他右肩。莊稼漢連頭也沒回，身形輕輕一側，便自讓開。

老婦人看他朝自己逼來，雙手化爪，一起之間，就漾起一片爪影，向莊稼漢胸前襲到。

莊稼漢身形一晃，恍如游龍，一下從老婦人身邊閃過，往裏撲去。

老婦人一招落空，急忙轉過身去，正待朝後面進入，那莊稼漢已經從廚房退了出來，他身後緊隨着被自己制住穴道的花布衣衫少女，心頭不由吃了一驚，暗道：「這小子好快的身法！」

瘦小老者一抓落空，眼看莊稼漢往後撲去，那自然會有老伴料理他的了，這就朝彎腰老頭發話道：「閣下找上我陸某，大概不是你自己的主意吧？」

彎腰老頭此刻其實腰幹已經挺直，不再彎了，一面詫異的道：「陸老哥此話怎說？」

瘦小老頭道：「你還裝佯？」

彎腰老頭道：「不，老哥說咱們找到這裏來，不是兄弟的主意，這話好像說咱們是受人指使來的了？」

瘦小老頭道：「難道不是？」

彎腰老頭斷然道：「不是。」

這是莊稼漢和花衣少女已經從後面走了出來。

老婦人道：「那麼你們找到這裏來作甚？」

彎腰老頭笑了笑道：「咱們是眞正借貴處歇脚來的。」

瘦小老頭目光烱烱，看了莊稼漢一眼，說道：「三位身手非凡，想來當非無名之輩，可否亮亮萬兒？」

彎腰老頭笑了笑道：「在下沈同。」

瘦小老者「哦」了一聲，說道：「原來是遊龍沈大俠，這二位呢？」

沈同一指莊稼漢道：「他是任雲秋任老弟，這位是江姑娘。」

瘦小老者驚喜的道：「沈大俠、任少俠光降寒舍，當眞蓬蓽生輝，快快請坐。」

沈同道：「陸老哥賢夫婦大概也不是尋常人了？」

瘦小老者忙道：「老伴，快去燒茶，現在妳不用再疑心生暗鬼了。」

老婦人笑道：「老身因爲小姑娘一來就盤問咱們的底細，我想很可能是對頭派來的人，才想把她制住問問，那知這位姑娘身手極高，費了老婆子好一番手脚，才算把她制住，因此越發疑心沈大俠的來意不善了，現在既然說明了就好。」說着轉身往裏走去。

瘦小老頭拱拱手道：「兄弟陸浩川，只算是衡山派的旁支，沈大俠諸位仗義助衡山派，大敗黑衣教，當眞令人又欽佩又痛快。」

沈同因此地離娘娘廟稍遠，這對夫婦武功又極高明，自然心存顧忌，如今聽說他是衡山派的俗家旁支，心中顧慮也就消了，當下抱抱拳笑道：「陸老哥不是外人，兄弟也就不隱瞞了，兄弟和任老弟、江姑娘，是眞正到貴處歇脚來的，因爲老哥府上離娘娘廟較遠，不易被人注意……」

陸浩川聽得一怔，說道：「沈老哥認爲娘娘廟有問題？」

「怎麼？」沈同道：「陸老哥住在這裏，難道不知道娘娘廟和黑衣教有關麼？」

「有這等事？」陸浩川驚奇的道：「兄弟怎麼一點也不知道呢？」

沈同就把自己三人尾隨兩個黑衣漢而來，大概說了一遍。

陸浩川笑道：「沈老哥只怕上當了，這娘娘廟住的都是尼姑，黑衣敎的人，不可能落脚在尼姑廟裏，但娘娘廟白天並不禁止遊客和進香的人出入，那兩個黑衣敎匪徒是借娘娘廟金蟬脫殼，在廟中晃了一晃，又悄悄的走了。」

沈同聽得一呆，頓足道：「陸老哥說得極是，這兩個匪徒當眞是狡獪得很！」

陸浩川道：「但他們既然往這裏來了，巢穴大概也不會太遠了。」

說到這裏，不覺「哦」了一聲道：「莫非……」

沈同道：「陸老哥想到了甚麼？」



陸浩川道：「兄弟十年前路過南昌近郊，遇到一個獨行盜劫鏢，被保是扶柩回籍官宦，只有婆媳二人和一個小孫子，那鏢師中了毒藥暗器，而且還是兄弟舊識，兄弟一時激於義憤，出手把那獨行盜制住，令他交出解藥，也就放過了他，不想事隔多年，前天來了一個沿門募化的和尚，在村中打聽兄弟住那裏，正好遇上兄弟的老鄰居，問他找兄弟有甚麼事，那和尚說是他師父要他來查訪的，並要那老鄰居轉告兄弟，十年前在南昌多管閒事，現在給兄弟三天期限，料理後事，兄弟那老鄰居爲人熱心，聽了兇僧的話，就暗中囑咐咱們村子裏的幾個孩童，跟踪那和尚，往那裏去的，待等那幾個孩童回來，說那和尚進入臨川寺去了，可見那獨行盜如今已經做了和尚，在臨川寺掛單，剛才兄弟想到是不是黑衣教匪徒，就在臨川寺了？」

沈同點頭道：「這有可能，物以類聚，那獨行盜說不定已被黑衣教所羅致，哦！陸老哥，你就住在附近，可知這臨川寺的和尚，平日如何？」

陸浩川道：「臨川寺老方丈法濟上人，原是一位有道高僧，半年前業已圓寂之後，新任方丈，不知是誰，兄弟倒沒有聽說過。」

沈同道：「那就差不多，老方丈圓寂之後，說不定被歹人佔據了。」

一面回頭道：「雲秋，咱們去臨川寺看看！也許黑衣教匪徒就在臨川寺也說不定。」

陸浩川道：「沈老哥三位，既然來了，那也不用性急，若是黑衣教的人住在臨川寺，你們白天去，也未必會看得到，依兄弟之見，三位不如先在寒舍休息一會，等天黑了，兄弟陪三位同去，如是獨行盜就在那裏，今天正好第三天了，兄弟也得和他作個了斷……」

剛說到這裏，那陸大娘已經沏了茶送出來，接口道：「沒錯，老婆子也要去瞧瞧，那賊禿好大的口氣。」

只聽門口響起一聲：「阿彌陀佛。」

陸浩川虎的站起，說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他居然找來了。」

陸大娘道：「老伴，我先去瞧瞧。」急步走了出去。

只聽一個粗壯的聲音道：「裏面有人麼？」

陸大娘在門口一站，問道：「大師父有甚麼事？」

那粗壯聲音道：「請問女施主，這裏可是陸浩川陸老施主的家麼？」

陸大娘道：「不錯，大師父有甚麼事？」

那粗壯聲音道：「貧僧奉師父之命，給陸老施主送來一份請柬。」

陸大娘道：「我老伴出去了，大師父把請柬留下就好。」

那粗莊聲音道：「如此也好，那就請女施主費神轉交老施主吧！」

陸大娘回身走入，手中果然拿着一個封柬，一邊說道：「這賊禿排場倒不小，還要派人來下戰書。」

口中說着，隨手打開封柬，抽出一張紙來，目光一注，不覺「咦」道：「怎麼裏面只是一張白紙？」

陸浩川笑道：「那賊禿巴巴的叫徒弟送來，怎麼會是一張白紙的呢？」

陸大娘把手中那張白紙遞了過來，說道：「紙上有沒有字，難道我還看不清楚，不信，你拿去瞧瞧。」

陸浩川接到手上，低頭一看，果然是一張白紙，再翻過來，還是白紙，心中奇道：「果然會是一張白紙。」

陸大娘口中忽然「噫」了一聲，身軀搖了兩搖，砰然跌坐下去。

陸浩川道：「不好，這紙上有毒……」話聲未落，人也砰的一聲，往地上坐去。

這一跌下去，立時已經無法開口，人也隨着昏迷過去。

沈同雙目乍睜，哼道：「好卑鄙的手段！」

江翠烟叫道：「大哥，你身上不是有解毒丹麼？」

任雲秋點點頭，從身邊取出「解迷化毒丹」，傾了兩顆，把一顆遞給江翠烟，要把她去餵陸大娘，自己也把一顆藥丈納入陸浩川的口中。

沈同目光一瞥，壓低聲音道：「任老弟，我看那賊禿還會回來。」

任雲秋點點頭，三人立即向門旁兩邊閃開。

過了沒有多久，果然聽到門外響起了脚步聲，接着那粗壯聲音又在門口唸了一聲佛號，說道：「女施主在家麼？」

裏面依然沒人答應。

那粗壯聲音又道：「女施主，貧僧還有一句話忘了交代……」

裏面依然沒有反應。

「阿彌陀佛。」

那粗壯聲音唸着佛號，舉步走入，那是一個灰衲和尚，目光一注，看到地上躺着兩人，不禁陰笑道：「貧僧師父交代，要貧僧送到請柬，回頭走一百步，再回來瞧瞧，兩位施主果然一起倒了。」

任雲秋悄無聲息的在他身後伸手搭上他肩頭，說道：「你師父交代的，叫你不用回去了。」

那和尚大吃一驚，同時右肩被拏，半邊都已痲木不仁，忍不住道：「施主快請放手，貧僧……只是奉命行事……」

任雲秋五指一鬆，隨手拂了他兩處經穴，說道：「我知道你只是奉命行事，所以沒難爲你。你給我好好的站着，等他們二位醒過來，再放你回去。」

那和尚身如木鷄，半點也動彈不得，但還能開口說話，聽了任雲秋的話，一顆光頭上脹得綻起了青筋，哭喪着臉道：「施……主，他……們是不會醒過來了……」

沈同道：「他們怎麼不會醒過來了？」

那和尚道：「他……們是……中了師父七步傳物奇毒，無……藥可救……再……也不會醒了。」

沈同道：「那很好，他們不會醒過來，咱們就把你和尚活埋了陪葬。」

「啊！」那和尚額角上已經沁出汗來，結結巴巴的道：「人……死不能復……生，這說不過去……」

他話還沒說完，陸浩川雙目倏睜，人已坐了起來，接着陸大娘也跟着坐起。

那和尚驚駭欲絕，說道：「這……不可能，七步傳物奇毒……中人無藥……可救，他們……不可能會醒過來的。」

陸浩川夫婦站起身，陸浩川拱拱手道：「是沈同老哥救了愚夫婦性命……」

沈同含笑道：「不是兄弟，這是任老弟的解毒丹生效了。」

陸浩川又向任雲秋拱手道：「任少俠活命之恩，陸某夫婦不敢言謝……」

任雲秋連忙搖手道：「陸前輩快不可如此，這和尚已被在下制住了，前輩可有什麼話要問他們？」

陸浩川還沒開口，那和尚道：「任……少俠，你方才答應過，陸老施主二位醒過來了，就可以釋放貧僧了。」

任雲秋道：「我答應過的話，自然算數，不過陸前輩還有話要問你呢！」

那和尚道：「是，是，貧僧知道的，自會說出來，貧僧不知道的事，答不出來，陸老施主、任少俠幸勿責怪。」

陸浩川道：「你師父叫什麼？」

那和尚道：「澄通大師。」

「他還居然自稱大師！」

陸浩川又道：「你知不知道他俗家性名麼？」

「不知道。」那和尚道：「貧僧曾經聽師父說過，他老子家從前做過官。」

陸浩川冷哼一聲，接着問道：「他落脚何處？」

那和尚道：「臨川寺。」

沈同問道：「他和臨川寺方丈是素識嗎？」

那和尚道：「師父就是臨川寺的方丈。」

沈同又問道：「你們寺裏最近可是來了很多人麼？」

那和尚點頭道：「是、是，他們都是師父的朋友。」

沈同又道：「你師父可是黑衣教的護法麼？」

「不，」那和尚道：「是堂主。」

沈同問道：「什麼堂主？」

那和尚道：「什麼堂主，貧僧就不知道了，貧僧只是聽大家都叫師父堂主的。」

沈同問道：「你知不知道有什麼人被囚禁在廟裏麼？」

「有！」那和尚不假思索，說道：「有兩個人關在堆放香燭的地窖底下（暑天蠟燭容易變形，必須儲存於地窖之中，故許多大寺廟，都有存放蠟燭的地窖），貧僧曾聽大師兄說過。」

沈同道：「地窖在那裏？如何走法？」

那和尚道：「地窖是在第一進大殿下面，要從殿後移開韋陀神龕，方可下去。」

沈同問道：「韋陀神龕如何移法？」

那和尚道：「只要人站在神龕左首，向右推就好。」

沈同聽他回答，知道說的都是實話，接着問道：「你師父有沒有限你什麼時候回去？」

那和尚道：「那倒沒有，不過在天黑以前，非回去不可。」

沈同道：「現在咱們還不能放你回去，你如果不回去，你師父會不會懷疑？」

那和尚聽說還不能放他回去，心裏一急，忙道：「師父看貧僧沒有回去，那一定是貧僧出了差錯，自然會派師兄前來查吧！」

任雲秋早已隨手一指，點了他穴道。

陸大娘道：「眼下時間還早，他師父不見他回去，或許還會派人來。」

沈同道：「那就最好了，他們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捉一雙，把澄通和尚的目標移到這裏，咱們去臨川寺救人，就容易了。」

陸大娘心中暗想：「你們救人方便了，咱們兩老可就吃不消了呢！」一面問道：「這和尚該當如何處理？」

任雲秋道：「在下覺得這和尚武功平平，殺之不武，待會二位和澄通了斷過節，不如把他放了，不知二老意下如何？」

陸浩川點頭道：「任少俠說得是。」

這一陣折騰，天色漸漸昏暗下來。陸大娘進去做飯，江翠烟跟着去幫忙。

堂室中陸浩川、沈同、任雲秋三人計議着前去臨川寺的事。

依任雲秋的意見，如果一更以前，澄通找來了，那就由他一人趕去臨川寺救人，沈同和江翠烟留下來協助陸浩川夫婦禦敵。如果一更以前澄通沒有找來，那麼大家都去臨川寺，仍由陸浩川夫婦明的赴約，沈同和江翠烟在暗中相助，由他一人潛入寺內去救人。

陸浩川搖搖頭道：「任少俠隻身入險，總是不大相宜，對付澄通老朽夫婦足夠了，沈老哥還是和任少俠同去的好，救人之事，總得有人接應較好。」

任雲秋含笑道：「陸老丈不用客氣，那澄通膽敢前來尋仇，自然已經把老丈二位都估量進去了，所謂善者不來，如無制勝把握，豈肯冒險，何況以方才的請柬附毒這一點看來，也許他還練成了某種毒功，也說不定，但家師煉製的解毒丹，專解天下奇毒，服過一顆，十日之內百毒不侵，三日之內，不懼任何毒功，因此他使毒這一點，倒不足懼。但老丈和他已有十年不見，對方究竟練成了什麼武功，老丈並無所知，而且他既和黑衣教勾結，也許會另有幫手隨同前來，有沈大叔和翠烟在暗中相助，自可先穩勝券了。」

沈同點頭道：「不錯，陸大哥，兄弟和任老兄同去，也幫不上什麼忙，如果咱們聯手對付澄通，倒可以轉移黑衣教的注意，任老弟救人就容易多了。」

陸浩川剛才只試出任雲秋身法極快，不知他武功到底如何，但聽沈同的口氣，連他跟去了也幫不上忙，豈不是說任雲秋的武功還高出遊龍沈同甚多麼？他當然不大相信一個年僅弱冠的少年，武功修爲還會超過大名鼎鼎的遊龍沈同，只是沈同既然這麼說了，也就點頭稱好，不再堅持。

不多一回，陸大娘和江翠烟端出菜來，山居人家，縱然不能和城市相比，但鷄是自己養的，竹筍青蔬是自己種的，倒也做了六、七盤菜餚，還有一壺春釀。

陸浩川站起身笑道：「來，來，沈大俠、任少俠，山居市遠無兼味，只好簡慢了。」

沈同大笑道：「陸大哥又客氣了，你看看桌上已經這樣豐盛，眞是不好意



思。」

三人落坐之後，陸浩川道：「江姑娘，你也坐下來吧，不用再忙了。」

江翠烟道：「還有一個湯，我去端出來。」說完翩然又往裏行去。

陸浩川執錫壺，替兩人斟滿了酒說道：「沈大俠二位，難得光臨，老朽先乾爲敬。」

沈同、任雲秋和他對乾了一杯。

陸大娘端着一鍋飯走出，說道：「老件，這酒是給客人準備的，你少喝一盅，莫忘了待會還要去和對頭動手呢！」

陸浩川笑道：「妳放心，這一壺酒，就是給我一個人喝下去，也不會醉，何況有三個人分担着。」

陸大娘嘮叨道：「就因爲你看到酒，會把天大的事情都忘掉，所以要提醒你一句。」

陸浩川道：「好了，好了，妳和江姑娘快些用飯吧！」

酒，只有一壺，有三個人喝，自然很快就喝乾了，匆匆吃過飯，江翠烟幫着陸大娘收拾碗盤。

臨川寺的澄通和尚並沒有來，於是大家稍事休息，正準備出發！

就在此刻，只聽遠處傳來犬吠之聲！

陸浩川呼的一聲吹熄了燈火。

過沒多久，只聽門外有了脚步聲，此刻夜雖未深，但人聲已寂，聽來十分清晰，來人一共只有兩個，一前一後行來。

快到門口，後面一個已經停了下來，沉聲問道：「就是這一家嗎？」

走在前面的應了聲「是」。

後面那人道：「好，你去叫陸浩川夫婦出來。」

走在前面一個口中答應一聲，走近階前，才脚下一停，口中高聲道：「陸浩川，我師父叫你們兩個出來。」

只要聽他口氣，後面那人不用說就是臨川寺新任方丈澄通「大師」了。

堂屋前兩扇木門敞開着，只是屋中沒有燈光，外面的人看不到堂屋中的情形，但屋內的人却可以看清外面的人的形狀。

站在門口的是一個灰衲僧人，年紀和剛才一個差不多，三十出頭光景。

後面一個身穿紫紅僧衣，身材高大，面目兇獰，左頰有一道刀痕，雙目烱烱有神，手持一支禪杖，巍然而立，宛如一座寶塔一般。

陸浩川沉笑一聲：「老件，人家已經來了，咱們總不能在屋裏躲一輩子，該出去了。」

陸大娘應道：「好，我正要瞧瞧這個使江湖下五門手法的兇僧，到底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賊禿。」

兩人口中說着，並肩走了出去。

澄通冷冷一笑道：「陸浩川，貧僧要門下弟子來送請柬，可是給你留下了？」

「沒錯。」陸浩川道：「老朽因拿來的請柬上附有劇毒，差點叫老朽夫婦上當。老朽一時想不起幾時和一個和尚結下不解之仇，居然用江湖下五門的手法來毒害老朽，因此不得不把令徒留下，問問清楚，那知越問越使老朽糊塗了。他說大師父從前是做官的，老朽自思年輕的時候，自任遊俠，愛打抱不平，和黑道中的强盜結怨，倒還有可能，和做官的人結仇，老朽眞是一點也想不起來，所以只好等大和尚來了，當面問個清楚再說。現在大和尚已經來了，而且指名要老朽夫婦出來，可見大和尚不至於弄錯了人，老朽倒想請教，咱們到底有什麼仇恨，請大和尚明示。」

這番話，明是詢問，實際上却把澄通挖苦了一頓。

澄通怒笑一聲道：「陸浩川，你裝作得眞像！」

陸浩川道：「老朽眞是想不起來了，大和尚要向愚夫婦尋仇，總該說個清楚吧？」

澄通厲笑道：「十年前南昌舊事，你總還記得吧？」

陸浩川噢了一聲道：「老朽記得當時有一個獨行劇盜打劫鏢車，那鏢車是扶柩回籍的官宦，只有婆媳二人，大師父如果是那官宦之後，老朽對你應該有恩，大師父如果是那獨行盜，和老朽也不至有不解之仇，因爲當時老朽對你只是把你制住，逼取解藥，並未取你性命，也並沒教你負傷，又何仇之有？」

澄通怒喝一聲：「多言無益，你夫妻一起上吧！」

突然欺身而上，左手一掌迎面劈來。

陸浩川大笑道：「你面孔上有一道刀疤，果然是無惡不作的獨行盜刀疤丁老三！」

口中說着，左掌一揮，硬接對方一掌。這一掌，他是存心試試澄通十年不見，功力是否超越自己。

雙掌乍接，響起砰然震響，陸浩川霎時感到不對，只覺對方掌上壓力奇重，心神劇震，一個人忍不住後退了三步，驚凜的道：「摧心掌！老件速退。」

「摧心掌」，技出天竺，原是和「大手印」同門的功夫，因爲震力奇强，擊中人身，內臟就會受到內力的摧毀，故名，爲外門功夫中最厲害的殺手了。

陸大娘眼看丈夫被對方一掌震退了三步，那肯甘休，身形直上，嗆的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柄寒光森森的柳葉單刀，刷的一刀，劈擊過去。

澄通大笑一聲，右手一頓，把一支粗逾鵝卵的禪杖往地上一插，左手五指箕張，竟然硬向陸大娘刀尖上抓去，右手一掌却直劈過來。

陸大娘看他用手抓鋒利刀尖，如果不是他手上練成了刀劍不入的功夫，有誰肯不要五根手指的？

心念一動，立即收回刀勢，這一耽延，對方左掌又已逼近胸口，這就不加思索的左掌一豎，迎擊出去。

陸浩川看得吃了一驚，急忙喝道：「接不得。」顧不得調息，身形一晃，衝了上去，雙掌乍發，一記「雷電交擊」，朝澄通身前大穴襲去。

但他還是慢了半步，陸大娘和澄通兩雙乍接，只覺心頭一陣狂跳，幾乎爲之窒息，一個人登登的後退出去。

這時陸浩川已衝到澄通身側，澄通冷笑一聲，雙掌一收即發，振腕推出。

這下四隻手掌很快的接上，發出「拍」「拍」兩聲輕響，陸浩川只覺心頭大震，兩眼一黑，口中悶哼了一聲，一個人被震得

離地飛起。

陸大娘大為凜駭，急忙雙足一點，凌空撲起，口中叫道：「老伴，你怎麼了？」

陸浩川跌出去的人，被一條極快的人影橫掠出來，舉臂接住。

澄通厲笑道：「陸老施主已經走了，妳趕上去還來得及！」

右手又是一掌朝陸大娘身後拍來，一道掌風，宛如一道掀天巨浪，追擊過來，當眞凌厲無前！但就在他掌風堪堪拍出之際，忽然從旁躍起一條人影，迎着掌風，雙手一攔，說道：「大和尚，有話好說，出家人慈悲為懷，怎麼一上來就連施殺手，使出什麼摧心掌來？」

澄通大師想不到無堅不摧的「摧心掌」會被一個弱冠少年伸手一攔得住，口中喝了道：「還不退開，眞的想找死麼？」

那知浪潮般掌風捲到弱冠少年面前，就被一層無形氣體像城牆般擋了駕，看得見，就是衝不過去。

澄通心中兀自不信，三個指頭屈指彈出，立時有三縷勁急指風，朝弱冠少年襲到。

弱冠少年看也沒看，只是負着手，徐徐說道：「大和尚，佛門講究因果，你已經報了昔年被制之辱，不該再傷他性命，寃家宜解不宜結……」

澄通大笑道：「小子，你年紀不大，說話倒像是七老八十歲了，你叫佛爺不使，佛爺就不使了麼？還不給佛爺滾開？」

揮手一掌朝弱冠少年當胸推去。

這弱冠少年正是任雲秋，冷笑一聲，雙手如挽，身形飛快的一個輕旋，轉若陀螺，他這一轉，澄通突覺自己的掌力被他帶了出去，心中方自一驚，那知等他轉到和澄通對面的時候，澄通忽然感到一股極大的壓力，朝身上猛撞過來。

那是自己的「摧心掌力」，經他帶着轉了個身，反朝自己打來，自己打自己，這倒眞是第一回遇上，一時之間，使得他驚駭無比，急忙雙足一點，往旁躍退出去四、五尺遠，才算避開。

這下也把陸浩川夫婦看得甚是驚奇不已，任雲秋這點年紀，居然練成了佛門「接引神功」！其實任雲秋使的乃是玄門練氣功夫，「斗換星移」手法，不是「接引神功」。

任雲秋並未追撲上去，只是含笑道：「大和尚自己的掌風，怎麼不收回去呢？」

澄通心知遇上了高人，今晚已經討不了好去，這就雙手合十，說道：「小施主神功蓋世，貧僧甘拜下風，陸老施主這筆帳，衝着小施主，也就此一筆勾消，貧僧告辭。」

說完，朝灰衣僧人打了個手勢，轉身就走。

如果是普通過節，他這樣說了，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自可罷手了，但今晚情形不同，澄通是黑衣教的人，又是臨川寺的方丈，豈能放他回去？

任雲秋含笑道：「大師父慢點走，在下想請教一件事。」

澄通腳下一停，問道：「合施主有何見教？」

任雲秋問道：「在下聽說大和尚是臨川寺的方丈？」

澄通道：「正是貧僧。」（未完·十三）

任雲秋道：「那好極了，現在下榻貴寺的黑衣教朋友，是些什麼人，大和尚可以見告麼？」

澄通聽得臉色為之一變，說道：「小施主說笑了，敝寺佛門清淨，那有什麼黑衣教的人？」

「這就奇了。」任雲秋望着他道：「難道大和尚不是黑衣教的人麼？」

澄通道：「貧僧不知小施主說些什麼？告辭。」

任雲秋身形一晃攔在他面前，冷冷一笑道：「在下是問你的話，大和尚不說清楚，就想走麼？」

澄通怒聲道：「你待如何？」

任雲秋道：「據在下所知，貴寺地窖中還囚着兩個人，因此在下希望大和尚留下來，咱們才能交換人質。」

澄通怒哼了一聲，突然禪杖一起，朝任雲秋當頭便砸，那知杖勢一落，明明站在眼前的任雲秋，忽然不見，心中大驚，只覺全身驟然一麻，手中禪杖砰然一聲墮落地上。

任雲秋一把把他提了起來，往茅屋中走去。

那灰衣僧人一看苗頭不對，拔腳就逃。

遊龍沈同一個箭步追到他身後，一把抓住後領，提着走來。

陸浩川拱拱手道：「任少俠身手之高，老朽走了幾十年江湖，還是僅見，今晚如無任少俠在場，老朽夫婦必傷在他『摧心掌』之下不可！」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千面人魔比小魚兒等三人遲到穿雲堡，遇到歹命夫人帶張婷婷正欲離開，叫丁、賽二人試招，發現歹命夫人武功高強，不敢硬拚，轉叫小魚兒等應付，便和丁賽離開，遇到冷寒燕母女向他認夫、認父，反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手下巴六、金八喪命，矢口否認是雷天豹。小魚兒等雖然暗中觀察，無法查到千面人魔眞正身份，見他暴戾成性，懷疑他不是好人，只好遵照他的話行事，三人又來到無敵莊找到莊主辛幸，結果殺人不到讓人跑掉，又去葫蘆谷找谷主林清風拚殺，道明來意，大打起來，葫蘆谷的人被阿呆用太極棍打傷二三十人……

## 乘虛而入

阿呆將太極棍的八卦洞孔對準了林清風，鐵掌排雲睹狀大駭，不敢戀戰，拔身越牆而過，奔向葫蘆谷的更深處。

× × ×

葫蘆谷綿延十數里，越往裏面地勢越寬廣，地形却逐漸複雜起來，山外有山，谷中有谷，道路更是星羅棋佈，有如一張蜘蛛網。

此地正是一處支脈小谷，谷內姹紫嫣紅，一片花海，百花叢中，築有一座竹軒，是專供林清風閑來無事時賞花用的。

此刻，林清風正是朝這裏奔來，欲藉着茂密花樹的遮掩，將三小甩掉。

詎料，事與願違，不僅沒將鳳兒、阿呆、小魚兒甩掉，而且，竹軒之內早已有人喧賓奪主。

共是一老二少，一女二男，紅臉紅鬍子的老頭一面賞花，一面還在優哉悠哉的喝着老人茶。

林清風差點沒將肚皮氣破，站在軒外喝問道：「你們是什麼人？」

## 糟蹋嬌娃

紅臉紅鬍子老頭從容不迫的道：「也許是多年老友。」

「請報上名來。」

「老夫千面人。」

「可知這是誰的地盤？」

「現在是我老人家的。」

「大胆！」

喝聲未落，林清風已人隨掌進，箭射而入。

蓬！雙方硬對一掌，林清風立又被彈震出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你是誰？可是大師兄聖劍無影賀天雄？」

千面人魔仍舊端坐在太師椅上，冷冷一笑道：「林清風，你認錯人了。」

「既非大師兄，你怎會家師黃山老人的獨門功夫？」

「是你自己看走了眼。」

「林某不信，請再賜教三招。」

「閑着也是閑着，十招八招的也無所謂。」

「好狂的匹夫，接招！」

鐵掌排雲說幹就幹，再度揚掌闖入竹軒。

接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像是一頭發狂的獅子，愈挫愈堅，攻勢綿綿。

可就是沒有一次能在竹軒內取得立足之地，每一次都被千面人魔給逼退出來。

氣得林清風三魂離位，七竅生烟的道：「老匹夫，你和穿雲堡羅家又是什麼關係？」

千面人魔嘿嘿冷笑道：「沒有任何關係？」

「那你怎懂得羅家的不傳絕技？」

「還是那句老話，是你看走了眼。」

「老匹夫，你到底是誰？」

「老夫已經說過，千面人。」

「林某是請教你的眞名實姓。」

「姓何名必問。」

「何必問？你——」

「哈哈哈——」

「嘿，老小子，你竟敢拿本谷主尋開心？」

「林清風，老夫還想送你下地獄！」

千面人魔忽又提高嗓音道：「小魚兒，你們他媽的別偷懶，還不快給我老人家滾出來。」

其實，鳳兒、阿呆、小魚兒早已咬着林清風的屁股追來，就藏身在花叢中，原想隔岸觀火，看能否探明千面人魔的身份來歷，不料又是一場空，聞言只好閃身而出，縱落竹軒之前。

千面人魔憤怒的聲音道：「魔崽子，老夫叫你們取林清風的項上人頭，竟敢偷工減料，故縱人犯，是不是得到老賊的什麼好處？」

小魚兒大聲喊寃道：「寃枉，寃枉，我們全力以赴，絕未疏忽職守。」

阿呆道：「老頭，你說話可要憑良心，是他太滑，不肯戀戰，我們可沒有偷工減料。」

鳳兒亦道：「糟老頭，公道自在人心，是他太不好，不戰而退，我們一直在緊追不捨。」

千面人魔罵道：「媽的，你們的理由眞多，現在姓林的就在你們面前，且殺給我老人家看。」

小魚兒眉尖一挑，詭笑道：「有你老人家在場，小魚兒不敢踰越。」

阿呆道：「有仇不報非君子，還是老頭自己動手比較爽。」

鳳兒道：「也好讓我們瞧一瞧，老頭殺人的絕妙手法，以爲典範。」

千面人魔勃然大怒道：「混蛋，那來的這麼多理由，這是命令，先殺掉林清風，然後再放火燒掉葫蘆谷，務必要他毀宗滅派，鷄犬不留！」

三小一見千面人魔發了火，相視愕然，未敢再強言巧辯，同聲說道：「小事一件，這好辦，你且先喝你的老人茶，尿急的時候就拿林清風的腦袋當馬桶來用。」

身形暴轉，三小鼎足而立，將林清風困在中間。

小魚兒道：「林清風，閻王要你三更死，不許留命到五更，葫蘆谷的氣數大概到此爲止，你就認命吧。」

「刷」的亮出摺扇，緩步向前逼進。

鳳兒的金絲軟鞭，阿呆的太極棍俱已在握，狼行虎步，落地有聲。

隨着他們三人沉重的脚步聲，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鐵掌排雲林清風不愧爲是一代大俠的風範，強敵的環峙，懼意全無，突發一聲獅吼，搶先發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旋身環攻，一口氣遞出四拳八掌。

三小正中下懷，不退反進，三件兵刃交相輝映中不顧一切的殺上去。

雙方短兵相接，各不相讓，眼看情勢危急，隨時都會有人喪命亡魂，突聞空際響起一個銀鈴般的聲音道：「統統給我住手！」

隨着這一聲嬌叱，人如天馬行空，歹命夫人凌空飄然而至。

同一時間，皓腕雙揮，巧施妙力，立將雙方所發暗力化解於無形，也化解了一場生死刦難。

香風一掠，張婷婷亦隨後趕到，目注三小，情深義又重。

小魚兒面露驚愕之容，道：「夫人不回逍遙莊修身養性，怎麼也闖蕩江湖，管起閑事來啦？」

歹命夫人面紗後面的眸子閃動一下，道：「這不是閑事，林谷主俠名滿天下，望重武林，你們休得無禮。」

阿呆耀武揚威的道：「小魚帮的名頭也不小，我阿呆先生不喜歡有人騎在本帮的頭上。」

歹命夫人驚呼道：「原來你們是想跟葫蘆谷爭武林的領導權？」

阿呆得意洋洋的道：「大丈夫當如是也，不該屈居人下。」

鳳兒道：「同時，我們也祗是奉命行事。」

歹命夫人道：「奉何人之命？」

小魚兒使了一個眼色，歹命夫人目注竹軒，聲音轉趨冷厲道：「又是這個魔鬼，他畢竟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物，爲何處處跟武林各派作對？」

這是一個謎，一個人人皆報以莫大關注的謎，可惜，林清風、小魚兒等人都找不出確切的答案來。

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千面人魔自已心知肚明。

他自然不會掀開自己的底牌，反以命令的口吻道：「小龍、小虎、小鳳，你們發什麼呆，還不快動手殺人，連歹命夫人也一起幹掉，格殺勿論！」

三小的生命悉在千面人魔掌握之中，人在屋簷下，不敢不低頭，只得齊聲應諾，唯唯受命。

歹命夫人的動作好快，不待三小有所行動，便自搶先大聲喝斥道：「老魔，休再利用他人爲你充當工具打手，有種咱們在拳掌上見眞章，本夫人祗要有一口氣在，就要你現出原形來！」

話說一半時，人已騰空而起，揚掌闖入竹軒。

林清風亦不稍慢，與她齊肩並軀，聯手合擊。

說時遲，那時快，巨震聲起，如雷貫耳，雙方五人，一觸即分，分向軒外激射而去。

塵土遮天蔽日，竹木碎片橫飛中，千



面人魔忽然向三小招招手，急聲道：「咱們走！」

小魚兒一怔，道：「事情還沒有辦完，幹嘛要走？」

千面人魔道：「兔崽子，廢話少說，另有急事待辦，此地不宜久留。」

話落人起，當先向東北方飛奔而去。

丁寧、賽珍珠、鳳兒、阿呆、小魚兒等人不遑多想，只好接踵隨行。

× × ×

千面人魔奔勢極快，眞像是有十萬火急的急事似的，翻過一道山坡，進入另一個怪石嶙峋，地形甚是雜亂的山谷時，脚步才慢下來。

阿呆緊走幾步，追上前去，劈面就說：「糟老頭，到底發生什麼事啦，幹嘛這麼急，好像火燒屁股。」

千面人魔乍然止步轉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雙手齊出，一把抓住了太極棍，惡狠狠的道：「就是爲了這個。」

用力一拉，阿呆差點就要脫手，嚇得他頭皮發炸，心胆俱裂。

「放手！」

「滾開！」

幸好鳳兒、小魚兒警覺性高，及時速施援手，摺扇快如閃電，攻千面人魔右臂，烏劍金風凜然，取他左臂鐵手。

右臂乃是肉體，不躲便有斷臂之虞，左臂雖爲義肢，但烏劍削鐵如泥，不撤同樣在刦難逃。

夠狠！夠快！也夠毒！丁寧、賽珍珠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千面人魔已被迫撤掌退走，雙方皆有驚無險。

小魚兒怒容滿面的道：「老頭，你想幹什麼？」

千面人魔冷厲的聲音道：「老夫欲將烏劍、玉鐲、太極棍收回來。」

阿呆道：「彼此一家人，想要可以明講，犯不着偷襲行搶。」

千面人魔道：「魔崽子，你們心裏有數。」

鳳兒道：「老頭，有什麼話可以明講，別兜圈子。」

千面人魔道：「丫頭，我問妳，你們是在什麼時候將烏劍、玉鐲、太極棍掉了包？」

小魚兒搶先答話，故作不知的道：「糟老頭，你在說什麼，我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千面人魔怒沖沖的道：「你少裝蒜，在開封時，老夫本已將眞品取走，交給你們的只是冒牌貨，可是，事實大謬不然，現在揹在老夫背上的却是地地道道的仿冒品，不是你們動了手脚還會有誰？」

小魚兒信誓旦旦的道：「天地良心，如果你老頭交給我們的是冒牌貨，現在也絕對眞不了。」

阿呆好聰明，舉起太極棍，對準千面人魔的頭，嬉皮笑臉的道：「眞的假不了，假的眞不了，不信咱們可以當場試試看，梅花毒針，保證無毒。」

方待扣動扣環，先發制人，將他放倒再說，千面人魔的左臂已飛出，硬將太極棍打歪，道：「放屁，白樓之前你已經表演一次，足以證明一切！」

糟了，解藥方子尚未到手，三小本來還想委曲求全，如今西洋鏡已被拆穿，水火之局已成，看來一場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

千面人魔是隻老狐狸，實物未到手之前，還不願撕破臉，沉聲道：「鳳兒，阿呆，只要你們肯將烏劍、玉鐲和太極棍自動交給我老人家，咱們還是一家人。」

阿呆出口成髒：「幹你娘，眞要是一家人，你會暗中下毒？」

千面人魔大吃一驚，道：「下毒的事你們怎麼會知道，可是有人告訴你們？」

丁寧臉色驟變，嚇得面如死灰，小魚兒並未將事實說明，道：「沒有人通風報訊，是我們自已偶然發現的。」

千面人魔沉默少頃後道：「你們知道也好，咱們正可以好好談判一下。」

「談判？怎麼談判？」

「交出烏劍、玉鐲、太極棍，老夫繼續供應你們解毒藥。」

「那不行，我們需要的是永久的解毒藥。」

「老實告訴你，你們所中之毒，絕毒無比，人世間根本無藥可解。」

「一枝草，一滴露，天生一毒，必有一物可解，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反正只要交出實物來，你們仍舊可以平平安安的活下去。」

「假如我們不答應呢？」

「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媽的，就算是死也會拉你墊棺材底！」

「小子，你狂得可以！」

「是你教的！」

「你敢背叛老夫？」

「是你逼的！」

「好狂好邪，不知天高地厚的雛兒，老夫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地字出口，招已出手，其快如電，其猛如山，劈頭蓋面的攻向小魚兒，只見千面人魔獨眼之內兇芒暴閃，看那情形，眞恨不能在一招之內便要了他的命。

話已說絕，小魚兒怒髮衝冠，臉上的每一寸肌膚皆充滿濃濃的殺機，摺扇挽起一縷狂颷，硬往上撞。

阿呆怒道：「媽的，打就打，誰怕誰呀。」

鳳兒道：「我就是不信，三個小的吃不了一個老的。」

立從左右兩側夾攻上去。

賽珍珠睹狀大怒道：「你們要造反啦，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將你們拉拔長大的大恩人？」

小魚兒道：「放臭屁，老賊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打從一開始就沒安好心。」

阿呆道：「是他無情，不能怪我們無義。」

鳳兒道：「是他無恥，咎由自取！」

口中說話，手上可一點也沒放鬆，四個人全力以赴，各展所長，龍騰虎躍，打得難分難解，凶險萬狀，令人動魄驚心。

賽珍珠玉面一寒，對丁寧道：「丁哥，咱們助主人一臂力，將這三個大逆不道的娃兒除掉。」

餘音未落，丁寧正不知該如何面對這個變局，驀見歹命夫人與鐵掌排雲林清風

、張婷婷已聯袂追來。

不止三個，身後還黑壓壓的緊跟着一大片，顯然林清風也將葫蘆谷內的高手調集齊全，準備大幹一場。

左邊山坡上，另有一撥子人的服裝最爲亮麗鮮明，是大理國安樂公主段菲菲，護國大將軍宗軻，以及其手下的武士宮女等。

聲勢浩大，人數衆多，每一個人都是名重江湖的成名人物，千面人魔不禁駭然一驚，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好漢難敵四手，三個小蘿蔔頭尚且無法順利吞食，強敵壓境，自然不易討好，當下心念三轉而決，領着丁寧、賽珍珠撤身退走。

小魚兒看得一呆，道：「老魔休逃，咱們今天不死不散。」

阿呆道：「慘啦，慘啦，逮不住老賊，咱們就死定啦！」

鳳兒道：「死也要拉他結伴同行，要他插翅難飛！」

三人去勢如風，拚命疾追，歹命夫人和林清風早已抄近路從斜刺裏追下去，安樂公主段菲菲迎上來說道：「小魚兒，這裏發生什麽事啦？」

正值情急事危，小魚兒那有時間跟她細說事情的原委始末，僅道：「『天王之星』就在前面那個糟老頭的身上，只要捉住這個老傢伙，就可以將大理國的國寶討回來。」

够了，雖僅廖廖數語，已足够安樂公主爲此拚死拚活，當即親率宗軻等人，沒命似的去追千面人魔。

三批人馬，兵分三路，鳳兒、阿呆、小魚兒居中，歹命夫人與林清風在右，安樂公主段菲菲和宗軻在左，展目望去，滿山遍野都是追獵千面人魔的人。

可是，也眞邪門，幾乎是摩肩接踵，手牽手，追趕的人這麽多，竟被他們逃之夭夭。

也許是由於地形太過複雜的關係，大夥兒搜遍了整個山谷的每一個地方，竟如幽靈鬼魅一般，再也沒見到他們的一影半踪。

於是，只好將搜索的範圍擴及其他的地方。

甚至，擴大到葫蘆谷以外的方圓數十里內。

然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從大白天一直找到夜晚，始終沒再見到千面人魔、丁寧、與賽珍珠。

三個活生生的人，好像化作烟霧，烟消霧散，乘風而去。

不得已，鳳兒、阿呆、小魚兒、安樂公主等人，只好垂頭喪氣的，跟着林清風返回葫蘆谷。

而歹命夫人母女則已不知去向，可能是追趕千面人魔去了。

鐵掌排雲林清風眞不愧爲是領袖武林的人物，不僅不記前嫌，還在白樓設下盛宴，熱誠欵待。

席間，小魚兒一本正經的道：「林谷主，眞不好意思，本帮原是來找痲煩的，承林大俠大度寬容，化敵爲友，居然變成葫蘆谷的座上之客，現在夜色已深，說不定還要在貴谷借宿一晚呢。」

林清風哈哈一笑道：「歡迎，歡迎，只要諸位不嫌本谷鄙陋，儘管住下來就是，至於日間之事，相信純粹是千面人魔唆使的結果，老夫不會放在心上。」

阿呆秉性憨厚耿直，脫口就說：「不過，本帮前已言明，今日此來，也是爲小魚帮向葫蘆谷的領導權挑戰的。」

林清風的臉色微微一變，但很快便恢復原狀，笑聲更爲爽朗響亮，接着道：「武林本來就是一個最講求實力，也最現實的舞台，強者爲王，勝者當道，誰的本事大，誰就可以號令天下，三位小友英氣勃發，鋒芒畢露，不禁使老夫想起一句古話來。」

鳳兒道：「那一句古話？」

林清風慢吞吞的道：「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假以時日，領袖武林的必然非小魚帮莫屬。」

小魚兒却不作如是想，暗道：「哼，別把小魚帮看扁了，還要等，那多累啊，現在就可以取而代之。」

表面上則頗有分寸的道：「客氣啦，客氣啦，將來的事誰也不敢保證沒有變化，說不定還需要經過一番艱苦征戰，才能使萬衆歸心，一統武林。」

好一個「萬衆歸心，一統武林」，簡直雄心萬丈，野心勃勃，葫蘆谷的人聞言莫不爲之動容，臉色一變再變。

安樂公主段菲菲則是小魚兒的一位忠誠支持者，鄭重其事的道：「小魚兒，你放心，本宮絕對支持小魚帮，如有任何障礙，菲菲願無條件的助你一臂之力。」

小魚兒敬了安樂公主一杯酒，道：「公主厚愛，本帮主當面謝過，但不知因何會跑來此地？」

段菲菲含情脈脈的望着他，聲如燕語鶯啼：「本宮是爲了追尋千面人魔，想討回『天王之星』，盲人瞎馬，無意中闖進了葫蘆谷的後山，竟碰巧遇上那老魔，但又失之交臂，實在令人扼腕。」

小魚兒轉對林清風道：「眞對不起，由於本帮的莽撞行事，給貴谷招惹來不少痲煩。」

林清風笑呵呵的道：「小魚帮主說那裏話來，老賊十九是衝着林某來的，諸位適逢其會，正巧帮了大忙。」

阿呆楞了一下，道：「什麽？你說千面人魔是衝着林谷主來的？」

林清風頷首說道：「事實確也有此可能」。

鳳兒道：「記得林谷主曾說過，糟老頭身懷穿雲堡、神仙谷兩大門派的絕技神功，莫非眞的是林谷主的大師兄聖劍無影賀天雄。」

林清風面色凝重的道：「茲事體大，老夫也不敢妄下斷語。」

小魚兒道：「據在下所知，林谷主乃出身神仙谷，是黃山老人的衣缽傳人之一，是不是神仙谷內部曾經發生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

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心理因素，林清風話到口邊又嚥回去，未將神仙谷當年的一樁醜事內幕說出。

人家不願意說，三小自亦不便追問，小魚兒道：「如說老魔確是爲葫蘆谷而來，那麽，糟老頭可能尚未遠去，甚至可能



因爲咱們搜捕太緊，仍然躲藏在葫蘆谷內，今夜大家都最好當心點。」

安樂公主段菲菲道：「要不要本宮派人協助？」

林清風道：「謝了，本谷主已有週密部署，只要有任何風吹草動，絕不會逃出林某的耳目。」

段菲菲微微一笑，再度朝小魚兒投去深情的一瞥，當即向主人告個罪，領着宗軻將軍，衆武士及宮女等，在葫蘆谷的一位管事引導下，離開白樓，轉往宿處。

小魚兒等人亦已酒足飯飽，方待起身告退，忽見另一名管事進來說道：「阿呆先生，有一件事還請務必大力帮忙。」

阿呆一怔，道：「是什麽事呀？」

那管事道：「被梅花毒針射中的弟兄，至今仍昏迷不醒，可否請你惠賜解毒之藥？」

阿呆聞言如夢初醒的拍打一下自已的後腦勺，道：「哎呀，你不說本二帮主差點給忘啦，這事好辦得很，撒一泡尿就沒事啦。」

林清風驚疑不迭的道：「撒一泡尿就可以解決問題？」

阿呆道：「騙你是王八。」

林清風道：「這是什麽玄虛？」

小魚兒道：「誰知道，完全是七殺兇神張忠的得意傑作。」

阿呆傻呼呼的道：「不過，效果却是屢試不爽，百尿百中，怎麽樣，要不要我阿呆去帮忙撒尿？」

管事呆板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來，道：「旣然撒尿便可解毒，我們可以自行解決，不敢勞煩二帮主的駕。」

阿呆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但得注意，尿也不能亂撒，一定要撒在頭上才有效。」

管事稱謝離去，另一名手握寶劍，身穿夜行衣，似是守夜的大漢繼而匆匆而入，對林清風道：「啓稟谷主，谷外有人求見。」

鐵掌排雲道：「是那一位？」

大漢恭恭敬敬的道：「來人自稱是穿雲堡的總管石友江。」

「穿雲堡」三字，份量不輕，林清風馬上正容說道：「快去知會一下石老，說我林清風親自出迎。」

大漢諾諾連聲而退，林清風亦接踵跟出，不久，門外便響起了鐵掌排雲爽朗的語聲：「石老歸隱已久，今天是什麽風把你老給吹來葫蘆谷？」

石友江的聲音道：「老朽此來，主要是想謝謝林谷主對穿雲堡的臂助之恩，自從羅家慘遭滅門橫禍後，林大俠振臂一呼，曾與武林四莊四處追殺雷天豹、王化、張忠、游全河等江洋大盜，雲天高誼，沒齒難忘，石某是特來謝恩。」

「那裏，石老言重了，武林一家，此乃俠義道份內之事，何足掛齒。」

「另外，老朽還想順便找一個人。」

「不知是那一位？」

「就是小魚帮的三位帮主。」

「巧極了，他們正作客敝谷。」

鳳兒、阿呆、小魚兒聽到這裏，立即迎了出去，與石友江在階前相遇。

小魚兒道：「石總管可是有新的資料提供？」

石友江止步道：「老朽是想來請教，關於羅夫人母子的行踪下落，三位小友可曾探聽出什麽眉目來？」

鳳兒道：「有，你的運氣不錯，已經理出一點頭緒來。」

石友江精神大振，道：「羅夫人現在何處？」

阿呆道：「雖然還不知道紀香雲的確實居處，不過，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她還活在人世，沒有死就是啦。」

石友江追問道：「這消息三位是如何得來的？」

小魚兒將巧遇歹命夫人的事說了個大概，道：「是歹命夫人告訴我們的，歹命夫人正是羅夫人的好朋友。」

「少堡主的行踪又如何？可是與主母生活在一起？」

「據歹命夫人說，少堡主早已被雷天豹擄去。」

「鐵胆魔星失踪已久，生死不明，這事就難辦了。」

「可不是嘛，一個鐵胆魔星，牽扯着無數無頭公案，找不到雷天豹，就解不開這個結，姓雷的簡直是一個魔鬼，一個幽靈。」

阿呆道：「糟老頭不是曾承認，雷天豹已經被他殺死啦？」

鳳兒道：「糟老頭本人，也是一個道地的幽靈，一個魔鬼，他的話根本不可相信。」

聽得石友江搖頭歎息不止，半晌始道：「但不知在何處可以找到歹命夫人？」

小魚兒道：「你的運氣眞是太好啦，天黑之前還在此地，目前可能仍在葫蘆谷附近追尋千面人魔。」

阿呆道：「萬一找不到，可以跑一趟開封，歹命夫人就寄居在逍遙莊。」

林清風道：「石老，別盡站着，快請裏面座，有話慢慢從長計議。」

石友江却另有主意，道：「不，謝謝，老夫想這就去找歹命夫人，萬一找不到便跑一趟逍遙莊，羅家慘遭滅門，小老兒責無旁貸。」

石友江說走就走，深施一禮，便即匆匆離去。

夜色已深，三小亦未再久留，告別林清風，往紅樓投宿。

× × ×

孰料，沐浴完畢，剛與鳳兒道過晚安，阿呆和小魚兒還沒有來得及上床，忽見早先熟識的那兩名宮女，神色慌張的將小魚兒叫到樓外去。

宮女甲道：「小魚公子，大事不好，我們公主出事啦。」

小魚兒一驚，道：「出事啦？出了什麽事？」

宮女乙道：「跟以前的情形幾乎完全一樣。」

小魚兒道：「你最好把話說清楚點。」

宮女甲道：「公主體內的蠱蟲元神又在興風作浪。」

宮女乙道：「都是因公子而起，我們公主一見到公子，就芳心大動。」

宮女甲道：「我家公主實在太愛公子

了，只要芳心一動，蠱蟲便跟着作怪，準得很。」

小魚兒道：「那該怎麼辦？」

宮女乙道：「還是老法子，必須陰陽交泰，方可渡此刼難，不然定會慾火焚身而亡。」

宮女甲道：「而且，這是第二次，非得行敦倫大事不可，否則，我家公主只有死路一條。」

小魚兒猶疑不決道：「事關公主名節，這樣恐怕不妥吧？」

宮女乙道：「公子怎麼這樣迂腐，事畢之後你就是我們大理國的駙馬爺啦。」

宮女甲道：「再說，我們王爺又沒有太子，王爺百年之後，小魚公子說不定就會登基爲王。」

小魚兒此刻亦感覺得到，體內的蠱蟲元神也在開始作怪，慾火正在逐漸上升，生理的某些部位已開始膨脹，但仍支吾其詞的道：「可是，本帮主已經有很要好的女朋友。」

宮女乙道：「是不是那位三幫主鳳兒姑娘？」

小魚兒道：「是呀，我們已經有很深很深的感情基礎。」

宮女甲道：「這不是問題，我們公主不是一個小心眼的人，公子可以再納她爲妾。」

小魚兒道：「我們認識在先，這對鳳兒來說是不公平的。」

宮女乙道：「我們公主最是寬宏大量，就算兩頭大也沒有關係。」

宮女甲道：「就算是細姨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事畢之後，你們三頭六面，可以坐下來慢慢商量，此刻就請別再拖延，快快動身吧。」

宮女乙道：「我的小祖宗，救人如救火，求求你，拜託拜託，躭擱太久恐怕就沒救啦。」

小魚兒尋思少頃後，斷然決然的道：「好吧，救人要緊，本帮主也顧不了太多，不知公主現在在那裏？」

宮女甲道：「在黃樓。」

小魚兒道：「那我就走吧。」

突聞阿呆的聲音說道：「我阿呆先生也去。」

餘音尚未落地，人已從一根石柱後面冒出來。

小魚兒錯愕一下，道：「阿呆，你要去那兒？」

阿呆正經八白的道：「爲朋友可以兩肋插刀，去帮你的忙呀。」

小魚兒眼一瞪，道：「渾球，你可知道我要去幹什麼？」

阿呆面不改色的道：「知道，你不是要去『屠殺』嗎？」

「既然曉得是去『屠殺』，你還敢大言不慚的去插一脚？」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咱們合力施救，這樣效果可能會更好更快。」

「好你的頭，如果事後菲菲得知慘遭輪暴，不活活被氣死才怪。」

「既然如此，你又決定的這樣痛苦，乾脆由我阿呆先生代打好啦。」

「阿呆，你與雷王嬌已有婚約在先，是死會，難道你不怕阿嬌找你大興問罪之師嗎？」

「嗨，天高皇帝遠，反正阿嬌也不在身邊，管她的，倒是鳳兒就近在咫尺，一旦被她識破，準會氣個半死，從今以後，你就不用想過好日子。」

這話正好說在小魚兒的痛處，不禁大感猶豫起來，一時進退失據，不知如何是好。

無可諱言，安樂公主段菲菲是個大美人，小魚兒對她印象絕佳，而且已有肌膚相接，裸裎相對的事實，尤其又有體內的蠱蟲元神在推波助浪，如說無動於衷，簡直是欺人之談。

然而，他與鳳兒乃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從小一起長大，早已是非君不嫁，非卿莫娶，感情根深蒂固，愛對方勝過愛他們自己，如與段菲菲先「上車」，鳳兒將情何以堪？

想到這裏，小魚兒思緒大亂，已經邁出去的步子，忽又收了回來。

阿呆看在眼中，更加理直氣壯，對兩名宮女道：「走吧，事情就這麼決定啦，由我阿呆先生代打，保證逢兇化吉，一戰成功。」

兩名宮女却大感爲難起來，互望一眼，同聲說道：「謝謝二帮主的美意，但恐此路不通。」

阿呆不解道：「這是如何？可是覺得我阿呆先生呆頭呆腦的，不及小魚兒風流倜儻？」

宮女甲婉轉的道：「二帮主請別誤會，主要是因爲我家公主對小魚公子情有獨鍾，病因亦是由此而起，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

宮女乙亦猛敲邊鼓，道：「再者，我們公主所以會發病，最重要的因素是體內的蠱蟲元神在作怪，二帮主體內並無元神，如何能救得了我家公主。」

阿呆彷若洩了氣的皮球般道：「媽的，想助人也這麼難，算啦，小魚兒，還是你自己去御駕親征吧，鳳兒那邊我會想辦法替你遮掩的，但願別肥了海棠，瘦了芭蕉，以後可要雨露均霑才行。」

事到如今，小魚兒別無選擇，只好跟着宮女，奔向黃樓。

× × ×

黃樓在紅樓的斜對面，與白樓成鼎足之勢，彼此間的距離在百丈左右，相距頗遠。

單一的鵝黃色，淡雅別緻，連室內的地毯、傢俱全都是黃色系列，華麗的客廳裏還整齊的擺着二十四盆黃菊。

客廳的右後方，有一間寬大的臥室，正是安樂公主段菲菲的臨時香閨。

和上一次的情形幾乎完全一樣，段菲菲面如朝陽，紅得像是一隻熟透了的蘋果，已陷入昏迷之中。

雙手雙脚被緊緊的綁死在床柱上。

人已昏迷，口中則仍在不停的夢囈般地喃喃自語着。

「小魚兒，小魚兒。」

「小寃家，小寃家。」

「你害得我好苦好苦啊。」

「沒有你，本公主一定會死！」

反來覆去，斷斷續續的，說來說去就是這幾句話。



而且，吐字不清，含混其詞，不注意聽根本聽不懂。

猛可間，傳來「依呀」一聲響。

不是門，是窗子被人給推開了。

進來一個人。

不是小魚兒。

也不是阿呆。

而是另一個極端神秘，宛如鬼魂似的的人。

來人先在窗下怔立俄頃，當他弄清楚室內只有一個昏睡的少女時，乍然快步向床前行去。

刷！好爽利的動作，一下子便將錦被掀到床下去。

全身一絲不掛，膚白勝雪，肌若凝脂，曲綫玲瓏……

尤其面對着這玉體橫陳，慾火焚身的美艷嬌娃，怎不教人心花怒放，意馬心猿，想入非非，美景如畫當前，有若進入仙境，簡直罄竹難書。

「哇啦！美麗極了，從來沒見過這麼標緻的妞兒，也從來沒見過這麼美的！」

驚呼聲中，三把兩把將自已的褲子剝掉，一式「餓虎撲羊」，將整個身子壓上去。

攻城掠地！

單刀直入！

一進再進！

直搗黃龍！

來人似是箇中老手，當下更情不自禁的嚷道：「讚！原來還是一個未霑雨露的黃花處女！」

一抽一送間，震得段菲菲如花枝亂顫，人也稍稍清醒了一點點，哼啊哈的頻頻嬌呼不已。

「小魚兒，你眞好，眞好。」

「謝謝你，好爽，好爽啊！」

「啊，不要，不要，不要！」

「啊，我要，我要，我要！」

「輕點嘛，怎麼這樣殘暴，會痛的嘛。」

「淺點嘛，好像弄到了心臟，好酸嘛呢！」

「咦，你怎麼有鬍子，會扎人呀！」

「好爽，好爽，好爽呀。」

「好棒，好棒，好棒呀。」

「哼哼，呵呵，哇哇，呀呀。」

來人一直在盡全力衝刺屠殺。

段菲菲也一直在語無倫次的胡言亂語着。

來人似是不願意再聽她嘮叨，一張毛茸茸的大嘴巴蓋住了她的嘴。

段菲菲蛇信般的香舌，馬上自動的送進對方嘴裏去。

雙手雙脚也及時掙脫束縛，立如鐵箍似的將對方纏住。

顛龍倒鳳！

翻雲覆雨！

衝鋒陷陣！

掃穴犁庭！

肉搏戰！

浴血戰！

衝刺再衝刺！

屠殺再屠殺！

終於攀登上最高峯，達到了最高潮，神魂顚倒，欲仙欲死。

那蓄有鬍子的人也終於息爭止戰，鳴金收兵。

來人的動作好快，穿好衣服，發出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隨即又越窗而去。

留下安樂公主段菲菲獨自一人，面對着一身的香汗，躺在床上。

直至此刻，段菲菲始完全清醒過來，兀自甜蜜蜜的笑笑，拿着衣服，走進浴室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香閨的門被人打開了，小魚兒跨步而入。

說巧眞巧，段菲菲正巧沐浴完畢走出來，馬上獻上來一個香吻，人也倚在小魚兒的懷裏，風情萬種的凝視着他，銀鈴也似的聲音嬌笑道：「小魚兒，眞謝謝你，要不是你及時施救，這一次本公主恐怕非死不可。」

小魚兒愣然一楞，道：「菲菲，妳沒事啦？」

段菲菲仍陶醉在魚水之歡的回憶裏，道：「是呀，這全是你的功勞。」

「妳是說，妳已經和人做了那事？」

「不錯呀，好爽好爽啊。」

「可是，那個男人不是我。」

「小魚兒，開什麼玩笑，我們已有夫妻之實，從此刻起，你是我的丈夫，我是你的妻子，咱們永浴愛河，永不分離。」

「菲菲，我剛剛才到，眞的沒有和你發生關係。」

「小魚兒，這個玩笑可開不得，本公主非你不嫁，除你之外，任何男人休想碰我一下。」

「菲菲，我說的是實話，如有半句謊言，天打雷劈，不信妳可以叫宮女進來問一下。」

兩名宮女就守在門外，原是想一窺春色春光，也好過過乾癮，聞言倒抽了一口寒氣，忙不迭的衝進來。

宮女甲道：「公主，小魚帮主的確是剛剛才到。」

宮女乙道：「那個混帳的男人是誰？竟敢偷香竊玉。」

鐵證如山，安樂公主不再存疑，頓如遭到雷殛，登時，雙眼發直，面如白紙，嚇得她倒退了三四步，若非兩名宮女及時將她扶住，怕不早已昏倒在地。

床上零亂不堪，小魚兒、宮女等人自亦深信不疑，齊聲追問道：「這究竟是那個魔鬼幹的？」

安樂公主段菲菲抱着頭，摀着耳朵，連聲說道：「不知道，不知道，我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但，一霎時，忽然改口說道：「我想起來了，想起來一件事。」

小魚兒急急追問道：「菲菲，快說想起來什麼事？」

段菲菲道：「渾沌之中，本宮感覺得出，那個男人有鬍子。」

宮女甲道：「每一個老男人都有鬍子，這太空泛啦。」

宮女乙道：「想想看，有沒有看到他的臉？這個淫賊太可惡，不把他千刀萬剮，難消我心頭之恨。」

段菲菲冥想片刻，猛搖蓁首道：「事情一直在渾渾噩噩中進行，也一直認爲那

個男人必定是小魚公子，沒有想到睜眼來看一下，就算想到恐怕也不敢看。」

小魚兒握着拳頭，朝空際猛打了一拳，狠聲道：「媽的，這件事還眞難辦，本座這就去找林清風，這是他的地盤，他非要給咱們一個明白的交代不可。」

却被宮女甲阻住了，道：「小魚公子快別如此，事關我家公主的一世清白，千萬張揚不得，只可暗查，不宜明訪。」

阿呆的聲音在門外接口說道：「是嘛，這種事怎麽可以隨便亂說，一旦張揚出去，豈不標明了公主已是殘花敗柳之身，我看你小魚兒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呆啊，笨啊。」

話說一半時，阿呆已進入臥室，最後四個字，說得又響又亮，存心在挖苦小魚兒。

小魚兒正氣在頭上，氣唬唬的道：「阿呆，這是女孩兒家的香閨，你跑進來做什麽？」

阿呆的目光在段菲菲的身上溜了一下，道：「我阿呆先生可是大慈大悲，好心好意，誠心誠意的想來帮帮忙，看有什麽可以效勞的地方沒有。」

小魚兒斬釘截鐵的道：「沒有！」

阿呆道：「我是想來協助你們捉拿色狼的，又不是帮你『屠殺』，你緊張什麽啊？」

小魚兒沒好氣的道：「『屠殺』用不到你，捉色狼也用不到你。」

阿呆神氣活現的道：「這可不一定，眼前我就可以提供一些珍貴的資料。」

宮女乙道：「二帮主有何珍貴資料可以提供呢？」

阿呆道：「據我阿呆先生觀察所得，千面人魔、林清風，石友江，以及葫蘆谷的幾位管事，都是長鬍子的人，而且都是絡腮鬍子，只要詳細調查一下這幾個人片刻之前的行踪，相信一定可以理出一個頭緒來。」

宮女甲道：「但是，此事不宜宣揚，不可以公開調查。」

阿呆道：「笨女人，呆女人，察言觀色，旁敲側擊，照樣可以看出許多破綻來的。」

小魚兒聽他說得頭頭是道，不由的多看了他幾眼，道：「阿呆，眞看不透你，什麽時候變聰明了？」

阿呆得意洋洋的道：「本來就不傻嘛，是你故意視而不見，埋沒人才。」

小魚兒嗤之以鼻，冷聲道：「好啦，別再吹，咱們現在就去找林清風。」

馬上與阿呆退出安樂公主段菲菲的臥室。

× × ×

黃樓附近的山崖上，有一個夜行人，正以全速向紅樓的方向奔掠，此人的輕身功夫絕佳，映着月色，看在別人眼裏的不過一縷青烟而已，僅一眨眼的工夫，便到了紅樓後方。

無獨有偶，就在此刻，山崖之上又瀉下來一條人影，好快，瀉電奔雷一般，夜行人甫感覺出氣流有些不對，那人已飄然落地，擋在他的前面。

雙方一照面，夜行人立即認出擱路的人是歹命夫人。

而歹命夫人也一眼識出，夜行人不是別個，正是自己苦追未遇的千面人魔。

歹命夫人首先聞言道：「老賊，你簡直是一頭老狐狸，正如所料，果然尚未離開葫蘆谷。」

千面人魔嘿嘿陰笑一聲，道：「歹命夫人，妳不是逕自去追趕丁寧、賽珍珠，早已遠離葫蘆谷，爲何又去而復返？」

歹命夫人道：「正因爲本夫人發現中了你的調虎離山計，這才折轉回來。」

「老夫有事於葫蘆谷，自然不會空手而返。」

「本夫人有事追趕於你，自亦不會無功而退。」

「妳追趕老夫何事？」

「想查清楚你的身份來歷。」

「老夫千面人。」

「哼，千面人魔只是你遮掩門面的一個幌子，本夫人想知道，你爲何精通神仙谷的絕技神功，莫非是神仙谷中人？」

「天下武技一大抄，武學一道，本來就是萬流歸宗，夫人請勿少見多怪。」

「是你設詞巧辯，本夫人想再請敎，你又是如何習得穿雲堡的功夫？」

「是夫人看走了眼，張冠李戴。」

「你不是聖劍無影賀天雄？」

「不是！」

「那你是否鐵胆魔星雷天豹？」

「也不是！」

「與穿雲堡可有任何瓜葛？」

「毫無瓜葛！」

「奇怪，你到底是什麽人？」

「千面人！」

「你少打哈哈，本夫人定要你實話實說。」

「老夫無暇久陪，告辭！」

辭字一出口，人已縱起，歹命夫人好厲害，接連三記劈空掌，「過河拆橋」、「投鞭斷流」、「釜底抽薪」，硬將千面人魔強行截下來，殺氣騰騰的道：「千面人魔，本夫人今夜縱然血染黃沙，也一定要你現出原形來。」

說話中早已不顧一切的揚掌攻出，罩向千面人魔全身三十六處致命大穴。

詎料，千面人魔不肯應戰，交手未及十合，便故意賣了一個破綻，待歹命夫人身軀直入搶攻時，他已溜之大吉，奔往另一個方向。

也許是該他倒霉，恰巧遇上了阿呆、小魚兒，不旋踵間，鳳兒也聞聲趕到，三小一字排開，築下一道肉屏風。

阿呆喝道：「媽的，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去而復返，足下黃土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鳳兒道：「識相的最好乖乖的將解藥方子交出來，念在你將咱們拉拔大的份上，或可網開一面，給你一條生路。」

小魚兒道：「糟老頭，久違啦，是否覺得葫蘆谷的風水好，還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仍然在打烏劍、玉鐲、太極棍的歪主意？」

這話正好說中千面人魔的心事，獨眼一瞟太極棍，虎撲而上，企圖強行奪取。

「媽的，幹掉他！」

「媽的！宰了他！」

「送他回姥姥家！」



鳳尾刺、鐵葡萄、麻將牌、如飛蝗蜂羣，佈下了一道密密麻麻的網。

萬不料，千面人魔的身手確有獨到之處，寬大的袍袖一抖，竟將所有的暗器全部兜住，而且，左臂突告疾射而出，眼看就要抓住阿呆手中的太極棍。

「殺！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小魚兒離地飛出，摺扇平推，指向千面人魔的頸項咽喉。

「殺！當心你的鐵胳膊！」

鳳兒的烏劍挽起一片寒芒，猛切千面人魔的鐵手。

「殺！我阿呆先生請你喝尿！」

扣住環扣，股要發射梅花毒針，歹命夫人已如一陣風似的攻到，千面人魔急忙收手還擊，多方面的暗力在空際猛一撞，巨震聲起，渦旋成風，五條人影各自向後翻滚出去。

正好給了千面人魔一個逃走的機會，「大鵬三展翅」，再變「乳燕穿波」，接連三個起落，已在七八丈外。

「站住！」

不幸，一步之差，通路早被鐵掌排雲林清風，以及谷中高手數十人封死。

雙方硬對一掌，千面人魔借力倒退，依然輕靈美妙，快捷如風。

「你插翅難飛！」

嬌叱聲中，安樂公主應聲而現，纖手揚起，立有一股剛猛的暗力洶湧而出。

此姝好深厚的功力，如鐵壁銅牆，千面人魔難越雷池半步，硬被擋下來。

前有鳳兒，阿呆、小魚兒、歹命夫人，以及後到的張婷婷，左有段菲菲，右有林清風，後面是一道絕壁，千面人魔就被困在絕壁下，如甕中之鼈，籠中之鳥。

小魚兒望了歹命夫人一眼，道：「夫人可曾見到石總管？」

歹命夫人一楞，接道：「石總管曾來過？」

鳳兒道：「來過，但又急着尋找夫人去。」

鐵掌排雲林清風道：「且先別管石老的事，將這個老賊擒下再說。」

歹命夫人道：「林谷主之言極是，今夜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將老魔的身份查個一清二楚。」

阿呆道：「對，將他砸扁砸爛，大家分而食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暗運功力，一齊邁步前進，空氣立告緊張起來，另一場惡戰，眼看就要爆發。

千面人魔可眞不簡單，強敵環峙，依然鎮定如常，忽發一聲獅吼，道：「別動，你們不要以爲老夫勢孤力單，便可穩操勝算，事實上我老人家的結髮妻子也在現場。」

小魚兒大驚失色的道：「你老婆也在現場？是那一位？」

千面人魔指着安樂公主段菲菲道：「就是這位大理國的公主。」

護國大將軍宗軻勃然大怒道：「大胆，魔道老賊，休得口出穢言。」

宮女甲道：「不要臉，我家公主乃是金枝玉葉，你算什麽東西。」

千面人魔陰惻惻的冷笑道：「老夫是大理國的駙馬爺，我們已有夫妻之實，所謂一夜夫妻百夜恩，相信安樂公主不會讓她新婚的老公橫屍當場，守活寡的。」

安樂公主段菲菲聞言差點沒氣昏，做夢也沒料到，糟蹋自己的男人，原來是這個惡魔，咬牙切齒的道：「你說什麽？剛才的醜事是你幹的？」

千面人魔哈哈大笑道：「滋味還不錯吧？」

「我恨你，恨你，恨你一輩子！」

「打是親，駡是愛，恨過去以後就好了。」

「本宮一輩子也不會饒恕你！」

「先上車，後補票，老夫願意娶妳爲妻。」

「你做夢，你毁了本宮一世的清白，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喝你的血。」

「且慢動手，老夫一死，妳怎麽辦？誰會穿破鞋，要二手貨，木已成舟，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就乖乖的嫁給咱家吧，保證叫妳有享不盡的榮華，受不完的富貴，日日春宵，夜夜洞房。」

「閉上你的狗嘴，本宮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滿腹的悲憤，化作一股力量，段菲菲銀牙緊咬，雙目凶芒暴閃，暗提了兩掌眞力，虎撲而上。

宗軻將軍伸手一攔，道：「請公主三思。」

段菲菲怒容滿面的道：「事實如此，本宮已萬念俱灰，如不殺他實難消我心頭之恨。」

宮女乙含淚道：「公主，此賊雖壞，却不失爲一個雄霸一方的人物，同時，他是公主的第一個男人，可能也是最後一個，殺掉他就再也沒有指望——」

「了」字尚未出口，被安樂公主憤怒的吼聲淹沒：「不要再說了，像他這種色魔，留下他必然會後患無窮，今天教他非死不可！」

呼！呼！呼！三招絕學，一氣施出，呼嘯的掌風，有如駭浪驚濤，連千面人魔這等頂尖高手，亦未敢強行硬接，疾退五尺，橫飄三步，道：「公主不是亟欲得到『天王之星』嗎，此物就在老夫手中，只要妳肯與我聯手退敵，再進而奪下烏劍、玉鐲、太極棍、老夫願雙手奉上，助大理國復國興邦！」

「住口，殺了你照樣可以取回『天王之星』，休再動歪腦筋！」

攻勢綿綿不絕，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安樂公主吃了秤鉈鐵了心，決心要將千面人魔置之死地而後已。

千面人魔的確不是一盞省油的燈，眼見談判破裂，立即反手還擊，硬拚三掌，各退五步，是一個秋色平分的局面。

段菲菲心堅意決，不肯善罷甘休，方待和他一決雌雄，千面人魔已自搶先開口：「老婆愛上了小白臉，不肯同心協力，老夫嫡親的女兒該不會也背叛親爹吧？」

小魚兒神色一緊，道：「誰是你嫡親的女兒？」

千面人魔朗聲說道：「就是你的女朋友，小魚帮的二帮主鳳兒姑娘。」

小魚兒不肯置信，道：「放屁，鳳兒怎麽可能是你的親生女兒？」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白・文
可飛・圖

# 龍騰海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被一條黑影引至一放有兩具石棺的洞內，他首先揭起刻有萬紫琴名字的石棺，萬紫琴氣若游絲躺在那裏，另一棺內却是一箋字條，是他的恩人之女白琬留下的，內陳着她因愛成妒傷了萬紫琴的要穴，只有魔頭一人能救她，亦深知岳不會求魔頭，故萬紫琴也必死，痛悔之餘遂引他至此……岳家宇爲救心上人，便答允替老叫化子做事，而老叫化子則按步就班命他偷取假扮魔頭的三個臉譜；也因此揭發了當日岳家宇嚴重傷害了代父受罪的紀露露，他更希望能以贖罪之身救回露露……老叫化子命岳家宇戴上梅友竹的臉譜去盜取靈藥，豈料……

## 護持盜寶物　義助傷殘人

珮珮冷笑說道：「依我看來，你這人並非好色之徒，你冒名來此，必定是有企圖……」

岳家宇又被勾起重大的隱憂，想起在死亡邊沿掙扎的萬紫琴及紀露露，不由長嘆一聲，說道：「在下確有企圖，只是……現在說出來也沒有用，姑娘給我個痛快吧……」

珮珮冷笑道：「難道你的名字也不能告訴我麼？」

「我叫岳家宇……」

「什麼？岳家驥？」

「不！宇宙的宇！」

「你是岳家驥的什麼人？」

「我們是父子關係……」

她突然鬆了手，岳家宇同過身來，突見她駢指如戟，疾點他的結喉穴。

岳家宇偏頭閃身，運起「一元罡」，施出一式「野馬不羈」。「拍」地一聲，二人各退了一步。

「好！」珮珮肅然道：「就憑這份身手，即使不如梅友竹，大概也相去無幾了，你到底有何企圖？」

岳家宇看出她的心地不壞，而且武功也不在自己之下，設若剛才要殺他，眞是手到擒來，易如反掌，立即抱拳道：「在下有兩位至友，病在旦夕，非『墨玉誅心球』不能活命，所以在下冒名來此……」

珮珮肅然道：「是誰告訴你，這裏有『墨玉誅心球』？」

岳家宇道：「是一位老叫化，在下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及身份……」

佩佩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他！──」

她突然面色一變，以傳音之術道：「康八來了！你要想逃出魔手，只有一個辦法……」

她說到這裏，羞澀地垂下頭去。

岳家宇道：「不知是什麼辦法？」

珮珮拉着他進入內間，急急地道：「快把衣衫脫光，上床躺在被窩中！」

岳家宇不由心頭大震，也以傳音之術，對她說道：「假戲眞做，在下絕對辦不



到……」

珮珮急得花容失色，道：「此獠身手之高，和老叫化相伯仲，他因自己生得醜陋，自卑心極重，所以此府之中永遠不開窗子，也不准點燈，也就是不願使別人看清他的面貌。只因他急需一個資質奇佳的嬰兒，所以非你莫屬，第一，你的人品舉世無匹，第二，武功也是一時之選，至於我，也是……」

岳家宇恍然大悟，心想，世界之大，眞是無奇不有，康八甘願戴綠頭巾，讓別人爲他傳宗接代。

岳家宇擺擺手道：「這一點在下辦不到……」

珮珮匆匆脫了衣衫，僅剩下蟬羽似的薄紗內衣，肌膚晶瑩，肉香陣陣，那顫巍巍的雙峯，玉臀和渾圓雪白的大腿，像一團緋紅的火燄。

她鑽入被窩之中，以傳音之術道：「常言道：心正不怕影兒斜，只要不生邪念，躺在一個床上又有何妨？何況你那兩個朋友，正在生死邊沿上掙扎……」

最後一句話擊中他的要害，心裏想：「不錯，只要不生邪念，同床共枕又有何妨？她能犧牲色相，難道我就不能權宜一下……」

他匆匆脫了衣衫，已聞樓梯微響，顯然康八已經上了樓。

只聞珮珮嬌弱無力地道：「梅大哥……快來呀！……」

岳家宇一邊脫衣，一邊朗朗一笑，眞：「春宵一刻值千金！珮珮，數載相思，終償心願！小兄幸何如之……」

珮珮幽幽地道：「小妹不慣雲雨，還請梅大哥護持……」

岳家宇一顆心像要跳出口腔，剩下內衣褲，不能再脫，就要鑽入被窩中。

只聞珮珮以傳音之術，道：「把上衣脫光，那魔頭在外面窺視……」

岳家宇暗暗一嘆，心中喃喃地道：「珮珮啊！妳雖是人間絕色，怎奈我情有獨鍾。古語說：男女授受不親，今夜妳我肌膚相接，妳以後……」

他以傳音之術對珮珮道：「珮珮……妳犧牲自己來救我……到底爲了什麼？」

珮珮焦急地說道：「反正總有堂堂正正的理由，你不會以爲我是水性楊花之人吧！」

「不敢！」岳家宇正色道：「妳是岳某的大恩人，在下豈能有此想法……」

他鑽入被窩中，珮珮嚶嚀一聲，向他摟來，岳家宇軟玉溫香抱着滿懷。

在這刹那間，他的全身血管都像膨脹開來，他也是血肉之軀，原始性的衝動，勃然奮發，熱血沸騰，翻身壓在她的胴體上。

佩佩驚愕地望着他，却未拒絕，只是美目中蓄滿了淚水。

岳家宇心頭像鋼刀戳了一下，暗恨自己意志不堅，對恩人如此不敬，眞是禽獸不如。

他慾念一消，正要翻身滾下，那知珮珮以傳音之術說道：「他還末走，不要下來！」

岳家宇正色道：「可是我……」

「不要緊！我知道你剛才曾生慾念，這是任何人都無法避免之事，而你僅是壓到小妹身上才生慾念，足見你定力極爲深厚，非泛泛可比！其實我配不上你，設若發生關係，吃虧的是你而不是我……」

「不！我配不上妳！妳是一位蘭心蕙質的奇女子，我乃是一個凡夫俗子……」

「嗨！」珮珮幽幽地嘆息道：「岳小弟……你知道什麼？姐姐我已是四旬之人了……」

「什麼？妳……妳何必欺騙我！」

「姐姐怎能騙你！」珮珮正色道：「『鬼王』康八年已六旬，姐姐是二十五歲嫁與他，如今已是二十個年頭了……」

岳家宇不由大爲驚奇，道：「可是姐姐看來不過二十許人……」

「這不過是養生有術，算不了什麼！」珮珮幽幽地道：「不過，姐姐雖然嫁他二十餘載，却仍是清白之身……」

「這恐怕不大可能吧？」

「岳小弟你當然不信。」珮珮微微一嘆，道：「姐姐嫁他另有企圖，至於他不接近姐姐，乃因自卑心作祟。任何一個英俊之人進入此府，都不會活著出去，只有梅友竹例外……」

岳家宇道：「那是爲什麼？」

珮珮道：「第一，梅友竹武功、人品及操行，都是上上之選，也可以說那一方面都在康八之上。因此，康八對他心服口服，甘願以心愛之人獻給梅友竹。然而，梅友竹雖是風流成性，却從未接近過異性，因爲他練的功夫，絕對不能破身，可是康八不知道這個秘密！……」

岳家宇肅然，問道：「康八的武功如何？」

珮珮道：「比你我高出多多！設若他知道咱們是假鳳虛凰，或者知道你是冒牌梅友竹，他不會放你生離此府！」

岳家宇道：「康八走了沒有？」

珮珮幽幽地道：「走了！」

岳家宇翻身滾下，歉然地道：「姐姐，妳爲什麼要救我？」

珮珮面色一黯，幽幽地道：「姐姐極愛梅友竹，却知道他接近康八，另有企圖，對姐姐不過是敷衍。而你雖是假的，却極像他，姐姐我……」

她黯然神傷低泣幽幽地道：「紅顏將老，青春逝去，人生得一知己，何其難也！姐姐看出你是一位君子，只想交你這個朋友，不敢有非份之想！」

岳家宇肅然道：「姐姐身世蒼涼，小弟極爲同情，設若小弟尚未定情，像姐姐這等絕世姿色，菩薩心腸，眞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珮珮凄然一笑，道：「既然如此，姐姐之願足矣，此番離去，只要記住，世上還有姐姐這個人，也就行了！至於『墨玉誅心球』，我將設法弄到手！」

「姐姐……小弟無法形容內心對妳的感激……」

珮珮道：「小弟……吻我吧！這一吻將是永久紀念！」

岳家宇摟緊她，品嘗著有生以來最初也最珍貴的一吻。而珮珮則淌下了幸福的淚水。

岳家宇道：「待小弟事了，必定前來接妳……」

他下了床穿好衣衫，珮珮也整好了衣衫，來到外間，只聞樓梯一響，康八晃著大頭，進入樓中。

他那一雙電目在二人臉上溜了一陣，冷冷地道：「種子下地了沒有？」

岳家宇實在羞於回答，只聞珮珮幽幽地道：「當然下地了！」

康八冷笑道：「何以證明下地了？」

岳家宇不由心頭一震，向珮珮望去。

那知珮珮早已成竹在胸，冷冷地道：「養妻借種，傳宗接代，恐怕這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只有你做得出來！」

「哼！」康八臉不紅氣不喘，沉聲道：「拏點東西證明一下……」

珮珮一揚手，把一塊白帕擲向康八面部，康八伸手接住，展開一看，上面落紅片片，果然是新鮮粉紅色的血漬。

他立即「嘎嘎」怪笑一陣，道：「不會錯了！數十年願望終於達到，老夫高興極了……」

岳家宇不由暗暗切齒，忖道：「這個天生王八蛋，眞是世上獨一無二的怪物，妻子由別人玩弄，竟能置之泰然，還有臉索取證明……」

康八突然停止怪笑，面色一沉道：「老夫爲了愼重起見，必須看看妳的『守宮砂』。」

珮珮冷冷一哂，道：「你這樣懷疑我，今後如何相處？難道那血帕仍不足以證明麼？」

康八獰笑道：「很難說！梅友竹天生潔癖，一生未近過女人，而妳也不是輕易委身之人，這件事必須確實弄清楚，老夫才能放心……」

珮珮挽起左臂衣袖，露出雪藕似的手臂，大聲道：「你看！」

「嘎……」康八看了一下，怪笑一陣，道：「珮珮……請原諒老夫！這件事……太重要了……我不能不愼重點！……」

珮珮冷冷地道：「你的願望已經達到，那玩藝應該由我保管吧？這是你以前的諾言。」

康八伸手掏出一個黑中透亮的玉球，沉聲道：「珮珮，妳該知道，這『墨玉誅心球』乃是稀世之寶，千萬丟失不得，現在交與妳，可要小心保管……」

珮珮接過，冷冷地道：「康八，你下樓去吧！我們還要談談！」

康八獰視岳家宇一眼，下樓而去。

珮珮將「墨玉誅心球」交給他，淚光流轉地說道：「快去吧！設若救了人之後能還給我，那是更好，若辦不到，也就算了……」

岳家宇顫著手接過「墨玉誅心球」納入懷中，道：「姐姐，妳佯作破身，暫時固然可以瞞過他，但四五月之後，他發現妳腹部尚未隆起，豈不是露出馬脚？」

「不妨！」珮珮道：「姐姐不會在此住那麼久！弟弟，快去吧！咱們後會有期了……」

她別過頭去，淚水淌下雙頰。

岳家宇握握她的手，道：「姐姐，我現在有千言萬語，一句也說不出來，總之……我忘不了妳！再見了……」

他忍著一泓淚水，自後窗穿出戶外，正要向後掠去，突見康八又自前面疾掠而來，岳家宇心中一動，立即隱匿在屋簷之下。

不一會康八進入樓中，一臉殺機，沉聲道：「梅友竹呢？」

珮珮微微一怔，道：「你剛才離去之後，他也走了！你找他作甚？」

康八獰笑道：「我康八自知資質不如他，才甘冒戴綠帽之譏，借他的種，現在目的已達，豈能留他活在世上！老夫要殺死他！」

珮珮花容失色，道：「康八，你這樣做可不對！其實梅友竹並無意染指，只是你三番五次……」

康八冷峻地道：「他的人品，乃是老夫的最大威脅；他太俊，老夫太醜。他多活一天，老夫就痛苦一天，我豈能折磨自己。」

岳家宇忖道：「眞是寃哉枉也！我的目的雖已達到，那位眞的梅友竹，却爲我揹上黑鍋，今後若被康八遇上，必有殺身之禍，我必須設法通知他……」

康八忿忿下樓而去，岳家宇也回頭疾掠，向谷外掠去。

× × ×

石臼湖位於蘇皖之間邊界處，較之洪澤、高郵二湖略小，中有一島，島的東面爲石臼湖，西面爲丹陽湖。

此刻，在湖邊較高之處，有兩個人正在指指點點，其中一個是老叫化，另一個紫臉膛，眉毛長而上捲，蒜鼻闊口，此人正是岳家宇，在老叫化爲他仔細化裝易容之下，變成一代高手「紫面金剛」柳鶴圖。

岳家宇掏出「墨玉誅心球」道：「前輩，此球交您保管，以防失落，中條山逍遙谷中，有位名叫珮珮的絕色女子，年已四旬，看來不過二十許人，她說認識前輩，諒前輩也認識她。」

老叫化搖搖頭道：「老夫所認識的人，十九都是正人君子，節婦烈女，像這等隨便與人苟合的女人，老夫……」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不認識她也就算了！何必出口傷人！」

老叫化大聲道：「聽口氣你小子和她似乎有點交情呢！莫非吃了甜頭？」

岳家宇玉面一紅，幸虧他現在是紫色臉膛，看不出來，冷冷地道：「前輩乃是極有身份之人，信口開河，敗人名節，晩輩實是……」

老叫化哂然道：「你旣然未嘗到甜頭，又怎知她是清白的？」

岳家宇哼了一聲，不予回答，停了一會兒，才問道：「前輩，什麼叫著『守宮砂』？」

老叫化道：「這是皇室用以提防宮中嬪妃淫逸的怪法，東方朔傳云：守宮蟲名也（類似壁虎），以器餐之，食以丹砂，滿七十，擣以萬杵，以點女子之體，終身不滅，若有房事（男女交媾）則滅矣！」

岳家宇不由心中一動，珮珮在臂上必有守宮砂，但我和她並未發生關係，那守宮砂却已不見，那是什麼道理？

他對珮珮十分敬佩，不便再問，但老叫化却冷冷地問道：「她的身上有守宮砂麼？」

「是的……」他回答此話，大爲後悔



，這不是等於不打自招了麼？若非與她同衾共枕，怎知她身上有守宮砂？

那知老叫化並未注意他的語病，淡淡地道：「守宮砂對於普通女子而言，確有考驗貞節之功效，但對身負上乘武學的女子，又當別論。那守宮砂點在身上，皮膚上顯出一塊紅斑，大逾銅錢；運起內功，可以使它暫時隱去，如果已與男人媾合而消失，必要時可以運功顯出紅斑，不過這紅斑不是守宮砂而已……」

岳家宇心想，珮珮爲了瞞過康八，大概是運功使守宮砂隱去了！他想起了康八，這個甘戴綠帽之人，立即又問道：「前輩，康八這人恐怕是世上最怪最卑鄙之人了？……」

「怎見得？」

岳家宇又知失言，但他隱猜出，老叫化若非深知康八的底細，豈能叫他前去盜取「墨玉誅心球」？

由此推斷，他和珮珮的一段風流陣仗，說不定早已在老叫化的預料之中。顯然老叫化已知梅友竹這人的一切。

岳家宇想到這裏，認爲再隱瞞下去，對於那個眞的梅友竹極爲不利，立刻把詳細情形說了一遍，只是同床之事加以節略不談。

老叫化道：「我知道你小子吃了甜頭！老夫最怕這種男女間的事，好在你不久就會遇上梅友竹，還是自己對他說吧！」

岳家宇訕訕地說道：「不知康八甘戴綠帽，希望有個資質奇佳的嬰兒，是何用意？」

老叫化冷冷地道：「他們都是放長綫釣大魚之人，只是這個老魔天生王八命，又怪又毒；終生不見陽光，也不見生人。因他生得太醜陋，凡是見到他的人，必死無疑，只有梅友竹得天獨厚，是唯一的例外……」

「前輩，此寶旣已到手，依晩輩之見，應該立即送到五虎嶺石洞中，去救萬姑娘……」

老叫化哂然道：「不必急在一時，反正她的生機還有十餘天之久，你小子已答應老夫，聽我指揮！」

岳家宇肅然道：「晩輩只是怕她提早死亡……」

老叫化冷冷地道：「放心吧！她還有幾十年的活罪還沒有受呢？豈能死去！小子，你要記住！你這次扮演的角色是個五十多歲，性烈如火說一不二之人，你須把握這幾點，小心應付。柳鶴圖有一老妻，而且有兒有女，進入此島之後，較之逍遙谷更加危險！『接骨丹』和『烏金絲』一到手，就必須立刻出島，老夫估計，柳老鬼三天之內一定回島……」

岳家宇肅然點頭，僱了一艘小船，向島上駛去。

小舟相距小島約一箭之地，碼頭上已站著十餘個大漢，其中一個牽著一匹紅鬃寶馬在等候，岳家宇懷著忐忑心情，下了小舟，十餘個大漢一齊行禮，其中一個大漢牽過紅鬃馬，遞過馬鞭，躬身道：「請島主上馬！」

岳家宇對於騎術，並不太高明，但他認爲身負上乘武功，即使騎術不高明，也不會被摔下來。

他不忘老叫化的叮囑，時時警惕，把握柳鶴圖的個性，板著面孔飛身上馬。

那知這匹馬和「紫面金剛」的脾氣一樣，性烈如火，眞是什麼人騎什麼馬！

「唏聿聿」一聲長嘶，四蹄齊揚，前掀後踢，有時能躍起一丈多高，在原地轉圈子。

有好幾次岳家宇都差點被掀下馬來。

四個大漢十分驚異，只聞其中一個低聲道：「島主只離開不到半月，這畜牲就不認識了……」

岳家宇暗叫一聲「不好！」忖道：「聽這大漢的話，分明柳鶴圖已將此馬馴服，我若是被翻下馬來，必定啓人疑竇，說不定會露出馬脚……」

他兩腿用力一挾，力道大得驚人！那烈馬痛得長嘶一聲，向莊中狂馳而去。

前面一片大莊院，建造並不豪華，佔地很大，那烈馬有如駕雲騰霧一般，來到一丈七八尺高的木柵欄之旁，那馬兒非但未慢下來，反而加快。

岳家宇差點驚呼出口，正要掠下馬背，那知烈馬長嘶一聲，騰身而起，竟一掠而過。

岳家宇不由捏了一把汗！這柵欄內是個大花園，花木青葱，井井有序，但烈馬所過之處，花殘枝折，一塌糊塗。而烈馬似已怒極，岳家宇大力勒住韁繩，牠却不停。

只聞一聲尖銳的呼聲之後，有個少女哭喊道：「爹爹……我不管……你把我的花都踏毀了……」

岳家宇側頭一看，一個妙齡少女，脅下撐著拐杖，站在花廳石階上，珠淚紛紛，渾身顫抖。

「啊！原來是一個殘廢的女孩！好可憐哪……」岳家宇再次大力勒韁，但馬性太烈，口角已被勒破，淌著鮮血，却仍是在花圃中狂奔不停。

那少女大聲嘶呼著，使岳家宇十分不忍，忖道：「一個殘廢的少女，把精神寄托在花木之上，那只是百無聊賴！而且島上並不產奇花瑤草，必是由島外移來，十分珍貴。我把她的心愛之物踏毀，她自然萬分悲慟了……」

他不由勃然大怒，暗運眞力，雙腿一加勁，只聞那烈馬悶嘶一聲，「卜」地伏在地上，口中鮮血狂噴，立即死去。

岳家宇差點被摔倒，不由一怔，想不到用力太大，竟把一匹烈馬夾死了……

那殘廢少女滿面淚痕，乍見爹爹夾死了愛馬，心中也是不忍。竟有點後悔剛才不該責怪爹爹。

局面弄得如此之糟，大出他的預料，正感不知如何下台之時，突聞一聲大吼，只見另一邊掠來一個半百老嫗，手持鑌鐵巨杖，氣呼呼地道：「老東西！你犯了羊顛瘋了？把夢絲的花卉全都踏毀，你吃我一杖……」

「唿」地一聲，杖帶風雷之聲，摟頭砸下，岳家宇急忙一閃，「蓬」然大震，地上被擊成一個土堆。

老嫗餘怒未息，不須收杖變招，又攔腰掃來，脅力之渾，十分驚人，岳家宇騰身一丈二三，橫掠三丈，站在花廳石階之上。

他隱隱發現，那殘廢少女正在一瞬不瞬地凝視著他。

他爲了避免再與老嫗直接衝突，立即進入花廳之中。

老嫗在外面罵了一通，漸去漸遠，岳家宇嘆了口氣，只見那少女撐著拐杖，進入花廳之中。

岳家宇不由暗暗一嘆，原來這少女兩腿皆殘，雙足著地，僅能著一點力道，身子重量全落在兩根拐杖上。

事實上，她的腰部以下，已失去機能，等於上身拖著下身走動。

岳家宇說不出內心有多慚愧，却又不便說出來，他只是感覺這少女的遭遇，比萬紫琴和紀露露更加悲慘！

「爹……少女冷冷地望著他說：「您……這次回來有點變了！」

岳家宇悚然一驚，心道：「妳那裏知道，我的年齡和你差不多啊！豈有資格作妳的爹爹……」

他冷冷地道：「爲父心情不佳，並沒有變！」

「還說未變呢！」少女哂然道：「那馬兒是您心愛之物，您若非變了，怎能殺死牠？」

岳家宇不由一怔，爲之語塞，因他不知柳鶴圖極端喜愛此馬。他當時只因可憐這個殘廢少女，未加考慮，就夾死烈馬，這顯然是一著敗棋！

「還有！」少女冷冷地道：「您一向和母親吵吵鬧鬧，打打好好，而您剛才說心情不佳，却一味忍讓，未曾還手，這不是完全變了嗎？」

岳家宇不由大吃一驚，想不到別人還未看出不對勁，竟被這個殘廢少女看到了。這些詳細情形，老叫化都未告訴他。

他連忙哼了一聲，冷峻地道：「爲父只因夾死愛馬而心神不屬，並非對她忍讓，現在我就去找她……」

說畢，站起來氣唬唬地出了花廳，四下打量，向內院走去。

現在他知道此宅之中，情形複雜，一不小心就會前功盡棄。

他進入一重院落，只見正面是個空敞的大廳，裏面放著三個一尺見方的紙台。

這紙台是細竹條紮成，再糊上極薄的紙，成品字形放在大廳中央，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少年人立即迎了上來道：「爹爹回來了？」

岳家宇點點頭，進入大廳負手踱了幾步，說：「你要幹什麽？」

少年不覺怔了一下，說道：「爹，您老人家不是叫孩兒苦練『踏雪無痕』的輕功麽？」

「這……是的……」岳家宇沉聲道：「你練得怎樣了？」

少年面色微紅，道：「玉兒若輕輕跳上紙台，可保紙台不破，若是在上面動手過招，就……」

岳家宇板着臉，冷冷地道：「繼續練習！」

他正要離去，只聞柳夢絲在大廳外冷冷地道：「爹爹何不示範一下，哥哥也好依法練習……」

岳家宇不由斗然一震，心道：「她雙腿已殘，行動不便，剛才來到大廳之外，怎地未聽到拐杖拄地的聲音？難道她也身負上乘輕功不成？」

這想法顯然不對，以這少年來說，尚無法在紙台上與人動手，她身爲妹妹，而且雙腿等於廢物，豈能……

岳家宇深具戒意，覺柳夢絲那一雙美而冷厲的眸子，似能洞穿別人於肺腑，立即冷冷地道：「你們好好看著，爲父以後不能整天督促你們……」

他望著品字形於紙台，那上面糊的薄紙，微風徐來，也會『唰唰』作響，若無上乘輕功，在上面動手，非弄破不可。

他暗納眞氣，運起「一元罡」，身子悠悠昇起，頭頂幾乎觸到樑上，然後急打千斤墜，以極快的速度，向其中一個紙台落下。

這力道極大！一個人的身子本有百十斤重，現在突然增加了六七倍以上，一個紙台連一隻老鼠也擎不上，何況一個百斤重的人體。

堪堪落到紙台上，岳家宇卸了千斤墜工夫，足尖已點在紙台上，那薄薄的紙，上下顫動一陣，竟未破碎。

那知一聲嬌呼道：「爹爹！女兒接您一招……」

岳家宇悚然回頭，只見柳夢絲凌空飛來，雙拐交舞，似能以揮動雙拐之力，發出翅羽搧動之作用，下半身不靈，似乎不受影響，雙拐疾點他的前胸及左脅。

岳家宇不由大吃一驚，這才知道這女孩的身手，較之她哥哥高出多多，尤其是輕功方面，非同小可。

岳家宇深知柳夢絲已經犯了疑心，想試探一下，此刻必須硬起心腸，使她吃點苦頭，今後她才會知難而退，也不會露出馬脚。

岳家宇冷哼一聲，提氣在紙台上空盤旋一週，堪堪讓過一拐，但另一把拐杖已堪堪點到他的背上。

情急生智，左足尖在紙台方框邊沿上一點，伸手抓住拐杖，以「一元罡」八成眞力一抖。嬌呼聲中，柳夢絲「蓬」地一聲摔在地上。

而岳家宇却未踏破紙台。趁機躍上另外兩個紙台，才將那反震之力消散，然後掠了下來。

柳夢絲被摔得不輕，岳家宇十分不忍，却又不能假以詞色，面色一冷，道：「若非爲父手下留情，妳今天……」

他重重地哼了一聲，然後又對柳玉厲聲說道：「你發什麽呆？還不快把她扶起來！……」

柳玉連忙去扶柳夢絲，却被她冷峻地拒絕了。岳家宇負手踱出大廳，信步向後走去。

此刻，正是夕陽啣山之時，柳家的僕人深知島主的脾氣，此番回來，竟將愛馬殺死，誰也不敢輕易觸怒他，遠遠望見他，趕緊走避。

只見一個小童匆匆來道：「夫人問島主在那裏用晚膳？」

岳家宇冷冷地道：「隨便！」

「隨便？」小童躬身道：「旣是隨便，就請島主到夫人處用膳吧！晚膳已經開出來了……」

岳家宇心道：「還是少和她接近爲妙，夫妻之間，最易看出破綻。」立即冷冷地道：「你跟我到書房來！」



「是！」小童立即跟著他走。

可是書房在那裏？他根本不知道，立即沉聲道：「你不會先走麽？」

小童愕了一下，心道：「今天島主是怎麽回事？」他立即超前走去，不一會兒進入書房。

岳家宇沉聲道：「就把我的晚膳開到這裏來！」

小童驚異地偷偷看了他一眼，應聲而去。

飯後，他在書房消磨到二更左右，「篤篤」之聲傳來，柳夢絲已進入書房，她那一雙深邃無比的眸子，蘊藏著太多說秘密，岳家宇不敢正視她，却沉聲道：「妳還不睡，來做什麽？」

柳夢絲大聲的說道：「爹，您又忘了，每天這時候，您要爲我上一課詩詞歌賦呀！……」

「哼！」他實在無以爲答，冷冷地道：「爲父今天心情不佳，明天再教吧！」說畢，站起來出了書房，向第二座院落走去。

只見這院落的佈置，最爲雅緻，屋中燈光甚明，由窗上的影子判斷，可能有兩個女人正在對奕。

只聞一個少女的聲音道：「夫人，『將軍』！」

「嘩啦啦」一聲，好像棋子棋盤翻落地上的聲音，只聞那老嫗大聲道：「又要『將軍』，老娘不來了。」

岳家宇心道：「憑這份德性還有資格下棋，我犯不著和她碰面，還是……」

那知老嫗已經探出頭來，冷冷地道：「老殺才，你還要到那裏去？」

岳家宇本已轉身過去，心想，聽她的口氣，分明柳鶴圖每夜都睡在她的房中，這件事眞是令人啼笑皆非，看來今夜定要伴著老嫗而眠了……

「況且，我此來是爲了『接骨丹』及『烏金絲』，要找那兩個東西，非接近老嫗不可！」

他又轉過身來，沉聲道：「老虔婆！妳再撩撥老夫，我就宰了妳！」

說著話大步進入房中，這房中的陳設古色古香，爐中燃著檀香，一個小丫頭正在撿拾地上的棋子。

老嫗待丫頭出房而去，「蓬」然閉上房門，嘮嘮叨叨地道：「早點睡吧！馬死了再買一匹，可犯不著爲一個畜牲大動肝火……」

她上了床後，自管脫了衣衫，躺了下去。

「我眞能與她同眠麽？」岳家宇心中盤算，忖道：「我得設法問問看，那兩種東西放在何處？」

他哼了一聲，道：「妳知道什麽！此馬乃蒙古良種，千金難買……」

老嫗道：「已經死了，急也沒用，你這人的脾氣，總是不能改一改！」

岳家宇冷笑道：「我看妳才應該改一改！和下人下棋，竟能摔棋盤，妳有棋德沒有？」

老嫗冷冷地道：「老娘就是這個脾氣，你管不著！」

岳家宇脫了外衣，淡然道：「妳把『接骨丹』放在何處？」

「什麽？」

「『接骨丹』！」

「哼！你自己收藏的，却來問我，你簡直是……」

岳家宇心道：「這可糟了！」但他立即冷笑道：「不錯！是我收藏的，可是我離島十餘天，必是被妳藏起來了，不信妳去看看！」

老嫗大聲道：「老東西，你是不是故意嘔氣？老娘藏起來幹什麽？」

「天知道！反正東西不見了，妳也該去看看！」

老嫗跳下床來，大步進入內間，岳家宇心中暗喜，也跟了進去，移開一個矮櫥，壁上有個小門，拉開小門取出一個小瓷瓶，狠狠地道：「老殺才，你的眼睛瞎了？這是什麽？」

岳家宇不由大喜，却板著臉道：「愛馬死了，使我的心情大亂……這……這是從何說起……」

老嫗回到床上，大聲道：「老東西，你睡是不睡？」

「睡！睡！老夫倦極了！恐怕頭一著枕就要入睡……」

「哼！」老嫗轉過身去，面向牆壁。

岳家宇上了床，面向床外，只聞老嫗嘆了口氣，道：「老東西，雖說咱們是年過半百之人，但練武之人衰退較晚；飲食男女，人之大慾，你這老東西可別裝佯！你自己不需要，也得客氣客氣……」

「……」岳家佯作睡熟，不敢回答，但心中却狂跳不已，忖道：「我的媽呀！妳饒了我吧！」

「老殺才，你聽見了沒有？咱們是老夫老妻，也用不著扭扭捏捏……」

……岳家宇仍是不答，但身上却起了鷄皮疙瘩，至於那烏金絲，不敢再問，恐她生疑。

老嫗轉頭一看，對方果然睡熟，不由羞怒交集，發了一陣狠，冷冷地道：「老殺才，讓你挺屍去吧！我才不稀罕哪！如果有一天你主動向我挑逗，哼！……」

她氣唬唬地鑽進被中，面向牆壁，岳家宇叫聲「好險！」不敢動彈，一直等到三更之後，老嫗才發出如雷鼾鼻之聲。

他輕輕下了床，取了小瓶，倒出三粒，再把小瓶放回原處，然後披上外衣，來到房外。

任務完成一半，可是烏金絲放在何處呢？設若沒有烏金絲，這「接骨丹」也沒有用。

他急得團團轉，希望烏金絲能得手，今夜就可以離去，他出了這個院落，又來到書房之中。

此刻大宅中極靜，似都進入夢鄉，他正要燃亮油燭，去找那烏金絲，突聞黑暗的角落裏有人冷峻地道．「還差一樣是不是？」

岳家宇斗然一震，疾退了三大步。只聞柳夢絲輕蔑地說道：「其實你也不必驚惶，若光是爲了『接骨丹』和烏金絲而來，也許我就能成全你！何必冒充別人的父母？」

岳家宇心中大慚，吶吶地道：「柳姑

娘的責備，在下誠心接受，怎奈兩個垂死之人，正在等待這兩種東西救命……」

柳夢絲冷冷地道：「作壞事之人，預先必須想好獲得別人同情的理由……」

岳家宇肅然道：「在下若是那種人，姑娘根本就不會看破本人的行藏！」

「我不信！」

「姑娘當然不信！設若在下的心腸狠一點，傍晚在那紙台之上，只要再加二成內力，擊中妳的要害……」

「恐怕也沒有那樣容易！」

岳家宇肅然道：「在下冒充令尊，自知理屈，尚希姑娘念在那兩個垂死之人份上，賜些烏金絲，在下感激不盡！」

「小事一段！」柳夢絲冷聲道：「何人病危？是什麼病？」

岳家宇道：「是一位姑娘，胸骨全碎，奄奄一息，必須服用『接骨丹』，然後再用烏金絲將她的胸骨接起來……」

柳夢絲道：「你是什麼人？」

岳家宇抱拳，道：「在下姓岳，名家宇！」

「請你恢復本來面目，讓本姑娘看一看！」

「也罷！」岳家宇掬出褪色之藥，在臉盆中洗了個臉，柳夢絲驚噫一聲，她登時呆住，她萬沒料到這個冒充父親之人，年紀和她差不多，而且人品出衆，瀟洒出塵。

柳夢絲在這刹那間，更體會到自己的不幸。她有美好的姿容和身段，只因雙腿殘廢，幸運之神遺棄了她，今生今世，再也不能和一個姿色平平的女人相比。

她本是十分倔強的少女，眼前這英俊的少年人，觸到了她的心底的創傷，淚水奪眶而出。

岳家宇道：「眞對不起，在下不該使姑娘傷心！」

柳夢絲倔強地抹去淚水，冷冷地道：「不關你的事，是我命苦！不知那位重傷的少女是你的什麼人？」

岳家宇肅然道：「是在下的朋友！」

柳夢絲沉聲道：「爲朋友兩肋插刀，可算是神聖之交！本姑娘最佩服的就是岳少俠這種人，喏！拏去吧！」

她伸出左腿，扯起褲子，腿上烏光閃閃，岳家宇心頭一震，被對方的雲天高誼，感傷得熱淚盈眶，吶吶地道：「姑娘要在下取下妳腿上的烏金絲麼？」

柳夢絲幽幽地道：「你能捨命救人，我就能捨物成全你，快拏去吧！若被家母遇上，你恐怕……」

兩人都被激動之火燃燒著身心，淚眼相望，覺得世界上的罪惡固然處處皆是，却仍是有至善至美的一面；這至善的一面，能使憤世者感到溫暖，使仇恨者放下血手，使絕望者發現曙光……

岳家宇喃喃地道：「誰說世上沒有溫暖？誰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岳少俠……快點取去吧！」柳夢絲悲聲道：「小妹十二歲時，在絕壑中練習輕功而失足！雙腿皆斷，雖用烏金絲接好，却不能用力，自那時起，我的命運就註定了……」

岳家宇肅然道：「柳姑娘千萬別折磨自己，以妳的身手，已可儕身當今高手之列，正是殘而不廢……」

柳夢絲掩面悲聲道：「可是人家都討厭我這個廢物！」

岳家宇大步走近，握着她的手，虔誠地道：「在下非但不討厭姑娘，而且萬分欽佩妳！」

柳夢絲的嬌軀有些顫慄，這是有生第一次被異性年輕人握住她的手；緊張、羞澀和些微喜悅情結，震撼著她的心身，幽幽地道：「我知道你只是同情我……」

岳家宇正色道：「除了同情之外，也很喜歡妳！假如我能有妳這樣一位妹妹，我會感到驕傲的……。」

「咳……」她深深地嘆口氣，道：「岳大哥，從今以後，我就是你的妹妹了，像我這樣的妹妹，只會增加你的累贅，也會使你臉上無光……」

世人都以爲殘廢之人不易相處，格格不入，却不去探討他們孤僻的原因；他們養成自卑心理，乃因有些人以他們的殘廢作爲取笑的對象，以自己之所能，譏笑殘廢者之不能，這種人才是世上最低賤殘忍的敗類！

「不！妳不要總是這樣想！」岳家宇肅然道：「我自幼失去父母，而且上無兄姊下無弟妹，命運之苦，絕不在妳之下！但我仍然堅強地活着！」

他肅然的續說道：「夢絲妹妹，妳必須記住！那些沒有同情心的人，不值一哂。過去這世上沒有他們，人類過得很好，現在有了他們，這個世界也沒有改變！準此以觀，這世上有沒有他們，實在不關重要！他們只是這世界上的渣滓……」

柳夢絲感動地道：「岳大哥，你爲什麼不早點來呢？假如讓那些毫無同情心的人知道，我有你這樣一位大哥，我該多麼驕傲呵！大哥，你該知道，像我這樣不幸的女孩，驕傲是何等珍貴的東西啊……」

岳家宇拍拍她的肩胛，說：「夢絲，妳是值得驕傲的。不必因別人而驕傲，因爲妳自己早已具備了值得驕傲的條件！妳的仁慈，就是世上最珍貴的東西，正因爲那些沒有同情心的人，缺乏這種美德，所以他們非常妒嫉妳，也極恨妳！」

「岳大哥，請你拿去吧！」她把烏金絲交到岳家宇手中，悲聲道：「岳大哥，不知何時能再見到你？」

岳家宇正色道：「俗務一了，我就前來看妳，我希望妳能快樂起來！」

柳夢絲顫聲道：「我會的，岳大哥，希望這烏金絲能救了你的親人，那樣你才會快樂；你能快樂，我才能獲得眞正的快樂……」

只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已使岳家宇熱淚盈眶，他緊握着她那冰涼的手，大力搖撼一陣，愴然道：「夢絲……再見了……」

他掠出窗外，一陣急奔，來到湖邊找了一隻小舟，向島外划去。

湖面上夜風料峭，寒氣襲人，但想起柳夢絲的仁慈，心頭却昇起一絲暖意，心想，眞是「天涯何處無芳草」！設若那些武林黑道人物能看到剛才的情景，雖是鐵石心腸，亦該大徹大悟！

「萬紫琴和紀露露如何了？尤其是紀露露，會不會支持不住，傷勢惡化而提早死亡？」



因此，他又想起了白琬，一時之間，弄不清是恩是仇？她是恩人之女，却因生性偏激，使這局面不可收拾而令人痛恨。

「這正是損人而不利己！她自己得到了什麼？」岳家宇慨然一嘆，喃喃地道：「這種人最可恨！可是世上的壞人大都如此！因爲他們不知道損了別人會對自己不利。在他們損人之時，已經認爲是對自己有利的事了……」

快到湖岸，隱隱看到一個高大之人站在岸上，正在注視着他。

岳家宇以爲是老叫化子，大聲道：「前輩……尚幸不辱使命……」

這時小舟距湖岸不過三五十丈，他突然發現此人不是老叫化，因爲老叫化絕對沒有這樣高。轉念工夫，小舟已經到了岸邊。

岳家宇突然一震，而對方也同時震顫一下，冷峻地道：「什麼不辱使命？現在說這話不嫌早了些麼？」

此人身材高大，紫臉膛，濃眉大眼，正和岳家宇所冒充之人相似。他掠下小舟，肅然道：「請問前輩可是『紫面金剛』柳鶴圖大俠？」

老人冷冷地道：「何必多此一問！」

岳家宇爲了救人，才聽老叫化指使，而出此下策，不禁有些不安，立即抱拳道：「柳前輩請息怒，晚輩擅進貴島，冒名取物，實有不得已之苦衷……」

柳鶴圖厲聲道：「你冒充老夫，所爲何物？」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有位親人胸骨折斷，必須用烏金絲纏接，乃……」

「到手了沒有？」

「到手了……」

「你傷了我的女兒才到手的？」

「沒有！」岳家宇正色道：「是柳小姐親手贈予的！」

柳鶴圖厲喝一聲，道：「胡說！小女的烏金絲都纏在腿上，她豈能犧牲自己而成全你這素昧平生之人？」

岳家宇肅然道：「事實正是如此！這也是令嫒的偉大之處……」

「拿過來！」柳鶴圖冷厲地伸出手，道：「老夫不承認她是我的女兒！」

「什麼？」岳家宇心頭一震，想起柳夢絲種了一些奇花瑤草，都是柳鶴圖自島外移植的，由此可見柳氏夫婦對女兒十分鍾愛。因而柳鶴圖這句話，使他隱隱心痛。冷冷地道：「柳前輩，晚輩希望你是因一時負氣，才說出這種話來……」

柳鶴圖厲聲道：「小子，你聽清楚了！老夫沒有這個女兒，我恨不得她馬上死去！」

岳家宇怔了一下，切齒道：「柳鶴圖，你詛咒自己的女兒，僅是爲了她賜我烏金絲麼？」

「當然不是！」柳鶴圖一字一字地道：「老怪物並非老夫的原配，柳夢絲是她的前夫生的，柳玉才是老夫和前妻生的，可恨那老怪物把一身絕學傳了她的女兒，却不傳給柳玉……」

岳家宇輕蔑地一哂，冷峻地說道：「堂堂男子漢大丈夫，竟爲了老婆的武功而妒嫉自己的女兒，眞是令人齒冷！我還以爲是什麼了不起之事，使你懷恨自己的女兒……」

他冷哼一聲，續道：「你可知道你女兒很尊重你麼？」

「老夫不要她尊重！」柳鶴圖冷冷地道：「若非老怪物看得牢，老夫早就把她宰了……」

「老狗，看掌……」岳家宇忍無可忍，掄掌當頭劈下，柳鶴圖嘴角上掛着一絲獰笑，不避不閃，抬臂一迎，「蓬」地一聲，岳家宇竟被震退了一大步。

在岳家宇來說，十分不服，但柳鶴圖却大爲驚駭。他的名望和功力，武林知名，而且使了六七成力道，僅將一個年輕人震退了一步。

岳家宇心想，我若不殺了這個老賊，柳夢絲遲早必被其暗算。我若是殺了老賊，柳夢絲天倫之夢立告破滅，因爲她仍以爲老賊喜歡她。

岳家宇暗暗一嘆，覺得蒼天對柳夢絲太殘酷了，她現在的處境，像在一個美夢之中，一切都是空的，一旦夢醒，必不會留戀這齷齪的世界。

岳家宇暴喝一聲，運起「一元罡」，施出五招絕學第一式。

這些日來，他一有空暇，就苦研三位前輩所傳他的招式，與本門武功柔和一起，大有進境。而且感覺這種怪招，以飄逸輕靈爲主，出掌不帶風聲。

柳鶴圖乍見他兩臂一張一斂，活像一隻大鳥剛剛落下的姿勢。却突然斜掠而起，有如驚弓之鳥，正要落實，乍聞風吹草動，又匆匆飛離。

岳家宇暗納一口眞氣，身隨意動，驟昇三四尺，堪堪讓過掌勁，身子划個半弧，斜掠而下，交互拍出兩掌。

柳鶴圖以掌成名，見多識廣，却未見過這等掌力與輕功相輔相成的怪異招式，殺機陡起，集平生功力，雙掌平胸推出。

轟地一聲，地上砂石激濺暴射，塵土狂捲，兩人的身子倒飛一丈多遠，都收勢不住，倒在地上。

突見一條身影在塵霧中疾掠而至，伸手一抓柳鶴圖的衣領，想把他提起來。那知柳鶴圖雖然倒地，並未受傷，就地一滾，躍身出手，快得出奇，反而抓住來人的衣領，厲喝了一聲「去！」抖手向湖中丟去。

岳家宇大爲吃驚，因他已經看出，來人正是老叫化，想不到他如此不濟，這一丟雖不會受傷，却是丟人現眼之事。

只見老叫化的小身子向湖中落去，「卜通」一聲，濺起一蓬浪花。然而，說也不信，剛才「卜通」一聲落水之物，不知是什麼？因爲老叫化却蹲在一丈之外。雙臂抱胸，直打冷戰，嚷嚷道：「柳老賊，那件葛布衫，老夫穿了三十餘年，記得是進京應試時，家母親手做的，古詩云：慈母手中綫，遊子身上衣；老叫化爲了紀念她老人家，發誓今生絕不再換第二件。你老賊若是不小心弄壞了，我和你沒完……」

柳鶴圖右手抓着一件補綻纍纍的葛布衫，楞在當地，岳家宇也不由目瞪口呆。

剛才他還爲老叫化担心，怕他丟人現眼；然而，柳鶴圖的人却丟大了！

原來當柳鶴圖抓住老叫化衣領的一剎那，老叫化一手解扣，另一手抓起一塊大石，就在這眨眼工夫之間，五個衣扣完全解開，趁他一丟之力，脫了下來，並且順手拋出入石，大石便落入湖中。

這完全是一種至高的小巧功夫，若非親眼所見，岳家宇絕不相信解開五個扣子竟能與一丟的動作同時完成。

柳鶴圖本是紫色臉膛，此刻竟變成茄色；濃眉挑了一陣，丟了葛衫，厲喝一聲，道：「老夫和你拚了……」

人隨聲至，雙掌平胸猛推，無儔掌力，呼嘯而至，向老叫化當頭壓到。

那知老叫化既不出手接招，也不向左右閃避，竟順着對方奇大掌風，穿掠而上，有如逆流而上的劍魚。他身上的內衣，在奇勁下發出刺耳的聲音。

這是柳鶴圖平生功力所聚，未留絲毫餘力，乍見對方偏偏自掌風中迎上來，不由心胆皆裂，抽身暴退。

但老叫化一閃而至，左右開弓，「叭叭」兩聲，打了柳鶴圖兩記耳光，清脆得有如截斷一塊甘蔗。

柳鶴圖被打得滿天星斗，一怔之間，老叫化伸手在他後腦杓上按了一下，才說道：「現在不能叫你回島，以免傷害那可憐的小女孩！乾脆，就作老化子的隨從好了……」

柳鶴圖摔摔頭，目蘊兇芒，厲聲的說道：「老賊，你剛才拍那一掌，已使老夫種下暗傷，大約半年後才能發作，是也不是？」

老叫化小心翼翼地撿起葛衫，穿在身上，揮揮手道：「老雜碎，要想多糟塌幾年老米飯，現在只有一條路，那就是跟着老化子走！何用半年，只要一月內老化子不爲你解除暗傷，你不伸腿瞪眼才怪！」

「紫面金剛」柳鶴圖一生剛愎自用，也是獨霸一方的人物，那能聽人擺佈，面孔一陣扭曲，舉手就要自碎天靈。

老叫化冷冷一笑，道：「柳老賊，你要是這樣死去，對不起柳家十八代祖宗，最低限度，也要完成了那一件大事再死不遲……」

柳鶴圖微微一震，緩緩放下手，沉聲道：「老賊，完成什麽大事？」

老叫化回身便走，冷冷地道：「你這次出島，爲了什麽事情？難道那不算一件大事麽？」

柳鶴圖又是一震，急步追上，老着面皮，道：「老化子，你……你知道這件事情？」

老叫化哂然道：「武林中事，老化子不知者恐怕不多！你還是乖乖地跟我走吧！包你有好處……」

柳鶴圖態度突然轉變，吶吶地道：「老化子，老夫雖不認識你，卻知你必非泛泛之輩，大名可否見告？」

老叫化淡然道：「知不知道都是一樣，不知道也許你會好受些！」

岳家宇仍然怔在當地，深信這老叫化身手之高，不可臆測，只聞老叫化大聲道：「小子你還不走，難道想毀棄諾言開溜不成？」

岳家宇立即跟上，朗聲道：「晚輩可不是那種出爾反爾之人，前輩只管放心，聽前輩的口氣，似乎也曾進島，不然的話，怎知柳夢絲姑娘的不幸遭遇？」

老叫化道：「閒話少說！小子，設若萬、紀兩個丫頭不治身死，白丫頭出了家或者不知所終，你能否遷就一下？」

岳家宇沉聲道：「前輩不是說萬、紀兩位姑娘不會死麽？」

老叫化大聲說道：「老化子可沒有向你保證，一定能救活她們，只有五成的把握！」

岳家宇心頭一涼，忿然道：「事到如今，前輩似乎想敷衍塞責，如果早知如此，晚輩……」

老叫化突然止步，大聲道：「小子，五成就是五成，多一成也沒有，老化子再坦白的告訴你，兩女死活的機會各有一半，你要毀約老化子並不反對！」

死與活各有一半機會這句話，若仔細推敲，完全是不負責任的搪塞之詞，試想，不死就是活，不活就是死，死了就活不成，活了就不會死。

岳家宇當然知道這個道理，而且對老叫化的來歷仍是莫測高深，但他心裏清楚，即使有了烏金絲，他也救不了紀露露。

「前輩，我相信你就是了！」岳家宇慨然一嘆，說道：「前輩剛才曾說，設若二女不治，要我將就些，到底是將就些什麽？」

老叫化道：「將就一個殘廢女孩。我知道你並不討厭她！」

岳家宇不由一震，道：「這件事談不到將就不將就，夢絲姑娘美慧而仁慈，設若晚輩未和她拜爲異性兄妹，那正是求之不得之事！但現在就談不到了……」

柳鶴圖哼了一聲，冷冷地說道：「小子，你在老夫的家中，到底玩了些什麽花樣？」

只聞老叫化嘻嘻笑了一陣，道：「柳老賊，你這人未免太蠢！那還用問？他既然冒充你的身份，就是一島之主，晚上與你那老伴同床，白天騎着你那一匹愛馬，在島上馳騁兜風……」

柳鶴圖鬚髮皆張，厲聲道：「小子，這可是眞的？」

「事實確是如此……不過……」

「怎樣？」柳鶴圖抓住岳家宇的肩胛，厲聲道：「你確曾和老妻同床了？」

岳家宇想起那件事，身上又起了鷄皮疙瘩，吶吶地道：「不錯！但是……」

「蓬」地一聲，柳鶴圖一掌震退了岳家宇，蹬蹬連退五大步，額上青筋暴起，切齒道：「小子，你……你簡直連禽獸也不如！」

岳家宇被震得血氣翻湧，大聲道：「柳鶴圖，你莫焦急，在下被情勢所迫，以免露出馬脚，勉爲其難，只得與她同床，但在下豈能與你之妻做出……」

只聞老叫化幸災樂禍地道：「柳老賊，你聽到沒有？人家和你老婆睡了覺，現在又嫌她老了呢！」

岳家宇不由大怒，道：「前輩你再爲老不尊，可別怪我口出不遜了！在下和他老婆同床，不過盞茶工夫，就離開了那臥室！」

柳鶴圖冷冷地道：「可是老夫知道老



妻的毛病，人雖老珠却未黃，常使老夫窮於應付……盞茶工夫……什麽事都做得出來……」

老叫化拍手大笑道：「聽見沒有！岳小子，你跳到黃河中也洗不清了！柳老賊對自己的老婆已失去信心了！」

岳家宇沉聲道：「前輩你若再挑撥離間，你的人格就大有問題！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柳鶴圖道：「小子，我相信你就是了！我老妻還有個毛病，一旦興緻來了而遭冷落，就興緻索然！咳……這是從何說起……」

岳家宇正色道：「前輩，寶物都已得手，你是否應該立即起程，前往救人？」

「好吧！」老叫化接過烏金絲，道：「你既然信任我，就把救人之事交我去辦，如果救活了，不久你就可以與她們見面，假如死了，你也不能怪我！」

岳家宇黯然道：「那是自然！前輩只要盡力而爲，即使救不活，那也不能怪你，只能歸咎於命運……」

老叫化續道：「從現在開始，你還要聽我指揮兩個月，我叫你做什麽，你必須照辦，我雖不在你身邊，却瞭如指掌。喏！這個拏去，先看紅的紙包，依計行事，紅包內之事完成之後，再拆黑紙包，兩件任務完成之日，大概老化子已經事畢，可以和你們相見了！」

岳家宇接過兩個紙包，道：「前輩，你去救紀姑娘，晚輩去救萬姑娘，那樣不是快些？也免得奔波之苦！」

老叫化哂然道：「老化子若要親自跑路，那才冤枉呢！這兩件救人之事，自有人代我去做，而且會做得比我好些。」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這樣做是否太大意了些？設若所託非人，豈不誤了大事！」

老叫化大聲道：「小子，你幹不幹，只要說一句話就行！我託之人都是當代名醫，你若要我親手救人，包死不活！」

岳家宇苦笑一下，心道：「這老怪的身手及脾氣，眞是莫測高深！他那嬉笑怒罵，吊兒郎當的的態度，實在使人放心不下。但他一連支使我做了幾件事，都不像有壞的企圖，只有一件，與他所說的頗有出入……」

他沉聲道：「晚輩不再懷疑前輩，只是有一件事甚爲不解，前輩叫晚輩到紀府盜那面具，聲言與那魔頭有關，可是……」

老叫化道：「這件事我自有深意，日後自知，現在咱們就此分手，並把柳老賊移交與你，可以任意役使，不必客氣！」

柳鶴圖冷哼一聲，道：「要飯的，你要我聽他指揮？」

老叫化冷笑道：「怎麽？你認爲丟人是不是？告訴你吧！你老賊除了多吃幾十年老米飯之外，那一樣也不如他，他肯指揮你，已經算是你的光榮了！」

老叫化連諷帶損，使柳鶴圖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吶吶又止。

老叫化沉聲道：「柳老賊，我的話已經說完，你若是不願意幹，就此滾蛋；如果願意委曲一下，就必須聽這小子指揮，如果臨時發生糾葛或者反抗情事，老化子拏你是問！」

柳揮圖老臉上痙攣一陣，哼了一聲却未開腔。

老叫化繼續道：「小子，你必須記住，先拆紅包，依計行事，若是陽奉陰違，可別忘了兩個妞兒的生命握在老化子的手中！」

說畢，轉身疾馳而去，沒於蒼茫夜霧之中。

岳家宇不能不佩服老叫化的本領，像「紫面金剛」柳鶴圖這等身份，竟也甘心低頭臣服。尤其剛才老叫化炫露那手小巧工夫，眞是神乎其技，不可思議。

岳家宇拆開第一個紅包，裏面只有一個紙條，上面寫著幾行潦草的字，若不仔細推估，簡直無法辨認。

只見上面寫道：「速去皖境潛山，火燒紅雲寺，先到該寺西北方白猿洞中，見機行事。但必須徹底焚毀該寺，片瓦無存。」

岳家宇不由一震，過去聽說過潛山中有個紅雲寺，主持是一代高僧，老叫化雖未說明是否要燒死該寺僧侶，但由「徹底焚毀」「片瓦無存」這兩句話看來，當然是指僧廟俱毀，一口不留。

岳家宇冷冷哼了一聲，心想：前此，他並未叫我去做壞事，那不過是一種手段，使我信賴他，然後再逐步實現他的詭計陰謀。

他看了柳鶴圖一眼，沉聲道：「柳鶴圖，老叫化我們去焚燬潛山中的紅雲寺，你意下如何？」

柳鶴圖冷冷地道：「不要說去燒紅雲寺，就是去燒皇宮大內，我也敢去！」

岳家宇冷冷一哂，道：「像你這種不分善惡，只知利害之人，當然什麽事都會做出來，紅雲寺是佛門淨地，豈容任意燬之！」

柳鶴圖冷聲道：「設若你知道他是誰，你絕不會反抗他，此行以你爲首，老夫不便置詞！」

岳家宇肅然道：「他到底是誰？」

柳鶴圖哂然道：「不知道就算了！反正他說信賴你小子，就深信你能依計去行事！」

「如果我偏不去燒燬紅雲寺呢？」

柳鶴圖冷冷地道：「除非你想要那兩個妞兒死亡！」

岳家宇心坎上好像被戳了一刀，再看看那紙條，下面具名是「中原首富」四個字。

岳家宇聳聳肩，哂然道：「老怪物恐怕是中原最窮之人了，不知「中原首富」是什麽意思？」

柳鶴圖似已知道老叫化的身份，却不願告訴他，按此看來，老怪物必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岳家宇收起紙條，道：「我們走吧！不管怎樣，總要先去看看，能燒則燒，不能燒就絕不燒！」

潛山位於皖西邊境處，其高度猶在知名的黃山之上。山的南方有皖水及潛水二河，蜿蜒南下，流入長江。

此刻，三更未到，夜風極大，潛山西北白猿洞外，來了一老一少。正是岳家宇和柳鶴圖二人。（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司馬洛到醫院裏找薛醫生，目的是藉此找到張小屏，但司馬洛卻讓薛醫生鎖困在病房中，三天後，他被釋放了，是張小屏出面，薛醫生才釋放他的，而這件事薛醫生奉了賈裕光之命做的……賈美珍的影蹤始終不清楚，不知她跑到何處，司馬洛派巨人尋找賈小明，或許賈小明會知道賈美珍的下落，但賈小明在兩個月前也已失蹤了，這使司馬洛感到頭痛……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 虎鬚

**嫁禍他人　擾亂綫索**

積奇說：「你到我這裡來找，爲什麼不到他家去找呢？」

司馬洛說：「他住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積奇搖搖頭：「我已經對你講過了，我跟他是不熟的。」

司馬洛也不想用太多時間問太多問題，他從袋裡掏出一叠鈔票，在手中數着，說：「假如你能夠帮助我找到他，我不但能夠放過你，而且你會有好處！」

積奇看着他手中那叠鈔票，就感到非常之有吸引力。錢對他是極重要的，因爲錢可以買到那些東西。他不由得伸出舌頭來舐着唇皮。

他說：「我怎麼找呢？我跟他眞的不熟。」

積奇還算老實，他是大可以編造一些謊話，把司馬洛的錢騙到手再算的，但是他又沒有這樣做。當然，假如他說謊，他也是不易瞞過司馬洛的。

司馬洛說：「動動腦筋吧。提供消息也是值錢的。」

積奇果然動起腦筋來了。他說：「他最後一次出現在我這裡，一個多月都不見人，但他是需要買那些東西的，他不能一個多月沒有，他要買就有人看見他。」

「就是奇怪呀！」司馬洛說：「他需要那些東西，至到什麼程度？」

積奇搖搖頭道：「很糟，他已經需要用針注射了！」

這一句話，別人講與積奇講又是不同。假如別人講，並不是那麼嚴重，因爲在普通人的眼中，總之是碰那些東西就是嚴重的了。但是積奇亦是那一類人，積奇也說很糟，那就是非常之糟了。

司馬洛說：「那麼他到什麼地方去買東西呢？」

積奇說：「這個，也許我可以查問一下，不過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有些人是不肯說的。也許……那一次，把他帶來的那兩個人會知道。」

「那兩個人是誰呢？」司馬洛問。

「他們我是認識的，」積奇說：「不過你不能告訴他們是我說的，我……我以後還需要朋友的呀！」

「我明白，」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我是會做的了，我也不想斷了一條綫路。」

於是積奇就告訴了司馬洛兩個姓名和一個地址，那兩個人是住在一起的。

司馬洛記住了，這種事情他是從來不必用筆寫下來的，祇要憑記憶就可以記住了。他說：「那天晚上的經過又如何呢？是這兩個人把他帶走的？」

積奇告訴司馬洛並不是這樣，那兩個人是後走的，賈小明則是先走，他是自己一個人走的。那兩個人，以後積奇就沒有再見到他們了。積奇自己也不是很空閒，他們不來，他就沒有去找他們。

司馬洛說：「好吧，我自己去找他們問問，你當然不會打電話去向他們告密的吧？」

「當然不會，」積奇說：「我還想你保守秘密。」

＊　＊　＊

另一方面，張小屏却出事了。

她留在司馬洛的家中等電話，沒事可做，就祇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



她眞的不穿衣服，由於這是天氣和暖的季節，這樣是沒有所謂的，窗子對面又沒有屋子。

張小屏也不是那種沉迷電視的女人，她對電視沒有多大興趣，節目不特別好，她悶起來，就躺在沙發上睡着了。

後來，她聽見有人把門關上。不是開門而是關上。電視的聲音使她聽不到開門，關門的聲音較大，她才聽得見。她惺忪地說：「你回來了！」

說完了之後才睜開眼睛，看見並不是司馬洛回來，是兩個用黑色布袋幪着頭的男人進來。

她一驚醒就看見這個，嚇得差點暈了過去。

她要張開嘴巴叫喊的時候，那兩個人已經衝到了她的旁邊，一個把她捉住，把她按回沙發上，另一個就拿一條有葯的手帕一按按到她的臉上。

手帕上有很濃的葯味，使她立即就失去了知覺。

這兩個人還帶來了一隻帆布袋及膠布，他們把她在地上擺放，使她曲起身子，以手抱膝，就用膠皮繞着她的身子黏了幾圈，保持這樣的姿勢，而放入了帆布袋中，袋口束緊了，其中一人就把袋子扛了起來。

這樣，她就不是長條形的了，而且她又是嬌小的，因此從外面看，就很難猜到帆布袋內裝着的是一個人。

這兩個男人從容不逼，把她搬出了屋外，脫下了罩頭的布袋，下樓而去。

一部搬屋的貨車駛來，他們把她抬着登上了貨車的後面。這貨車的後面乃是一個大箱子，關上了門，就經過的人也看不出車中有這樣一隻布袋。

他們很安全地把張小屏運走了。

司馬洛的家中沒有了人。

＊　＊　＊

司馬洛則是已經到達了積奇所提的那個地址。

那兩個人是在家的。是一男一女，事實上他們是兩兄妹，但他們却並不是像積奇那樣，他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他們的家有一座花園，花園的門開着。他們家的富有情形又似乎與賈家大有分別，甚爲隨便。

司馬洛的車子駛進去，到了屋子前面也沒有人理會。他走入屋中，遇到一個女僕人，女僕人也沒有理他。這情形積奇是說過了的，積奇說這裏日夜都有客人進進出出，女主人有許多牌友，而這兩兄妹又有許多朋友，連僕人都弄糊塗了，也不知道誰是來找誰，誰又是來過或沒有來過的。大致上他們認爲進來的人都認得路，若是第一次來的人，所找的人就會出來接。

賈氏山則是有私家護衞員，普通人連上去看看風景都是並不容易。

司馬洛截住那個女僕人說：「愛廸和莎莎在甚麼地方？」

那女僕人指指左邊的走廊：「在那邊，他們還在看電視，轉左手邊最後一個門口。」

她也不問他是誰就走了。

到這個地方來白撞眞是容易的。

奇怪這裏又沒有發生過劫案之類，也許別人很難相信是如此容易的。

司馬洛走過去推開門，就看見那兩個年輕男女在一間大房中，坐在地毡上看電視。這却不是普通的電視節目，而是那些不堪入目的小電影錄映帶。

兄妹兩個人，在看這個。好一雙活寶貝！

他們似乎也並不認爲這是羞恥的事，司馬洛出現，他們也沒有立即狼狽地把錄映機關掉。

愛廸說：「媽媽他們是在樓上！」

司馬洛的年紀與打扮都不是他們那一類，所以他們認爲他是母親的朋友而誤進這裏。

司馬洛關上門說：「我是來找你們！」

愛廸與莎莎都詫異地看着他。愛廸說：「甚麼事？」

司馬洛已經嗅到了房內有一股不尋常的氣味，他走過去看看烟灰盅，看見裏面有好幾個烟蒂。他知道那是大麻的氣味，這兩兄妹剛剛在這裏吸過大麻。

司馬洛說：「緝毒！其餘的東西拿出來！」

愛廸的神情立即兇狠起來。他說：「你知道我爸爸認識甚麼人，有多少律師嗎？」

他們的父親不管他們幹甚麼，祇是有事就用自己的勢力爲他們出頭。這又是另一種有錢人家的一場糊塗。司馬洛的第一反應就是想把他們捉住，大打一頓屁股。不過，人家的兒女，要他來教嗎？

他苦笑道：「好吧，我怕了，讓我們談談！」

「你想要錢？」愛廸說。

「不是要錢。」司馬洛在他們的旁邊坐下來，喝道：「先關掉那混賬東西！」

那小電影的畫面令人噁心，而那些呻吟聲亦是的。

這一喝倒有效，愛廸下意識地就按遙控制把錄映機和電視機都關了。

司馬洛說：「我來是要談賈小明的問題！」

愛廸雖然極力顯出若無其事，但司馬洛看得出他是恐懼的。

司馬洛說：「我想找到賈小明。你們應該是最後見過他的人。」

愛廸說：「你是誰？」

「是賈家託我找他的，」司馬洛說：「他的姐姐賈美珍也是託我。他們怕他會有危險！」

「賈美珍託你？」莎莎說。她似乎感到很詫異。

「這有甚麼不對嗎？」司馬洛說：「賈美珍是最關心她的弟弟！」他不能說賈美珍進過精神病院又逃了出來。這件事情，外人應該是不知道的。

愛廸說：「我也不知道小明是到甚麼地方去了。」

司馬洛說：「我希望你們能盡量提供一些綫索，你們是最後見過他的人。那一次他跟你們一起到那裏去參加一個派對，之後就再沒有人見過他！」

愛廸說：「那已經是相當久之前的事了。」

「是呀！」司馬洛說：「但我祇是查到

這裏就沒有綫索了。」

「據我所知，」莎莎說：「賈美珍是到了美國去。」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是張小屏代她託我。你們認識張小屏嗎？」

「聽過。」莎莎說。

這時門忽然推開了，一個年輕美麗的女郎走進來。

她看見司馬洛，就定着眼睛看他 嘻嘻笑着說：「這是誰？你們給我介紹！」她顯然神態有異。

莎莎立即跳起來衝過去，把她拉出了門外。

司馬洛對愛廸說：「你們最好不要帶那麼多朋友來這裏吸這個。你們不知道來的是甚麼人，這可能會引起大禍的。」

司馬洛看剛才那個女郎的神態有異，就相信這是受了葯物的影响，也所以莎莎要急急把她拉走。但司馬洛還是能夠看得出來的。

愛廸聳聳肩說：「也許吧。」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再談談賈小明的事情。」

愛廸說：「我祇是知道這麼多，都已經告訴你了！」

司馬洛知道他是有所隱瞞，因爲愛廸避開他的眼光；看來他並不是一個善於說謊的人。

司馬洛說：「愛廸，我知道你的父親認識許多人，也有許多律師。但是賈家也是一樣，所以我並不怕你，大家都是不想張揚起來的。你們跟小明是朋友，小明現在可能有危險，難道你不幫助你的朋友嗎？」

愛廸低着頭沉默，司馬洛並不催他。愛廸需要時間想清楚，他就給愛廸一些時間想清楚。

過了一陣，莎莎又推門進來了，她走到愛廸的身邊，在愛廸的身邊說了一些話。愛廸看看司馬洛。司馬洛站起來走到窗子旁邊看外面的花園，讓他們商量清楚。

他是用背對着他們，但是通過玻璃的反映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動作。他看見他們終於分開了，便轉身再走回他們的身邊，說道：「現在又如何呢？」

愛廸說：「小明那時是住在我們這裏的，那天我們一起去參加派對，他先走，之後就失踪了！」

賈小明住在這裏，反而不易查出來。這裏地方大，而且出入又是那麼自由、

司馬洛說：「你們不知道他可能到甚麼地方去了？」

愛廸說：「有兩個人把他帶走了。」

「甚麼把他帶走了？」司馬洛詫異地問。

愛廸說：「就是那天晚上，我們回來不見他也不以爲意，但是後來幾天都不見他，我們問僕人，才知道那晚他回來後，就有兩個人來把他帶走了。」

「帶走？」司馬洛問。

「那兩個人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押了上車，開走了。」愛廸說：「照僕人說他們的外表，不像是我們的朋友！」

司馬洛大致也明白他的意思。即是說來的人不是他們的年紀，也不是他們那種打扮。

司馬洛說：「沒有人制止？」

愛廸無可奈何地一攤兩手：「你知道這個地方是怎樣的啦！」

司馬洛也明白。他自己也可以這樣進來，那麼那兩個人亦一樣是可以進來的。他們也可以把賈小明帶走。

司馬洛說：「之後呢？」

愛廸說：「我們也去找過他，後來有一個電話來說，小明是安全的，叫我們不要管，也不要提就沒事了，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司馬洛說：「你不担心他的安全？」

愛廸說：「我們也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後來想一想，小明可沒有仇人，也許那些人不是害他的。爲甚麼要害他呢？」

司馬洛不敢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綁票和勒索。他說：「認得這兩個人嗎？」

愛廸搖搖頭：「可能性不大，僕人們記得這件事已經是幸運了。他們從來都不留意，這裏一天到晚有許多人出入。」

司馬洛嘆一口氣：「這情形，不應該改變一下嗎？」

愛廸一攤兩手道：「你要說，你跟我媽媽說吧，這是她的主意！」

司馬洛沒有見過愛廸的母親，但是想像中，她可能是一個混混沌沌，不必操勞，不會管理，祇會享樂的人。也許愛廸的父親也是沒有辦法控制這情形，因而祇好放棄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拿出一張名片來交給愛廸，說：「假如你再見到小明，或是聽到有甚麼關於他的消息，你給我一個電話好嗎？」

愛廸接了名片，點點頭。他得到了名片，就似乎有信心得多了。這又是人之常情，因爲，假如是危險人物，或是心懷不軌的，就不會留下一張名片，不會那麼容易讓人家找到他。

司馬洛要離開了，他們把他送到門口，看着他的車子走了。

那個美麗的女郎這時又出來了，愛廸與莎莎跟她交頭接耳一番，並且把司馬洛的名片交給她看。看來，她是很關心司馬洛，或是很關心賈小明的。

不過，照司馬洛的調查所知，賈小明是沒有要好的女朋友。

司馬洛開着車子，也沒有甚麼別的地方好去，就回家了。

＊　＊　＊

張小屏當然是已經不在司馬洛的家了，祇是她的衣服留下來。

她不穿衣服，能夠到甚麼地方去呢？似乎祇有一個可能性，就是給人捉去了。

司馬洛却甚爲鎮定，他首先就是去按了電話錄音機的掣，把錄音帶倒捲，然後再放出來。錄音機裏果然是已經錄下了一個電話。這個電話中有一把神秘的男人的聲音留下了一個警告。

這個警告說，要司馬洛最好不要多管閒事，否則他就不會再見到活着的張小屏了。

那個人祇是留下了錄音，所以司馬洛不能夠問究竟是不要管哪一件閒事。是賈美珍的事，抑或是賈小明的事



呢？

似乎在目前，兩件事情都是有人不想他管。起先他還未去管賈小明的事，那警告當然就是叫他不要去管賈美珍。但是現在他知道賈小明也是被兩個人帶走了，這兩個人，或者主使這兩個人的人，一定也是不想他管的。

司馬洛冷笑，把錄音機關了。

他爲自己倒了一杯熱茶，喝了下去，尋思了一番，隨即又離開屋子出外，還是開車子。他的車子在街上無目的地兜來兜去，這是一個要知道有沒有人跟踪他的好方法。他好幾次都是經過同一個地方，假如後面仍是有同一部車，那就是跟踪他的車子了。

這是一個又古老又簡單的方法，但仍然是很有效的方法。

他發現祇有一部車跟着他。

司馬洛把車子駛上一座多層停車場。跟踪他那部車也來了，車中的就是巨人。巨人在他的旁邊停車，說：「你猜得對，張小姐被捉走了。她被人用一隻布袋裝着帶走了！」

這是司馬洛相信會發生的事情。單單是電話的恐嚇無效，就要捉一個人威脅他，而最佳的人選就是張小屏，所以他已經叫巨人留心着。

司馬洛說：「用布袋裝着，希望沒有死掉！」

「這個我也有點担心，」巨人說：「爲甚麼用布袋？」

司馬洛說：「我認爲她是暈了。」

巨人担心，因爲他不知道張小屏沒有穿衣服。司馬洛則是有點過意不去，她這樣赤裸裸地給陌生人捉走。不過不穿衣服是她自己的主意。

司馬洛說：「她現在在甚麼地方？」

「在一間屋子裏收藏起來，」巨人說：「我的拍檔正在監視着。」

＊　＊　＊

那間屋子是在一個相當僻靜的地方，是一間市郊的小屋子，單層的，用千里香樹叢修剪成矮矮的圍牆圍住，裏面有小小的花園。是一個相當好環境的地方，也不便宜的屋子，看來捉去張小屏的人也是頗有財力的人，有這樣一間屋子可以應用。有些人工作一輩子也買不起這樣一間屋子，當然亦租不起。

司馬洛走入前門，前面有一扇木的小門，也是裝飾的而已，阻不了甚麼人，門內有門閂閂住，但外面的人可以伸手進去把門閂拉開。

司馬洛就是開了這扇木門而走進去，他走到屋子的前門去按門鐘。

屋內就有那兩個把張小屏捉去的人。

他們大爲緊張，從門洞張望一下，就可以看到來人是誰。司馬洛看見這扇木門是非常厚而結實的，所以才敢站在門前，否則他就會站在旁邊，以防槍彈把門射穿飛出來了。雖然，有些大口徑的手槍仍可以當這門不存在，但司馬洛並不認爲他們有這種槍。

而且，他們也一直沒有作暗殺他的企圖。

那兩個人不應門，詐作沒有人在，司馬洛按了許多次沒有人應，就彎身去弄那門鎖。

那兩個人聽到有人弄門鎖的聲音，就更爲緊張，一齊躲在門的旁邊，等着來人把門弄開，一進來時就動手加以制服。

這門似乎難倒了司馬洛，弄來弄去都是弄不開。

其實司馬洛這是另有作用。

這兩個人忽然聽見大喝一聲來自背後，連忙轉身，發覺巨人已經來了。

巨人打起架來果然是有他的一套，起碼可以一抵四。這兩個人給他兩手各執住衣領，一拉，就頭撞頭猛撞了一下，在地上倒下來，雖未暈去，却已是滿天星斗了。

巨人開門放了司馬洛進來，巨人那個拍檔已在搜這兩個人的身。

這就是聲東擊西之計，司馬洛在弄前門，吸引了這兩人的全部注意力，巨人與他的拍檔就能夠順利把後門弄開而進來了。

巨人那拍檔詫異地說：「他們沒有利器，沒有槍！」

司馬洛說：「張小姐呢？」

「在房間裏！」巨人說。

司馬洛跑進屋子的睡房，看見張小屏正在床上昏睡着，身上蓋着一張被子。司馬洛把被子掀開來看看，看見她的身上還是沒有衣服。

那兩個人看來並沒有女人的衣服給她替換，而且要替一個不會動的人穿上衣服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索性把她放在床上蓋上被子算了。

司馬洛回到外面，那兩個人正伏在地上，巨人坐在其中一人的身上，脚踏着另一人。又有巨人的拍檔在着，這兩個人要反抗實在不是容易的事。

司馬洛執住巨人坐着的那一個人的頭髮，把他的頭扯起來。這人給巨人坐着是特別辛苦的，而且剛才那一撞又使他流鼻血，情形實在是非常之狼狽。

司馬洛說：「你們有沒有碰過她？」

「沒有呀！」那人說：「我們不敢這樣，我們沒有脫她的衣服，她本來就沒有穿衣服！」

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司馬洛帶來了張小屏的衣服，他去爲張小屏穿上了。他們也是用對方先前的方法，用帆布袋把三個人運出去。張小屏是還未醒過來的，所以就祇好用布袋把她裝起來。

巨人的另一拍檔也開來了一部搬屋的車子，三個人給搬上了車上，開走了。

巨人另一些拍檔佔據了這屋子，亦有些人在附近等着。假如那兩個人有同伴來，就是自投羅網了。

＊　＊　＊

司馬洛與巨人隨車到了另外一間屋子，這間屋子則是巨人安排的。

這裏，對方是不易找到來，張小屏給放在床上繼續昏睡，而在途中，司馬洛也沒有浪費時間，向這兩個捉去張小屏的人問話。在這方面，巨人那小西瓜般大的拳頭又是很有幫助。這拳頭看來一下就可以把人的頭打裂，一伸過來就有威嚇作用。

而且巨人祇要輕輕拉住對方手臂，也像隨時可以把整條手臂拉脫下來。

這個人供出，他們是爲林偉工作的。林偉就是賈裕光在競選方面的對頭人。

司馬洛當然要問他們，賈美珍是在什麼地方，而賈小明又是在什麼地方。

這兩個人全都不知道。

他們根本不知道有賈美珍或者是賈小明這件事情，他們祇是負責做這件工作，奉命把張小屏捉去，等待進一步的命令。他們反覆接受盤問，答案都是一樣。

張小屏在一個鐘頭之後醒過來了。她很久很久之後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她就非常憤怒而且恐懼。司馬洛也不能告訴她這是他預料中的事情，祇說是巨人的功勞。

司馬洛保証那兩個人沒有碰過她。這件事情，她自己也是能夠感覺到的。

司馬洛說：「現在我們有這兩個人在手，我們假如報警查辦此事，林偉就不得了。」

張小屏是律師，這些事情她要比司馬洛精通。她說：「報警你應該當時就做，現在你把他們捉來了，又換了地方，就對我們不利。」

司馬洛說：「我不想留在那裏，又要等你醒過來問你的意見。」

張小屏說：「報警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一張揚起來，賈美珍的事也會張揚出來了。」

司馬洛說：「我也就是因爲想到了這個可能性，所以當時不報警。」

「而且！」張小屏說：「我不認爲這兩個人是直接奉林偉之命的，林偉不是笨成這個程度的人！」

「他們不是！」司馬洛說：「他們却是奉林偉一個得力助手之命，他們知道是爲林偉做事的。」

「這個却可以拿來作爲與林偉講數的條件。」張小屏說道。

司馬洛說：「但是如何找到林偉呢？假如打電話給他，那一定會拖。」

「而且還要盡快辦妥！」張小屏說：「我們必須要快。趁他還未知道事敗之前找到他！」

他們並不困難就找到了林偉，因爲他們是攻其無備。

林偉晚間就在他的郊外別墅裏，與一個女人在一起。他有兩個保鑣，在別墅的大廳內守衛着。但祇是象徵式的守衛，通常都不會有生命的危險，怕祇是怕有人綁票，然而這機會也是很微的。

司馬洛與巨人那個拍檔潛入花園中，巨人則是在外面等着。巨人太過巨大、太過觸目，潛入的事是不適宜他做的。

司馬洛做這種事情，也另有他的一套方法。那兩個保鑣根本不知道有人偷來了，他們祇是聽到一些細微的聲音，發覺有兩件小東西從窗外飛了進來，跌在地上。

他們一人拾起了一件，發覺是膠囊葯丸。

他們都感到詫異，其中一人說：「怎麼會有葯丸飛進來——」

他沒有說完就倒下來了。司馬洛這葯丸中間有一條線，把線拔去了之後就有濃縮的痲醉性氣體放出來。他把線拔掉，葯丸就丟入屋內。兩人拾起來一看，由於接近了鼻子，就嗅到更多，便倒下而失去知覺。

司馬洛按掣使花園的大鐵門打開，巨人與張小屏亦進來了。屋子的僕人已經在僕人的宿處睡了，由於林偉有女人在，僕人也不會過來騷擾，所以這些僕人們並不構成什麼問題。

他們進入了屋中，與司馬洛會合。

林偉仍然在房間裏面，與那個女人一起，毫不知情。

這個女人是一個問題，因爲她是與這件事無關的，因此他們就沒有闖進去。

他們祇是在外面等。

這個女人是會出來的，她在服務完畢了之後就會離開。但是離開的情形如何則是需要看情況了。

而這情形則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那麼順利。

那個女人自己開門出來。外面現在祇有司馬洛與巨人的那個拍檔在一起給她看到，代替了那兩個保鑣。那兩個迷暈了的保鑣則是已經搬到了一個她看不見的地方了。

她似乎並不知道已經換了保鑣，她走出來就說：「請替我打電話叫車。」

巨人那個拍檔說：「我開車送你好了，來吧！」

他把那個女郎領了出去，開車把她載走。他會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這樣，假如她是察覺有異而不出聲的話，她暫時也不會有機會把這件事情說出去。

她走了之後，巨人與張小屏就出現了。

巨人做了一個手勢，便走過去推門進入林偉的睡房。房中傳來一聲尖叫，跟着就忽然不叫了。那一聲叫喊乃是林偉恐懼而叫。他可能是睡着了，却忽然看見這樣巨大的一個人闖進來，那是不由他不驚的。

跟着他又靜了下來，顯然就是巨人命令他不要出聲。在這樣情形之下，像巨人這樣一個人命令你不要出聲，你就是不夠胆出聲。

過了一陣，巨人就把林偉抱出來了。林偉的身上祇裹着一條大毛巾。

這使他更顯得狼狽。

他平時是一個很講究打扮的人，出現在電視上、報紙上都是一個君子。現在沒有了衣服，就原形畢露，本來相當好看的，現在則祇是有滑稽感，尤其是有張小屏這個女人在場。他拚命捉住那條毛巾以防跌下來。

巨人命令道：「坐！」就像命令一隻聽話的狗。

林偉又不敢不坐，於是他在沙發上坐下。

他認得張小屏，就抗議地叫道：「你……你來幹什麼？」

張小屏說：「剛才那個女人，我們已派人送她回去了。」

「你……」林偉說：「你們這樣闖進來，是犯法的，你們……」

「是你請我們來的！」張小屏說：「你能夠証明不是嗎？」

「我的兩個人……」

「他們在廚房睡着了！」張小屏說：「他們不知道我們來。沒有人接待，就祇好自己把你請出來了。」



林偉知道這一點上鬥不過張小屏，就不提了。他說：「你們究竟想怎樣？」

張小屏說：「剛才那個女人，我們知道她是誰，也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我可以叫她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或者讓她跟你的老婆講講。」

林偉說：「就是賈裕光叫你用這種卑汚手段？」

張小屏說：「講到卑汚手段，這也是我們要講的題目，假如不是你先用卑汚手段，我們就不會來。」

林偉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不知道？」張小屏說：「你派人去捉我，你不知道？」

「我眞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林偉說。

張小屏說：「那我讓你聽一些美妙的錄音吧！」

她揮揮手，司馬洛把錄音放出來。就是他們盤問那兩個捉去了張小屏的人的錄音。

司馬洛現在也有一種被利用之感，乃是被賈裕光利用了。他現在等於是在替賈裕光工作。但是他必須把賈美珍及賈小明找回來，也必須懲戒一下作弄他的人。林偉這樣做是不對的，他並不是爲賈裕光做這件事。

林偉聽完了那些錄音之後就知道發生了什麼。他說：「我要打一個電話！」

張小屏說：「你在開玩笑！」

林偉說：「你不是要殺我吧？」

「當然不是。」張小屏說：「我不是你這種人！」

林偉說：「那麼你們走了之後，我還是可以打這個電話的。」

「是呀！」張小屏說：「但不是在我們走之前。我不會讓你打電話請救兵！」

「好吧！」林偉說：「你想怎樣，你講吧！」

張小屏說：「我的手上現在有些相當有利的証據，可以把你搞得聲名狼藉！」

「我明白了！」林偉說：「你要我放棄與賈裕光競選！」

「不是！」張小屏說：「我祇是要你公平一些。大家光明正大，不要用卑汚的手段。」

「好吧。」林偉說。

張小屏說：「你答應得很爽快，我希望你也做得爽快一些。簽一張字如何？」

林偉搖搖頭道：「我不要簽什麼。」

司馬洛拿出一隻小型錄音機來，說道：「我們剛剛講的話都已錄下來了。」

林偉說：「錄音通常都是不能夠在法庭上用作証據的。你們這些錄音，法官都不會接受。」

「法官不接受報紙却會刋登。」張小屏說：「我們祇要這樣一吵就夠了。」

林偉說：「這不過是兩敗俱傷而已。」

張小屏說：「不是賈裕光跟你吵，而是我跟你吵，我的名譽不及你那麼值錢。你不肯，我就馬上去報警投訴，還有那個女人，和你的老婆。」

林偉苦笑道：「你要我簽什麼？」

張小屏說：「一張道歉書，你爲了這一次的事件向我道歉，我保留追究的權利。」

林偉揮揮手道：「你寫吧，我簽！」

「我還沒有講完！」張小屏：「我還要對你講清楚，我是不會隨便拿出這張紙的，除非你又再使用卑汚手段。」

「我相信你！」林偉說：「我不相信賈裕光，但是我相信你。我知道你的爲人！」

張小屏走入林偉的書房去弄這張紙，林偉沉默地坐着。張小屏很快就用打字機打好了，拿出來給林偉過目，林偉在上面簽了名。張小屏還給他一張存底。

司馬洛說：「林先生眞爽快！」

林偉說：「我喜歡你們的做法，你們並沒有去報警弄我，你們是公平的。」

他這個人又似乎並不笨。當然，笨的人也不會爬到他這個地位。司馬洛覺得他對人的性格與形勢的分析判斷夠精明而快速。張小屏要用這件事弄他，早就弄了，不必要他簽什麼，簽了她也不見會眞的用。

張小屏說：「好了，現在，賈小明呢？」

「賈小明是誰？」林偉問：「哦！姓賈，另一個賈家的人。」

「賈小明就是賈裕光最小的弟弟。」張小屏說。

「我不認識他！」林偉說：「這個人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他失踪了！」張小屏說：「有兩個人把他捉去了。」

林偉說：「我不是使人失踪的人，你也知道我的爲人，我雖不是正人君子，但我也有好的一面。」

張小屏說：「你忘記了我手上這張文件裏面寫的是什麼嗎？」

「是我簽的，我怎會忘記？」林偉說。

「賈小明失踪了！」張小屏說：「看來祇有你才會把他捉去！」

「你們說我捉了賈小明，來威脅賈裕光嗎？」林偉說：「也許這是一個辦法，但這是一個不通的辦法，我們又不是黑社會，怎可以這樣呢？我捉了賈小明，我自己的妻子兒女又如何？賈裕光也可以派人捉，是不是？你告訴他，我不會這樣做的。」

「我們現在不是爲他的競選！」張小屏說：「我們是担心賈小明的安全。」

「這個我眞的不能幫你！」林偉說：「我不知道。」

張小屏與司馬洛也惶惑起來了。林偉說互捉的事很有道理。

司馬洛說：「你一定知道，這件事情，祇可能是你做的。」

林偉說：「假如你是法官，那就有很多冤案了！」

司馬洛不由得有點臉紅，他覺得林偉這個人，又不如他想像中那麼糟，現在林偉鎮靜下來，他倒能夠表現出一種相當可愛的豪爽。

司馬洛說：「你却派人到我家裏來捉了張小姐！」

林偉說：「我們究竟是討論那一件事呢？張小姐還是賈小明？」

張小屏說：「我的事情，暫時是已經解決了，現在我們急的是要把賈小姐救回來。」

林偉說：「這事我對你說，我不知情，我不能幫你。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算了。」

司馬洛皺眉看着林偉。他的經驗豐富，而且他也是很精於判斷性格的，林偉這樣說，他却傾向於相信。而且正如林偉所說，互捉不是辦法。

張小屛說：「你說互捉不是辦法，那爲什麼你又叫人捉我呢？」

林偉說：「這個押後討論吧。我先告訴你，我做了一些什麼對不起賈裕光的事情。祇有一件，我知道賈裕光這個妹妹賈美珍有精神病，又從精神病院逃了出來。我企圖把這件事情揭發，打擊賈裕光的聲譽，我也派了人去找她。這就是我所做的唯一對不起賈裕光的事。」

「找到了沒有？」司馬洛問。

「還沒有！」林偉說：「這樣一個人是不容易找的，而且你們找到她的機會會比我高。當她發覺無處容身時，她可能逃回賈氏山去。」

司馬洛說：「她是什麼時候逃出來的？」

林偉說了一個大略的日期。

張小屛立即說：「這是不可能的。」

林偉說：「爲什麼不可能呢？」

司馬洛不想林偉知道他們自己之間有矛盾，便改變話題插嘴問道：「你有看見她嗎？」

林偉說：「別儍吧，假如我見到她，我就已經捉到她，把她交給警局，通知報界了！」

司馬洛說：「你是怎知道的呢？」

林偉說：「我是得到一些情報。」

張小屛問：「是誰供應的情報？」

「我不知道，」林偉說：「那是一個匿名電話，向我告密的。我調查一下，眞有這事。」

「逃出的事？」張小屛問。

「眞有精神病的事！」林偉說：「既然這個告密的電話告訴了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那麼這人說賈美珍逃出，也是可能的了。於是我就派人去找，不過我沒有找到。」

「你沒有捉到她而把她的車子推下海，把人收起來？」司馬洛問。

「爲什麼我要這樣做？」林偉問。

「你可以拿着賈美珍威脅賈裕光。」張小屛說。

林偉又嘆一口氣：「你又忘記了我剛才說的話了，賈美珍不過是賈裕光的妹妹，又不是同母親的，有什麼威脅力？假如賈裕光捉了我的兒女……總之，我祇是想公開這件事，我不需要把她收起來。即使我的人找到了她，我也是不會把她收起來。」

司馬洛與張小屛都在發怔，不能不承認林偉說得有些道理。

不過張小屛又說：「但是你又叫人捉我！」

林偉說：「這就是我要跟你討論的第二點，我並沒有叫人去捉你！」

「這裡不是法庭，」張小屛說：「你不能夠說我的錄音是無效的証據，而且你也已經簽了那張道歉書了。」

林偉說：「假如我不簽，我是沒有辦法好好地跟你們談的，是不是？」

司馬洛說：「你說吧。那兩個人是你的手下，你的手下把張小屛捉去了，你却說你沒有叫他們這樣做。」

林偉說：「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經說我要打一個電話了。」

「不准打電話！」張小屛說。

「我這個電話是要打給雪球。」林偉說。

張小屛說：「打給雪球更加不可以！」

因爲雪球就是林偉的「保安主任」之一，許多不正當的工作，林偉就是交經雪球去做的。那兩個捉去張小屛，而又給司馬洛捉到了的人，就是奉雪球之命行事的。這個叫雪球的人乃是一個惡人。

林偉說：「我就是想問雪球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是沒有叫他做這件事的。」

巨人一直在旁邊聽着，此時伸一隻巨手到林偉的面前，說：「你有胆量不承認？」

這件事情，的確是難以置信，因爲除了林偉之外，還會有誰主使這件事情呢？

林偉說：「我爲什麼要說謊呢？証據確鑿的事，我也承認了，我說謊有什麼用處？」

對了，說謊有什麼用處？他說謊，也不見得能夠拿回他簽的那張紙。

司馬洛與張小屛面面相覷，一時不知道說什麼。

林偉說：「你們相信我說嗎？」

司馬洛說：「雪球是你的人。他做的事，當然是爲了你而做的。」

林偉說：「問題就是我沒有叫他做這件事情，所以我想問清楚他。現在，我們仍然可以問清楚他。我可以把他叫來，或者你們去問他。我也很想弄清楚這件事。」

「叫他來不大好，」司馬洛說：「他在你的面前，會不敢承認是你吩咐他的。我們去問他，你又可以打電話先跟他說好。」

林偉苦笑道：「我需要花這樣多苦心否認這件事嗎？我已經簽了那張紙承認了。我就此承認了，答應以後不理這事，也許你們也是會放過我的。但是我的確沒有做過的事情，我也是想弄清楚的。」

司馬洛說：「那麼另一件事呢？有人把我的車輪割破，又叫人打我，又打電話恐嚇我。你有沒有做呢？」

林偉搖頭：「我根本不知道有這些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有你這個人；我要做的事情祇是找到賈美珍，把她的事情公開吧了，但是我却並沒有做成功。讓我告訴你，賈裕光也許另外有敵人，你們不要把一切都推在我的身上。」

張小屛立即說：「他沒有敵人！」

林偉說：「你能夠代替他回答這個問題？」

張小屛又不出聲了。她並不是與賈裕光那麼接近的，她對賈裕光的事情實在不知道得那麼多。

司馬洛說：「好吧，林偉，我們先問雪球，我們跟你一起去。你進房穿衣服，但不要把房門關上！」

「我去？」林偉說。

司馬洛說：「是的。」



林偉說：「這與叫他來有什麼分別呢？我還是會見到雪球，你說雪球在我的面前不會說眞話。」

「我叫你做，你就做吧。」司馬洛說：「我們需要趕時間！」

林偉祇好走進房中，一面說：「我的兩個保鑣，他們醒來不見我，一定會張揚起來！」

「他們不到中午不會醒，」司馬洛說：「你也是差不多的！」

「什麼？」林偉說。

司馬洛掏出一顆那種特制的葯丸，把上面的綫扯去了，丟進房中。

林偉說：「這是什麼？我呃——覺得……」

他沒有說下去，他也是和他那兩個保鑣那樣睡着了。

司馬洛對大家說：「現在我們可以去找雪球了。不過，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林偉說的是眞話！」

「我也是的。」張小屛說。

「這事眞奇怪，」巨人說：「我很不明白！」

看來，他也是相信林偉說的是眞話。

* * *

雪球這個人，平時在這個時間會在風月場中出沒，要找他作這樣的「談話」不容易。但是今天晚上則是不同，他有一件大事還在辦，他就留在家裡。

司馬洛就是這樣用特殊的開門工具把他的大門弄開了，與巨人及張小屛闖進去。這時雪球正在講電話，沒有提防，看見他們進來也已太遲了。

司馬洛也沒有拿出武器來。巨人就是武器，巨人好像捉小鷄似的把雪球整個人提了起來。雪球的身裁也並不高大，巨人很容易就提起他了。

他手中的電話聽筒也跌在地上。

司馬洛把聽筒掛回了。他也並不担心電話的對方，因爲對方祇是巨人的那個拍檔，打這個電話來向雪球告密，胡說八道一番，使雪球疑假疑眞。雪球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司馬洛等人便可以把門弄開而闖進來。

雪球哀叫着的時候，巨人忽然把他一拋，他便飛到了沙發上，一彈便彈回毡上，震得他發呆，眼球也幾乎跳了出來似的。

他想開口抗議，也一時出不了聲。

他定一定神的時候，巨人又已把他捉住了。

雪球連忙哀求起來道：「不要！不要！」

巨人說：「那麼你就老實招供！」

雪球說：「你想我說什麼呢？」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低頭對着他，說：「這就是張小姐，你叫人捉了她，我們把她救回了。現在你有什麼話好說？」

雪球甚爲尷尬道：「把她救回了，那就最好啦！」

司馬洛說：「你不否認，那就最好啦。現在你告訴我，是誰叫你這樣做的？」

雪球說：「我那兩個人呢？」

司馬洛：「他們在我們的手中，必要時我們可以拿他們做証人。現在告訴我，是誰叫你這樣做的？」

「我不能說！」雪球慌惶地哀叫。

司馬洛揮揮手，張小屛便把他們盤問他那兩個人的錄音放出來。

這樣就節省了許多辯論。

雪球顯得很頹喪，整個人也軟了下來。

他說：「你們想怎樣呢？」

「這件事情是林偉下令要你做的？」司馬洛問。

雪球說：「這件事情，我負全責！」

司馬洛揮揮手，巨人立即把雪球捉住，高高舉了起來。巨人眞是一件很好用的武器，不必使人有傷痕，也不必眞打，祇是動一動手，就已很有效了。

雪球大爲恐慌，又連忙求饒。他知道假如巨人把他擲在地上，他就很痛苦了。

巨人就這樣把雪球舉在空中，等待司馬洛的進一步指示。

司馬洛說：「我要知道的是眞相！」

雪球說：「我已經告訴了你眞相了呀！」

司馬洛說：「是不是林偉指使你這樣做的？」

「是！」雪球祇好說。

司馬洛揮揮手，巨人又把雪球放下來。

雪球甚感慚愧地說：「林老板一定不原諒我。不過，你們既然捉到了我，我就是不承認也沒有用。鬧起來，我是林先生的人！」

司馬洛說：「我們剛才去找過林偉，他却說他沒有叫你做這事！」

「你去見過他？」雪球恐懼地說：「你把他怎樣？」

他顯然對林偉非常忠心，看見司馬洛用巨人這樣對他，就想到林偉亦可能受到同樣的待遇，他就恐懼起來了。假如不是如此，林偉不會說的。

司馬洛說：「林偉沒事，他祇是暫時睡着了。我們都是不想用太激烈的方法解決這件事情的。」

雪球說：「他也說他沒有叫我做，這件事就由我負責。」

司馬洛對巨人說：「也許這個人的骨頭需要移動一下位置，他聽不明我說話。」

巨人祇是略一動手，雪球的骨頭就發出「勒勒」的聲音。雪球哀求着大叫：「先把我放下來！先把我放下來！」

巨人輕輕地把他放在地毡上。這樣輕輕一放亦是一種威嚇，有如此足夠的氣力可以把一個人輕輕地一放，就即是說亦可以把他重重地一擲了。

雪球嘆一口氣道：「你們究竟想怎樣呢？難道要我指証林老板嗎？他自己也不承認，我又怎能指証他呢？事實上這事也不是他直接下令的。」

「不是直接下令你也做？」司馬洛問道。

「是他打電話到傳呼服務社留話的，」雪球說：「我不是常常在家，聯絡都是靠傳呼機。」他指指放在電話旁邊的一隻傳呼機：「傳呼機響，我按掣把暗碼顯示出來，知道下令我做這事，我就做了。傳呼

機不能証明什麼，他可以說他沒有打這電話，是別人冒充的。」

張小屏說：「你捉到了我，假如我不是被救回出來了的話，下一步又如何呢？」

「我不知道，」雪球說：「我還是正在等着下一步的命令。」

張小屏說：「林偉叫你做一件這樣嚴重的事，你也不問清楚他是不是肯定？」

雪球說：「他正叫我派人找賈美珍，叫我這樣做也不出奇；不過我也覺得這樣做實在不大好。」

「你也覺得不大好？」張小屏說。

「是呀！」雪球說：「捉了你關起來，那又如何呢？假如給人發現了，那就是弄巧反拙。現在果然就是給人發現了。本來祇是把賈美珍找到，把她的事公開出來，那才是最高的一招，那又不是犯法的，不會給人抓到把柄在手；現在眞的給人捉到了，而且這又沒有好處。」

張小屏說：「但是林偉說，爲了掩飾賈小明的事，就不得不如此！」

「誰是賈小明？」雪球問。

「賈小明就是賈家最小的弟弟，」張小屏說：「有人把他捉去了，下落不明！」

雪球說：「我不知道有這個人，我也沒有捉他。林老板也是不喜歡做這種事……等一等，你剛才說林老板不承認這件事，他又怎會承認賈小明的事呢？根本沒有的事，他更不會承認。」

張小屏說：「賈小明是他派人捉的。」

「不會，」雪球說：「假如他要做這件事，他一定叫我做，他不信任別的人，尤其是這種重要的事。」

張小屏與司馬洛交換了一個眼色。雖然不必交談，顯然她與司馬洛都覺得，雪球說的乃是眞話。

張小屏把林偉簽的那張紙拿出來交給雪球看。雪球不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但他認得林偉的簽名。

他嘆口氣道：「他簽了就沒有辦法。其實他是用不着承認的。我也不能証明這眞是他的命令。」

「我們現在要知道眞相，」司馬洛說：「而眞相似乎很微妙。林偉簽了之後才告訴我，他沒有下這個命令，他要問清楚你。」

雪球的眼睛又突了出來，看看他們。

張小屏說：「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是眞相，林偉承認了之後又不承認，他簽了字承認，然後口頭才不承認，他也是說他想知道眞相。」

「這個……」雪球也不禁大爲困惑：「這個電話，也可能眞不是林老板打的。不過，假如是有人冒充的話，那就是太奇妙了，我想不出有什麼人會如此大胆。而且，假如有這個人的話，他也是必須對我們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才行。」

司馬洛說：「那個電話，傳呼機的服務台是會有錄音的吧？」

「我是可以去查的，」雪球說：「不過這也沒有用，假如有人冒充的話，一定會用一個我們不認得聲音的人打這個電話，明知道是會留下錄音的，沒有人會那麼笨！」

司馬洛說：「那麼你告訴我你的意見吧。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

雪球說：「讓我先問清楚林老板。」

司馬洛說：「他已經睡着了，明天才會醒過來。你可以相信我們說的話，我們對你說謊有什麼好處呢？」

雪球沉吟着，撫着下頷，終於說：「我實在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除非林老板是說謊。但他應該不會說謊的，因爲這樣做沒有用，他應該不會作這個決定，也因此，我認爲是有人在跟我們搗亂，也等於說是有人向我們嫁禍。」

「誰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雪球說：「我想不出爲什麼會有人這樣做，而這樣做對什麼人有什麼好處！」

「這就是結論了嗎？」司馬洛說。

雪球聳聳肩道：「你可以再逼我，但是我也再說不出什麼來了。」

「好吧！」司馬洛說：「我看就是這樣行了。」

「你現在打算做什麼？」雪球開始爲自己的安全担心。即使要他「睡着」，他也是不願意的。

司馬洛說：「我要把你那兩個手下還給你，我認爲你是說得對的，有人在搗亂。有人向你們嫁禍。」

「這事我一定要查清楚。」雪球說。

「你查吧！」司馬洛說：「但是，假如你找到了賈美珍，我希望你通知我一聲。」

雪球又不肯開口答應了。

張小屏說：「你別忘記，你的老板簽了一張很重要的文件在我們的手中。明天你的老板醒了之後你可以問問他，他大概也是不會反對你這樣做的。」

「好吧！」雪球說：「我做什麼事，還是以我老板的意思爲準！」

「很好，」司馬洛說：「我們走吧！」

他就這樣帶着大家離開了，留下雪球在發呆。他並不提議雪球停止找尋賈美珍，因爲多一些人找尋是會好些的。

他們出了門口，上了車子。

司馬洛是與張小屏同車。

張小屏說：「現在我們又幹什麼呢？」

「現在我想回家睡覺，」司馬洛說：「我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

「却還是沒有成績，」張小屏說：「祇是弄得更加困惑了。」

「是呀！」司馬洛說：「不知道有什麼人從中作怪。還有第三者競選嗎？」

「參加競選的當然還有許多人，」張小屏說：「實在却祇是賈裕光與林偉之爭。即使賈裕光這件醜聞揭發了出來，林偉這件醜聞也揭發出來，仍然是他們兩個人之爭，其他人的實力相差得太遠了。」

司馬洛說：「其實賈美珍這件事，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影响，這又不是賈裕光的錯。這樣大一個家族，不能夠其中一人有病嗎？」

「我的看法也是這樣的，」張小屏說：「不過賈裕光的看法却又不是這樣。賈裕光這個人很要面子，太要面子了！」

「林偉這件事情，」司馬洛說：「假如公開出來，則是對賈裕光有利了。林偉這是卑鄙的手段！」

「是呀！」張小屏說：「但是我們都相信不是林偉做的，也因此，我不要把這張供辭交給賈裕光。」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不公平的。但此外仍有賈美珍逃出了醫院和沒有逃出醫院的問題。」

「我們最好別談這個！」張小屏的臉忽然沉了下來。

似乎她仍然不相信賈美珍是逃過出來找司馬洛，而她說她的理由就是在醫院裡親眼見過賈美珍。

但是司馬洛則是從未在醫院見過賈美珍，他們說賈美珍在，又說賈美珍是已經逃走了。

* * *

司馬洛開車回到了家，兩個人在屋中坐下。

巨人他們沒有進來，他們仍在繼續調查，以及在附近監視。

電話又响起來了。

張小屏又匆匆去接聽。

也許她希望是賈美珍的電話。但卻並不是。她敷衍了幾句，就把電話放下了。

司馬洛雖然沒有聽到對方說什麼，但是憑張小屏所說的話，也知道這電話就是賈裕光打來的。

她說：「賈裕光問有什麼新的發展。」

司馬洛說：「你却沒有告訴他。」

「這是不公平的。」張小屏說：「我已經講過了。我雖然拿到了一張林偉所簽的道歉書，但是我們都一致同意，這其中有古怪，在未曾查清楚之前就用這張道歉書去弄林偉，那是不公平的。」

「這很好。」司馬洛說。

「我希望你快些查出眞相。」張小屏說。

「我也是希望。」司馬洛說。

「但是目前似乎還沒有什麼新發展。」張小屏說：「我看我也應該睡覺了。我先去洗一個澡。」

司馬洛點點頭。

她跑進浴室去洗澡，出來時又是赤裸裸的。

司馬洛說：「你又不穿衣服？還沒有受過教訓嗎？」

「你在的時候不怕。」她說：「你不在的時候我就穿上好了。」

她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

他說：「你仍然是很美麗。其實，我相信追求你的人一定多過追求賈美珍的。」

「是的，」她說：「但美珍祇是因爲精神有問題，賈美珍的精神狀態使她不方便交男朋友。」

「但她實在是平凡得很。」司馬洛說。

「她並不平凡。」她說：「我認爲她比我美麗。」

司馬洛說：「美麗當然是各有眼光，品味不同，但却是有一個一定的準則，那就是有如選美，選出來的總是多數人認爲美麗的。假如以選美的標準來說，你是冠軍，她則根本不能入決賽。」

張小屏說：「你可以讚我騙我，但是你用不着貶低別人而抬高我，我又不是沒有眼睛，我知道她跟我有多少距離。」

「我不是騙你。」司馬洛說：「的確是有很大距離。以我個人而言，我就是欣賞雙眼皮多過單眼皮。你就是雙眼皮，而她是單眼皮。」

張小屏慢慢地站了起來，說：「你以前沒有見過賈美珍嗎？」

「沒有！」司馬洛也嚴肅地說：「她又不是一個出名的人。」

張小屏說：「賈美珍是雙眼皮的。」

「你有她的照片嗎？」司馬洛問。

「沒有，」張小屏說：「假如我是她的男朋友，也許我會帶着她的照片，但我們祇是同性的好朋友。你看見的這個賈美珍，你再形容清楚一些。」

司馬洛說：「你是說，我見到的那個，可能不是賈美珍本人？」

「假如不是，你也不知道的。」張小屏說：「你根本不認識她。」

「假如那個是冒充的。」司馬洛說：「那就解釋了很多。賈美珍關在醫院裡，賈美珍出來找我。你們堅持賈美珍不能出來，我却的確見過她。假如來找我的那個是冒充者，那就解釋了這個矛盾了。」

「是呀。」張小屏說：「你再講得詳細一些。起碼單眼皮就是不對的。」

「我有一個更好的主意。」司馬洛說：「許多原因不如一張圖片，許多說話也是不如一張圖片。」

他拿了一張紙和一支筆，就在紙上把他所見過的那個賈美珍畫了出來。他這個人就是多才多藝，本領通天，所以他在許多事情上也是能人之所不能。他現在就是能夠把他所見的人畫出來，而且畫得很神肖。這樣，他就用不着張小屏去找一張賈美珍的照片來對照了。

這是一張速寫，畫得很快。

張小屏說：「不是她，起碼連髮型都不是這樣的，這個絕對不是賈美珍。」

「這就好了。」司馬洛說：「我上了大當！這個女人是誰呢？」

張小屏想了好一會，說道：「這雖然不是照片，但我知道你畫的不是賈美珍。」

「我畫畫的本領也是很高的。」司馬洛說：「我畫得很像，假如你是認識這個人的，你就會認得她。」

「我不認識這個人。」張小屏說。

「這個人却是對你們的事情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她冒充賈美珍，她的行爲也像，因此你們聽我說，也聽不出破綻。」

「爲什麼她要這樣做呢？」張小屏問。

「她就是要我把賈美珍的眞相查出來。」司馬洛說：「利用我去將之公開。」

「她有把握知道你會公開嗎？」張小屏問。

「總之她就是要利用我搗亂，而她也成功了。」司馬洛說。

張小屏皺着眉：「她是叫你替她找賈小明，而賈小明又失踪了。也許她是知道賈小明的事情？」

「也許是的。」司馬洛沉思着：「有辦法找到這個人嗎？」

「也許賈裕光會認識她。」張小屏說：「既然她會這樣做，那應毫無疑問，她就是賈裕光的敵人。也許賈裕光會認得誰是他的敵人。」

「也許林偉亦會認得。」司馬洛說。

（未完・四）



**上文提要：**岑少風代表趙鳳豪去赴那十年之約，陸其昌則代表北翁錢仲合而來，但衆人因知悉錢老爺已身亡，互相猜忌，大打出手，並發覺中了「無影之毒」，而只有陸其昌沒有中毒，岑少風從他口中一句話認出他就是當日的紅袍老人……俞劍峯眼見華山小師妹處於毒蛇羣中，唯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 鳳在江湖

## 神秘人物　語音稔熟

邵女俠溫順的點點頭，那些孩子都醒轉過來，茫然往林中走回去了，邵女俠望着俞劍峯，這個適才不久自己還以爲是一個文弱書生的人，此時有如一個巨人般，跟在她旁邊走，看着他那甜然深深的微笑，那是絕對安全的了，比起在大師哥跟前還有過之。

邵女俠心中想的很多，直到進城分手，邵女俠有一句話幾次說到口邊，却是沒有勇氣說出口，眼看俞劍峯轉身要走，她聲音低得像蚊子般：「我叫邵娟，謝謝你救我一命！」

說完快步而去，俞劍峯踏着月光，慢慢地走到「秦中書院」，三更的鼓聲響了。

他心中想：「目前這世上只有那小姑娘知道我的底細，但她答應我不講，我剛才出手，是下了多大的決心，小姑娘又那裏知道呢？」

過了三天，長安大會終於開幕了，俞劍峯混入會場，只見這時會場中人都全到齊了，大會場中人聲鼎沸，只因這次大會規模宏大，人數多得很，熟人與熟人之間交談之聲亂哄哄一片，這次大會是由點蒼派老前輩出名邀請，其實以秦中大豪游氏兄弟爲主，兩兄弟這時已站在場中。

在會場左首的一堆人是鼎鼎大名的華山五俠，少林寺的法明和尚，不遠處站着的是點蒼派高手追風劍客趙銳，這些人在武林之中都是聲名顯赫，身邊圍了許多其他各路英雄，鬧得亂哄哄的。

俞劍峯也混在人羣之中，他是一個書生打扮，年紀又輕，武林中人個個對他陌生得很，是以倒也沒有人注意他。

他一個人不住四下打量着，忽然發現一個少年也正參加衆人的交談，細看之下，原來正是武當的顏眞卿，他正自沉吟要否過去相談，忽然噹的一聲大響，登時會場中嘈雜之聲立刻減弱了。

俞劍峯回首一看，原來是那游氏兄弟宣佈大會正式開始了。

游老大走到場中，向四方行了一個羅圈揖，大聲說道：「各位英雄好漢能夠光臨敝地，爲這武林大事共同努力，足見身具俠義之心，也賞了游某一個面子，游某先行在這兒謝過了。」

四周的豪傑不約而同遜謝，那游老大等衆人聲息平靜，吸了一口氣大聲說道：「發起這次大會，爲的便是那百毒教的日漸擴張，想來諸位都已知道了……」

人羣中忽然有一個人插口道：「那百毒教爲害之地已漸入中原，有跨過大江以南之勢，是以在下認爲這問題乃非僅爲北方武林之事，而關係整個武林——」

衆人尋聲望去，原來是名重一方的點蒼追風劍客趙銳，那點蒼派遠在南方，但趙大俠不遠千里趕到長安，是代表他師父前來的。

游老大一擊掌道：「正是！正是！游某正是這個意思。」

那游老二在旁沉吟了一會道：「那百毒教下手的毒辣，爲害之烈，在下也不必多說了，而且氣勢狂妄，這次明知咱們有此集會，却在大會開始之前接二連三在長安發動變故，而且次次都是下毒暗算，乃是武林公敵，咱們消滅它的決議是一定的了，目下是想討論採取如何的步驟！」



羣衆聽到這裏，立刻嘈嘈討論起來，忽然有一聲清脆的佛號響起，羣豪聲息一平，尋目望去，原來是少林的法明禪師。

法明禪師道：「那百毒教迄今氣候已成，不但其中包羅高手如雲，最可怕的是防不勝防的下毒，若說要指名指姓挑戰，則難免犧牲慘重。」

游老大點頭道：「那麼，依大師之意如何？」

那法明禪師仍是少林寺的幾個高手之一，說話極有份量，衆人均側耳聆聽，他沉吟了一下道：「依貧僧之見，不如分別逐個給以擊破！」

游氏昆仲不由一齊點頭道：「高見！高見！」法明和尚又道：「據所知那百毒教下香堂分設，各有其獨立性，雖是有密切聯絡，但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舉于以擊破，則百毒教難免元氣大傷。」

羣豪一致頷首，華山五俠的老大忽然接口道：「兄弟尚有一個建議——」

游氏昆仲微拱手連道：「請說，請說。」

他點了點頭道：「咱們當前所顧忌的，莫非便是百毒教的毒物毒藥厲害，但若是咱們能找到一位奇俠，專門擅長解救毒傷的，豈不……」

那武當顏眞卿大聲道：「啊，你說的可是那唐矮子？」

華山五俠老大點頭稱是。

「那唐矮子解救百毒教無影之毒，他們都看見的，委實神妙無比，若是有了此人相助，對毒物的威脅的確大大減少。」

衆人正談論之間，忽然會場之外一陣足步之聲，奔進一個人來。

俞劍峯隨着衆人的目光瞧去，只見那人年約三旬以上，正是岑少風。

他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岑少風進入會場，衆人却不識得，只有那法明禪師瞧見了，一個箭步上去迎着他，哈哈道：「施主，你也來了！」

衆人以爲他乃是法明和尚之友，却見岑少風面上憂慮重重。

法明禪師回過頭向游氏昆仲道：「若是這位施主能夠出手，咱們此戰必勝不敗！」

他說得十分肯定，衆人都不由一驚，不知道這素不相識的人是何自來路，但少林的法明和尚既是如此說，此人的功夫必定是絕高的了。

岑少風向游氏昆仲瞧了一眼，法明禪師道：「這兩位是這次長安英雄大會的主持人游氏昆仲。」

岑少風抱拳行了一禮，忽然開口問道：「不知在場諸位，可有見着那四川唐門的唐矮子唐大俠？」

衆人都是一怔，顏眞卿忍不住道：「咦，你也要找他？」

岑少風點點頭道：「你知道他在甚麼地方麼？」

顏眞卿搖了搖頭道：「咱們正也準備找他呢……」

岑少風嘆了一口氣道：「岑某有幾個朋友被那人暗算了，聽說那唐矮子能夠救得……」

法明禪師啊了一聲道：「施主也和百毒教交上手？」

岑少風嘆了一口氣道：「在下不知那人是否就是百毒教中人物。」

他忽然想起一事，拱了拱手道：「請問，各位之中有武當、點蒼、崑崙的代表麼？」

衆人不知他爲何忽問此言，顏眞卿皺了皺眉道：「有又如何？」

岑少風嘆了一口氣道：「在下有一個壞消息相告。」

顏眞卿與趙銳不約而同呼道：「什麼壞消息？」

岑少風道：「無爲道長，浮雲大師和林老爺子同遭不測。」

他一個字一個字吐出，衆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但都不約而同的想到：「這人危言聳聽，武當道長、崑崙大師、點蒼老爺子，當今武林還有人能勝過他們麼？」

有些機智的人想道：「倒是這人行動詭秘，不要是混進來的奸細。」

岑少風吸了一口氣，他是天下第一個至性至情之人，他向天下武林宣佈一個惡訊，心中不由又想起崑崙浮雲大師對自己種種恩惠，一時之間，聲音都哽咽了。

人羣中武當少年顏眞卿尖聲道：「喂，你胡說八道，你……你有什麼詭計？」

那點蒼追風劍趙銳凜然打量岑少風道：「請教閣下萬兒！」

岑少風嘆口氣道：「小可知各位必然不信，便是小可如非親眼目睹，也是絕對不敢相信，閣下是武當還是點蒼派？」

追風劍趙銳道：「在下趙銳，閣下是說親眼目睹家師等受人暗算，命喪荒野麼？」

他雖心中一千個一萬個不相信，但畢竟師徒情深，聲音竟是發顫了。

岑少風重重的點點頭，武當顏眞卿尖聲叫罵道：「你……你再……再胡……胡說八道，瞧我割不割你的舌頭兒。」她惶急之下，聲音大是怪異，又尖又脆，衆人心中關切這震驚天下武林之事究竟是眞是假，都沒有注意這點，那俞劍峯却微微詫異。

岑少風又道：「武當掌教神功蓋世，那是天下同道皆知的事，點蒼林老爺子是天南武林一柱獨擎，劍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崙崑浮雲禪師的功力，小可知之最深，昔年曾蒙禪師指點武學，禪師佛門降魔功夫，已達悟境了，小可初見三位武林至尊同時逝去，當眞以爲是在夢中，但此事千眞萬確，小可還與下毒暗算之人對了一掌……」

他言之鑿鑿，少林法明禪師見過他施展神功，知他是大有來歷之人，看來此言絕非危聽之說，心中暗忖道：「方丈說天下武林將有慘變，但一夕之間三個武林頂尖人物同時喪命，這劇變只怕也非方丈所料及吧！」

衆人先前還是半信半疑，但聽到後來都覺得愈來愈不可能，點蒼追風劍客趙銳冷笑道：「這麼說來，閣下功力比起三位老人家都高出很多了，小可倒要請教。」

衆人中有前幾日在酒樓上，見過岑少風掌震百毒教天王，知道此人功力不凡，但要說他比這三位武林泰山北斗還強，却是無人敢信，岑少風正要答話，顏眞卿罵道：「好厚臉皮的小子，吹牛皮小心吹破

了肚子。」

她與岑少風也有一面之緣，此時聽追風劍客這麼一問，也覺此人多半在胡吹騙人，那悲傷之心一去，心中又是氣憤又是好笑，却掩不住喜歡在心，那罵人之話也變了口氣，倒像是開玩笑了。

岑少風搖頭嘆息道：「各位不信，小可也無辦法，只怪小可當時匆匆追敵，回到原處，三個老前輩遺體同時失踪，不然小可取來浮雲大師佛門碧玉鏟、武當掌教紫虹寶劍……」

他話未說完，只聽到卡察一聲，追風劍客長劍出手，冷眼睨視著他道：「閣下胡說本事不小，想來手底下功夫也是如此，在下數十聲，如果閣下再不離此，莫怪在下得罪了。」

岑少風凝視著他，目光似電，這時大廳中一片寂靜，針落可聞，只有追風劍客沉厚的呼吸聲音。顏眞卿心中眞希望追風劍客好好教訓這個妄人。一頓。

追風劍客數到「十」，岑少風立在廳中分紋不動，追風劍客長劍一抖，劍尖發出絲絲嘯聲，銀光閃爍，衆人瞧了都懾人心服，忖道：「點蒼高弟，果然是名不虛傳。」

岑少風心中焦急尋找唐矮子解毒，但追風劍趙銳咄咄逼人，他天性吃軟不吃硬，如果別人用强硬態度對付他，便是天大的事也接下了，也管不到緩急得失，當下道：「好一招點點繁星。」

揉身正要上前，忽然目光一掃，心中一震，指著大廳一個角落道：「那……那不是崑崙掌教佛門碧玉鏟？啊，紫虹寶劍也送來了。」

衆人紛紛放目瞧去，只見大廳角落放著一劍一鏟，也不知是何人所放，武當顏眞卿哭叫一聲，昏絕地上，那追風劍客趙銳也是方寸大亂，砰的一聲手中長劍墜地。

衆人一時之間都驚得呆了，那崑崙掌教少在江湖上行走，而且封劍多年，佛門碧玉鏟雖是名震天下，到底還少有人見過，但武當眞人的紫虹寶劍，座中人人都曾見過，那劍刄猶是放出淡淡紅光，再也錯不了的。

岑少風靈光一閃，放目廳門之外，只見一個長衫儒巾的背影，愈走愈遠了，他心中忖道：「又是這深沉的少年，這人行動眞是神出鬼沒，就是他，那荒屋中被紅袍怪客刺了一劍，就憑這點勇氣胆勢，世上也是罕見的了。」

他心想逗留此地一定還有麻煩，目下還是尋找唐矮子要緊，當下乘亂閃出大廳而去。

這時大廳中亂成一團糟，衆人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人心惶惶，有若大禍臨頭，待到發覺岑少風失踪，更是胡亂猜測。

那游氏兄弟倒是見過大場面的人，見廳中一片混亂，自己如果再不挺身主持，這長安大會只怕便要作鳥獸散，當下游老大高聲叫道：「各位朋友請聽區區一言。」

他聲音宏亮，震得廳內嗡嗡回音，四下立刻寂靜，抬頭望向游氏兄弟。

游氏老大沉著地道：「武當、崑崙、點蒼三位前輩生死還是一個謎，我們豈可亂了自己陣脚？就是三位前輩果眞不幸，咱們中原武林，難道便讓百毒教橫行不成？咱們這次聚會長安，最重要的便是商量對付百毒教，不滅此教，天下蒼生何辜？」

他話未說完，衆人紛紛點頭道：「游大哥說得對，百毒教危害武林，早除此害，便是大家之福。」

「那麼請游大哥領導此舉，大夥兒都跟著你幹。」

游老大緩緩地道：「區區還是一句老話，從長計議，好在大會尚有五天，諸位深思熟慮，定有高見。」

他邊說邊着人將顏眞卿扶進內室，點蒼追風劍客悽然道：「家師十餘年前封刄坐禪，參悟佛門上乘大道，從未離開崑崙金光寺，如今家師兵器在此重見，在下心如火焚，就此告辭，萬望游兄見諒。」

游氏老大連忙道：「趙兄只管先去，咱們此間大會一了，立刻趕去給兄台掠陣。」

追風劍客悽笑一聲而去，這中原武林長安大會第一天，便出了這大亂子，人人心中都沉重十分。

且說兪劍峯悄悄將碧玉鏟及紫虹寶劍放在大廳一角，乘人不注意之際飄然而去，心中却思量一個問題，愈走愈遠，恍忽間又出了長安城，走到一條溪邊，那小溪清澈見底，兪劍峯背手垂頭，水中的影子愈來愈清晰，但他心中却浮起一個茫然的影子，一時之間再也揣摸不出。

他正左思右想，忽然砰地一聲，飛來一顆石子落在水中，影子一片破碎，兪劍峯回頭一看，一個俏生生的長髮少女，驚惶失色的道：「原來是你，我擲石子玩兒，沒有打着你吧！」

兪劍峯輕輕一笑道：「邵女俠，妳也溜出來了，妳不怕妳師哥擔心嗎？」

那少女正是華山女俠邵娟，她嘴唇一扁，漫不在乎地道：「我師哥怎管得到我？我不找他們麻煩，便很不錯的了。」

兪劍峯笑道：「妳不是在找他們麻煩嗎？」

邵娟睜大眼睛氣道：「喂，你說什麼？」

兪劍峯道：「目下百毒教徒四佈長安，妳兩次出手壞了他們的大事，不怕他們報復麼？妳到處亂跑，不是找你師兄們的麻煩麼？」

邵娟聽他說得有理，雖然不肯認輸，但一時之間找不出理由來辯，順手反投了一顆小石子在水中，激起一片水花。

邵娟道：「眞湊巧，又碰到你了，你幹麼一個人悄悄離開大會廳，我看你一走……哼。」

她雖極力裝作不期而遇，但說話之間又露出馬脚來，說到後來，分明承認自己是跟踪而至。

兪劍峯見她滿面嬌俏，滿腹心事都暫時抛開，心念一動，逗著她道：「我知道邵女俠要到這裡來，便先到此恭候了！」

正等待邵娟嬌嗔發氣，但却見她臉如紅霞，慢慢地低下頭來，兪劍峯心中一驚，不敢再看她了。

半晌，邵娟忽道：「喂，我問你，你幹麼行事要這樣神秘？你剛才將崑崙碧玉鏟、武當紫虹寶劍放在廳中，你當沒人瞧



見麼？」

兪劍峯啞然，隔了一會兒道：「姑娘心思細密，在下行事難逃姑娘法眼。」

邵娟啐了一聲道：「你別捧我，你鬼鬼崇崇誰都瞧不破你的心思，喂，你總喜歡一個人發呆，你有很多心事是不是？」

兪劍峯一抬頭，只見一雙秀目凝注著他，目光中包含了殷殷關切和期望，他這人最能體會別人的心思，忽然間只覺心中一痛，幾乎不能自持了。

邵娟又柔聲道：「你放心，我決不會洩露你的一切。」

兪劍峯嘆口氣道：「這世上，唉！只有在姑娘面前，小可才無戒心。」

邵娟心中一甜，眼瞼低垂，兪劍峯又道：「這世上只有姑娘一個人知道我身懷武功，我有功夫，可是不敢施展，我有希望，却從未想到成功的歡喜，邵姑娘，這樣的人生，妳說是快樂多還是愁苦多？」

他這是肺腑之言，他見到這天眞無邪的小姑娘，只覺胸中一股鬱悶，都可在她面前吐洩，話說完了，心中感到一陣舒暢，但轉念奇怪自己爲什麼會如此失態了。

邵娟怔怔然聽著，這深沉的少年，居然在她面前講出這樣深切的話來，她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感動，眼圈都紅了。

邵娟低聲道：「兪……姓兪的大哥，我知道你心中苦得很，你做些快樂的事，便可能把愁苦給忘了，像我……像我……」

她說著說著，忽覺自己這些話對這深不可測的少年講，實在膚淺，又幼稚又俗氣，再也說不下去，但見兪劍峯誠摯的點頭，心中又是一喜，暗忖道：「在他面前眞像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傻瓜，還是少說幾句吧！我想到的，姓兪的大哥哥老早便想到了。」

只有默默地瞧著他，兪劍峯一陣激動後，又恢復了洋洋的神氣，心中對剛才失儀大爲不安。

兪劍峯笑著對邵娟又道：「我那好朋友武當顏眞卿，他對姑娘很是關心，他剛才也在大會廳中，姑娘可曾看到。」

邵娟點點頭道：「這人平日神氣的緊，現在却可憐兮兮的，他一見到武當掌門的紫虹寶劍，當場便昏倒過去。」

兪劍峯心中一驚，半晌說不出話來。

邵娟道：「這人雖是驕得緊，也實在太可憐。」

兪劍峯喃喃地道：「這一句……都……都還是一個起點……一個開始。」

邵娟奇道：「你說什麼？」

兪劍峯深沉的一笑不語，以邵娟平日的脾氣，那是非要追問到底不可，但此刻她自覺不應像個小孩子一般，問東又問西，便住口不問。

兪劍峯道：「天色將晚了，姑娘還是早點回城。」

邵娟道：「那麼你呢？」

兪劍峯道：「小可有點私事，要到前面小鎭中去。」

邵娟想了想道：「我知道我不應該問你去做什麼事，但……但……但請你告訴我，你去做的事有危險麼？」

兪劍峯微笑道：「絕無危險。」

他輕描淡寫的說著，其實心中極爲感動，面前這小姑娘，是世間唯一關心他死活的人了。

邵娟又道：「還有，我雖知本事不行，但總可以幫上你一點忙，你說是不是！」

兪劍峯正色道：「很是！很是！」

邵娟道：「還有，我頂討厭別人愁眉苦臉的，你總不願使我討厭吧！」

兪劍峯含笑道：「還有呢？」

邵娟白了他一眼道：「當然還有，你邵女俠邵姑娘的叫，不嫌俗氣麼？你……你……便跟我師兄叫吧！叫我小邵也好，還有小娟……不成，那是我師父生前這樣叫我的。」

兪劍峯道：「一切都依妳，快快回去，免人牽掛。」

邵娟嬌羞一笑，掩不住心中歡喜，高高興興回城去了。她隨師兄一路到長安來，先發現顏眞卿瀟洒似玉，芳心暗自傾慕，是以找他麻煩，想引起顏眞卿注意，但實在心中對他並無眞的情意，上次兪劍峯出手救她，交談之下，覺得兪劍峯風采迷人，少女心性，感到兪劍峯才是心中傾慕對象，對於兪劍峯憂鬱不展，心中又多了幾分同情，更是關切了，那武當顏眞卿早已不放在心上。

兪劍峯漫步入林，天色愈來愈暗了，只有從那些虬然怪枝的縫隙中，才能夠眺望得見遠處一點點燈火，他的心中又悶又慌，隱隱中還有一種淡淡的悲傷情緒，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該想些什麼，只是茫茫然地對著黑暗。

輕風在林梢上輕呼，忽然之間，風聲帶來了一陣隱隱的人聲，兪劍峯忽然覺得震了一下，這時候，這林子中，難道還有過路的人麼？

他仔細想了一想，向著那聲音的來源緩緩走過去，在他心中想，這人聲應該是由右邊傳過來的。

他悄悄地走了一段路，那人聲忽然清晰起來了，他停下身來，只聽得一個聲音正在說話：「……老前輩您這麼夠義氣，這麼給面子，咱們會感激不盡的……」

另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好說好說，老夫活了這大把年紀，別的事沒有什麼長進，可是有一點是知道得再清楚沒有的，那就是這個世上絕對沒有信義這兩個字，人不爲己，天誅地滅，老弟你說對不對？」

兪劍峯一聽之下，登時心中彷彿被什麼重重地擊了一下，這對話的兩人，後者的聲音是個陌生者，然而前者的聲音却是熟悉無比，兪劍峯對於聽人的聲音有過耳不忘的天賦異稟，他仔細一辨認之下，猛然想起一個人來，他在心中暗暗低呼道：「游老二，這人絕對是游老二，他……怎會在這裡出現？」

他一想到此人是游老二，心中忽然無緣無故跳了起來，他連忙再側耳傾聽下去——

只聽得那游老二的聲音道：「老前輩妙論，咱們現在只要請老前輩到咱們那邊去談談！無論什麼都有個商量的餘地——」

那老人道：「若是談談自然不妨，老實說老夫有個把握，目下你們也不敢對老

夫怎樣……」

那游老二的聲音道：「這是那裏的話，咱們請你老先生只是商量一下的意思，絕不會懷有什麼異樣的心地。」

俞劍峯暗暗奇怪，心想：「游老二要請這個老人，莫非是長安會中要請這位老先生去幹什麼事，不對，聽他們的口吻又不像，這倒是怪了。」

只聞那老人道：「隨便你怎麼說都行，老夫就到你們那兒去一趟，現在老夫可要走了。」

那游老二道：「好，咱們住在那邊鎮集上的『安居客棧』中，今夜三更就請老先生來一趟……」

那老人道：「你可以走了，老夫答應下來了就不會不到的。」

接著便是一陣脚步聲，那游老二道：「那麼我就等你來找我。」

又是一陣脚步聲，那游老二也走了，俞劍峯一聽到游老二最後那一句「那麼我就等你來找我。」忽然全身打了一個寒噤，他仰首望天，天空是一片黑暗，黑得似乎像沒有底的深洞，他腦海中愈來愈亂，心中一陣一陣收縮，口中喃喃地道：「那黑夜……那悽慘的黑夜……那滿身是血的人指著我的鼻尖嘲弄地道：『那麼我等著你來找我』，難道……難道……就是這游老二？」

他全身戰慄起來，他換一種想法：「不會的吧，游氏昆仲是武林中有名的正派人物，怎會是他？不……不會的……」

可是他這種想法立刻被另一個强而有力的想法否決了！

「不，一定是的，這麼多年來，我怎會忘記，我怎會忘記那聲息？那血海深仇？那聲音至死也不會忘記一絲一毫的，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他衝開樹枝走來走去，黑暗中一片迷茫，那老人和游老二走了。

俞劍峯只好茫然走出林子，他心中仍然縈繞著那一句令他全身戰慄的話，他喃喃地道：「我早就聽過游老二的聲音，但是爲什麼到今天才聽得出來？這完全是因爲他在這個黑夜裏居然又講出了這同樣的一句話，看來冥冥之中上天自有主宰……我一定要弄個明白，我一定要弄個明白……」

他匆匆地走著，頭腦一片胡思亂想，不知不覺已走到了那個小鎮集中，茫茫中猛一抬頭，只見一個客棧，門上斗大的字「安居客棧」。

他連忙拍門走進了客棧，小二揉著睡眼把這個半夜投宿的客人引入一間房中，滿臉不高興地遞了一壺茶水進來，便嘀嘀咕咕地走了。

俞劍峯才把床鋪整理好，耳中已聽到二更的鼓響，他凝神傾聽，一點聲音也沒發出，過了一會兒，他聽到隔壁房門開了一下，接著有人進去的聲音，他貼在板地上偷聽，聽得游老二的聲音：「……老前輩眞是信人……」

那老人的聲音道：「現在老夫人也來了，有什麼話快說吧。」

接著游老二的聲音便壓低了，任俞劍峯怎麼樣也聽不到一點聲息，過了一會，只聽老人提高了聲音道：「那怎麼行？那怎麼行……」

游老二噓了一聲道：「噓，低聲一點——」

接下去又聽不清了。

過了好一會，俞劍峯最多只能聽出兩人在說話而已，至於說些什麼則完全不知，他只好放棄了偷聽的企圖，索性坐下去仔細思索。

過了一會，他忽然發覺了一件怪事，原來是兩個人隱隱約約的聲音，這時只剩下一個人的聲音了，他貼耳傾聽了一會，連一個人的聲音都沒有了。

他再也忍耐不住，悄悄地走出門去，到了隔壁房間的門前聽了一會，依然一片寂靜，他輕碰了一下門，連忙閃開，但是房內毫無動靜，他心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猛的一掌推開房門，只見房內只有一個老人倒在地上，那裏還有游老二的影子？

他衝上前去一摸老人脈門，已是停止跳動，他心中忽然一股怒氣直冒上來，急得他在屋中轉了兩圈，一籌莫展。

他望著那老人的屍體，口中喃喃地道：「俞劍峯啊，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恐怕你的一身武功不能再隱藏下去了……」

他上前去，那老人裂口張嘴，模樣十分恐怖，忽然那老人的眼珠動了一動，顫抖地然伸出手來，指著窗外，口中咕咕響了兩聲，驀地低嘶一聲，眞的倒斃地上了。

俞劍峯連忙向著窗外跳出，隱隱中似乎看見一個人影飛竄林間，他再也無法忍耐，拔足便追——

忽然身後一聲大吼傳來：「好賊子，你往那裡跑？」

俞劍峯只覺背後風聲大作，他目光一閃，明明瞥見一個人影在林間一閃而滅，但背後千斤巨力已到，萬萬不可能追上去看看究竟，跟著線索便消失了，他只覺急怒攻心，本能地一側身形，避開掌風，落在地上，雙目之中好像要吐出火來。

只見對面站著兩個僧人，年紀約在五旬左右，站右邊的僧人冷然吼道：「施主，你好毒的手段！」

俞劍峯只覺那一股怒火幾乎要爆發而出，但他深深地吁了兩口氣，喃喃地道：「俞劍峯！俞劍峯！你不能再增加誤會了。」

他冷然一笑道：「大師親見在下動手相害此人麼？」

那僧人微微一怔，左方一僧大吼道：「你還想狡賴？」

俞劍峯冷笑道：「出家人豈可含血噴人？」

那僧人大吼一聲道：「施主，你接招吧。」

他右手一震，猛探而出。

俞劍峯一見他出手，心中不由一震，說：「十八長拳，這是少林的僧人！」

他身形向後一掠，本待一閃而過，那知那僧人功力奇深，那內力隨拳發出，竟然遠及三丈之外，俞劍峯身形一退，不由一驚，只覺背後一股潛力倒襲而上，他心頭一寒，勉强向左方跨出了兩步，呼的一聲，衣衫被括的幾乎破體而裂。

那少林僧人身形一錯，左掌猛地斜砍而出，五指隨掌勢一翻再合，竟然是少林



絕學「擒拿手」夾在拳中施出，俞劍峯身形尚未立穩，對方內力已襲體而至。

他心中一寒，百忙中整個身子平平向後一倒，他變招雖快，但少林「擒拿手」乃是當今短打近攻最高的功夫，俞劍峯只覺左頰一辣，逃不掉仍被拂了一記。

俞劍峯只覺怒火再度揚起，他低吼了一聲，猛然站直身形，吸了一口氣，右手一揚，剎時他只覺心頭重重一震，暗暗忖道：「俞劍峯呀，你又要闖大禍麼？」

他只覺右手一軟，再也打不出去，足下忽地一閃，急奔而去。

剎時大吼之聲大起，身後那一位僧人長吐了一口氣，俞劍峯看也不用看便知道有人發動了少林嫡傳心法百步神拳，心中大急，猛向前掠，只聽身後嘶地急響，自己身形一震，在半空晃了兩晃，勉强落地，再次騰空而起，一掠之下，已在林中深處。

他一路狂奔著，只覺滿心委屈，心中混亂不堪，他下意識的越奔越快，似乎要在奔跑中發洩一腔冤氣，奔了一會，他呆呆收住足步，四下一看，原來來到一處荒峯，四周空空蕩蕩，天上一彎殘月吐出慘白冷輝。

俞劍峯只覺心神之中全是一片混亂、急燥，這是他一生之中少有的現象，他負著雙手，一路一路地在荒地上踱，對面便是千丈的深谷，夜風刮著石壁，陣陣如刀，四野中全是呼呼嘯嘯的風聲，但他彷彿不見不聞，只是有如一隻負了重傷的困獸。

殘月微照之下，他俊美的面上是一片寒冰，雙目軒飛，口角不住微動彷彿自語一般，這時候忽然一陣狂風，黑雲登時將殘月掩了起來。

俞劍峯只覺四周大地一黑，他的心似乎也向下猛的一沉，霎時呆在當地。

他抬起頭來，荒野之中却是重重黑暗，他搖一搖頭，似乎想摔走腦中半清不醒的混亂，剎時之間，他的身形有如一陣旋風般轉了過來，身後却是無邊的一片墨黑。

他不由打了一個寒顫，沉聲道：「是誰？」

黑暗之中了無聲息，他緩緩吸了一口氣道：「朋友，既來了就請現身一見如何……」

左方似乎微微「嗤」的響了一聲，俞劍峯身形猛然平平掠起，一閃而到。

他身形尚在半空，却聽右方背後一個低沉的聲音，一字一字說道：「你是什麼人？」

俞劍峯嚇了一大跳，身形在半空一扭，曼妙地凌空繞了一圈，輕輕飄下地來，只見五丈之外，依稀可見站著一白布衣衫的人影。

俞劍峯緩緩吸了一口氣道：「在下俞劍峯，不知閣下……」

他話聲未完，那白衣人忽然轉過身來，一步一步走開了。

俞劍峯呆了一呆，大聲道：「喂，喂，你到那裡去？」

那白衣人陡然一停足步，緩緩又轉回身來，冷然哼：「你問這個作什麼？」

俞劍峯呆了一呆，却不作答，那人仰天一陣冷笑道：「青年人，你擅自闖入我的禁地，我看你像是無心倒也罷了，你倒要問起我來？」

俞劍峯聽他稱自己青年，心中不由暗道：「這人原來是一個老頭兒，聽他說這塊荒山是他的居住之地，看來多半是一位前輩高人隱逸於此……我且問他一問。」

他正待開口，却聽那白衣人長嘆了一口氣道：「青年人，你有什麼心事？」

俞劍峯怔了一怔，他不料那白衣人竟會如此相問，不由半晌都答不出來。

那白衣人緩緩走近了兩步道：「我見你．人有如困獸，負手來回行走，口中唸唸有詞，不知有何心事？」

俞劍峯嘆了一口氣道：「這——這眞是一言難盡。」

那白衣人却不再言語了，沉默了一會，兩人相隔著四丈左右，這時夜黑如墨，俞劍峯窮盡目力也無法瞧清白衣人的面目。

好一會，那白衣人忽然開口道：「姓俞的少年，瞧你面目不凡，今夜咱們相遇，總算是一種緣份……」

俞劍峯陡然吃了一驚，忍不住道：「你——你瞧得見在下？」

那白衣人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道：「青年人，你自認天下功力天下無雙麼……」

俞劍峯面上一紅道：「不……不是這個意思……」

那白衣人哈哈一笑道：「方才我已見過你的輕身功夫，委實靈巧不俗，你可是河南陸氏的弟子？」

俞劍峯心頭大震，吶吶道：「河南陸氏，你——你怎麼知道他？」

那白衣人嗯了一聲道：「老夫隱居此谷整整十年了，故人多時不見，有時委實想念得緊。」

俞劍峯只聽得心頭猛跳，開口問道：「敢問……敢問老前輩大名？」

那白衣人哼了一聲道：「不說也罷。」

俞劍峯忍不住足下微微一點，身形一進，剎時兩人只相距不到一丈，這時俞劍峯已可清楚地瞧見那白衣人的面孔，只見他年約六旬開外，面目清癯，有一種令人折服的氣質自面上啓露而出。

俞劍峯看了一看，却是不認識，他雙手一揖地道：「老前輩認識河南陸氏？」

那白衣人道：「不錯。」

俞劍峯雙目一閃道：「聽您說，您與在下陸大叔是多年之交了。」

那白衣人啊了一聲道：「原來你是陸平的侄輩。」

俞劍峯雙目不住的轉動道：「在下常聽陸大叔說，當今他老人家有兩個好友，却都是一別多年，心中好生想念，在下斗胆相問，老前輩可是尊姓洪？」

那白衣人微微搖了頭，俞劍峯只覺心中猛跳，顫聲道：「那……您……您便是當今天下第一人趙鳳豪趙老爺子？」

那白衣人笑而不語，俞劍峯只覺像是在夢中，這天下第一人原來是這個模樣，剎時那些神話般的傳說都一齊閃過他的腦海。

趙鳳豪哈哈一笑道：「俞小朋友，咱們可眞是有緣，老夫見你一面，便生好感……」

俞劍峯雙目直視，心中如醉如癡，趙鳳豪想了一想開口道：「陸平近日可好？」

俞劍峯呆了一呆道：「在下……在下已有兩年不見他老人家了。」

趙鳳豪呵了一聲，又道：「俞小朋友，咱們現在可算是熟人了，你有什麼心事，可以說給老夫聽聽麼？老夫也給你出個主意啊。」

俞劍峯只覺心頭一酸，說也奇怪，他一生性格極奇倔强，極少流淚，自小而來，就是遇上最悲痛的事，最慘重的打擊，他頂多神智衝動，却不會流下淚水，小時候在母親面前都很少流淚，這時望著趙鳳豪清癯肅然的面孔，忍不住竟然熱淚滿眶。

趙鳳豪嘆了一聲道：「你……怎麼了？」

俞劍峯緩緩地道：「在下浪跡江湖整整兩個年頭，爲的是要報那血海深仇。」

趙鳳豪啊了一聲道：「你？爲了家中親屬？」

俞劍峯咬牙點了點頭，一字一字道：「爲了在下雙親！」

趙鳳豪又啊了一聲，低聲問道：「孩子，你的仇人是誰？」

俞劍峯咬牙道：「尚未確定。」

趙鳳豪再次啊了一聲，却也無話可說了，俞劍峯漸漸感到心情平靜起來，道：「今日可能是天可憐在下，讓在下無意中得了一個線索，但……」

他忽然止口，趙鳳豪深深望了他一眼，忽然道：「小朋友，你很怕你的仇人是麼？」

俞劍峯只覺混身一顫，刹時之間他明白自己這兩年來情感不正常的原因了，是的，那就是恐懼！他下意識地用仇恨壓住心底深度的恐懼，遇事一切裝作冷漠平淡，趙鳳豪的話好比一記巨鐘，他只覺神智一清，好像在無邊黑暗中找到了一線光明。

趙鳳豪看了他一眼，微微嘆了一口氣道：「還未問你，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俞劍峯啊了一聲道：「晚輩俞劍峯。」

趙鳳豪嗯了一聲，緩緩又道：「不知你父親是何等人物？」

俞劍峯仰天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令人難以相信，晚輩對自己的雙親，印象十分模糊。」

趙鳳豪似乎很感興趣似的，啊了　聲，俞劍峯緩緩地接著又道：「晚輩自幼離家，外赴西域學藝，直到十七歲返鄉，却是……却是面目全非……」

趙鳳豪望著他滿面衝動的神情，心中却是大大一震，他雙眉一揚，忽然問道：「西域？你是說你在西域學藝麼？」

俞劍峯點了點頭，趙鳳豪忽然走上前來，雙目之中神光奕奕，目不轉睛地望著俞劍峯。

俞劍峯心中暗暗納悶，突然之間，趙鳳豪大袖一揚，俞劍峯只覺雙目之前一花，對方右手在左袖下一翻，快若閃電般一陣顫動，自己右腕間一軟，只覺三根手指已搭上自己的脈門。

他心中大驚，連對方如何出手都沒有瞧出，他本能右手一沉，一口眞氣直衝而上，方一閃之下，連看都沒有看清楚便被搭上了脈門。

是以他本能之間內力已冲出十二成，這時一種直接的反應，他眞氣一冲而上，左手拇、中兩指如同圈形……

刹時之間，却只覺手臂一鬆，對方收招更快，自己眞氣才昇，對方已然放鬆了手指。

俞劍峯內力收發雖然已臻自如，但此時刹時提至一十二成，却再也控制不住，一發而出。

但聽「嘶」的一聲，那內力簡直有如裂岸巨浪，直衝在五六丈外，虛空將山石打得飛舞漫天。

趙鳳豪身形一側，已掠開三丈之外，面上一片肅然，望著俞劍峯虛空和指的左手，和愕然不知所措的表情，一字一字道：「西域老禪宗的降魔心法傳給你了？」

俞劍峯呆了一呆，吁了一口氣道：「是……是的……」

趙鳳豪忽然仰天長笑起來說道：「你回去對老禪宗說，趙某人和他的約會，他可別忘了？」

俞劍峯呆了一呆道：「什麼約會？」

趙鳳豪笑聲陡止，愕然問道：「他——他沒告訴你？」

俞劍峯搖了搖頭，趙鳳豪也不再多言，俞劍峯嘆了一口氣道：「趙前輩，您方才相試一招好快的手法呀……」

趙鳳豪低低哼了一聲，緩緩道：「若論擒拿，老禪宗的『七曲』手法當居宇內第一……」

俞劍峯搶著搖了搖頭道：「不，家師說以少林『大金剛禪』最爲上乘。」

趙鳳豪微微一笑道：「老禪宗還算有自知之明，可惜少林心法這門秘法已失傳多年了。」

俞劍峯搖了搖頭道：「家師多年前曾提了一下，曾言少林心法又重現武林，是以『七曲』算不得最上乘的呀！」

趙鳳豪啊了一聲，却不再言語。

俞劍峯心中正暗暗納悶忖道：「他方才所提之約會，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我却也不好多問……」

正思索沉吟間，趙鳳豪踱了兩步，緩緩問道：「方才咱們談到什麼地方呀？」

俞劍峯嗯了一聲道：「說到晚輩的身世。」

趙鳳豪點點頭道：「老夫第一眼瞧見你，便覺你這孩子氣度不凡，英華內藏，原來是在西域學的，那是難怪了。」

俞劍峯道：「晚輩學藝至一十七歲，下西域重返中原，却是家破人亡……」

趙鳳豪點了點頭道：「是什麼人幹的？」

俞劍峯痛苦地搖了搖頭道：「起初晚輩一無所知，事後無法，只得投奔陸大叔家中，趙前輩知道，陸大叔歸隱十多年，他老人家也毫不知我家父母的慘事。」

趙鳳豪點了點頭道：「你在陸平家中呆了不少日子。」

俞劍峯點了點頭道：「大約前後有半年的光景，陸大叔還傳授了晚輩不少武功心法……」

趙鳳豪道：「以前你打聽到什麼線索嗎？」



俞劍峯點點頭道：「是一個極偶然的場合下，晚輩得知雙親是死於毒藥。」

趙鳳豪啊了一聲，俞劍峯接著道：「晚輩立刻雲遊天外，打聽那善用毒藥之人，却是毫無要領，忽然，晚輩聽說武林之中有一個百毒教新近創成。」

趙鳳豪自然也從未聽過這個名字，俞劍峯又接著道：「晚輩立刻動身打聽，起初是抱著試探的性質，到後來却漸有頭緒。」

趙鳳豪道：「你已知道誰是兇手？」

俞劍峯搖了搖頭，他嘴角一動，却又止言，趙鳳豪心中奇怪，却也不好再問。

俞劍峯道：「晚輩——晚輩大約有個假定了。」

趙鳳豪嗯了一聲道：「你的功夫出自西域，又加上陸平的指點，方才雖是略試一招，却已可見身手極是强勁，但瞧你似乎很害怕敵人一般，那敵人到底是誰？」

俞劍峯嘆了一口氣，却是遲遲不言，趙鳳豪奇怪地望著他，俞劍峯心中暗暗忖道：「我豈能將這個秘密告訴別人？再說——何況這只僅僅是一個大胆的假定！」

過了好一會，俞劍峯忽然道：「若是晚輩有岑少風的那一身武功，那就什麼都不怕了……」

趙鳳豪一聽了這話，雙目忽然一睜，顯得十分蒼老的臉上忽然之間放射出一種懼人的神采，他向俞劍峯望了一眼，問道：「你說什麼岑少風？」

俞劍峯像是有些自覺冒昧地笑了一笑，道：「晚輩信口而言，忘了先解釋一下，那岑少風乃是晚輩在江湖上遊蕩以來所見過的第一高手……」

趙鳳豪插口問道：「你怎會識得他？」

俞劍峯道：「偶然碰上的。」

趙鳳豪的臉上有一種奇怪的表情，他望了俞劍峯一眼道：「你繼續說下去。」

俞劍峯道：「說起晚輩如何遇見這位岑兄，倒是一件相當刺激的事……」

俞劍峯說到這裡，忽然停下來，轉變話題道：「前輩可知道武當、崑崙、點蒼的掌門與天山鐵氏雙俠全在一夕之間暴斃之事？」

趙鳳豪雙目暴睜，一把抓住俞劍峯的衣袖，顫聲問道：「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俞劍峯道：「武當、崑崙、點蒼、三門之掌門與天山鐵氏雙俠在一夕之間全部被人殺害。」

趙鳳豪以手扼腕，喃喃低聲嘆道：「武林精粹一網打盡，看來一場大亂是要接踵而至了。」

俞劍峯道：「前輩……你是說……」

趙鳳豪彷彿沒有聽見，自顧自地低聲道：「那年天山雙俠帶了武當無爲道長來見我，咱們在武學上印證了七日，後來在南山之麓，碰上那百齡相士，他仗著酒意硬要給我們看相……」

俞劍峯隱隱約約聽到這些，却是聽不清楚，趙鳳豪彷彿不覺旁邊還有俞劍峯的存在，只是喃喃地道：「……那相士先看了鐵老大的臉孔，臉上露出惋惜之色，再看鐵老二時，又加了一分驚訝之色，再看無爲道長之時，驚得叫出了聲，最後看到我，便點了點頭……」

俞劍峯忍不住插口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趙鳳豪道：「咱們請教那相士，他指著我道：『火運交退之際，如能渡過大劫，便可得一善終』，再暗問其他三人，他只是搖首不答，飄然而去……如今——鐵氏雙俠與無爲道長同時遭兇，莫非……莫非那相士早就看出來了？」

俞劍峯道：「那時候……」

他話尚未說完，趙鳳豪忽然似乎驚醒過來一般，大聲問道：「你——請你繼續說下去，他們是怎麼遇害的？」

俞劍峯道：「不知爲什麼，這幾位天下武林頂尖兒的人物怎會同時碰在一塊，看上去似乎是一次聚集的模樣……」

趙鳳豪聽到這裡，微微點了點頭，俞劍峯繼續道：「但是可怕的事就在這時發生，幾位武功蓋世的高手竟在一刹那之間，全都癱軟，倒地不能動彈……」

趙鳳豪叫道：「用毒？」

俞劍峯道：「於是，就出現了一個紅袍怪人，用最毒的手段把五個天下一流的高手一一殺害了！」

趙鳳豪道：「五個？」

俞劍峯想了想道：「不錯，五個。」

趙鳳豪脫口叫道：「那麼岑少風……」

他說到這裡一頓，轉口道：「你方才開始說到岑少風，還沒有說完啊。」

俞劍峯道：「紅袍老人害了五個天下一流高手後，似乎心中還有什麼詭計，便離開了一會，這時，那岑少風就出現了，結果是紅袍老人竟被岑少風一掌震走！」

（未完・五）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龍驪由黑白摩勒帶去見金蜈夫人，主要是聽聽金蜈夫人對自己身世的說法，自己總認爲是龍雲鶴和陸秋心所生的兒子，故金蜈夫人雖然對他說得聲淚俱下，他似乎無動於衷，金蜈夫人遷怒陸秋心、龍雲鶴狠心沒有將眞相告知龍驪，現在便一五一十將他的身世告知，原來龍驪是劍神袁君達——鐵心孤客親生的兒子，母親是崆峒掌門的妹妹，已經亡故，臨死前重托金蜈夫人要教導龍驪成爲江湖絕頂高手，金蜈夫人見龍驪不信，憤而離去。龍驪經過不斷思考，又經玄機等證實金蜈夫人的爲人，覺得自己身世的確有問題，非去問清楚金蜈夫人不可……

## 易容有用意

龍驪眞爲他們兩人難過，他忖道：「這便是武林中有名的武當派？他們身爲武當長老，竟然說出這等喪氣的話來，將來還有什麼振興的希望可言……」

他不忍見到玄機和玄黃六神無主的樣子，想了一下道：「兩位道長不要驚惶，據在下的觀察，羅刹夫人不會對武當怎樣的……」

玄機和玄黃齊聲問道：「龍大俠，你這話可眞的？」

龍驪點點頭道：「因爲羅刹夫人此來武當是要找在下，並非是武當。」

玄黃道人驚問，道：「她要找你做什麼？」

龍驪猶疑一下，道：「這是在下的私事，請道長不要過問，在下可以保證羅刹夫人此刻已經離開武當了。」

他故作輕鬆的笑了笑，道：「玄機道長，你現在可以告訴在下當年各派掌門之事了吧？」

玄機道人正待開口，玄黃已乾咳一聲

## 密室現真容

，道：「對不起，貧道要把此事詳細告訴玄地師兄，共同磋商一下，希望大俠能夠見諒。」

玄機道人嘴唇嚅動一下，終於沒說什麼？同玄黃道人向龍驪打了個稽首，轉身飛奔而去。

龍驪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心中昇起一股莫名的惆悵，忍不住長長的嘆了口氣，自然自語的說道：「今後的武林怎麼得了？」

他的話聲剛完，身後不遠傳來一聲輕柔的話語：「龍大俠爲何在此嘆氣？大丈夫理當有肩負天下重任的壯志才行，豈可頹然喪志？」

龍驪悚然一驚，轉過身去，但見從那峭立的山壁旁，走出一個身穿白色長衫的女子。

那個白衣少女自崖角的陰影裏行了出來，她的全身浴在皎潔的月光下，衣袂被夜風吹拂着微微飄起，恍如剛自廣寒宮闕凌虛而下的仙子。



龍驪在初見她的一剎，幾乎爲之目瞪口呆，凝目望着她一會，方始定過神來，說道：「原來是李姑娘。」

那個全身穿着白衣，面上罩着一層輕紗的少女，正是來自北崑崙的玉觀音李若薇。

她冉冉的行了過來，走到距離龍驪不遠，脚下一頓，道：「龍大俠你好。」

龍驪與她面面相覷，但是她那一雙露在面紗的眸子，有似幽邃的碧海，更如閃爍的星星，發出湛湛的光輝，等到人們要想從裏面探索一些什麼，却發現它是那樣的深邃，那樣的不可臆測……

他的臉頰抽動了一下，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顫悚，說道：「李姑娘好。」

李若薇溫柔地凝望着龍驪，問道：「龍少俠，你是否有些麻煩？」

她接着解釋道：「也許小妹這句話問得太過冒昧，但是，少俠你明日便要參加劍會，此刻的精神却依然不能集中，因此小妹……希望我能對你有些助力。」

龍驪苦笑了下，搖頭道：「多謝姑娘的好意，在下所遇到的麻煩，不是姑娘所能帮得了忙的……」

他想起自己從峨嵋下山以來，一路上遇到那麼多的麻煩，使他涉入了天心帮獨霸武林的陰謀裏，接連着又被牽入武當內的爭端，並且引出金蜈天尊的使者……

不僅如此，還由於金蜈夫人的突然出現，使得他對自己的身世迷惑不已。

這一連串事故的發生，不但使他捲入了武林即將變亂的大風暴中，而且連他的根底出身都遭到否認。

像這種關連到他自己一生的大秘密，關連到武林存亡的大事件，所給予他的煩惱，豈是李若薇所能帮得了忙的？

李若薇柔聲道：「我也曉得少俠你所遇到的麻煩必然很大，否則以你的才幹，以你的智慧，必定有辦法可以解決，你也不致於如此煩惱……」

龍驪問道：「李姑娘，妳方才是看到了？」

李若薇頷首道：「像少俠方才那樣大聲呼喝，除非是聾子，大概沒有人不會聽到……」

她看到龍驪臉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動了一下，話聲一頓，不再說下去，却轉口說道：「我完全是一片好意，希望能帮忙少俠。」

「多謝姑娘關切。」龍驪道：「在下曾說過，這件事任何人都帮忙不了的，只有多謝姑娘的好意了。」

李若薇道：「少俠，你莫非認識羅刹娘娘的武功天下無敵，而我的功力太淺，不能帮助你什麼？」

龍驪搖頭道：「並非如此，姑娘你誤會了，唉，在下該如何說才好？」

李若薇的星眸中倏然閃起一股奇異的光芒，凝望着龍驪，緩聲道：「少俠，我們雖然是認識不久，但是，對於你的大名，我却是仰慕已久，我不願眼見少俠在遭到一些打擊後，便放棄你的豪情壯志，因爲……」她的話聲稍稍一頓，誠摯地道：「因爲我一直認爲，武林中第二代弟子裏，唯有少俠將來能脫穎而出，超出羣雄，而爲武林領袖人物，如果你受到羅刹娘娘的影響，便驟而頹喪下來，將會使得許多人失望。」

龍驪聽了這番話，眞不曉得心裏是什麼滋味，既是感動，又是惶恐。他默然一下，道：「姑娘的好意，在下非常感激，但是，姑娘妳並不了解……」

李若薇接着他的話，道：「就因爲我並不了解，所以才要請少俠解說給我聽，或許我能帮得了你的忙也不一定。」

龍驪沉吟一下，搖頭道：「姑娘請恕在下有負盛意，實在此事關係重大，在下不願姑娘也牽涉在裏面……」

龍驪長長的嘆了口氣，抱拳道：「李姑娘，在下告辭了……」說着，轉身便待走開。

李若薇驀然喝道：「你站住。」

龍驪皺了皺眉，轉過身來，道：「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李若薇顫聲道：「你……你……」

她的眼中突然湧出了晶瑩的淚水，話聲一頓，以袖掩面，轉過身去。

龍驪沒料到她竟會流下淚來，一時之間怔在那裏，不知該說什麼才好。

他已是結過婚了，可說是情場上的過來人，怎會不明白當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在男人的前面掉下眼淚時，她的心情該是一種怎樣的心情？

他的心頭震顫，忖道：「這……這怎麼可能呢？我跟她也共只不過見了一面罷了，她又怎會……」

他歉然地望着她那窈窕的身影，嘴唇嚅動了一下，想要說些什麼，却是說不出來……

輕輕的嘆了口氣，他轉過身去，似飛一樣的，朝着紅葉精舍奔去。

風聲在耳邊呼呼的响着，却吹不掉他腦海裏縈留下李若薇的聲音，向後飛快移動的山景，也帶不走她深印在心中的倩影……

龍驪只覺心裏一片苦澀，無法壓抑，使得他像發狂似的奔回紅葉精舍。

進入廳中，他趕緊把大門掩上，似要把李若薇帶給他的不安關在門外。

但是當他目光還在廳裏那一片片碎裂的木塊和狼藉的飯菜碎碗時，他的心中又一次的受到震撼。

他靠在門板上，心中發出吶喊：「天哪，這叫我怎麼辦？」

他的心緒紊亂，惘然的站在廳裏，好一會，方始定過神來。

深深的吸了口氣，他暗忖道：「現在，我小然無法解決如此多的問題，空想它做什麼？還是走一步算一步罷了，到那一天總有澄清的一日……」

他漸漸的從那道無形的網裏掙脫出來，抑制了激動的情緒，但覺自己彷彿經過一場很大的搏鬥，身心都感覺疲憊不堪。

他知道自己若是不使情緒穩定下來，若不加緊調息，蓄養體力，那麼，他在明日的劍會上，將無法擊敗其他四人，成爲此屆劍主。

他喃喃地道：「讓一切的事情都留待劍會之後再說罷，現在我所需要的是寧靜的情緒與長時間的休息……」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緩緩向着左邊廂房走去。

緩步走到門前，他伸手推開木門，跨進屋裏。

他的目光一閃，倏然發現在靠牆的那張橫榻上盤坐着一個長髯及胸的老道。

就算是情緒極端的不穩定，他也能認清那盤坐的老道是誰，何況他此刻的心情很寧靜。

一見那老道，他忍不住驚呼道：「原來是你。」

那個盤坐在榻上的老道正是目前武當最有權勢的玄地道長。

他微笑道：「是貧道。」

龍驤心頭一懍，不曉得玄地道人爲何在此時出現，他的目光一閃，在室內的每一個角落掃了一下。

玄地道人笑道：「貧道是一人來此，室內除了你我之外，並無第三者，大俠可以放心。」

龍驤沒有發現室內藏匿有人，尷尬地笑了笑，順手把房門帶上，問道：「道長來此有何見教？」

玄地道人沒有答覆他的問話，只是欠了欠身，微笑道：「龍大俠請坐。」

龍驤見到室內擺着的那張橫榻頗爲寬大，玄地道人盤膝坐在左邊，在他的面前擺着一張矮几，几上架着一個小小的青銅獸爐和一個深藍色的瓷缽，除了看到爐裏有一縷輕烟繚繞騰起之外，從玄地道人微笑着的面龐上看不出什麼惡意。

龍驤猶疑了一下，玄地道人微笑道：「龍大俠，貧道此來是沒有惡意，只是想與你談談……」

他伸出手來，在瓷缽裏抓起兩塊碎片擺在獸爐裏，望着那嫋嫋上升的青烟，緩緩側過頭來，道：「龍大俠，你不是也有許多疑問要貧道解答麼？貧道來了，大俠爲何……」

龍驤冷笑一聲，道：「在下是有許多的話想請問道長。」

玄地道人微笑道：「旣是如此，大俠何不坐下？」

龍驤不再猶疑，昂然的走到榻前，解下繫在腰上的長劍，擺在膝上，盤坐在玄地道人的對面。

玄地道人等他坐定之後，問道：「聽說少俠你方才見過羅刹娘娘？」

龍驤頷首道：「不錯，道長想知道些什麼？」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貧道只是奇怪，羅刹娘娘毒絕天下，怎會讓你安然無恙？」

龍驤凝目注視着玄地道人一下，道：「何止道長奇怪，在下也感到奇怪，可是事實如此，她並沒有對我不利……」他反問道：「道長可曉得是什麼原因？」

玄地道人搖頭道：「貧道如何曉得是什麼原因？」

龍驤又問道：「道長身爲金蜈天尊的手下，怎會不曉得羅刹夫人爲何如此的原因？」

玄地道人臉色微變，道：「龍大俠，你爲何要說出這等話來？貧道身爲武當長老，又怎會是金蜈天尊的手下？」

龍驤道：「或許在下說錯了，但是，道長你不否認你已經投身天心帮吧？」

玄地道人，臉色沉肅地默然凝注着龍驤一會，然後破顏一笑，道：「大俠旣然已經曉得，貧道也不需否認，貧道正是天心帮外九舵的武當舵主！」

龍驤眞沒想到玄地道人會直認不諱是天心帮的帮徒，他愕了一下，驚問道：「你說是天心帮外九舵主……」

龍驤臉色一變，叱道：「你這個不知羞恥的東西，虧你還是武當長老，你這麼做對得起武當列代祖師？以及千百的武當弟子？你……你……」

玄地道人臉色坦然，搖了搖手道：「龍大俠，你不必震怒，且聽貧道解釋。」

龍驤叱道：「你還有臉跟我解釋，你想想你所做的事，那一樣是……」

玄地道人沉喝一下，打斷了他的話聲，道：「龍大俠，請你不要太過於放肆，貧道的年齡足可以做你的父親，你怎可這樣……」

龍驤冷笑一聲，道：「就因爲你有這麼大的年紀，竟然還做出那樣糊塗之事，所以在下才會對你無禮，其實，只要稍有正義感的人，那一個不會對你指責！」

玄地道人沉聲道：「龍大俠，你若是再如此說話，請恕貧道不奉陪了！」

龍驤冷笑一聲道：「道長，你認爲你可以走得出這個屋子？」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貧道若是想走，任何人都留不住，可惜貧道是奉命來替你解答疑問的，現在還不能走。」

「哦！你是奉命來的？」龍驤問道：「莫非是奉了羅刹娘娘的命令？」

玄地道人搖頭道：「不是！貧道乃是奉了帮主的命令。」

龍驤問道：「你的帮主難道不是金蜈天尊？」

玄地道人道：「貧道不是來回答這個問題的。」

龍驤聲色俱厲道：「那麼你是要回答什麼問題？」

玄地道人根本無視龍驤的神態，安祥地伸手在瓷缽裏揑起一塊檀木片，擺在几上的獸爐中。

很快地，爐裏升起了一縷縷粗壯的烟柱，室內的香味更加濃郁了！

玄地道人望了望烟霧後的龍驤，緩緩說道：「龍大俠，你的年紀還輕，你不會曉得人生倒底是怎麼回事，比如說這縷青烟……」

龍驤冷冷的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不必與我談論人生，你不配。」

玄地道人笑道：「哦！貧道不配？那麼只有龍大俠你才配了？」

龍驤冷冷道：「你旣然洞徹人生，便該修身養性，終身奉獻給道門，但你却投身天心帮，做出謀害師兄，暗殺掌門我卑鄙之事，在下眞不懂得你是怎麼想的。」

玄地道人沉聲道：「因爲貧道不願默默的終了此生，不願毫無聲息的死在武當……」

他在龍驤的叱責下，都一直保持冷靜與從容，此刻突然激動起來，揚聲道：「你曉不曉得，武當派本來應該由貧道執掌的，可是自掌門師尊亡於死亡谷後，他們却將我撇在一旁，推舉玄天出來，我又怎能甘心？」

龍驤拂了拂面前的青烟，冷冷道：「



就算你有理由背叛師門，但是敝門鄭師叔又與你有什麼仇？你却施出卑鄙的手段，趁他不防之際將他暗殺身死？」

玄地道人的情緒漸漸平靜下來，緩聲道：「貧道以爲做得天衣無縫，無人會曉得是貧道所爲，沒想到竟會被你這麼快便發現……」

龍驤冷笑一聲，道：「這可見得天下沒有永遠的秘密。」

玄地道人頷首道：「大俠說得不錯，天下沒有永遠的秘密，反正這件事早晚都要讓你知道，還不如讓貧道先告訴你……」他沉吟一下，道：「鄭公明乃是本帮潛伏在峨嵋的弟子，他不該有向你洩漏本帮的秘密存心，所以貧道才殺他滅口！」

「胡說！」龍驤震驚之下，怒叱道：「鄭師叔又怎會是背叛師門的人？你將他害死了，竟然還要汚蔑他的清白！」

玄地道人不屑地道：「汚蔑他的清白？貧道從未將他放在眼裏，就是在殺死他的刹那，也沒有改變這種觀念……」

龍驤驀然拔出長劍，怒喝道：「你再多說一句，在下……」

他的話未說完，已發覺手裏的那枝玉龍劍似乎變得重若千斤，竟然會拿不動，心中一震，趕緊運功提氣，却是四肢百駭都變得酥軟無力，那聚存在於丹田的眞氣，此刻同輕烟般的，不知什麼時候已經離開他的體內。

他的臉色驟變，凜駭道：「你……」

玄地道人陰陰一笑，伸手過來，取下了龍驤手裏的玉龍劍，道：「龍大俠，貧道是來與你談話的，你又何必動起兵刄來？這豈非太不友善了？」

龍驤全身酥軟無力，連握劍的力量都沒有，只有眼睜睜的看着玄地道人把玉龍劍取去。

他心頭旣是驚駭又是震怒，不曉得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中了對方的詭計，以致變得這種樣子。

他暗忖道：「莫非毛病出在羅刹娘娘給我吃的那份飯菜裏？」

他一想到這裏，馬上又加以否决，因爲羅刹娘娘若要對付他，用不着在飯菜裏下毒。

「那麼……」龍驤的目光一閃，凝望着從面前那個獸爐裏騰升而起的青烟，忖道：「這一切的毛病都出在這香郁沁人的青烟裏了？對，一定沒錯……」

玄地道人看到龍驤的神態，似乎曉得他已全身酥軟原因，笑了笑，說道：「不錯，是貧道略爲用了點心機，在這龍涎香裏加入一種特殊的藥草，這種藥草只能使嗅到的人功力全失，對他的身體不會有害的……」

龍驤怒道：「你……你打算怎樣？」

玄地道人笑了笑道：「你盡可放心，貧道不會對付敝派掌門師兄那樣對付你的，貧道要押解你到總舵去，你的命運是由帮主安排了！」

龍驤聽他這麼一說，這才曉得武當掌門之死，原是跟自己一樣功力全失，遭受玄地道人殺害的。

他明白自己現在就算說乾了嘴，玄地道人也不會放走自己，於是只有保持沉默，凝神屛息，想要凝聚丹由的眞氣，將那股存在體內的藥香驅除出去。

玄地道人緩緩站了起來，道：「龍大俠，你不必再費神了，沒有解藥，任何人都無法解除這種藥香」。

他左手抓着玉龍劍，右手一把挾起龍驤，然後躍下橫榻。

龍驤怒聲道：「你要把我帶到那裏去了？」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說道：「龍大俠，請你不要太過急躁，那樣，對身體不好的。」

他說着，伸出左手，以劍鞘的尖端在榻邊一撞，龍驤只見整張橫榻往左邊一移，便沒入牆裏，原處現出一個大洞，玄地道人挾着他，很快地便走進洞裏。

玄地道人挾着龍驤從橫榻移開後所現出的那個大洞裏走了下去。

龍驤但見這橫榻底下築有一級級的石階，兩邊牆壁都是用一塊塊巨大的麻石砌成的。

他被挾住在玄地道人的脅下，臉孔是側着的，只望見左邊的牆壁上懸着的一盞盞油燈，和石牆上青色苔草……

一進入地洞，立即便有一股潮濕的氣息撲上面來，玄地道人一面伸手在牆上撞了下，一面說道：「這個地洞廢置了十多年沒有啓用過，連壁上都長滿青苔，味道不太好聞，還請你忍耐一下。」

在兩壁廻响的話聲裏，頭上的橫榻很快地回復原狀。

玄地道人挾着龍驤走完了那十多級石階，然後輕輕的把龍驤放了下來。

龍驤緩緩自地上站好，整了整衣衫，目光在四下掃視了一下，問道：「你要帶我到那裏去？」

玄地道人說道：「龍大俠，你也曉得像你目前這個樣子，我們絕對無法把你送出武當，首先要替你改變一下原來的模樣，然後再請你看一件有趣的事情，以後嘛，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離開武當，經由任總護法送至總舵。」

龍驤道：「你們的陰謀絕對無法得逞的，」

玄地道人淡然一笑，道：「龍大俠，請這邊走。」

龍驤瞪了玄地道人一眼，依着玄地所指的路緩緩行去。

這個地道從石階開始，分成三條，每一條都是同樣的幽深，不曉得通向什麼地方而去。

龍驤和玄地道人是向着左邊的那條地道而去的，一路之上，他發現在牆上每隔五步，便有一盞油燈掛着。

那淡色的光芒時時將他的影子拉長，又加以縮短，有時却在前面，走了沒有幾步又到了身後。

龍驤望了望牆上的油燈，問道：「這些燈裏的油是剛加進不久，看來你在黃昏時，說晚上要來看我，那個時候，你的心裏巳算定好了這條詭計要把我送到這兒來了？」

「不錯！」玄地道人在他身後道：「貧道很佩服你的聰明與獨特的見解，但是，你那麼聰明又有什麼用？它能帮得了你逃過被擄的命運嗎？」

龍驤冷笑道：「上次我還不是逃走了

？」玄地道人哈哈一笑，道：「龍驤，休認爲你聰明？貧道比你還要聰明，上次你從南宮北那兒逃去了，這次你無論如何都逃不脫的！貧道所用的辦法，你連想都沒想到過！」

龍驤冷笑一聲，沒有理會玄地道人。

他們兩人走了約有五丈多路，前面已是一堵石牆，地道靠右邊拐了進去。

龍驤正待循着地道向右邊深入，玄地道人已伸手在他背上一拍，道：「不要再進去了。」

龍驤停下了脚步，側過頭來，冷冷道：「你要在這兒動手？」

玄地道人一笑道：「貧道說過不會殺你，你又何必害怕呢？」

他倏然地飛身躍起，右掌在頂壁上一拍。

龍驤也沒看清楚玄地道人那一掌拍在什麼地方，耳邊已聽得一陣軋軋的機簧聲，頭頂上的一塊巨石已經掀了起來，露出一個四方的大洞。

玄地道人落在龍驤的身旁，見到他仰首上望，得意地道：「貧道設計的這個機關巧妙吧，任何人到了這兒只會繼續往裏面深入，絕不會想到頭上還有路可行，而裏面的那條路則跟其他的兩條路一樣，全是陷阱。」

龍驤儘管一向自認聰明，也不禁對玄地道人構想之奇而感到欽佩。

他輕嘆一聲道：「你旣有如此高的智慧，爲什麼不將之放在正經事上，偏偏要做出這等邪惡之事來？」

玄地道人獰笑一聲，道：「只要能讓貧道成爲武當掌門的事，一切都不是邪惡的！」

他一把抓住龍驤的左臂，厲聲道：「龍驤，貧道警告你，不要惹我的盛怒，雖然我不會殺了你，但我却可使你內臟受到暗傷，一輩子都無法回復。」

龍驤被玄地道人把左臂抓住，他只覺手臂上彷彿上了一道帶針的鐵箍，痛得他身上都在打顫。

他全都功力儘失，不但無法反抗，連掙扎的力量都沒有，咬着牙道：「玄地老道，你竟敢傷害我，在下盡此一生絕不會放過你。」

玄地道人獰笑道：「你這一生正該完了，還能將貧道怎樣？」說着，手上又加緊了力道。

龍驤痛得額上都冒出冷汗，他沒有出言叫饒，咬着牙冷笑道：「老雜毛，在下就算完了，羅刹娘娘也不會放過你的！」

玄地道人一懍，還沒說話，頭上的暗道裏傳來一聲沉喝，厲聲說道：「玄地，你要怎樣？」

龍驤不由抬頭，一聽那個聲音，立即便曉得是金臂劍魔任明傑到了。

玄地道人一聽任明傑的喝聲連忙放鬆了手，道：「這個不知好歹的小子竟敢污辱貧道，所以貧道讓他吃些苦頭……」

任明傑飄然自上躍下，臉色沉肅地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違背帮主的手令，對他施出這等手段莫非你不要命了？」

玄地道人受到斥責，不敢分辯，垂首道：「貧道不敢……」

任明傑臉色一緩，道：「老夫很明白道長你的心情，其實我們那個不是受過他的氣，但是帮主旣然有令，要儘量保護他，使他不致受到別人傷害，安然的押回總舵，你我豈能爲了私仇，而致忘却帮主的手令？」

玄地道人應聲道：「總護法說得極是，貧道錯了。」

任明傑點了點頭，側首對着龍驤，一笑道：「龍少俠，想不到我們會在這等情況下見面吧？不知你有什麼感想？」

龍驤冷笑一聲道：「在下的感想是武林中有了像你們這樣的敗類，才會沒有寧靜之日，若想天下太平，首先要把你們這種欺師忘祖的敗類除去！」

任明傑沒想到自己嘲弄對方，換來的是一頓臭罵，他的臉色微微一變，很快地便回復正常，道：「龍少俠眞會說話。」

龍驤冷笑道：「在下……」

話一啓口，任明傑已迅捷地伸出手去，將龍驤「啞穴」閉住。

他輕輕的拍了拍龍驤的肩膀，道：「龍少俠，你的話太多，可以休息了。」

龍驤的啞穴被閉，要他說話都無法說話了，他只得苦笑了下，讓自已的嘴巴休息休息了。

玄地道人看到龍驤的苦笑之態，心頭感到一陣快意，道：「還是總護法聰明，貧道一直就沒想到把他的啞穴閉住，讓他休息休息。」

任明傑笑了笑道：「這小子的口舌確實厲害，老夫不用這招沒有辦法可以對付他。」

他話聲一頓，道：「道長，我們上去吧，公羊先生已經來到了。」

玄地道人大喜道：「帮主果然採納了貧道的計策，派遣公羊先生到此……」

任明傑道：「除了公羊先生之外，帮主還把他最摯愛的三弟子派來，協助你完成這個計劃。」

玄地道人興奮地說道：「連玉面神簫陳少俠也來了，這個計劃，一定是沒有漏洞……」

任明傑冷冷道：「道長，暫且不要過份興奮，事情還沒有開始，你興奮得太早，中途出了毛病，可就砸鍋了。」

玄地道人一懍，道：「對，貧道一時興奮，竟然忘記提起一事……」

他望了龍驤一眼，說道：「總護法，你可知道羅刹夫人已經來到了本山？她並且……」

任明傑頷首道：「這件事，老夫早已曉得夫人跟帮主嘔氣，於兩日前下山的，帮主曾發出命令要各地分舵把夫人的行踪報回總舵！」

玄地道人詫異地道：「總護法，你已經見過夫人了？」

他的話一出口，警覺地望了龍驤，道：「總護法，我們還是到密室裏去談吧！在這兒……」

任明傑曉得玄地道人的意思是怕龍驤把帮中的秘密聽了去，他笑了笑，道：「沒有什麼關係，他不可能有機會將本帮的秘密說出去的，不過，我們還是愼重些好，走吧！」

他對着龍驤欠了欠身，道：「龍少俠，得罪了。」



他一把挾着龍驤，飛身直躍而上。

龍驤只覺眼前一花，已來到另一層地道裏，他被任明傑挾着，身不由己的隨着任明傑往上面去。

耳邊聽得一陣機簧之聲，想是玄地道人把地道的進口關住了，他只望見一層層的麻石地面。

任明傑大步跨進屋裏，把龍驤往地上一放，然後恭聲道：「公羊先生，龍驤已經帶到了。」

一個蒼老沙啞聲音道：「哦！老夫倒要看看這使得本帮騷擾不安，連帮主和夫人都爲之反目的龍驤到底是什麼樣子。」

龍驤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循聲望去，但見那說話的人是一個駝背的老者。

那個老者頭上隨便的挽了個髻，臉上儘是皺紋，鼻子又小又翹，現出兩個漆黑的鼻孔，尤其令人噁心的還是他嘴唇翻起，露在鮮紅嘴唇外的大門牙，這使得他顯得更加醜惡。

龍驤看他一下，但覺得這個老者全身上下，除了一雙清徹發亮的眼睛外，其他的五官四肢，沒有一個地方像樣的。

他暗忖道：「這個醜怪老頭，便是馮飛虹所說的易容大師公羊羣？否則天下那有第二個像馮飛虹說過的那樣醜的人？」

他的心裏正在忖思，那個醜怪老者已乾笑一聲，說道：「這位便是江湖中有名的銀衫劍客龍少俠了？哈哈，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老夫跟人易了一輩子的容，還沒看到像龍少俠這樣風度翩翩，華采一表的美少年……」

龍驤雖說身在危境，可是聽見有人稱讚自己，心裏還是很舒服的，他淡的笑了笑，心中對這醜惡的老者已先有了一份好感。

他的笑容一浮在臉上，立即覺察到兩道如刀樣的冰寒視綫，自右側射了過來，他側目一望，但見一個長身玉立，面貌嬌好如同女子的美少年正自背負着雙手，佇立在公羊羣身邊不遠。

他似乎認爲公羊羣不該如此稱龍驤，顯出在龍驤面上的目光，冰寒如水，裏面露着濃郁的妬意與殺機。

龍驤沒有在乎那個少年的眼光，暗忖道：「這個年青人必定就是玄地老道所說的玉面神簫陳少俠，他果然長得不錯，可惜眸子裏殺意太濃，嘴唇太薄，顯得他爲人冷酷……」

他心中正在暗忖，公羊羣已有所覺，側首望後望去，笑道：「天翔兒，你聽我稱讚龍少俠，心裏不舒服是不是？哈哈，你們有一時瑜亮，難分軒輊！」

玉面神簫陳天翔目光一歛，笑道：「公羊先生，你說笑了，天翔兒那裏能夠與龍少俠相比？」

公羊羣哈哈一笑，道：「你不要說出違心之論了，老夫這雙眼睛閱人千萬，豈會受你之騙？」

陳天翔嘴角一撇，道：「公羊先生，相不相信完全是由你了，在下可沒有那個意思。」

公羊羣答：「老夫是跟你開玩笑！」

他轉過頭來，望着龍驤，道：「龍少俠，這下要委曲你了，老夫本來不忍在像你這樣的上天傑作……老夫的意思是指你的臉形輪廓和五官的位置除了上天之外，是沒有人能夠做得出來的，可說是千古傑作……」他搓了搓手，眼中射出一股奇異的光芒，道：「老夫忘了向你介紹，老夫乃是武林有歷史以來，第一個易容大師，這絕非自誇而且事實……」

他說到這裏，望了望龍驤，笑道：「我看你這樣子，好像並不相信老夫的話，你是不是認爲老夫這副樣子太難看？嘿嘿，老夫馬上可以證明給你看……」

這時，任明傑由地道中走了進來，打斷了他喋喋不休的說話，說道：「公羊先生……」

公羊羣一瞪眼，道：「你不要發話，老夫要替一個人易容，不單是將他的容貌改變一下，並且還要連他的言語行動都予以改變，首先，在沒有動手之前，必需使他對老夫的神術有了信心……」

任明傑說道：「公羊先生，我們都曉得你是絕代的易容大師，你又何必浪費時間。』

「什麼？浪費時間？」公羊羣怒喝一聲道：「是我來動手易容，還是你來？」

任明傑苦笑道：「當然是公羊先生動手囉，屬下又怎會這等易容之術？」

公羊羣道：「這不就結了？旣是要我動手，你還嚕嗦些什麼？呸，跟老夫走開點。」

任明傑在武林中的身份可說是與九大門派的掌門人相等，他在天心帮裏高居總護法之位，可說是除了帮主之外，最爲崇高了。

就算是天心帮內三堂的堂主，見到了他，也很恭敬的行個禮，更何況他人了。

但，公羊羣爲當今天下第一易容大師，他的易容術，可說是千古絕响了。

天心帮主爲了仰慕他的神奇技藝，專程去將他請出來，延攬他爲天心帮的客卿，作爲帮主的上賓看待。

任明傑當面受到喝斥，臉上一紅，幾乎要翻臉，但他一想到公羊羣的崇高地位，不由得忍下了那口氣，緩聲道：「公羊先生……」

那站在一旁的玉面神簫陳天翔，見到了任明傑的難堪之態，還以爲他會說出什麼難堪的話來。

他連忙打斷了任明傑的話，道：「任總護法，公羊先生乃是絕代易容大師，他的作爲必有深意，你何必……」

任明傑道：「我並不是認爲公羊先生這麼做有何不對，而是獲悉羅刹娘娘已經到達武當了，我們的行動必需快一點，否則……」

陳天翔道：「哦，師母她老人家已經到了武當？」

任明傑頷首道：「不但如此，夫人並且已經跟龍驤見過面了……」

他轉向公羊羣，繼續道：「只是唯恐被夫人知悉整個計劃，而出面阻止，到時我們不放人也不行。放了人麼？對帮主的手令又無法交待，所以希望公羊先生您能儘快……」

公羊羣搖了搖手道：「老夫可沒有辦法快得了，你要曉得，不但要把他改變爲另一個容貌，而且還要使陳少俠把他的形態動作，聲音高低，說話特徵都得學個一

絲不誤才行，否則這個計劃還不是等於零，任總護法，你可千萬別催促老夫！」

任明傑道：「並非催促先生，而是希望能快一點。」

公羊羣呸了一聲道：「你這不是廢話嗎？」

任明傑見到自己又挨了一個火鍋，心中雖不高興，不敢反駁，只得苦笑一聲，才說道：「區區不敢再開口了，公羊先生，你還是動你的手吧，區區要跟他商量一下。」

公羊羣道：「老夫這次從總舵來此，是專門爲他們兩人動手易容的，至於護衛之責，就全放在你身上了，你們該如何做，那是你們的責任，只要別干擾老夫便是了。」

任明傑無奈地望了陳天翔一眼，道：「好吧，公羊先生，你就在這兒，區區跟他們到內室去。」

「不！」公羊羣道：「你們在這兒談吧，老夫跟龍少俠到隔壁去！」

陳天翔突然問道：「公羊先生，在下是否……」

公羊羣道：「你先在這兒等着吧，等到老夫喚你進來。」

說着，他也不等陳天翔答應與否，便點頭對龍驤道：「龍少俠，請跟老夫這邊來。」

龍驤雖然吸進了那種藥香，以致四脈無力，並且還被任明傑把「啞穴」給閉住了。

可是他的眼睛還能看，耳朵也能夠聽，他從一入密室之後，便將這一切情形看得清楚，他的心裏也有了自己的打算。

「這個易容大師的脾氣如此之壞，他的地位又是如此之高，正是我可以利用的好對象，我只要將他激怒，使他跟任明傑發生衝突，那麽他在動手替我易容之時，一定不會讓任明傑在場，只要任明傑不在場，我一定有機會可以運動功力驅除體內的藥香……」

他想到這裏，聽到了公羊羣的招呼之聲，可是他却裝作沒有聽見，故意不加理會。

公羊羣見到龍驤不加理會，又喚道：「龍少俠，老夫請你隨我去隔室，你……你……」

任明傑喝道：「龍驤，你可要識相點，公羊先生這麽客氣對你說話，你……」

公羊羣一瞪眼道：「任總護法，你怎可以對龍少俠如此無禮？」

任明傑原是看到公羊羣對待龍驤那樣客氣，却對自己如此聲嚴色厲，所以忍不住把心中那股氣發在龍驤身上。

那曉得公羊羣却又因爲他的喝斥龍驤而不高興起來。

他這種偏袒龍驤的神態，不但任明傑看得清楚，連室內的其他人也都看不過去了，陳天翔諷刺地道：「公羊先生，你好像對龍少俠是另眼相看……」

公羊羣嘿嘿笑道：「一點都不錯，老夫對於龍少俠確實是另眼相看。」

他那清澈的目光一掃，道：「可是你們曉不曉得是什麽原因？」

任明傑道：「公羊先生的用意，我們又怎會曉得？」

公羊羣的臉色突然轉爲肅穆，道：「老夫畢生的志願，是想憑藉我這一雙手，創造出一種絕世無雙的容貌，但是當老夫看到了龍少俠之後，認爲老夫已無法達到願望，因爲上天已創造出如此毫無瑕疵的典型……」他的話聲稍頓，道：「老夫在面對這種典型，豈能隨便予以放過？當然要盡心的研究，視若至寶，老夫眼中的至寶，那裏能夠任由別人不敬？」

他這一番言論說得屋裏的人都面面相覷。

玄地道人問道：「公羊先生，貧道對你的這番話還是不甚了解……」

「不了解？」公羊羣笑笑道：「老夫可以打個譬喻，你們聽了就明白了，嘿，你們都是練武的人，請問當你們獲得了一柄絕代利刄，或者得到一本絕藝秘笈，你們會不會視爲至寶？看作畢生最珍貴的東西？」

陳天翔道：「公羊先生之言很對，我們練武的人，終生的願望便是獲得絕世武功，成爲天下第一高手，但是，那種心情是對物而不是對人，而龍少俠却……」

「這是一樣的道理！」公羊羣道：「在老夫的眼裏，人與物全是相同，老夫的易容之技是以物來裝飾人，改變一個人的容貌，它的對象可說是人，却也脫離不了物。」

他深深的望了龍驤一眼，道：「老夫所說的道理，你們可明白了吧？」

任明傑苦笑，說道：「公羊先生，我們絕不會打擾你的，方才，就算是區區不對！」

公羊羣拍了拍手，道：「好吧，旣然沒有問題？龍少俠，你也可以隨老夫到內室去了吧？」

龍驤搖了搖頭，然後又側身望着任明傑。

公羊羣疑惑道：「你的意思是……」他側首望着任明傑，問道：「任總護法，你傷害了龍少俠？」

任明傑道：「區區已奉了帮主的命令，不得傷害龍少俠，只不過是點了他的『啞穴』。」

公羊羣幾乎跳了起來，怒道：「什麽？你點了他的『啞穴』？你可曉得你究竟做了什麽？」

任明傑一愣，道：「區區並沒做了什麽，只不過……」

公羊羣冷笑一下，道：「你可曉得老夫這次來此是接受帮主的請求，並不是老夫自願來這兒的，你們旣然借重老夫的手術，怎可將他的穴道點住？嘿嘿老夫不能與他交談，焉能了解他的聲音高低，動作神情？到那時功敗垂成，這個責任有誰來負？」

陳天翔唯恐場面弄僵，連忙說道：「好了，老先生你也不必發脾氣，就讓任總護法解開他的穴道……」他一面說着，一面對任明傑打了個眼色，任明傑咬了咬牙，默不吭聲，走到龍驤的身旁，替他把啞穴解開。

龍驤抱了抱拳，對公羊羣道：「公羊先生，在下多謝了。」

公羊羣嘿嘿一笑，道：「老夫方才的話，少俠你也聽到了，老夫希望你能夠安心的跟我的易容合作，老夫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龍驤苦笑一下，道：「在下已經落入你們手裏，還能夠說什麽不合作？老先生，你動手吧！」

公羊羣笑道：「老夫要動起手來還不容易？不過我先要和你談談，來，龍少俠請隨我到內室去。」

龍驤心裏已經打動了主意，此刻，毫不猶豫的便跟隨公羊羣而去。

這間石室，四處都是以巨石所砌成的，看來還是深入在地底下的。

公羊羣向着左邊牆壁行去，走到牆邊，在牆上按了一下，但聽一陣輕响，一片巨石往裏面縮去，露出一個比人略高的門戶。

公羊羣回頭望了龍驤一眼，領先往裏面行去。

龍驤沒有馬上跟隨進去，站在洞開的石門外，回過身來，瀟洒地一笑，道：「各位，失陪了？」

任明傑狠狠的瞪着龍驤的背影，恨不得追上去給他一掌。

他望着龍驤進入內室，眼見那幢石壁頓復了原狀，忍不住罵道：「他媽的，老夫非親手宰了他不可，否則也不能消去老夫心頭之恨！」

陳天翔在旁道：「任總護法，你說得對，這小子絕不能任他留在世間，剛才我幾乎忍不住要把他的臉割爲片片……」

任明傑苦笑一下，道：「奈何帮主有令，不許我們動他。」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陳少俠，你可曉得帮主爲何要親自見他？」

陳天翔搖頭道：「是什麽原因，我也不大明白，不過我記得師父跟師母是爲了龍驤吵了一架，師母因此也就一氣下山而去。」

任明傑忖思了一下，也不清楚是什麽原因，沉吟着道：「夫人已經趕來武當，以她的智慧和武功，早晚會發現此地，到時又該怎樣應付？」

他這句話是問陳天翔的，陳天翔沉吟一下，道：「依在下之見，此地隱蔽異常，師母絕難在短期之內找尋得到，並且等到明日我以龍驤的面目公開出現之後，她老人家更不會疑惑到我們這個『偷龍轉鳳』之計，因此，首先要派人通知師父，其次才把目光擺在各派參加劍會的羣雄身上，否則，師父未到，我們一旦發動，師母必會出來阻止，到那時功敗垂成，我們就難向師父交待了。」

任明傑頷首道：「陳少俠之意非常有理。」

那一直沒有開聲的南宮北拍手道：「少帮主之言何止有理，簡直是妙絕人寰。可與諸葛相比了！」

在室內這些人中，他的身份算最低了，僅是一個分舵的舵主而已。

自從他在武當山下的小廟裏被龍驤施計擒住，使得玄地道人與任明傑兩人的原來計劃全都失敗，導致了冒充龍驤的郝泉被殺，玉龍劍被龍驤奪回。

這一連串的後果，使得他在帮中的地位急驟降落，若非是天心帮主和夫人不和，帮中尚有其他事故，那麽他將會被押回總舵，遭到刑堂的處罰。

因此，他一直想把握機會找一個靠山，好使得他的地位不致動搖。

這個機會一直沒有，直到帮主的愛徒陳天翔來此之後，他才把握機會，對着陳天翔拍起馬屁來了。

玉面神簫陳天翔是天心帮主的第三個弟子，本來以他的資望，在帮中本來算不得什麽，但他却是帮主最寵愛的弟子，是以身爲總護法的任明傑也得看他幾分面子，不敢得罪他。

陳天翔由於入門較晚，年紀又輕，雖然得到師父的寵愛，却也無法把上面兩個弟子放開不管，將一帮重責交於他。

但是他的心裏却一直擁有繼承大業，成爲一帮之主的雄心，只因上面還有兩個師兄，不得不稍爲收斂一下而已。

此刻，一聽南宮北稱他作少帮主，他心裏的那份高興眞是不可言喻，不過他却沒讓這份欣喜表露在面上……

望了南宮北一眼，他的臉一沉道：「南宮舵主，在下雖然身受師父恩典，上面還有兩位師兄，一直都沒以少帮主自居，請你以後不要這樣稱呼我，免得別人發生誤會。」

南宮北乃是老奸巨猾，豈會聽不清楚陳天翔的表情眞假，他心裏竊喜，曉得自己這記馬屁是拍對了地方。

他的面上浮起惶恐之態，躬身道：「是！屬下錯了。」

陳天翔淡然一笑道：「任總護法，我這次從總舵來此，帶來一個消息，業經證明邪教大宗師龔老頭已經下了大雪山，向着中原而來！」

他的話聲一頓，然後說道：「至於那鐵心孤客失蹤之事，經過本帮的探訪追查，還沒得到消息，不過，家師相信鐵心孤客已在密切注意這次劍會，只要這次劍會順利的產生劍主，他一定會出面把劍主帶走……」

玄地道人問道：「這次帮主派出金蜈使者來到武當，便是想試探鐵心孤客是否已在注意本帮，但是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見到鐵心孤客現身，是否他眞的已經坐化了！」

陳天翔搖頭道：「關於他已經坐化的消息，乃是本帮散佈出來的，目的便在引誘鐵心孤客露面，目前雖然沒有得到有關他的消息，但我相信只要我一取得劍主之席，他一定會在我面前出現……」

他笑了笑，又說道：「帮主對你們所擬想的這個計劃非常滿意，一方面可以使我混進鐵心孤客的身邊，另一方面又可將龍驤帶回帮中，說實在話，師父到現在還沒弄清楚師母爲何會爲了龍驤跟他發生爭端……」

他說到這裏，吁了口氣，道：「由於這個計劃對本帮今後的行動影响最大，只許成功，而不許失敗，所以你們對於公羊先生，絕對要容忍，唯有他的超絕技藝，才能將我改造得跟龍驤一模一樣，毫無破綻，否則，等我到了鐵心孤客的身邊，豈不是很容易便被他發現？到那時，不但我的性命不保，而且本帮也受影響……」

任明傑道：「少俠你不是不曉得，老夫的脾氣一向就不好，可是在公羊先生面

前，我還是只有忍耐下去，甚而連話都不敢說，還得遭他責罵……」

陳天翔安慰任明傑，道：「在下曉得總護法的苦心，一定會將此事稟告師父，他日本帮一統武林之後，你的功勞是最大了……」

他似是想到什麼，笑了笑道：「公羊先生的脾氣一直是很怪的，他可以自稱老夫，却不許別人在他面前自稱老夫，這個毛病，連師父都讓着他，何况你呢……」

「老夫是曉得他的脾氣怪。」任明傑苦笑道：「但是今天好像特別怪，怪得使人以爲他便是龍驤那小子的爸爸似的！眞氣死人。」

他這句話一出，闔室大笑，笑聲稍落，陳天翔說道：「這或許祇像他所說的，碰到了至寶吧！」

玄地道人望着石壁，喃喃道：「貧道眞想知道公羊先生此刻是如何跟那小子說話……」

他這句話可說是講到每一個人的心理，但是很可惜的是隔離這兩間密室的，不是薄薄的木板，而是厚有八寸的石壁，他們無法聽到隔壁在說些什麼，更無法看到裏面的情形。

他們若是能够看得到，聽得到，只怕全都會跳了起來。

且說龍驤隨同公羊羣進入內室，他只見公羊羣伸手在牆上一按，讓那堵石壁回復原狀，然後側過身來，深深的凝注着自己。

龍驤問道：「你認識我？」

公羊羣呵呵一笑，也學着他的話，問道：「你認識我？」

龍驤苦笑道：「在下從未見過你，如何認識你？」

公羊羣也跟着呵呵一笑，道：「老夫也從未見過你，如何認得你？」

龍驤在以前曾經聽到馮飛虹提起公羊羣的易容手法天下無雙，却沒聽她說過公羊羣的脾氣竟是如此之怪異奇癖。

他笑了笑道：「老丈旣然不認得在下，又如何要如此烱烱的凝望在下。」

公羊羣道：「老夫負有責任，將你的容貌改變下來，另外再創造一個龍驤，假如不注意記下你的臉部特徵，如何能够再創造一個你呢？」

龍驤試探地問道：「老丈眞的要另外揑造一個假的龍驤？」

公羊羣頷首道：「我們帮主的命令如此，老夫如何能够改變得了呢？」

× × ×

龍驤淡淡一笑，道：「在下不相信你們所創造的那個假龍驤會有什麼作爲，其實他們這套計謀上次也曾經用過了一次，結果呢？有沒有收到任何效果？」

「龍驤，你太倔強了。」公羊羣的話聲突然一變，嘆了口氣，道：「這樣下去，你會吃大虧的。」

龍驤聽到公羊羣的話聲突然一變，竟然就跟馮飛虹所說的話一模一樣，他不由爲之一驚，愕然望着公羊羣一會，方始道：「你……你是誰？」

公羊羣道：「龍驤，你連我的話都聽不出來？」

龍驤驚道：「你是飛虹？你眞是飛虹？」

公羊羣吁了口氣道：「你總算還記得我，我還以爲你忘記我了呢！」他在說話的時候，伸手在耳後輕輕一抹，然後往外一揭，揭下了一層薄薄的面具。

龍驤的目光一亮，失聲道：「你果然是飛虹！」

他興奮地向前行了兩步，忘形地捉住了馮飛虹的雙臂，道：「你……這一向安好吧？」

馮飛虹取下面具，又剝下了頭上套着的假髮，臉上一紅，道：「你……你想不想我？」

龍驤一看眼中露出的神采，曉得自己是太忘形了，眼前的馮飛虹並非是被自己所看待的那樣是個男子，而是一個含情的女子。他尷尬地放下了扶在她手臂上的雙手，道：「我聽說妳已被天心帮抓住，心中一直非常難過，沒想到妳……」

馮飛虹端起面具，緩緩拉起了龍驤的手，默默地望着他，柔聲：「我能聽到這句話就是死也甘心了。」

龍驤尷尬地想要抽回被她握住的雙手，却又唯恐傷害到她那顆敏銳的心靈，猶疑了一下道：「妳沒吃過什麼苦吧？」

馮飛虹搖了搖頭，道：「就算能爲你吃點苦也算不了什麼，何况我的運氣也不錯，並沒有吃過什麼苦……」

龍驤緩緩抽出雙手，問道：「妳怎會到這裏來的呢？剛才我眞不相信那怪誕的公羊羣竟會是妳所裝扮的。」

馮飛虹得意地一笑道：「別說是你了，就是他們也都被我瞞過了，想想我都覺得好笑，尤其是看到你那樣子，使我差點就要笑出來了，幸好這些日子我跟隨公羊羣學了不少東西，不然眞不能克制自己的情緒呢！」

龍驤道：「妳還沒說過怎會到這兒來的呢？」

馮飛虹道：「我記得上次不是對你說過，我以前認得一個易容大師嗎？我的易容手法便是跟他學的。這次我被天心帮抓住，他們押我回總舵，結果被他碰上……」她的臉色微微一紅，道：「由於以前我跟他有一段不平凡的關係，所以當他一發現我的時候，便設法救我下來，當然他有用意……」

龍驤見她說到這裏，臉上閃過一個凄然的神色，只覺心中一陣難過，低聲道：「飛虹，妳不用再說了，我……這都是我拖累了妳，願妳能原諒我。」

馮飛虹道：「不！我沒能完成你所交託的事情，應該求你原諒我才對。」

龍驤輕嘆一聲道：「我們是朋友，理該互相帮助，結果我不但沒帮助到妳，反而一直受妳所助，妳再這麼說，使我心中更加難安了。」

馮飛虹道：「龍驤，你旣然把我當朋友看待，使不該再說這些話了，哦！你現在怎麼了？能不能……」

龍驤搖了搖頭道：「我不愼中了玄地的暗算，吸入毒香，此刻全身乏力，眞氣已經無法提起……」

馮飛虹皺了皺眉道：「這就不好辦了，我沒想到你會中了他們的暗算……」

（未完・廿二）







